

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 第六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335923

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 第六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8年北京第1版

1988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191-2/I·192

书号 10019·4242 定价 2.70 元



杨之华与独伊(照片题字为作者手迹)



奉金中华示给埃政府故址

吳承恩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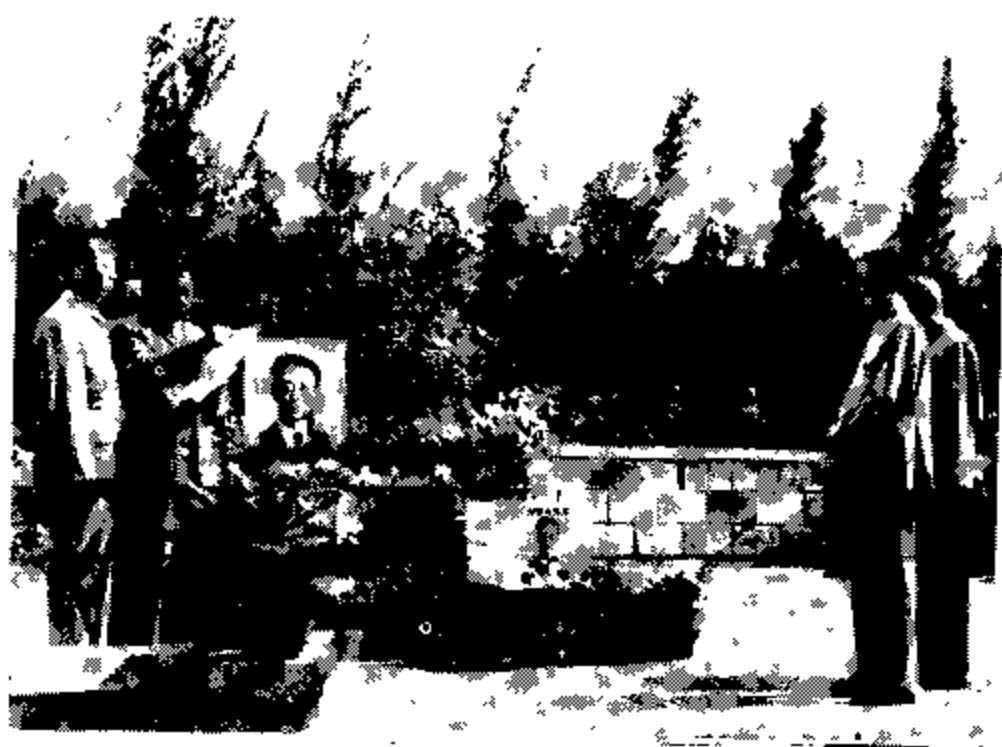
附錄



吳承恩手書

如果八頁書別說的話
 何必要三個版本呢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版本又有什麼
 意義呢
 這在不是枯書也
 其心理，由早...
 其意思由...

作者被囚時草紙及手迹



作者殉难二十周年时中共中央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作者举行的追悼迁葬仪式(图中为周俊杰，第二排左)

目 录

市侩颂(高尔基).....	1
没工夫唾骂(别德纳衣).....	2
茨冈(普希金).....	27
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卢那察尔斯基).....	57
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帕甫伦珂)	169
爱森的袭击(马尔赫维察).....	224
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第一章·部分)(高尔基)	354
编后记.....	369

市 侩 颂*

高尔基

不要追求，不要议论，
寻找的是疯狂，讲理的是蠢笨。
晚上的梦好医治白天的伤痕，
而明天要来的，让它来就成。

活着——就得会过活，
惊慌，悲哀和快乐。
愿意些什么？后悔些什么？
活过了一天——阿弥陀佛！

一九〇五年，《新生活报》，《关于市侩》。

一九三三，十二，二，译。

* 本篇及下篇《没工夫睡觉》，曾于一九三六年辑入《海上述林》下卷“森林”，一九五三年辑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八卷。现据八卷本《瞿秋白文集》辑入本卷。

没工夫唾骂

别德讷衣

现在，要我来讲托洛茨基，
那仿佛是要我嚼一只死老鼠，
这家伙可不是什么有味的东西，
简直是糟糕透了。
可是不行哪，尽把老鼠往你嘴里塞。
一刻儿安静工夫也不给你。
是有那样的阴谋家，
惯写匿名信的文学家，
他们真叫我讨厌了，
乱七八糟的写了许多信：
——“你这是怎么闹的，季谟央！
一月四日你在‘Pravda’上写的小文章①，
你自己都已经忘掉了罢，
你那个蠢蹄子，把托洛茨基踢了一下，
还夸口呢：——孩子们，我从维亚特伽②回来，
一定要给托洛茨基来一个大捣乱哪！——
嘿，忽然间你也这样没有能耐啊，

夸了一阵子口——就往树林子里躲！
难道盒子炮走了火？
两个月——工夫不算少呢——已经过去了，
而你关于托洛茨基还一个字都没有写！
不是你那么大吹大擂的吗——蓬，蓬！……
还用棍子指着托洛茨基？
干吗不做声哪？还是你牙齿咬不动哪？
还是这家伙，你干不了啦？
还是你的天良发现了——就算你没有整个儿
的良心，
也许还有这么一点儿良心的残余罢？
或者，你现在可在干什么别的事情，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完这个功课了，啊？”

读着这种荒唐的信，
简直看得见那副尴尬面孔，
恶狠狠的药剂师或是新闻记者的面孔，
气愤得很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又气愤，又凶狠，
算是伤着他的心了，
他简直是受不了！
为什么关子他的“不断领袖”④，
随便什么地方一句话也没有？
季莫央说是要来破坏这个一般的沉默了。

就算是这样罢；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敬重，就让他不敬重也罢！

然而……含着满口水④！……

那可混蛋极了！！

那么，怎么办呢？都得我包办吗？

“你自己说的话，就要做得出呀！”

嘿，我话是随便说的。

这可叫我气得要死了。

翻过了一遍“Mein Leben”⑤，

托洛茨基的那本书，他自己的 Automoleben⑥，

说得对些，还是他的自称自赞。

这本书多么俏皮！

样样都要吹牛皮！

称赞着他自己的“这样奇妙的命运”⑦，

托洛茨基对着自己点起了香炉来祷告：

——“喜欢罢，最光荣的光荣！

喜欢罢，文学家的战士！

喜欢罢，十月的神圣创造家⑧！

喜欢罢，‘并世无双’的天才！

喜欢罢，列宁都给比下去了！

喜欢罢，孟塞维克的升官图上的成就！

喜欢罢，自己觉得到自己的伟大！

喜欢…欢…欢…欢…罢！”——

甜蜜得很！

好得很！

神圣得很！

可是，我是个大逆不道
到了不可救药的人，
看见了这种自我恋爱的圣人，
看见了他那么样的得劲，
看见了他那样涎皮赖脸的吹牛皮，
自然就想给这个新出现的神圣
来这么一个够他受用的打击，
写这么一篇不恭敬的小文章，
说几句清醒的严厉的话，
讲讲自然的公律和道路，——
从托洛茨基的神像上，
剥下他的“道袍”，勾消他的“神光”⑩。

然而……维亚特伽耽搁了我的工夫。

维亚特伽请我去作客。

“维亚特伽等着呢，盼望着呢……”

——好罢，我想，干那个托洛茨基总来得及
的！——

我就到了维亚特伽的安静的工场里，

那正是真正正教⑪的神圣的夜里。

维亚特伽的人都在街上逛着，

雄赳赳的马拖着冰橇来往的跑着。
牧师点着一星星的香火请人家去，
那些人请牧师喝的自然也不是白开水。
教堂里的钟很得劲的响着，
维亚特伽喝着啦！
——“唔，好啦！”
我和几个荒唐鬼谈了一下，
听听当地的几个人的新闻，
真觉得老远的“史赤德林的时代”^①
还在泛起一阵阵的渣滓来。
看了看那里的景象，
我就从维亚特伽回来了，
心上正没好劲。
管不到什么托洛茨基，
我很消沉的提起笔来，
写那一次的旅行。
匆匆忙忙的写了一个题目：
“清醒白醒的做恶梦”，
写了一章又一章，叫做：
《维亚特伽的历史》哪。
看一看，居然也是一本书，
不过很没有劲罢啦。
我从维亚特伽回来，
没有了那股得劲的文气。

可见得又是去的地方不凑巧，
没有了劲儿总是太糟糕！
这里，我的朋友沃林帮了我：
——“到我们尼日城^②来罢，那可以包你
满意！
只要到处用心一点儿瞧一瞧，
就知道你身边有的是多么奇妙！”
在尼日城住了三天，
这可真叫我复活了！
那儿我没有跑到！
什么奇妙的东西没有看到！
首先叫我立刻复活的就是我到了 Nigres^③，
Nigres 是个奇妙的电气庙，
照新名词说，真是乾净活泼良善的电流，
从这里经过流动的沙泥，
经过朦胧的树林，
往东往西，往北往南的飞，
在湖里，在森林里，在河流里响动着，
转动着那些伟大的大工厂，
供给那么多的区域：尼日城区，
康纳文区，索尔莫夫区，腊斯庆平区，
谟洛谟区，白郭洛德区，^④
压迫那几百年来落后！
这是文化上的大活动！空前的进步！

我还是写了什么好呢！写 Nigres？
还是写那个可怜的叽哩咕噜的
争风吃醋的托洛茨基呢？
后来，又到了巴腊赫纳^⑤，这才是真奇妙哪！
我在那里简直是不用喝酒就醉哪！
那真是奇妙得象神话似的地方：
巴腊赫纳！
巴腊赫纳用自己的力量建筑了一个新纸厂，
这是我们的光荣！
巴腊赫纳！
巴腊赫纳！
在巴腊赫纳走一步要称赞一句：
它是多么叫人感动——这个奇妙的变化，
森林里的木材就这么变成都市里的纸张！
这么一张新鲜的纸——
它是多么处女似的纯洁！
这是新的文化建设
——热烈的建设所需要的！——
这么一张好纸，要给我糟蹋了。
现在这样的情形，纸张是不够用，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什么几千吨，
而是几百万！几百万吨！——
而这张纸，却要我用来
写一篇恶毒的小文章，

谈谈托洛茨基?!

要我去嚼嚼那只死老鼠?

不行,多谢了罢!!

试呢,我倒试了一试。实在难受得很。

在“Mein Leben”里面,什么都是奇怪的。

这本书真是下流的创作,

写的尽是一些下流的英雄底下流。

读着这种自己给自己吹牛皮的东西,

无耻的造谣和不要脸的骄傲,

有时候简直是受不了,

——“我是英雄!

我是——英雄!

我从小就是英雄,

在娘肚子里就是英雄,

我记得怎么样吸我妈的奶子!

怎么样撒了一泡……一大泡的尿!”

这位英雄自己给我们描写了这一泡尿,

他真是象煞有介事的大丈夫!

最记得的却是这么一件事情:

我同了母亲到一家人家去,那家里有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子……我们孩子们就在厅堂里玩……后来,女孩子不见了,而男的小孩一个人站在柜子旁边,仿佛在做梦似的呆住了。母亲同着那家的女主人走进来。母亲看看这个小孩子,再看看他旁边的一大

泡尿，后来又看看那小孩子，很不好意思的摇着头说：

“你怎么不怕羞的……”

“不要紧，不要紧，”女主人就说，“孩子们玩得出神了。”

那小孩子一点儿也不觉得害羞和后悔。（托洛茨基，《我的生活》，十八页）

英雄丢了脸了？

不，他是“玩得出神了”！

他一点儿也不害羞，也不后悔。

简直和现在这个年头一样：

撒了这么一大泡的肮脏的臭尿！

——“算了罢，”人家叫醒他，“不要玩那么可耻的政策了！”

而他满不在乎！一点儿也不害羞！

仿佛只是雁鹅喷了一些水①！

仿佛不是一大泡，而只是这么一两滴，

总算英雄已经出了力。

难道他的榜样是赫尔枯莱斯②？

那位英雄在摇篮里就用小手抓死了毒蛇。

而托洛茨基呢——撒了一泡尿。还要再撒一泡尿！

真是英雄模样和伟大的功绩，没有话可说！

我甚至于想用第三人称来写。（《我的生活》，十八页）

“托洛茨基旅行啦。”

“托洛茨基庆祝啦。”

“托洛茨基是俄罗斯帝国的掘坟的人哪。”

吹牛皮吹得多么得劲！

多么得劲的吹牛皮！

简直是一位凯撒^⑨！

凯撒！有什么说的！

托洛茨基也有他自己的“De bello civili”^⑩，

嘿，得瞧一瞧我们这位英雄是个什么样的：

甚至于对于古代的英雄

他也要竞争的！

他真是个“不断英雄”。

我那时候，大概是四岁光景，不知道是谁，把我抱了放在一匹灰色的大牝马的背上……那匹马慢慢的走着，把我带到了一棵梨树旁边……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来，就沿着马屁股滑了下来，跌倒草地上。痛是没有痛，可是这真是办不到的。（《我的生活》，二十页）

他直到现在还是这么样的。

不是从牝马上跌下来，却是从战马上摔了下来，

“不知道怎么一来”，

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造谣谩骂，

长篇大论的写着，其实只为着一件事

——“痛是没有痛，然而……”

这是办不到的！”

（自然哪，承认自己的坍台总有些不舒服的！）

我的生日和十月革命纪念日是同一天……我生的那一年正是第一次对于俄皇政府攻击得最厉害的一年。（《我的生活》，十六页，二十一页）

原来伊洛淮斯基^②还有这样的用处！
唔，刚刚凑巧，不多不少，
“——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出世，
正在赫洛斯德腊德^③烧掉
爱泛斯的帝安庙那一天。”
这个譬喻实在来得稀奇？
是有那种白痴
会相信这是无产阶级的文体！？

秋天（一八八七年）我考进了圣保罗实科学学校的一年级。

圣保罗教堂里有一个孤儿院。我们学校的院子就分了一角给它……

我在这院子里逛了七年，而那些孤儿的名字——我却一个也不知道……

我很少过那种街道上的旷场上的生活……我认为街道上的小孩子打架吵闹是可耻的事情……（《我的生活》，七十三页）

哼，我们瞧一瞧，这是多么高傲。
真正的公子哥儿。乾净人家。白手掌。
躲开了孤儿，
还有“街道上的”野孩儿。
这很象后来的托洛茨基的行径，

难道他会象那种穿短衫的“小伙计”吗？
那些“伙计”倒是直心直肠的。
难道他有这么一丝儿直爽的脾气吗？
难道他不是永久高高在上的对付人的吗？
高高在上呢，倒能算得高高在上的了，
可惜只是踩着高跷罢了。
而托洛茨基主义的子弹，
只是发臭的臭蛋。
小孩子的脾气也是一种预言哪。
这里有的是好颜料，
要多少，有多少。
艺术给托洛茨基开了玩笑。
他想做个艺术家，描写描写自己的儿童时代。
可是，你们瞧，颜料和画笔——未免太狡猾
了：
一笔一笔的画下去，
一笔一笔的画下去，
这是骄傲的吹牛皮的嘴巴，
那是阴毒的闪烁的眼梢，
这是唱戏似的姿势，
那又是无聊的腔调，
看了一眼，居然是个整个儿的自画肖像，
什么都描写给我们看了，得意洋洋的，
自称自赞的，可是有些地方写得那么详细，

结果是出于他意料之外的滑稽，
一丝儿罪恶也掩饰不了！
我发现的秘密：
托洛茨基的真正的肖像，
不在他的辩论的文章，
不在他讲的什么“怎样站在政权上，
后来又怎样丧失了他个人的权力”。
(我给你们说，这只是些走江湖的滥调！)
不是的，他的真正的肖像，
出于他的意料之外，
恰好是他描写的儿童时代，
他想法子修饰了他爸爸的真相，
(英雄的父亲正是这么一个土豪！)
他爸爸的凶狠的脚爪，
抓紧了贫农和雇农的喉咙，
就这么拚命的压榨，
弄得那些不敢做声的奴隶，
眼睛都翻上了额角皮！
什么样的眼睛？
已经瞎了的眼睛！
我们这位历史上的英雄，
却有这么“聪明的爸爸”，可怕的家主，
他给雇工吃那么没有油水的稀粥，
(这是在他父亲的家里！不是强盗的山洞吗？)

结果，他们都害了“鸡盲病”^②哪；

一到黄昏，他们只能够伸出了两只手，摸摸索索的走着。母亲的一个侄儿，到我们乡下来做客的，把这种情形写了一封通信，寄到绅董会议里去，那边就派了调查员来。父亲和母亲……为着这封信很生气……那调查员说，这病是由于吃的东西没有脂肪质，并且说全省都有这种病，因为到处都给他们吃一样的东西，而有些地方吃得还要坏。（《我的生活》，四十三页）

“有些地方吃得还要坏！”

爸爸是凶狠的猫，

而儿子是个好律师，

（他而且还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呢！？）

他把爸爸的穷凶极恶的形状修饰一番！

可是这种证据是掩藏不了的！——于是加上

一句——

“唔，这又怎么样？有些地方吃得还要坏呢！”

再讲下去，关于他的有才德的爸爸的

有才德的行为，没有半个字的批评，

居然平心静气的讲着；还要说：

就在这个时候，那些饥饿的人，

晚上眼睛是看不见的了，

带着“鸡盲病”的眼光

象影子似的摸来摸去，

而他自己正在暑假里面，

想着自己的天才十分得意，

该着仁爱的父亲非常骄傲，
就很得劲的玩着木球，
赌着钱，骑着小马儿闲逛；

在乡下我玩着打木球和打地球的游戏，赌钱做输赢，和姑娘们开玩笑……不但这样，在乡下我独自一个人驾驭一匹纯良的小马。
(《我的生活》，七十七页)

然而有这么一件事，可不是笑话，
的的确确有点儿象征的意义。
我们这位英雄，
穿得很漂亮的青年，
制服上绣着金丝带，
帽子上戴着徽章——金黄的一朵菱花，
上学校去，大踏步的走着，
只看见周围的恶人
都在惊奇，都在羡慕：

我觉得，走过去的人都很惊奇的看着我，有些也许看着我的漂亮的制服非常羡慕呢……可是，出于意料之外的，一个十三岁光景的又高又瘦的小孩子，大概是从工场里出来的，因为他手里拿着一个什么洋铁罐头；他在我这个漂亮的实科学生前面站住了，他离开我大概有两步路的时候，就回过头来，很响的咳了一声嗽，吐了一大口的口沫在我的新制服的肩膀上，很轻蔑的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过去了。(《我的生活》，六十五页)

瞧罢，这是多么好的预兆：

工场里的小孩子，
很轻蔑的吐了一口口沫
在那时候就自以为了不得的家伙的身上，
(那么漂亮的阔少爷实在讨厌得叫人难受！)
唾骂也不值得，吐了一口口沫，就走过去了！
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过去了：
这里，马上又出了第二件事情。
原来，他枉然穿了那么漂亮的制服，
虽然穿着有那么好看：
可惜他还不是那一班的学生！
他原来并没有什么了不得：
一年级也没有够上，还只是预科生：

预科生是禁止穿制服的，而且很严厉……校监给我讲，说应当把徽章摘下来，把金丝带拆掉，金丝箍也要去掉，有鹰头的钮扣也不能够用，要换上平常的骨头钮扣。这样我又第二次倒霉。(《我的生活》，六十六页)

第二次倒霉。那时候，年纪还轻呢。
到了成年的时候，又来了个第三次倒霉：
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有懂得！——
为什么我们对他这样的冷淡？
因为：他穿的一年级的制服
又是冒充的！这种腐化的骗子，
自称自赞的升官主义的孟塞维克，

——要想偷进“列宁年级”是冒险的！
托洛茨基自己的书现在证明了
他的根本的灾难，就是：
他不是什么第一级的领袖，而只是个预科生，
他永久是这么样的，“不断的”是这么样的！

我写着托洛茨基真不高兴。
还有别的工作等着我呢。
也不高兴重复别人说过的话。
我又不是第一个人——
大家都笑骂过这个“领袖”，
骂他的腐化的见解，
骂他的恶劣的脾气：
总是离开真正的动力
躲避着创造的群众。
他生来就是这样的！
他的阶级本来就是这样的！
他还要很得劲的发议论，——
列宁主义的功绩居然要打倒一切困难，而且
完成这个事业的，
偏偏是些“徒子徒孙”，
这真要气死他了！
“徒子徒孙”！这个绰号没有意思得很。
我们这里，受教育的人太少了！

“徒子徒孙”！难道这就是凶徒恶棍？
托洛茨基自己垫高了台脚，
唱起希腊的古典戏剧。
他是英雄——戏台上的英雄，
哼，而且还是历史上的英雄，
每一次都要找些古典做注解。
怎么能够不这样办呢？
他需要那些古典主义的装点。
“徒子徒孙”！……这又是什么预兆，
也是他自己引的古代希腊的古典？
我们把这位英雄去比什么样的榜样呢？
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大家都承认，那个谨慎的足智多谋的
贤德的裴利克莱斯^②，的确是个历史上的
人物，
的确是有天才的，的确是很实际的。
但是，领袖的出现常常总是一大串的，
裴利克莱斯时代，也有这么一大串的领袖。
其中有这么一个榜样，也是雅典的，
当然也是很著名的，可是真的不伟大，
不配和裴利克莱斯并称的，——
这就是亚尔启毗亚德^③。
谁要是知道一些雅典的历史，
他对于这一类的人物是不会有好感的。

亚尔启毗亚德的撒娇，真是不要脸；
他“自己爱上了自己”的那副神气，实在叫人
 人恶心，
卑鄙的武断的论调，真正是岂有此理；
造谣，诬蔑，无耻的胡闹；
对于军事上的投机，他却有些“英雄的”心
 理；
他的得意的把戏——干得也不见得高明，
——可是，都是破坏裴利克莱斯的事业的。
他，什么狡猾的鬼把戏都会干，
逃避了审判，躲到斯巴达克和波斯去了，
为的是要来破坏雅典；
还要自己夸奖自己这种猪猡式的功绩：
——“我要叫雅典的专制魔王知道，
我，亚尔启毗亚德，还活着呢！”
不错，他真是个长命乌龟，“还活着呢”，
雅典人还赦了他的罪过；
可是，他又干了三次出卖雅典的把戏。
大吹大擂，招摇撞骗是他的拿手好戏，
装腔做势，花言巧语是他的本领，
卑鄙的妥协，疯狂的冒险，
他对于雅典，比什么都危险，
最可怕的霍乱病，还比不上他这个害人精，
战争，崩溃，

破产,耻辱,
政治上的,心理上的地狱,
完全的坍台和最后的倒霉,
这就是——亚尔启毗亚德!

然而我们这些“徒子徒孙”
并不是什么不成材的蠢货,
难道对付不了亚尔启毗亚德?
我们大家锻炼成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我们是群众——不是什么简单的一个个的个人,

不是什么吹牛皮的“英雄”,
我们不是书房里的蛀虫,
不是“领袖”,不是“预言家”,
不是“神圣”的直觉派,
不是吹大了的猪尿泡。
我们的说话不是什么“文章”,——
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很微小的,
我们却是列宁学校的职工,
不是什么鬼鬼祟祟的“徒子徒孙”,
不是什么造谣诬赖的恶棍,
不是什么花花绿绿的阔相公,
我们是伟大的事业的继承者,
直接的正当的继承者,

绝不调和的战斗员，
不是什么古代的英雄，
而是实际的活泼的群众，
不是装腔作势的吹牛家，
而是列宁的坚定的忠实的信徒！
无论是一直的向前，还是转几个弯，
无论是这么样，还是那么样，
我们可清清楚楚的知道：
往什么地方走，同着什么人走！
我们在荒僻的树林里开辟出道路来，
我们在肮脏的河流里扫除掉水草，
我们在野蛮的田地里开起耕田汽车来，
我们锻炼出无产阶级的钢铁一样的意志来！
什么危险都阻挡不住我们，
一切敌人，什么踩高跷的等等，
近不得我们的身！
我们锤炼我们的能力，
准备着那个不可避免的
全世界的斗争！
现在不是那种时候——
可以离开了我们的事业，
去管那种乱咬的疯狗。
我们对这个疯狗吐一口口沫，
就很快的走过去罢。

我们努力的不断的工作着：
我们有德尼泊尔建筑，奥托建筑^①，——
到处是建筑^②！
我们唾一口！……让那个铅做的英雄
自己去擦擦乾净，说一声“这是办…不…到
…的！”
他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办不
到的了。
他要不断的扯野鸭子^③，
扯得大家都厌烦了，他又生气了：——
人家不和他争论了，简直不睬他了，
就算重重的唾骂一口也好，
现在也许故意连唾骂也不了！——
一点儿也不是故意的，
正经事情多得很：
没有工夫唾骂！就是这么样！！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四日，《真实报》所载。

一九三二，八，译。

① 一九三〇年一月四日“Pravda”上登了一篇季漠央·别德纳衣的小诗，题目叫做《新的蒙赫豪任男爵》（蒙赫豪任是吹牛皮大家的称呼）。在这篇小诗里，他提起了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托洛茨基的自传），他说：

“Mein Leben”！好家伙，真是个家伙！
我可要离开莫斯科，暂时有点儿事情。

可是很快就回来的。

(维亚特伽又不是什么远地方!)

我很快就回来,那时候我来把这鬼家伙,

“托洛茨基的生活”捣它一个乾乾淨净……

季谟央·别德纳衣就到维亚特伽去了,可是他回到莫斯科之后又有事情到尼日郭洛德去了一趟。所以预先想做的这首长诗,就搁了两个多月。——译者原注(本篇全部注释均为译者原注)。

② 维亚特伽(Viatka)是一个城市,在莫斯科和列宁城之间。

③ 托洛茨基的著名的理论叫做“不断革命”,所以他自己应当是“不断领袖”了。

④ “含着满口水”是俄国的一句俗语,就是不做声,不理睬的意思。

⑤ “Mein Leben”,德文,意思是“我的生活”,托洛茨基那本书的题目(最先出版的是德文的)。

⑥ “Automoleben”是开玩笑造出来的新字眼,可以译做“自动生活”。

⑦ 这是普希金的一句诗,原文是“敌人都要妒忌这样奇妙的命运”。

⑧ 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里说:十月革命是他的创造呢。

⑨ 希腊正教的神像上,也象佛菩萨一样,总在基督,圣母等等的头上画一个圆圈算是“神光”。

⑩ 俄国人把自己的宗教“希腊教”叫做“真正正教”;季谟央·别德纳衣到维亚特伽的时候正是一月里,有些当地的落后的民众,还在照着俄国旧历过耶稣圣诞节呢。

⑪ 史赤德林是有名的俄国文学家,他的真姓是萨勒特珂夫(Shchedrin-Saltkov),生于一八二六年,死于一八八九年。他在一八四八年被放逐到维亚特伽,在那里住了大概有七年光景;他是著名的讽刺作家,他的《外省通信》,主要的是讽刺维亚特伽的市侩和小官僚的。

⑫ 尼日城(Nizhniy)是尼日·诺夫郭洛德(Nizhne-Novgorod)的

简称,沃勒伽河边上有一个有名的城市。

⑬ Nigres(读做“尼格莱斯”)是尼日城区立电气站的简称。

⑭ 这些区域都在尼日城附近,外国文的拼法是: Kanawinsky, Sormovsky, Rastiapinsky, Muromsky, Bogorodsky。

⑮ 巴腊赫纳(Balakhna),是尼日城附近的一个城市。

⑯ “雁鹅喷水”是平常得很的意思。

⑰ 赫尔枯莱斯(Hercules)是希腊神话里的英雄。神话里说他在八个月的时候,狩猎的女神赫腊(Hera)把两条毒蛇放在他的摇篮里,想要咬死他。可是,赫尔枯莱斯已经表现他的武士的神力,居然把两条蛇抓死了。

⑱ 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纪元前一百年到四十四年,古代罗马的名将。

⑲ “De bello civili”(拉丁文),《关于国内战争》,是凯撒的一部著作。

⑳ 伊洛淮斯基(Ilowaisky)是俄皇时代一个历史教科书的编辑者(生于一八三二年,死于一九二〇年)。他的教科书很通行,可是,尽是些无聊的传说,譬如说:亚历山大·马其顿大帝的出生,正在希腊爱泛斯地方的帝安庙被人家放火烧掉的那一天。亚历山大·马其顿生于纪元前四世纪。

㉑ 赫洛斯德腊德就是那个放火人,他为着要出名,所以故意把这个建筑得非常美丽的神庙烧掉。

㉒ 害“鸡盲病”的人白天里一样可以看得见,一到黄昏他们差不多什么也看不清楚的了,晚上简直是瞎子。这是由于吃的东西之中缺乏一种必需的养料。普通的鸡晚上也是看不见的,所以叫做“鸡盲病”。

㉓ 裴利克莱斯(Pericles),纪元前五世纪希腊雅典的著名的政治家,民权派的领袖。在他领导的时候,雅典国最兴盛,——文化,艺术和势力都大大的发展。

㉔ 亚尔启毗亚德(Alcibiades),纪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政治家和将军。他非常的爱虚荣,非常的自以为了不得。好几次惹起了雅典和旁

的国家的战争，专门干一些投机的冒险的把戏。后来背叛了雅典，投降了敌人，引导敌人的军队来打雅典。过了几时，他又投降雅典。最后，被雅典人驱逐出境。他从小就是那么卑劣的脾气，总想件件事情都由他来当“天下第一把的交椅”。——有一次，他和别人比试拳术。别人快要打胜他了，他为着要不跌倒下去，就把那个人的手往自己的嘴边拉，几乎把那个人咬了一口。那个人放了他，就说：“亚尔启毗亚德，你这个家伙，怎么象臭婆娘似的，会咬人的！”他说：“正相反——我只象狮子。”

② 奥托建筑(Autostroy)是汽车工厂，不过“奥托”(auto)是说的一切汽车式的发动机，所以只能译音——这是一个极大的发动机建筑的工厂系统。

③ 建筑是“Stroy”的译意，这本来是个俄国白话里的普通字眼。

④ “扯野鸭子”就是胡说乱道，仿佛北方人说：“闲扯蛋”。

茨 冈*

普希金

一大群热闹的茨冈①
沿着拍萨腊比②游荡。
他们今天过夜，就在那
河上搭起破烂的篷帐。
自由自在的，还有天做他们的篷，
好快乐的过夜，他们的和平的梦。
好些车轮中间，
一半盖着地毯，
点上了灯，一家人
围着就预备晚饭。
他们的马在乾净的田地上放着，
篷帐后面一只熊开了锁链躺着。
旷场中间，一切

* 译者于一九三三年冬着手翻译本篇，未及译竟即于翌年一月离沪去江西瑞金。译稿最初载于一九三七年武汉时调社版《五月》，并于一九四〇年由上海文艺新潮社印行单行本。其未竟部分由李何于一九五三年补译后于同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在次年辑入八卷本《果秋白文集》第八卷。现据八卷本《果秋白文集》辑入本卷。

都是活泼泼的，
小孩子叫着，
娘儿们唱着，
还有车土的
行军灶响着。
这些人，一早
就又要上路的，
他们要有心事，
也是怪和平的。
游荡的营帐扎下了，
沉默的睡魔也来了。
静悄悄的旷场，听得见的
也就只有马嘶跟狗咬了。
那儿也再看不见火光，
什么都安静，只有月亮
高高的独个儿在天上
照着那静悄悄的营帐。
一个篷帐里面
老头儿还没有睡着，
他坐在炭跟前
借一点儿火气烤着，
看着那远远的田地
罩满了夜里的雾气。
他有个年轻女儿，

到荒田里去玩了，
她那自由的性儿，
就这么游荡惯了；
她来是要来的，
可也已经太晚了，
月亮送着云儿
要分手也就快了。
真妃儿，真妃儿呢怎么还不来，
老头儿这顿穷饭也要冷完了。

啊，她来了。跟着她后面走的
那个人，年纪很轻哪，——
老头儿是从来也没见过的。
姑娘说：“我的父亲哪，
我同得个客人：我在坟场
荒地上找着的他，
我叫他来到咱们的营帐，
让他这儿过夜罢。
他说，他要做茨冈，
跟我们一样。
衙门里要捉他，
我可要保护他。
他名字叫阿乐哥，
愿意到处跟着我。”

老头儿 我很高兴。
就在咱们篷帐
里面的草堆上
过夜也行，
要是你真愿意
留在我们这里
一块儿来换这个苦命，
那也没有什么不行。
准有你的面包，
准有地方睡觉，
你就做了我们的人，
 只要懂了就成，
虽然说是穷困，
倒也自由得很。
咱们明天清早起身，
就一块儿赶着车动身，
随便你找个什么事做做，
锤铁呢，阿乐哥？
还是你会唱歌
带只熊到村庄上去走走？

阿乐哥 我留着不走了。

真妃儿 他是我的——
谁也不会来把他赶走的！
啊呀，已经是太晚了……

弯弯的月儿落山了，
田地都已经给雾盖住了。
梦魔来了，我真熬不住了。

天亮了。老头儿轻轻的
绕着那个没有声音的
篷帐走着。“起来罢，
真妃儿，太阳也出山了，
我的客人，醒醒罢！
孩子们，好梦别太贪了。”
大家都起身了，好热闹，
篷帐拆了，车子准备好，
这么一大群的人
大家一块儿动身，
那好空旷的平原上，
后面老的少的，家婆男女，
前面还有小孩子，骑着驴，
驴背上两个大筐
一边一个的挂着，
孩子在里面耍着。
叫唤着，闹着，
茨冈的歌唱着，
熊也在叫着，

它的锁链响着；
花花绿绿的是破烂的衣服，
小孩子老头儿还光着脊骨；
狗的叫声，咬声，人说话的声音，
还有嗡嗡呀呀的车子的声音。
这是多么烦杂，多么野腔野调，
可是，一切都活泼泼的安静不了，
没有我们那种死沉沉的情调，
没有那样的安闲生活的单调，
——只有奴隶的歌谣
才会单调得无聊。

 尽看着空旷的荒地
那年轻人是在烦闷，
忧愁的原因好秘密，
自己都不敢问一问。
现在他是个世界上的自由人，
黑眼睛的真妃儿同着他，
太阳也很快乐的照着他，
中午的阳光美丽得那么爱人。
年轻人的心可还在跳动，
他担心着什么这样心痛？
 你看罢，看那上帝的鸟儿，
 它不用劳动也不用担心，

夜长呢，树枝上睡个觉儿，
那儿为着做窠儿去操心。
太阳出来了，
拍拍翅膀就要飞的
鸟儿唱开了，
好嗓子是上帝给的。
春天景致是最好，
等到热过了一个夏天，
晚秋就又是雾又是烟，
人要苦闷要烦躁，
鸟儿可远远的飞去了，
飞过苍茫的大海，
飞到暖和的天边去了，
等到了春天再来。

他也象只无忧无虑的鸟，
给人赶出来了，到处漂流，
靠得住的窠儿，向来没有，
无论什么，他一概受不了。
四面八方，那儿都是他的路，
到处的草堆都算是他的床，
朝晨醒来，听那上帝的调度，
一天到晚就这么吊儿郎当。
要过活固然
总要用些心机，

可是他的懒
使他死心塌地。
神妙的福星，有时候
意外的降临，他要有
这样偶然的运气，
就过得堂皇富丽。
孤零零的他，
头上也不止打过一次焦雷。
可是他管吗？
他总是马马虎虎倒头就睡。
就这么过活，
管不了许多，
看那瞎了眼的运命
究竟有多大的本领！
然而他的情爱，
要过他的心神，
那是多么难挨，
满腔都在沸腾！
这样的日子过去了有多久，
就算安静了是不是能长久？
那情爱是总又要醒的：
等着罢，不给你放心的。

真妃儿 好朋友，你讲罢，
你扔掉了那些，
有点儿可惜罢？

阿乐哥 我扔掉的那些……？

真妃儿 你自己懂得——
那些故乡的人，
还有故乡的
城市。

阿乐哥 要可惜人？
可惜什么？
你也知道，
你想得到
那是什么！
那沉闷的城市，
不自由有的是！
那里的人要成堆，
四面围着了堡垒，
朝晨也没有爽快的呼吸，
没有青春的草地的气息。
他们爱呢，又要害羞，
思想也要赶走，
出卖着自己的自由，
对着偶像磕头；
讨那一点儿钱，

还带一根锁链。

我丢了什么？是卖朋友的干活，
是那些发疯似的要钱的家伙，
是荒谬绝伦的判决词，
还是耀武扬威的羞辱？

真妃儿 然而那儿有高大的宫殿，
有的是那花花绿绿的地毯，
热闹的玩意儿，还有酒宴，
姑娘们的打扮是那么好看！

阿乐哥 城里面的热闹那又有什么快乐？
那儿没有爱情，那儿就没有快乐；
姑娘们呢……你没有她们的
珠宝跟首饰，没有她们的
贵重装饰，还比她们强呢！
你不要变心，我的亲爱的！
我……就只有一个心愿——
要给你爱情，
要跟你散心，
就流落也心甘情愿。

老头儿 孩子，你倒还爱我们，
虽然出身是个富人；
可是，谁要是享惯了福
自由就不一定是舒服。
咱们这里好久就有一个传说：

皇帝把一个人赶了出来，
叫他来到这儿过流浪的生活，
(他叫什么，我可记不起来，
虽然我以前知道他的贵姓大名，)
他自己已经上了年纪，
可是他的好心，却又活泼又年轻，
他的嗓子可来得稀奇，
象流水的声音那样潇洒，
真有点儿唱歌儿的天才。
大家都爱上了他，
他就在那敦奈河^③边儿住下，
谁也不肯得罪，他
只爱讲故事，真叫人舍不下。
他是什么也不想，
又胆小又没力量，
真象个小孩子，
只等着吃奶子，
打猎捉鱼，都是别人替他干，
河里冻了冰，那可是真为难；
冬天的大风雪，呼啦呼啦的吹着，
一层层蓬蓬松松的雪花儿盖着，——
盖着这神圣的老头；
可是，他仍旧不能够
自己关心自己生活的穷苦，

东飘西荡，他脸是那么干枯。
他说这是上帝的震怒，
罚他的罪过，叫他受苦。
他尽在等着饶恕，
可怜呵，总是愁苦；
就这么沿着敦奈河流荡，
多少痛苦的眼泪流得那么冤，
还在那里回想了又回想，——
想自己的城市是离得那么远……
他死的时候，
悲伤的朋友
还听见了他的遗嘱：
请他们把他的尸骨
一定要送到南边去安葬，——
死都记得这是他的外乡。

阿乐哥 O, 罗马, O, 伟大的国家,
这就是你子孙的命穷!
爱情的, 天神的歌曲家,
请你说罢: 什么是光荣?
是坟墓上的呼号,
“歌功颂德”的热闹,
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声名?
还是在草堆里借着树阴,
支起烟雾沉沉的篷帐,

听说故事的野蛮茨冈？

过了两年。这些和平的茨冈
仍旧是那样成群的流浪，
照旧是到处欢迎，
到处有的是安静。
阿乐哥抛弃了那锁链似的文明，
自由自在，和他们一样，
没有什么可惜，也没有什么担心，
就这么一天天的流荡。
仍旧是那么样的他，
仍旧是那样的一家；
以前的事情，
甚至于忘完了；
茨冈的生活，
他已经过惯了。
他爱他们的过夜的草堆，
爱那永久的懒惰的沉醉，
爱他们讲话的腔调，
又响亮又那么单调。
那个毛茸茸的熊，
丢掉了自己的洞，
也住在他的篷帐，

倒象个客人模样。
沿着荒郊野地的道路，
靠近莫尔多④人的院子，
它就在村庄上去跳舞，
一群人围了一个圈子，
人家小心珍重的，
它可臃臃肿肿的，
又那么哼哼的叫着，
把陈旧的锁链咬着。
老头儿撑着旅行的手杖，
懒懒的敲着鼓儿，
阿乐哥唱着歌儿，
牵着那个熊儿；讨点儿赏——
丢一个圈子，可要难为真妃
去收大家的钱，谁愿意就给……
晚上来了，他们三个人一块儿
煮着人家没有收割的小麦；
老头儿睡着了——什么都安静了……
篷帐里静悄悄的，那么乌黑。

老头儿的血已经快要冻了，
晒一晒那青春的太阳
暖和一下罢；女儿可唱动了，

她靠着摇篮就那么唱，
她唱她的爱情，
叫阿乐哥寒心，
阿乐哥的脸
苍白得可怜。

真妃儿唱 “我的老丈夫，
可怕的丈夫，
你就斫我，你就烧我，
我不怕刀，我不怕火，
我的心肠铁硬，
看见你就要恨；
我爱了另外一个他，
就是死，我也爱着他。”

阿乐哥 别做声。唱歌真叫我厌烦，
这样的野腔调，我不喜欢。

真妃儿 你不喜欢？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唱我的歌儿，我唱给我自己。

“你就斫我，你就烧我，
我可是什么也不说。
我的老丈夫，
可怕的丈夫，
你不会知道他，
你别想知道他！
他比春天还新鲜，他比夏天还热烈；

他是多么爱我！多么勇敢，多么年轻！
那天悄悄的晚上，我和他多么亲昵！
说起你的花白头发，我还笑得要命。”

阿乐哥 别做声，真妃儿，我满意……

真妃儿 我的歌儿，你懂了没有？

阿乐哥 真妃儿……

真妃儿 我唱的就是你，
你要生气，有你的自由。

（她走开，唱着“我的老丈夫”等等。）

老头儿 对了，对了，我记得了，这一首歌儿
还是在我们的时候唱起的头儿，
就这么唱着好玩，
大家都已经听惯。
从前在卡古尔的荒野，
流浪着的冬天的长夜，
我的马理乌拉对着火儿，
摇着女儿唱着这首歌儿。
过去的那些年代，
一天天的消磨，
暗淡得记不起来，
独有这一首歌，
简直和生了根一样，
深深的记住在心上。

安静得什么也……

南方,南方的夜……

那碧青的天上

挂着一个月亮。

真妃儿把老头子叫醒:

“阿乐哥多可怕, O! 父亲!

他做着恶梦,你听听:

他是在哭着,又在哼。”

老头儿 别动他,别做声;

俄国有个传说:

现在半夜三更,

宅神总是压着

睡着了觉的人,

呼吸就很难过;

天快亮了,宅神

自己就会走脱。

你,现在别做声,

来跟我一块坐。

真妃儿 父亲,他在悄悄的叫“真妃儿”!

老头儿 他在找你呢,虽然做着梦!

可见得这是他看着真妃儿

比整个儿的世界还贵重。

真妃儿 我对他的爱情可已经冰冷,

我的心要自由，我实在气闷，
我已经……可是，静些，你有没有听？
他又叫了另外一个人的姓名。

老头儿 是谁的？

真妃儿 你也没有听清？

他哑着声音的哼，
咬着牙齿的发狠，
多么可怕！我去叫他醒。

老头儿 何必呢；不要把夜神赶走，
他自己会走的。

真妃儿 他在翻身了……

他醒了……起来了……他在叫我……
我去看他。再见，你也好困了。

阿乐哥 你那儿去了来的？

真妃儿 跟父亲

一块儿坐了一坐。你好难过！
什么鬼压住了你，你的心
在梦里苦够了。真吓着我；
你在梦里咬牙切齿的叫我。

阿乐哥 我梦见了你。仿佛是你和我……

唉，我看见了可怕的幻想。

真妃儿 你，别信那梦里的怪现象。

阿乐哥 我吗？唉，我什么也不信；

梦也不信，甜言蜜语也不信；

就是你的心，我也不信。

老头儿 你干什么时时刻刻的操心，
干什么要叹气，唉声，
我的发疯的青年人？
这里的人是自由的，
天是青的，老婆有的
光荣就是美丽。不要哭；
烦闷死了，你自己吃苦。

阿乐哥 父亲，她不爱我。
老头儿 朋友，你别难过，
她是个小孩；
你的发愁真没有道理，
你那样的爱，
又难又苦，女人的心理
可来得个随便；
你看那个天边，
远远的月亮
自由的在逛；
它的光辉顺便的
平等的照着整个天下，
它就这么随便的
射着一片云，那云底下

可真是灿烂的光芒，
但是，你看它已经又
移到了别一片云上，
仍旧又不会有多久。
谁能够指示天上一个地方，
给月亮说：再动就不行！
谁又能够对着青年的姑娘
说：爱着一个不准变心！
你宽心些罢！⑤

阿乐哥 她以前多么爱我！
多么亲热的待我，
就说晚上罢，
在空旷的寂静里面
总和我一块儿谈天！
她充满着孩子气的快乐，
还有那可爱的噉噉啾啾，
或是温柔的拥抱，
会把我的愁闷
一下子就都赶掉！
现在怎么样呢？
真妃儿对我要欺瞒了！
我的真妃儿竟冷淡了！

老头儿 你听着，我给你讲我自己的故事。
要知道，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莫斯科人还没有恐吓教奈河——
(你瞧，我记起了旧的悲哀，阿乐哥，)
那时候，我们害怕着苏丹，
归帕萨蒲扎孔谟总督管，
他那高高的堡垒在亚克尔曼，
那时候呢我还年轻，我的心肝
正在沸腾着狂热的快乐，
我的头发没有灰白一根。
年轻美人之中，一个……
我真当她太阳似的赏识，
后来呢，她终究成了我的。
唉，青年时代是容易过的，
真只象流星那么样一闪，
我的爱情可比这个还短：
她，呀，我的那马理乌拉，
只爱了我一年。有一天，
我们在卡古尔的水边
碰到另外一帮茨冈儿；
他们在我们的附近
山脚底下，搭了篷帐，
一块儿歇了两晚上。
第三天他们就动身，
马理乌拉，丢下了小女儿，
就这么跟着他们走了。

我安安稳稳的睡着觉儿，
天刚亮，我醒过来，没有了！
没有了我的爱人。找着叫着，
一点儿影子也没有，
真妃儿也哭了，尽在吵闹着，
我也哭了！……从那时候
世界上的姑娘们，
我从来也不过问，
寂寞得我一个人，
再也没有找爱人。

阿乐哥 你怎么没有立刻赶出去，
追着那个，忘恩负义的，
和那个野兽，怎么没有去
一刀刺进那刁货的心里呢？

老头儿 干吗？青年比鸟还自由，
谁能够拦得住爱情呢？
快乐也让大家去轮流，
过去的，是回不来得呢。

阿乐哥 我可是不能够那么样。不行；
我也不争论，可是我不能够放弃
我的权利，
至少，也要痛快的报仇，才行。
要是无底的海岸边，找到了

睡着的仇敌，

吓！我赌咒，我的
脚尖也不肯饶他；
我哪，就是他不会抵抗，
我也要把他推进海洋，
我颜色也不变。我要凶狠的笑他，
笑他那突然惊醒的恐惧，
听着他扑隆通的掉下去，
这声音够我长久的好笑，
也可以算得甜蜜的音调。

年轻的茨冈 再，再亲一个嘴！

真妃儿 快些！

我丈夫又凶又爱吃醋。

茨冈 再亲一个……要长久些。

为着分别。

真妃儿 分别罢，趁他没有到来以前！

茨冈 说罢，什么时候又再会面？

真妃儿 今儿；当着月亮落山，

在那儿，在冢后墓上。

茨冈 骗人！她不会来的。

真妃儿 跑罢——他来啦。我亲爱的，
我要来的。

阿乐哥睡着。他心里
浮动着恍惚的幻影；
他，暗黑里边叫边醒，
醋意的伸开手臂，
手在担心
抓到被窝冷冰冰——
他的伴儿离开了很远……
他颤抖的抬起身来瞧瞧……
什么都安静：恐惧把他拥抱，
浑身又冷又发烧；
他起来，从篷帐往外走，
阴惨的，绕着车子漫游；
一切恬寂寂；旷野静悄悄；
黑黢黢；月亮躲在云雾里，
只有稀微的星光闪耀，
那露水上勉强可辨的足迹
通到远远的冢丘：
他焦急的顺着
不祥的足迹走去。

坟墓在他的前头
远远的在路旁发着白光，

他怀着预感的苦恼，
拖着无力的双脚，
嘴唇打颤，膝盖发抖，
向着那儿走……
突然间……这也许是梦？
突然在那被污浊的墓上，
他看到亲昵的双影，
又听到亲切的细语。

第一人声音 是时候了——

第二人声音 别忙罢！

第一人声音 我亲爱的，是时候了。

第二人声音 不，不，别忙，
等到天亮罢。

第一人声音 已经不早了。

第二人声音 你爱得好胆怯呵。
再等一分钟！

第一人声音 你会害我。

第二人声音 再等一分钟！

第一人声音 如果丈夫醒来
我不在……

阿乐哥 我醒来了。

你们那儿去呵？

你俩都别忙罢；

对你们，这儿坟边也好。

真妃儿 我的朋友，逃呀，逃！
阿乐哥 别忙！
 年轻漂亮的人儿，去那儿？
 躺下去罢！（用刀刺他）
真妃儿 阿乐哥！
茨 冈 我要死了！
真妃儿 你在杀他！阿乐哥！
 瞧：你溅了一身血！
 O，你干了什么？
阿乐哥 没有什么。
 现在你呼吸他的爱情去罢。
真妃儿 不，我不怕你，够了，
 你的威吓我鄙视，
 你的杀人行为我诅咒。
阿乐哥 你也死去罢！（刺她）
真妃儿 我死也爱他。

曙光照耀的东方发亮了。
冢丘后，阿乐哥
血淋淋，手握着刀，
在墓碑上坐着。
他面前躺了尸首两个，
凶手的面孔可怕，

一群受惊的茨冈
胆怯的围住了他；
墓穴就在一旁挖，
挨个过来了悲伤的妻子们
把死者的眼睛吻了一下。
老头儿爹爹独个儿坐着，
在沉默发呆的悲哀里
朝那死去的女儿望着。
他们举起尸首，抬着，
把年轻的一对儿放到
冰冷的土地的怀抱。
这一切，阿乐哥远远的看到。
当他们被最后一撮土盖好，
他默默的，缓缓的欠身向前，
从墓碑上向草地跌倒。

这时候，老头儿走近来，说道：
“离开我们罢，骄横的人！
我们是粗野的人，
我们没有法律，
我们不磨难也不处死人，
我们不要血也不要呻吟；
可是跟杀人犯一起过活却不甘心。
你生来不是这粗野的命，

你只要自由属于你个人，
我们怕你的声音：
我们胆子小，却有善良的灵魂。
你呢，又凶又横；——对不起呵，
离开我们罢！祝你安宁！”

话说完了，游荡的茨冈人
闹哄哄的一大群动了身，
离开那可怕的过夜的山路，
很快的全都消失在草原的远处。
只有一辆车子，
盖着一条破毡子，
在命定的旷野上留住，
就宛如冬天快要到来的时候，
在雾气弥漫的早晨，
从旷野飞起了一群迟飞的野鹤，
叫着飞向那远远的南方，
有一只被致命的子弹打中，
它垂着受伤的翅膀，
悲惨的留下来了。

夜来了，
在漆黑的车子里
没有谁把火生起，
在搭着的幕顶下面

直到早晨没有谁安眠。

结 语

歌儿的魅力
在我的朦胧记忆里
就这样复活起
那忽而光明，
忽而悲惨的日子的幻影。
在那可怕的战鼓声音
长久没有平息的国家里，
在那俄罗斯人给斯坦部尔^⑥
划定疆界的国家里，
在我们的老双头鹰^⑦
还被喧嚷着过去的光荣的国家里，
我在草原上的古代营垒中间，
碰见了和平的茨冈的车辆，
和他们孩子气的柔和的自由自在。
跟随着一群懒洋洋的茨冈
我常常在旷野上游荡，
吃的是他们简单的食物，
躺在他们的火堆前睡眠。
在缓缓的行进中，我喜欢
他们那一片快活的歌声——

可爱的马理乌拉的温柔的名字
我长久的念着，一次又一次。

可是幸福也不在你们中间，
不幸的自然的孩子！
在破烂的篷帐里
还做着苦楚的梦，
你们那游荡的庇身所
就在荒野中也逃不了不幸，
到处有命定的情欲，
那就抵抗不了命运。

① 茨冈，欧洲的一个流浪民族，原出于雅利安民族的一系，其人民精音乐，善巫术，无固定居住地，常集队乘车，流转各地，卖艺为生。通称“吉卜赛”，亦称“波希米亚”，俄国则称为“茨冈”。

② 柏萨腊比，亦译比萨拉比亚，在今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八二〇年普希金曾被流放于此。

③ 敦奈河，现译多瑙河。

④ 莫尔多，现译摩尔达维亚。

⑤ 自本行起至第49页第15行（“为着分别。”）止，为译者未誉正的初稿；其后全为李何补译。

⑥ 斯坦部尔，现译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和港口。

⑦ 双头鹰，帝俄的国徽。

解放了的董吉诃德*

卢那察尔斯基

供献给我的亲爱的知己——安娜·亚
列山大洛夫娜·卢那察尔斯基。

人 物 国公。

公夫人。

伯爵谟尔却·魏斯孔新(简称谟尔却)。

巴玻的帕波, 国公的侍医(简称帕波)。

董娜①米拉贝拉, 国公的侄女(简称米拉贝拉)。

董娜马理亚·斯德拉, 国公的侄女(简称斯德拉)。

董吉诃德, 拉曼伽的, 巡行的武士(简称吉诃德)。

山嘉·班沙, 吉诃德的侍从(简称山嘉)。

董巴勒塔萨, 革命党(简称巴勒塔萨)。

德里戈·帕支, 革命党(简称德里戈)。

斯德洛·魏尔米龙, 革命党(简称魏尔米龙)。

兵官。

* 本篇一九三四年四月由上海联华书店初版, 署名易嘉。一九三六年辑入《海上述林》下卷“藻林”; 一九五三年辑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八卷。苏联八卷本《瞿秋白文集》辑入本卷。

第一兵士,第二兵士,第三兵士,第四兵士。

国公的秘书。

祭司。

肥胖的黑人。

金发的侍者,黑发的侍者。

狱卒蒲巴。

报信的。

瓦斯珂。

亚菲利坚。

拿火把的,拿旗的,吹喇叭的,敲锣鼓的;公府的淑女,绅士等等。

地 方 西班牙。

时 候 十七世纪末。

第 一 场

〔青色的天空。左边是松林,它的黑影落在草地和小路上。右边是往下斜的山坡。后面的背景是乱石嶙峋的火烧似的红褐色的山景。〕

〔静场。四个兵士拿着斧钺看守着三个犯人。远远的坐着一个兵官。〕

〔犯人:董巴勒塔萨,萨拉曼伽的学生,二十六岁,瘦瘦的,很饿的样子,穿着狭长的黑衣服,衣服弄得很绉,有几处破绽;他的头发很长,很脏,笔直的披在肩膀上;脸是苍白的美丽的;很大的两只眼睛,高高的颧角,坚决的嘴唇。铁匠德里戈·帕文,滞重的,阴郁的,穿得破破烂烂的男子汉,他低着头斜着眼睛,〕

的看着，蓬蓬松松的眉毛；他的胸膛差不多全露了出来，生着一层浓浓的毛。流浪的强盗斯德洛·魏尔米龙，穿着稀奇古怪的服装，脸皮象红种人似的。

兵官 太热了。这几个月西班牙简直是地狱，上帝保佑罢。

第一兵士 没有东西喝哪，中尉老爷。

兵官 这是顶要紧的……自然，我要是骑了马去，不上一个钟头，就可以跑到最近的酒店，可是，有这些乱党绊住了脚……（少停）我想出来了：我骑着马先走一步罢。这会出什么乱子呢？随便他们是什么样的大匪徒，三个捆了起的东西，有你们这样四个武装的好汉看守着，想来总是逃不掉的罢。

第一兵士 请你放心好了，中尉老爷。

兵官（站起来）那么，一忽儿再见罢，弟兄们。我在路上的最近一片酒店里等你们。你们还可以在这里休息这么个把钟头。我吃着鸡喝着酒，和漂亮的姑娘谈谈心，倒还能够忍耐的。

第一兵士 忍耐是伟大的道德呀，中尉先生。

〔兵官从左边走进后台。〕

第一兵士 我们在这里喝风罢。

第二兵士 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就是看犯人的解差。犯人过什么样的生活，看犯人的小兵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可是，犯人倒还可以自己安慰一下：他是犯了法，该受罪。解差的小兵儿可……

第三兵士 我现在真是气得很，时时刻刻想打破这几个坏蛋的一个脑袋。

第四兵士 和平和安静！可怜的乱党反正逃不了绳子。

第三兵士 也就只因为这个原故，我才熬着哩。

第一兵士 喂，你这个流浪鬼，听着。你这个红皮脸。你就是那个强盗魏尔米龙罢？你的匪党围攻亚卡库安侯爵的堡垒，给赫曼达德神圣军打散了，你就逃了的罢。中尉给我说的。

魏尔米龙 中尉老爷是个圣人，他还通晓天文哩。中尉老爷知道的比我自己还清楚。我自己呢，照我看起来，我知道我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的贩马商人。大家叫我鲁德·白拉·摩腊。可是，人家要把我绞死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也不是审判错误的第一个牺牲。

第三兵士 但愿也不是末一个。就算你不是魏尔米龙，你也一定是个坏蛋。你这家伙自然人家不会让你思想那么长久，等你去猜到为什么鬼使神差的请你上绞架。审判官会错，可是，上帝的意思永久不会错的。没有上帝的意思，人头上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的。

〔兵士一个个的脱了盔帽，画十字。魏尔米龙也一样的画十字。〕

魏尔米龙 可是我请你们相信，兵士老爷，我是个和平的老实商人。

第一兵士 老实商人！（哈哈的笑着）你要是真是强盗，我也许还相信你的老实，这倒是会有的事；可是，老实的商人……

〔四个兵士都笑着。〕

魏尔米龙 你们不要以为个个商人都该绞死罢。

第一兵士 我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圣母娘娘会饶恕我的。

第二兵士 倒霉的是总得有人来做买卖。

第三兵士 说得对。把个个商人都绞死，又会有别人来做买卖的。我们把毛尔人^②赶掉了，难道现在“自己人”刮削小百姓比他们少些吗？乡下人恨死了审判官，教士，兵士……“卡朗巴”！人可以换几个，秩序可仍旧是那个样子；现在又说乱党要暴动了，可是我知道这些家伙的把戏：他们要把上司推翻了，自己来做上司。乡下人永久也不会好过些。随便什么时候，总有人来剪羊子身上的毛的。你看，它们讨厌那看羊子的狗。好罢，狼来了就更好了。

第一兵士 小百姓苦呀。他们总在翻来倒去，象病人躺在床上似的，虽则他们也知道两边都是一样睡得痛，还是要一忽儿翻过来，一忽儿翻过去。小百姓苦呀，所以到处都骚扰起来了。

第二兵士 现在的新公爷，同着他的董漠尔却，实在太贪心，太浪费了。而且他的荒淫无道，真象卡普清地方的人说花姑娘的话一样，叫做臭气冲天。

第一兵士 谁好些？他的父亲是个假圣人，一天到晚不离教士的，又吃斋又做苦行。这一个是个玩相公的，是个醉鬼。可是，小百姓一样的苦。我们兵士倒好过些。兵士会寻快乐，公爷还喜欢呢。

第三兵士 我们赶掉了市镇联盟的军队，进了瓦里亚陀林城，军官去请示兵队驻扎的兵营和粮饷。公爷说：“瓦里亚陀林的人以前很可疑的，要是兵士自己去想办法，我和你们大家都看着快乐。”我们就这么自己想办法了。我们越是醉得凶，越要尝着了那个滋味，城里的百姓越是来得少了。后来，女人和姑娘们也不敢躲藏，不敢抵抗了。做丈夫的，做兄弟的，做父亲的，一点儿也不反对了。他们的脸都是灰白的，走来走去，乖乖的替咱们做事，咱们个个兵士任性胡闹，他们都得听话。咱们可喝得红红的脸，吃得肚子都要胀破，嚷着，打着。咱们还要强迫这些小鬼头说笑，唱歌，跳舞。个个兵士肚子里都是只野兽，自己都怕得发抖，可是，个个兵士都让这个野兽自由，让它去压制别人，这才觉得甜蜜呢。这样过了两天两夜的节。第三天有命令要开出去。要服从命令真有点儿困难。在空场上绞死了六十六个兵，我们这才开了出去。

魏尔米龙 如果人家硬派我是那个魏尔米龙，是强盗，那么，公爷殿下就是……

第三兵士 说出来，说出来，坏蛋！你还没有懂得，统治的大人老爷什么都可以干，仍旧是合于道德法律和宗教的。他们不是抢劫，他们是打仗。他们不是杀人，他们是正法。他们不是强奸，他们是宠幸。他们不是偷，他们是没收。他们不是撒谎，他们是表示外交的天才。他们不是刮削，他们是收税……是呀……没有一个政府不是上帝派定的。

第四兵士 阿们!

巴勒塔萨 都对。可是,谁说政府是上帝派定的?

第三兵士 谁?教堂,——要是你愿意知道。

巴勒塔萨 政府得着的权力和财富,教堂也有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假定,教堂是在撒谎呢?

第一兵士 说这样的话——要下油锅。

巴勒塔萨 我反正是要上绞架的了。为什么我还不谈谈哲学?

第一兵士 你是什么人?

巴勒塔萨 我是萨拉曼伽地方的人,巴勒塔萨。哲学和神学的大学生。

第一兵士 为着什么,人家要把你解到公爷那里去?

巴勒塔萨 我是暴动家。我在全国宣传:要为上帝和正义暴动起来。

第二兵士 可见你只是胡说了一顿,不然,上帝不会叫你落到你的敌人手里的。神学家呢!滚到鬼那儿去罢。你要是个大学生,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万能的?

巴勒塔萨 (站起来,跪下去;第四兵士也是这个样子)唔?

第四兵士 你给人问住了。如果他是万能的,那么,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照着他的意旨做的。政权既然在公爷手里,那就不用着神甫来说什么,——这政权自然是照着上帝的意旨给他的,不会有什么别的原故。

巴勒塔萨 这倒有趣。我们来开始辩论。兵士老爷,请你给我讲,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犯罪的事情?

第四兵士 假使我说——是的？

巴勒塔萨 那么，犯罪也和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一样，也是照着上帝的意旨的。可是，谁要是照着上帝的意旨做事，那就不能说他是犯人，ERGO（因此）——世界上没有犯罪这件事。

第四兵士 假使我同意——说没有？

巴勒塔萨 假使没有犯罪这件事，那么，王上，审判官，刽子手，兵士，他们惩办的是好人。可是，惩办好人是犯罪的；ERGO（因此）——又有了犯罪这件事。

第四兵士 狡猾……

巴勒塔萨 有一个问题，世界上一切都是好的么？

第四兵士 我有点儿不相信。

巴勒塔萨 那么，上帝既然是万能的，他大概愿意世界上不好。

第四兵士 我常常想上帝也不这么善心。

巴勒塔萨 可怕的想法呀。有这种想头——要下油锅，兵士老爷。如果上帝自己不是善心的，那么，生活就是地狱。一切生活都是糟馊人啦。

第四兵士 有点儿象，我的学生老爷——要上绞架的学生老爷。

巴勒塔萨 不对。既然要做个异端，那就不是这个样子。假使上帝自己是恶的，那么，我们心里的善意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为什么我们大家喜欢善呢？为什么人人想起世界永久是恶的就要害怕呢？为什么无论是谁，只要给他说：

你不懂得罢了，其实世界上一切都很好，因为伟大的温和的天父照顾着世界呢，——他的心就要快乐得发抖呢？（巴勒塔萨跳了起来）人的心里从那儿来的爱呢。后悔罢。你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爱，虽然生活的外表是发硬了，发锈了。O！诸位，人不会比上帝更好些；可是，我给你们讲，也给你讲，好朋友德里戈，也给你讲，流浪鬼，也给你们——天，树林，太阳，乱石嶒峻的谢腊山讲：上帝是善的，上帝是善的。

德里戈 你安静些罢，董巴勒塔萨，不要做声了。

第四兵士 没有脑袋的哲学家。如果上帝是善的，那里来的恶呢？

巴勒塔萨 我已经给你讲过了，戴着盔帽的哲学家，我挑选的异端是另外一种的。咱们把你刚才的那种想头来怀疑一下罢。

第四兵士 怎么样呢？

巴勒塔萨 假定：至善的并不万能。那就一切都明白的了。（严肃的稍歇）他是善的。从黑暗里面慢慢的竖立起秩序和幸福来呢。从物质的冷酷的空虚之中，他创造着温暖，光明，生命，精神，以及世界上至高无上的东西——爱。然而，黑暗和冷酷是厉害得很呢。黑暗和冷酷摧残着他所想好了的事业。而我们是他的火焰里的火星，我们是他的帮手，我们是“爱”的武士。所以我在大小道路上用博爱的名义宣传暴动，——暴动起来反对压迫者。我是对的。我做得很少。然而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情。绞架万

岁！死我是不怕的；我怕的是做光明的叛徒，做“爱”的胆小而不忠实的臣仆。

〔稍歇。〕

第一兵士 蝉在叫哩……

〔稍歇。〕

魏尔米龙 这样静悄悄的。好象有个大怪物在这里呼吸着呢。

第二兵士 看，你们看，山坡上两个骑马的人向这里走来呢。

〔大家站起来，很好奇的往山坡底下看。〕

第二兵士 哪，骑马的。那骑在白马上瘦子瘦得那么样，简直是《默示录》上说的瘟神。

魏尔米龙 那一个骑着驴子的胖得那么圆滚滚的。把我绞死了，我还要哈哈大笑呢。

第一兵士 他们总算爬了上来了。

第二兵士 那个奇妙的武士在拴马了。

第三兵士 那个胖子揩汗了。

第一兵士 他们走到这里来了。

第二兵士 我们应不应当让他们来？

第一兵士 为什么不呢？咱们看看那些古怪打扮的人儿是些什么家伙，也是好玩的。

〔莹吉河德和山嘉·班沙出现。〕

吉河德 （很有礼貌的鞠躬）诸位，这样热，这样沉寂的荒野里，我有光荣会见的是谁呢？

第一兵士 老爷，我们是兵士，解送这三个犯人到城里去。公

爷大概要把他们绞死呢。

吉诃德 (坐到草地上, 从他那流着汗的头上脱下“芒白梭盔帽”——其实是个理发匠用的钵头; 摘着刚才摘下的一张很大的牛蒡草的叶子) 这倒很有意思。也许, 这是武士的三个俘虏, 要捉去弄死, 可是, 他们的寿命没有完, 死得勉强罢; 他们可愿意给我讲讲自己一生的历史呢。我呢, 我是著名的拉曼伽的董吉诃德, 慈悲相的武士。那一个也是全世界知名的, 我的侍从山嘉·班沙。

巴勒塔萨 我听见过伟大的董吉诃德, 被压迫者的保护人。

吉诃德 我尽我自己的力量, 惩罚恶的, 创造善的。

山嘉 我们是大傻瓜。我们是出色的家伙。

吉诃德 山嘉, 不要你做声, 别做声, 好朋友。我觉得, 我们今天听见的是奇妙的事情。

山嘉 我和我的灰色驴子一样, 竖起着耳朵在听。

吉诃德 这样, 曾经听见过我们的这位老爷, 你的运气为什么对你这样残忍? 你为了什么触犯了你们的王上, 叫他这样生气呢? 或者, 这是冤枉你的?

巴勒塔萨 一点儿也不冤枉, 我敢用耶稣圣母的神位来罚咒。我想了一切情形, 我得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国家里的一切痛苦的来源正是公爷自己, 以及他的公室, 他的各省总督, 贵族, 审判厅等等。全国在他们的所谓合法的抢掠之下叫苦呢。这是些野兽, 残杀羊群的野兽。可敬的武士, 我的思想是人民早就应当自己来管理自己, 象以前古代的制度。我象德腊西布尔和白鲁德一样^③, 是个共和

主义者。现在，人民的敌人，为着我宣传这个主义，以及类似的思想，要把我绞死呢。这是当然的事情。战争就是战争，我对他们宣战。

吉河德（思索着，卷着胡子，看着空洞的地方）你的思想是勇敢的。我不能赞成。王位是神圣的。对于凶恶的王上，应当用好话去劝他，说服他。无政府比任何坏政府还要坏。人是生来就只要自由的。无论怎么样，总要先改造人的天性。否则，他们要互相杀戮起来，诸如此类的胡闹。虽然如此，我说的这一切，也许是错误的。（看着巴勒塔萨，很慈善的，慈善得无以复加的笑）谁是对的——我可不知道。无论什么意见，都可以拥护。老实的人对于自己，总是对的；而博爱的人对于人类和自然界，也总是对的。可是两个老实的博爱的人却可以互相痛恨——呜呼！这一个人的真理，对于另外一个人，可以是殊堪痛恨的谎话。怎样才能联合那对于别人的信仰的容忍和对于自己的信仰的热烈宣传呢？这两件事都是必需的，都是高尚的。怎样才能做自己的口号的号召者，同时，不要伤害别种口号的战士？这是很难的。智识是很薄弱的，它不能够回答这种问题。心的权力是黑暗的……我们是些可怜的人。然而，我们要直接的做好事，不管别的。兵士们！我请你们释放这三个好人，让他们自由。

第一兵士 先生，你胡涂了罢。这几个人是交给了我们的。要是我们不把他们照着命令解到那里去，我们自己要被绞死哩。

吉诃德 这样……(想了一下)这样。你们不能够自动的放他们。既然如此,我来攻打你们,夺下俘虏。你们可以向国公说这是董吉诃德的新的“功绩”。我取消我自己以前的绝不再进宫廷的决定,马上就来见你们公爷,我亲自和国公谈判这件事好了。

第一兵士 我们四个人总不能够投降你一个人。

吉诃德 我——董吉诃德是巡行的武士。许多好汉听见我喝一声就逃跑呢。只要给你们公爷说,攻打你们的是董吉诃德,他自然就明白的。

第四兵士 喂,武士,我想你简直是痴子。

山嘉 唉,要是这么简单倒好了!

吉诃德 这样,我要骑上马了。无论怎么样,可怜的乱党是要释放的。(他站起来)诸位,我劝你们还是不要交手的好。我很不愿意你们吃苦。(把山嘉引到旁边,低低的向他说)我在这里和他们打,你去把捆着俘虏的绳子割断,等他们的最后一个都逃进了树林,你吹一声哨子好了。

山嘉 着,着,老爷,不过……我们要挨打的呀。

吉诃德 别做声,又是一次“功绩”。

山嘉 要是只不过打得鼻青眼肿,肋骨总算……那就算好的了。

吉诃德 你要保持你的身份!

山嘉 要是肋骨不打断,那就算好的。哈哈。我班沙还是坐在家里无花果树底下好些哩。

吉诃德 这样,你记住了我的训令了。(往右边走下去;兵士们很

慌乱的商量着)

巴勒塔萨 (对德里戈说)好朋友,你想这个呆子不会出于意外的救了我们么?

德里戈 很少希望罢。

巴勒塔萨 嘿,国公的宝座都全靠这一段笑话呢!如果我晚上能够逃到山洞里,明天就要在各村庄里吹起号筒来,整个的卡司蒂利亚要哄动起来。

德里戈 明天乌鸦要来啄我们的眼睛了。

(董吉河德全副武装,骑着罗恩南德马再上。

吉河德 诸位。拉曼伽的董吉河德,慈悲相的武士,现在对你们讲和平友爱的话。我用慈善的最高原则的名义,命令你们释放这些人。我答应:由我来对上帝对官厅负责。他们被人家宽宏大量的赦了死罪,自然要更加聪慧,更加慈善的。我的良心对我说,我的心愿是对的,以后一切都要依照至高无上的力量的意旨。武装的同人,我请你们自动的释放他们,不要强迫我,使得我除出说服之外还要用我的枪头。然而,假使你们不听忠告,那么,天上的安琪儿要帮助我打胜你们,而不流你们的血。

第一兵士 我们不能够放他们。我们自己的性命要紧。你这个说废话的家伙,我们是不怕的。

吉河德 这样,我进攻了,你们防御罢。

第二兵士 揍他。

(兵士们立刻把武士从罗恩南德马上打下来,把他掳在地上,用斧钺的木柄拚命的打他。这时候,山嘉把俘虏解开了,俘虏

逃到树林里去。魏尔米龙沿着山坡往下走。

第三兵士 我打断你全身的骨头，你这倒运的家伙，戳穿你这鬼家伙的盔甲。

第四兵士 轻些，轻些。够了！别把这个痲子打死了。看，他似乎没有气了罢。

〔山嘉吹哨子。〕

吉诃德 山嘉，山嘉，来帮一帮。

第三兵士 嘿，还活着呢。咱们来揍这个跟班的。

山嘉 (往后退)你们怎么啦！怎么啦，你们，好个基督教徒！

还是去看着你们的犯人罢，我看他们已经逃走了。

第一兵士 混蛋！圣母娘娘呀！他把犯人放走了。(打山嘉，用斧钺的木柄拼命的打他的胸膛，山嘉跌倒来，高高的举起两只脚在空气里划来划去。)

第三兵士 他还送给他们自己的驴子哩。

山嘉 (立刻跳起来)谁把驴子给了他们？

第二兵士 自然是那红皮脸骑着驴子跑了。看，他还在山脚下。现在已经追不到了。

山嘉 他把我的驴子拿去了，我的灰色驴，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兄弟！他这个天杀的混蛋，天杀的，天杀的，一百个天杀的。这样，以后再做什么好事罢。再做乱七八糟的功绩罢。圣母娘娘呀！我没有了灰色驴，怎么办呢！

〔象小孩子似的大声的哭。〕

第一兵士 不要慢了。要把逃犯追回来。

第四兵士 空话。现在追不上他们了。咱们不如把这个武士，

和他这个皮球似的跟班，逮捕起来罢。也许公爷可以把他们俩绞死，还会饶恕我们呢。

第三兵士 是个办法。

吉诃德 (慢慢的爬起来)我站得住吗？站得住……山嘉。

山嘉 老爷，我可打坏了，我的驴子给赶走了；现在要捉我们去见公爷呢，公爷不见得会摸摸咱们的头皮呀。

吉诃德 犯人自由了么？

山嘉 他们豁开腿就跑了，还把我的灰色驴子也带走了。天杀的吊死鬼！

吉诃德 山嘉，山嘉，给我抱一抱你。

山嘉 你高兴些什么，武士老爷？

吉诃德 胜利，山嘉，胜利了呀。

——幕下

第二场

〔国公的书房。国公坐在椅子上，靠近一张大桌子。他的对面坐着很漂亮的象女人的英男子谟尔却伯爵和医生巴玻的帕波。〕

国公 无味的事情完了。(很舒扬的伸着懒腰) 谟尔却，你有什么好玩的把戏叫我快活快活？

谟尔却 来源都用尽的了。(剔着手指甲)

国公 你这迷人的罪过，你是用不尽的。

谟尔却 (只管自己剔着指甲,不看国公)太恭维了……

国公 不要装腔了,安廷璠,来一个快乐的提议。

谟尔却 我今天只想着残忍的思想。

国公 残忍的思想很容易快乐的。猫耍着老鼠才快乐呢。

谟尔却 (皱着眉头的笑着)我们总算不是老鼠,想起来多么侥幸。

国公 我是老虎大王。你是调皮的小猫儿,我的迷人的谟尔却。今天晚上我再叫你穿上女人的衣服。

谟尔却 (生气似的)多么无味。倒不如叫帕波老爷穿上女人的衣服罢。

国公 (哈哈的笑着)他,他那个大胡子,毛茸茸的脸儿!?

帕波 (很谄媚的笑着)为什么不呢?德莱齐被上帝暂时变成了女人,据纳松说,这是要他经验一下:男女之间在“爱情的行动”里面,究竟是那一方面更加快活些。

国公 O! 关于这一点,我的谟尔却知道得最清楚了。

谟尔却 (恶狠狠的)够了,老家伙,你太粗鲁了。

国公 我发抖了。帕波,我怕他。他要着我。我怕他,比怕公夫人还厉害。在这世界上我只怕他们两个儿。我觉得,我总有时候要把他们这两颗漂亮的脑袋砍下来。

谟尔却 那你自己就要烦闷死呢,对于死的害怕也要叫你死呢。

国公 是呀。还……还有死,我也怕的。可是,不要讲死罢。咱们还是讲活罢。谟尔却,你的提议呢?

(秘书上,很低的鞠了几个躬。

秘书 殿下，惊动你……极，极端重要，极，极端不幸的事情。
国公 说出来。

秘书 一位中尉将军同着解差到了，他们本来是从河边的乡村里解送了乱党来的。董吉诃德，那个自称巡行的武士，拉曼伽地方的一个小地主的贵族，攻打了解差，使乱党得到了逃走的可能。可是，犯罪的武士和他的跟班已经被兵士捉住，解送到了此地。

国公 谁，谁？董吉诃德！这是个发痴的巡行的贵族。谟尔却，恭喜，恭喜，野兽自己投到网里来了。我为着他可以出一千金镑的赏格。你还记得罢；我们听着美桂尔·沙维德腊讲他的故事，是多么发笑？叫他上来，请到此地来。咱们恭恭敬敬的，堂而皇之的迎接他。咱们有的笑呢，咱们有的笑呢。

〔秘书下。〕

帕波 那还用说。要把这个武士来请全宫的贵人享用。

谟尔却 还要加点儿好汤儿。这可叫我快乐了。老家伙，给我亲个嘴罢。（亲嘴）

秘书 （又走上来）董吉诃德，拉曼伽的慈悲相的武士，他请殿下原谅他穿着旅行的军装。

〔董吉诃德走进来，很神气的跪下一只腿。〕

国公 英雄，请了。

吉诃德 请赦罪，殿下！

国公 我赦免你的一切罪过。

吉诃德 不是我的，请赦免兵士们的罪。

国公 一切都赦。谁能够抵敌得住你的手呢。

吉诃德 (站起来)我罚咒,从此之后我的手不是我的了,是你的了。我感激你,国王的宽宏大量。你的仇敌在那里?他们就是我董吉诃德的仇敌。

国公 让他们发抖罢。可是关于仇敌,以后再讲;先讲朋友。他们在这里:这迷人的美少年是我的宠儿,谟尔却·魏斯孔新伯爵。而这个可敬的大丈夫,是我的医生,巴玻的帕波博士老爷,佛罗稜萨人之中的最博学的。

〔大家鞠躬。〕

吉诃德 恭喜大量贤德的王上的朋友。

国公 咱们坐下来,谈这么半点钟。然后我放你去休息,勇敢的武士,之后再请你随随便便的去见见公夫人。

〔大家坐下。〕

帕波 最光荣的董吉诃德,你知道么,我是一个医生,知道很多种学问……公开的说,我研究学问完全是想很幸运的找着磁气的道路,就可以经过对于鬼神的权力而得到对于人,对于畜生,对于东西的权力……总而言之,我幻想着得到创造神奇的法术。四十年来的工作叫我得到了很不足以安慰的结论:世界上没有神奇,一切都不过照着各种东西各种力量的相对关系而变动着罢了,无论怎样也看不见天神意旨的干涉,不管这天神的意旨是善的还是恶的。这样,我相信了鲁克莱谟^④的学说。可是我知道古代的巡行的武士,譬如说罢,你比古化学大师和天文学大师都更加围绕着许多神奇的奇迹,简直不能够比较呢,

我很想知道知道你的经验，无上光荣的董吉诃德。武士小说里说得那么有趣的神奇的事迹，你经验过了没有呢？或者实际生活对于你，也和对于我们这些会死的普通人一样，仍旧是这样灰色的呢？

吉诃德 我懂了你的问题，博学先生。如果公爷应许，我可以回答你。

国公 可以，可以，我很心急的等着你的回答。

吉诃德 诸位大人，我可以开始就说：世界上一切都是神奇的。可是，对着这样文明的听众，我说这句话难道还新鲜吗？要我来讲这种普通的思想？神奇是什么？——一切不可了解的东西。可是，什么东西是可以了解的呢，老爷们？我们不过不去问那些习惯的东西，并且用这些东西来解释不习惯的东西罢了。可是，习惯的难道就可以叫我们了解什么吗？或者，没有原因的才算做神奇的？可是一切事情的原因在那里呢？谁看见了或是看得见最初的原因？或者，把异乎寻常的少见的算做神奇的？世界上的新的东西是异乎寻常的，然而一切发生的事情都只发生一次。或者，奇妙的或是奇怪的都算是神奇的？还有什么比白天和太阳更神奇的呢？还有什么比晚上和星更奇怪的呢？还有什么比思想和幻想更神奇的呢？还有什么比爱更奇怪的呢？

帕波 是的，是的，可是武士懂得……

吉诃德 我懂得你的问题。你实际上是问：巡行的武士是不是能够碰见别人所碰不见的实际生活的某些方面？

帕波 是的，大意是这样。

吉河德 然而，假使有人把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发见了出来，并且说出这种秘密，——人家不要叫这个人是疯子么？这个秘密——也许是个玉球，象《新约》圣经说的：人家不用脚去踏它，它自己会转过身来，不会叫你们昏迷的。譬如，有一次我在圣耶哥地方走进了一座庙。我在这个庙里，很静穆很凉爽的思量着。山嘉走来对我说，这城里的许多讨饭的在庙门口等着我的赈济，我身边什么也没有。庙里很暗，可是，从那很高的窗子里，透进一条斜柱子似的鲜明光线。我心上想要有许多金子来安慰安慰那些苦人。我跑到那光线底下。——谁知道立刻就出了神奇的事情：我整个儿的被金子包围了起来，金链子挂满了我的肩头，我的手，我的手指头；金蝶儿，金条儿，金环子，金锁链，金腰带，金帽子，金碗盏，——一切都发着光，闪烁着，鲜明得象太阳光似的，我抬起头来看那个窗子，就看见瀑布似的叮铃当郎的金子直泻下来，真叫人头昏眼花……我要想抓住它也不能够；它一直往我的脚底下泻下来，一大堆闪烁着的亮光，越来越多。我就叫起来：“山嘉，你叫那些，叫那些讨饭的穷人到这里来。金子，金子。”他把他们叫了来。先进来的是瞎子，他们用棒试着，用发抖的手摸索着。后进来的是没有腿的残废的，他们说没有见金子，瞎子们还很久很久的不相信他们呢。这班有眼睛的人其实真是瞎子，呜呼！只有我一个人看得见金子。唉，他们这些可怜的人儿，竟非常的不高兴。他们饿得生气，

他们听见了金子立刻兴奋得不得了，随后这个希望又是空的，他们自然更加生气。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么，当时他们还把我和我的好跟班的打了一顿。老爷们瞧着罢，这是一个神奇的现象呀。我再也忘记不了那金子的洪流，那金子多得简直是神话。假定，那窗子里流下来的是真正的金子，那倒不过是一半的神奇。很普通的金子，算得什么没有见过的东西呢！……那不过是一种分量很重的物质，滴粒搭拉的会发响的一种金属，乒乒乒乓的掉在地板上来罢了。大家都看得见它，大家都摸得着它，你抢我夺的瓜分了它，吃吃用用，用完了它罢了。这也要算神奇，那可太无聊了；那一个安琪儿，那一个仙女，愿意创造这种无聊的神奇呢？这不过是世界上普通的金子大王的事情……我那一次是：金子放着光，抖动着，它的光线象在笑，象在烧，它似乎是在响，好象是音乐，好象是歌唱……我现在还听得见它的叮叮当当。它流动着，真来得亲热；它的各种各式的形状，真来得迷人；它很温暖很温柔的碰着我的手，和我的手亲嘴……这金子只给我一个人，只给我一个人。这，我才叫做神奇。

国公 就为着这种样子的神奇，所以那些贱货叫你疯子呢。

帕波 干吗你问那些贱货？

吉河德 老爷们！普通小百姓比有学问的贵人更加接近些神奇哩。圣保罗没有说错的。有一天，我曾在树林里看见了一位奇怪的武士。他也是全身放着金子的光彩。他骑着一匹强壮的红马。整个儿的他，都是金光灿烂的，很沉

重，很漂亮，血红的羽毛插在放着火焰的盔帽上。我还看见他的金光的绸缎似的头发，蓬蓬松松的披在他的开阔的肩膀上。多么威武！他一只手戴着金手套，插在金腰带里。他在我前面走着；虽然我几次很恭敬的叫他，他可没有回过头来。很可惜，忽然间我看不见他了。就在附近，我看见一个穷苦的女人同着一个小孩子——一个很小的女孩子。她们在拣着野果子。我问她们看见了没有那个神奇的骑着马的金人儿，那个母亲问我：“他是个什么样子？”我详详细细的讲了。那个女孩子可高兴得不得了，拍着手的叫：“我看见了，看见了，他还向我笑了一笑……”“喂，喂，”她叫着，“我还给了他野果子呢。是呀，他在我的篮子里抓了一大把野果子。”那母亲可只笑了笑，只有一半儿相信我们的话——我们，就是我这个可怜的武士，可怜的战斗，和她那个可爱的小孩子……（不做声的一会儿，听的人大家互相挤眉弄眼的笑着）而且，我的老爷们，有好些声音，有在心里的，有在耳朵里的，这些声音讲着许多深奥的话，常常这样深奥，甚至于我都不懂了。有些字眼，我听不懂。这些声音是在歌唱着……此外，还有魔鬼……狡猾的，很凶恶的……可怜的，愚蠢的，然而又是骄傲的，倔强的……唉，这班家伙是劝不信的。他们瞧不起人的笑着来听你。你给他们宣传罢，他们会用许多齷齪的混话回答你，象些无聊的小学生在课堂里作弄好先生。谟尔却伯爵饶恕我……这是很奇怪的，可是，伯爵的美丽的脸蛋儿上面有点儿这样的神气，叫我记起一些儿魔鬼，这

些魔鬼是我认得的，他们是我的可怜的仇敌呵。

国公 一点儿也不奇怪。谟尔却本来是小鬼头。

谟尔却 董吉诃德，看你把我们的乱党放掉这件事，可见你不但是个痴子，痴子是只会说痴话，活见鬼；你而且是个呆子，呆子要想在这世界上来干什么所谓“渴求正义”的把戏。

吉诃德 呜呼！我在这些问题里是多么糊涂呵。人世间的公道是这么多。应当要改造社会，改造天地。读到黄金时代的时候——请上天的力量呀，就算我们进了棺材，就算在阴间，就算再过一千年，总要请你老天爷给我们没有野兽没有牺牲的世界，凉爽的小树林儿，满开着花的地毯，溪水的潺湲，小鸟的飞鸣。请给我们没有痛苦的生活，而现在的世界上，最寂静的穷乡僻壤也充满着痛苦。给我们看见这么一对爱人儿，爱得不会妒忌，不会荒淫。我们现在的世界，也算得是那么美满的生活的一点儿影子呢。小孩子……青年……女人……花……亲嘴……可能是多么大！可是，为什么一切都要蒙着一层罪恶的露水，跟着还有眼泪，还有血？为什么弟兄们要互相仇视，为什么要有强暴，要有奴隶？——要有愚蠢穷苦和没有良心？为什么要有病，要有老，要有死？幸福放着光，天说着博爱和仁慈。理想是这么清楚。可是我们是这样的没有力量！也许这个生活不过是个严厉的准备学校？咱们呼吸着，咱们就得努力。小小的好事，咱们一件一件的做去罢。咱们有多少痛苦，就受多少；能够怎么爱，就怎么

爱罢！

漠尔却 武士，你的人生观不是大丈夫的。

吉诃德 怎么办呢？

漠尔却 你难道以为除出牛羊式的平等幸福之外，就没有一种野兽的幸福吗？这种野兽的幸福，你大概是把它从你的蠢牛的天堂里一笔勾消了罢？我懂得，一只小羊子，要是它想着会有和平的同狮子在一块儿吃草的前途，它心上自然很快乐。但是，狮子呢？……O！董吉诃德，你不知道我们野兽。粗暴的野兽，咬着小鹿儿的脑袋，啃断它的喉咙，慢慢的喝它的热血，感觉到自己爪牙底下它的小腿儿在抖动，渐渐的死下去，——那真正是非常之甜蜜。然而人是细腻野兽。统治着，过着奢华的生活。强迫人家对着你祷告，对着你恐惧而鞠躬，而卑躬屈节。幸福就在于感觉到几百万人的力量都集中到你的手里，都无条件的交给了你，他们象奴隶，而你象上帝。世界上最幸福最舒服的人就是罗马皇帝。我们的国公能够象复活的尼罗一样，至少也要和赫里沃哈巴尔一样。可是，我们的宫廷很小，离这个还远哩，毁坏上帝和人的一切法律，照着自己的意旨的法律，替别人打出新的锁链出来！权力！这个字眼里面包含一切，这是个神妙的使人沉醉的字眼。生活要用权力的程度来量它。谁没有权力，他就是个死尸。

帕波（笑着）伯爵，你把老实的好武士吓坏了。

漠尔却 我对天罚咒，这是出于我的真心的意见。董吉诃德，

人家叫你疯子。可是，你不过是个一无成就的诗人，吃草的幻想家。我们，也许才是疯子呢，我们是金光灿烂的。我相信：你在树林里看见的那个红武士正是我们一种的人。如果他回头过来看见了你，你这副吃长斋的脸，够他哈哈大笑的了。

国公 谟尔却是在讲笑话呢。武士，我看见你的慈悲的样子，是表示着深刻的惶恐。谟尔却是开玩笑的家伙。可是，他自己的确是这么样的：是个有脾气的残忍的小猫儿，他是我心窝里的毛茸茸的最危险的小野兽，抱在手里的小野兽，可是是个危险的……

吉诃德 公开的说，我很可惜。伯爵，这种精神对于我是受不了的。无论什么人都有他的天性，他的感觉跟着自己的天性的。我不说野兽不好。可是，和平的牛羊的牧童要打死那些野兽的时候，我是不奇怪的。

谟尔却 （骄傲的卷着披着的鬃发，闪烁着眼睛，吹着鼻孔）原来这样！这可说得厉害。这地方的牧童，听见没有？公爷，我希望，他说的这地方的牛羊的牧童，这是你呀，……哈哈！……而我这个肉食的小鹰儿在这些牛羊之上盘旋着？

吉诃德 而牧童没有了保护牛羊的栅栏的地方，牛羊自己要竭力的防御呢。

谟尔却 喂哈！我知道了，董吉诃德，拉曼伽的，要来给乱党辩护了，他自作主张的把那些乱党放掉的。O！董吉诃德，慈悲相的武士，并没有象传说里说得那么蠢，也没有

象那些笨人所想象的那样笨。

国公（笑着）小孩子，干什么你无缘无故的生气。难道我们大家这样的好人会齐了，不是来开开玩笑的么？

谟尔却 开玩笑的时候也就要来的，这些玩笑要叫那个人不这么好受哩。可是，现在还有一个正经问题。董吉诃德，你跑进来的时候很郑重的声明了：“国公，你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哪！国公的仇敌就是那些乱党。刽子手现在失望了，你是不是担任重新捉住你所放掉的那些昏蛋，拿来送给他们的刽子手，你是不是担负这个功绩？

吉诃德 我相信殿下宽宏大量。造反来反对仁爱的王上，这是罪恶。然而王上的仁爱是不惩罚乱党的。他用他的仁爱镇压他们。你讲的话要受到公爷的严厉的批驳，因为照你所讲的那些主义的行为，真正要使每一个正直人的心里，都把造反变成了责任。

〔国公，帕波，谟尔却都勉强的笑着。〕

国公 英雄，已经给你预备了安息的地方，你可以找到你要休息，要打扮的一切需要的东西，你现在不要去休息一下吗？公夫人吃饭的时间快到了。

吉诃德（站起来，很有礼貌的鞠躬）我能够在公夫人殿下之前屈膝，那就不胜荣幸之至了。殿下，老爷们，我现在告辞了。

〔直着腰，矫揉做作的，很担心似的走下。〕

国公 要想出一大套的把戏来，和这个傻子开开玩笑。

谟尔却 踉跄他一下，这倒可以有点儿兴趣的。至于耍老

鼠——哇！耍一下这个道学家，这个傻瓜的圣人，可真是个好玩意儿。

帕波 咱们定一个计画出来……知道吗，咱们把公夫人，米拉贝拉小姐，马理亚·斯德拉小姐都请来。

谟尔却 可不要请马理亚·斯德拉。她恶得不够程度哩。

〔三个人走拢来。

——幕下

第三场

〔国公宫廷里的大厅。

〔山嘉摇摇摆摆的走进来。他后面紧跟着两个小侍者：一个金头发，一个黑头发的。

山嘉 这才叫做吃饭。喂，小孩子，难道公爷天天这样子吃的么？

金侍者 有时候还要好些哩。

黑侍者 你很喜欢今天的饭，董山嘉？

山嘉 那还用说！

金侍者 难道拉曼伽的英雄不请你吃山珍海味么？

山嘉 我不说我们难得和神仙好汉一块儿吃饭。可是，你们得知道，神仙吃的东西只有空想才会吃得饱。有时候，坐在什么拖着长胡子的道士的桌子上，眼睛前面只有一块绞麻的桌布；仿佛是在吃，仿佛是在喝，其实肚皮里空洞

洞的越来越大。简直要请那个老家伙，和神仙的饭菜，一
箍脑儿的滚蛋。

金侍者 好汉呢？

山嘉 好汉？我倒想看看！你在好汉那里怎么吃饭呢，好汉
会把你赶到牛那里去，给你说：哪，这是肉。因为他自己
抓住了牛的两支角就吃起来。从牛尾巴那里咬起。

金侍者 就这么活的吃？

山嘉 那还有什么别的吃法？难道好汉还给它客气么？你去
跟他吃罢。

黑侍者 你平常吃什么过活的呢，董山嘉？

山嘉 牛油糕，面包和水。董吉诃德，我的仁爱的老爷，上帝
保护他胜利和成功！他说的：水代表自然界，面包代表植
物界，牛油糕代表动物界。吃了这三种东西，我们就贯通
了看得见的世界。只要再做点儿好事，就可以贯通天堂
的世界。这样。真来得妙。妙得很。一片“植物界”，薄
薄的一层“动物界”，“自然界”却爱吃多少有多少。公爷
的筵席上，这三界可代表得特别丰富。你们笑什么？不
要骄傲。象你们这样的饭菜，吃得叫人家的灵魂都滞钝
起来呢。譬如，我现在就很想睡觉了。

黑侍者 跟我们来，董山嘉，我们给你去睡。

〔挽了他的手，拉着他下去。从别一扇门里面，嘻嘻哈哈的米
拉贝拉和发愁的马理亚·斯德拉走出来。〕

米拉贝拉 O！真是少见少有。这个傻家伙，竟不知道人家
是在开他的玩笑。天下的蠢笨，还有限度吗？在这样没

有完结的郑重的宴会上，给大家玩笑了这么大半天，他还会保存着他那郑重的傻相，一点儿也不生气！

斯德拉 我真受不了的难过。今天这样的粗鲁，向来没有见过，我很生气。唉，我真想回到法国去，回到我那个白寺院里去。

米拉贝拉 你还是嫁给董吉诃德好了。两个傻圣人。难道不是一对？

斯德拉 可怜的米拉贝拉，可怜的妹妹，人家怎么把你弄到这个样子的呢？

米拉贝拉 O，你这个圣人。可是，你也看谟尔却呢。他是我们贵人们大家的中心，他叫公爷都给他比下去了。我们大家都脸红了！大家爱上了谟尔却：公爷，公夫人，太太们，公子们，侍者们，我，你，大家。他真是个迷人的妖精，蛮横不怕丑，没有心肝，风流，美丽，又可怕，又引人的。

斯德拉 我可怜伯爵，和可怜你一样。如果说句真话，他倒是你们大家玩的小丑，可不是那位刚来的武士。今天整天的糟蹋人家，我可一次也没有为着那位客人红脸。他对付那些狡猾到极端的把戏，始终要算对付过了，可是，我倒替你和魏斯孔新伯爵^⑤害羞呢。

米拉贝拉 嘘……等一等……我听见有人说话……这是公夫人和谟尔却。O，多么有趣；咱们躲到窗帘后面去。

斯德拉 你这算什么？放我！

米拉贝拉 走，走。（把她拉到窗帘后面。公夫人和谟尔却走上）

谟尔却 公夫人，你不要说；我的火焰似的眼睛——你并没有

猜着是为的什么。

公夫人 你的蛮横，真使我奇怪。

谟尔却 蛮横是我最喜欢的道德。只有蛮横的人配活在世界上。为什么不呢，公夫人？为什么咱们不尝尝这么样配合的滋味呢？殿下给我“要好”的时候，讲了你的；我整个儿只想闻闻你的身体的香气，那又有什么奇怪呢？你不会忠实的爱公爷的。我有充分的理由断定你对于他的爱不是绝对的……是的，是的，你不要来回驳我。咱们只有两个人在这里；还要什么假面具，那岂不可笑。也许，他表现出来的那种真实的爱的艺术，吸引了你。可是，在这方面他不过是我的学生，而且只是刚刚开始学习，不见得怎样能干。咱们宫廷里，如果我们两个人直接发生了关系，那还有更有趣更得劲的事么！即使公爷知道了，他起初自然要发火，可是跟着就要大笑的。

公夫人 你心里藏着的简直是魔鬼，谟尔却！

谟尔却 魔鬼的名字叫……你，你看，我们的超等滑稽名角董吉河德，呆呆的出神，走到这里来呢。这倒来得凑巧。你请坐着。你马上可以看一幕蛮横的滑稽戏，可以给你散散心。

公夫人 你又想出了什么把戏了，小鬼头？

谟尔却 你不要做声。你不要捣乱，求求你，不要捣乱我的把戏，这把戏做开来才有味呢。

〔董吉河德走上来，很出神的头垂在胸口。〕

谟尔却 （站在他的面前）真正仁慈的武士！天叫你到我们这里

来了。我和公夫人殿下正在争论一件事，这是关于我们这里的一位太太的地位的。我能不能够给你讲这一件事情的经过，听听你圣贤的意见？这个问题真叫我和我的夫人苦死了。

吉诃德 我能够替夫人殿下尽力，那就高兴极了。

谟尔却 这样。刚才所说的那位太太的丈夫，是个极可敬重的人；那位太太真正象女儿似的敬重他，爱他。可是，她用另外一种爱情爱着一个青年的军官，那军官也爱得她不得了。刚刚是昨天晚上，这个军官和那位太太说：没有她的亲热他是活不了了的了。她看他那种发疯的眼睛，知道他说的悲剧的确是真话。然而，责任……武士，你说罢：能不能够为着责任而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同住；其实这也是欺骗他？——拒绝满足自己的厉害到极点的情欲，拒绝自己所爱的并且也是爱自己的人的爱情，同时又拒绝另外一个人的爱情。这是要害死一个人，等于做凶手，而且是做自己所爱的人的凶手？——做这个人自杀的原因，就是叫他的罪过的心灵永久的受苦……其实是有一个出路的；让自己和那一个人极快乐的享受，叫自己的丈夫仍旧象现在一样的有一个安慰的幻想。他其实并不因此就有什么损失……

吉诃德 （皱着眉头）我对于这类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了。

谟尔却 可是，始终是……

吉诃德 我永久是赞成诚实的。叫那位太太和丈夫公开的说出来，请求他的宽恕。

谟尔却 那可没有疑问的；丈夫一定把那个军官绞死，把那位太太关到尼姑庵里去。

吉诃德（思索着）生活是复杂的，伯爵……上帝保佑，让他自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我对于别人的事情是不会判断的。

谟尔却 董吉诃德，你要知道——你这几句话是送掉一个人，也许是两个人的命。

吉诃德（吓了一跳）怎么办呢？

谟尔却 不要装假，不要说笑话罢。心对着心。咱们拿出心肝来。咱们这里是三个正直的人。这是我爱着公夫人，她也爱着我。

公夫人 O!

谟尔却 求求你……你判决我的死刑，并且叫她永久的忏悔罢。或者，你说出我等着你说的话。你说罢：青年有了享福的权利，谁又吃了亏了？我们欺侮了谁？我们对于公爷的身份和权利，十分小心的保护着。他自己，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永久不会知道这个秘密。董吉诃德，你为着什么，为着什么样的理想，敢于来杀死这个幸福呢，也许，这就是杀死我们这位青年的美丽的花朵儿似的夫人呢？O！公夫人，你说罢。难道我没有猜到，是的，我知道，我觉得，你已经决定跟着我死的了。说罢，公夫人，你说罢！

公夫人（竭力装着正经的样子）是的。

谟尔却 你看罢。残酷的道德家的武士，你为着迂腐的神圣，

要杀死人呢。

吉诃德 (非常激动的) 命运不要使我这样罢。咱们三个人都到公爷那里去跪下来。

谟尔却 好稚气的武士！这仍旧是个死……也许是三个人的死。

吉诃德 如果我同你们一块儿死，你们会觉得有点儿安慰，那么，咱们就去死罢。咱们的死不是枉然的。咱们给大家看：爱情比死还有力量。而且，对于正义的渴望，甚至于比对于爱情的渴望，还要有力量。功绩万岁！咱们去罢，到公爷那边去跪在他脚底下。或者，他饶恕你们，放你们到远远的海岛上去享你们的幸福；或者，叫咱们三个人死，——死得象殉难的人一样。我们的棺材上要生出灵感的嘉禾，要听得见教训世界上的人的歌曲；歌颂永久的爱，永久的正义，咒骂强暴和成见。

谟尔却 董吉诃德，董吉诃德！公夫人还会做出一件事情来，这就是叫她所敬重的丈夫和王上不幸福。她给他说：我不爱你——这就是用一把尖刀戳进他的心。咱们三个人就算为着正义死了。而她怎么能够杀死她自己敬重得象父亲似的人呢？

吉诃德 又是一个复杂的情形。O！青年们。那么，为着爱公爷起见，你们抛弃自己的情爱罢！自己牺牲罢，自己受苦罢，自己忍耐罢。还是一切都照旧罢。

谟尔却 O！董吉诃德，我看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情欲！对于我只有一种抛弃情爱的方法——我时时刻刻都立刻可以

办到的——这就是死。可是，我很害怕的预料到：我的死，命里注定要引起公夫人的死；出路只有一个，伟大的英雄，出路只有一个。幸福的，温柔的，秘密的爱。这里，谎话是神圣的。要使公夫人达到这个谎话的神圣的甜蜜境界。所以我请你，神圣的武士，替我们的欺骗来祷告。

吉诃德（思索着）生活是多么可怕的东西！这是多么纠缠的事情——德里斯丹小说^⑥都没有这样复杂。良心，良心，给我个决定罢！（深沉的思索着。谟尔却向公夫人眨着眼睛，公夫人稍微向他笑了一笑）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低着头。（他们两个人低下头去）为着反对死——死太时常的践踏了青春，还为着可怜和敬重，我痛心的替你们的秘密恋爱祷告。你们，祷告着，忏悔着，甜甜蜜蜜的深切的追求自己的苦痛，——走上你们的秘密道路罢，自己保重，保重那第三个亲爱的心。（谟尔却，公夫人，在吉诃德替他们祷告的时候，互相看着笑，做眉眼）我在这一忽儿，真觉得害怕！我是谁的牧师？难道不是魔鬼的牧师？可是，我在苍天之下号召永久的力量；永久的力量呀，现在做着的事情，它的一切结果，我都是负责任的，我的心灵负起这个责任。如果我的头脑把他们引到了迷途上去，我这个糊涂的头脑是要负责任的。我替他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去回答；我的胸膛替他们去挡那公平直道的箭，因为他们是可怜的，可怜的孩子。

（用手掩着脸，很快的走下。公夫人和谟尔却大笑。

公夫人 伯爵，你这个人真是谁都学不象的。

谟尔却 我难道没有答应你吗？美人儿，咱们什么时候会面呢？你知道——这里马上就要照我的计画来这么一个玩笑，比我刚才的表演，要来得粗暴些。可是，也很神妙的。我们的会面……

公夫人 半夜里，花园里那个波莫纳亭附近，简单的谈几句罢。

谟尔却 十万万个谢谢！

公夫人 现在咱们走开罢。

谟尔却 我一定在花园里，迷人的殿下！我要有意外的成功。我很幸福。

〔两个人走开。马理亚·斯德拉和米拉贝拉上。〕

米拉贝拉 你那儿去，傻瓜？你这么整个身子的抖着，流着眼泪。

斯德拉 别管我。我看见了极端的卑鄙，人家的精神可也是真正高尚。

米拉贝拉 高明得很。不要走。你看：一大堆人到这里来了，公爷已经看见了我们。

〔国公同着一大群宫廷的太太和公子走上。〕

国公 米拉贝拉和马理亚，我们到处找你们，你们可已经在这里了，这里是蒲复董吉诃德武士^①要来做主人翁的大滑稽戏的戏台。都准备好了吗？

祭司 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殿下。

国公 大家都知道了自己要扮的角色了吗？

大家 大家，大家，殿下。

国公 (坐到椅子上去) 米拉贝拉，你坐在我的左手。公夫人坐在右手……公夫人在那里？

公夫人 (走近去) 我在这里，董亚龙若^⑥。(在他旁边坐下)

国公 你在这里，帕波？谟尔却呢？

公夫人 我来的时候，看见他在图书馆里。他和我们的可笑的客人在谈话呢。

国公 好极了……现在去找他的跟班的来。

〔大家坐下来。笑着，谈着话。两个小侍者扶着山嘉的手走上。〕

国公 我的好朋友山嘉！你休息了，看你的头发就看得出来……你睡得好吗，我的好朋友？

山嘉 不好，殿下，这两个顽皮的家伙，他们服侍了我舒舒服服的睡下，可是，后来两个人不断的问我做了什么梦，一忽儿这一个问，一忽儿那一个问，弄得我一分钟也没有睡着。我已经想打他们几下。可是，他们太可爱了。(侍者笑着)

国公 唔，不要紧，好朋友山嘉，要休息有的是功夫；现在可不是做梦的时候。我们的国家现在非常的危险，只有你的老爷能够救她。快一点儿去找他。他仿佛同着魏斯孔新伯爵在图书馆里面。你给他讲：我请他立刻到这里来，我对慈悲相的武士有重要的恭敬的请求。

山嘉 我在风的翅膀上飞过去，我的老爷要在狂风的翅膀上冲过来……说得好。我听得多了，说话跟念书差不多了……我慌哪……(走下)

斯德拉 殿下，请你允许我走开……

国公 为什么呢，难道你不要玩笑玩笑。可爱的马理亚·斯德拉？

斯德拉 殿下，请你饶恕我；你们的玩笑，我看，比罗马马戏院里的把戏还要残酷……我不能够来笑一个高尚的人，虽然他是有点儿奇怪。董吉诃德使我感动。

国公 O！这是法国寺院里的细腻的教育！马理亚·斯德拉，人家把你的生活里的直接的快乐都弄掉了，消灭了。有人说，你甚至于不吃肉不喝酒？！（大家笑着）

斯德拉 肉和酒，我都不喜欢。

国公 这倒有趣……马理亚·斯德拉，你真可以和我们的朋友董吉诃德配对。我命令你留在这里……是的……我禁止你批评我们，批评我们的玩意和趣味。马理亚·斯德拉，你会惯的，很快的你就要笑你自己这种小孩子的脾气。坐罢。

（斯德拉鞠躬，坐下，眼光是暗淡的。谟尔却，吉诃德和山嘉走上。）

谟尔却（警告吉诃德）我们是慌慌忙忙走来的。这里出了什么大乱子了？他来了——我的伟大的朋友董吉诃德。他在我们这里——就是个保障：无论什么危险对于我们都是不怕的了。

（吉诃德鞠躬。）

国公 希望是这样，拉曼伽的英雄，注意的听我的话。你看坐在我左手的董娜米拉贝拉——她是我的亲戚，是我的禁

卫军副官长的夫人，董沃斯的第埃果夫人；他已经上了天堂了，她现在是个寡妇。我们想起来很悲伤的；我们的那位副官长，真使人忘记不了，他很爱吃，吃得太多的野鸭子和鱼儿。就这么抛弃了人世，上帝把他叫了去，这实在太早了。他给我们的遗嘱说，要好好的保护他的年轻的夫人的平安。他这位夫人米拉贝拉是我们心上的爱宠，她不管一切，总是很快乐的。O！她甚至于在这个郑重的屈辱的时候，还是赶不掉自己的“桃腮”上的迷人的笑涡。我们的国家难道能够不保护这样的美人儿？而且还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夫人，而且她已经有个儿子，虽然这个儿子，因为天文上的原因，在他丈夫——善良的第埃果死了之后十三个月才生出来的。可是，我们担任了保护美人的责任，我们就知道自己要受着什么样的灾祸。因为很早就有个大汉亚菲利坚，他那种畜生似的爱情要想用到迷人的米拉贝拉身上来；——这个人不是什么别人，他正是威胁西班牙人和萨腊清人的异端魔道。这个人就是那个黑种的大汉，他天天早晨用拳头打象的额角，就这么一只一只的打，每天要打死十二只象来玩呢；而且，他是非洲内地的黑种，黄黑种，绿黑种人的首领，他还带着黑种女人的鸵鸟队，这些女人骑鸵鸟的本领实在大，真是危险的军队。我们早就料到，早晚一定要为着可怜的米拉贝拉，和这个敌人冲突起来。现在，果不其然！他这个一丈半的大汉的公使，刚才咬牙切齿的走出去。在这里的人，差不多大家都听见他最后说的几句话：“你们既然不愿意好

好的把米拉贝拉交出来，”这个昏蛋的异端叫着，“那就听我们主子的命令：叫一个西班牙人出来和我决斗。让剑来决定——是我空手回到沙漠里去，还是你们把我所要的那个女人交出来，再拿出你们的三分之一的领土来做她的嫁妆？”这个昏蛋的异端，竟没有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他的挑战。他也知道，西班牙的光荣不许我们这么办的。如果我们的伟大的客人不在我们宫里，那我们只好自己穿起祖宗的盔甲来，我们的基督教的剑要和那个没有信仰的异教徒的刀交锋了。但是，董吉诃德是被压迫者的保护人，他所在的地方，自然要委托他来保护董娜米拉贝拉的贞节，保护西班牙国家的完整和光荣，同样也就保护基督教堂的尊严。吉诃德武士，你同意不同意担任这一个功绩呢？

吉诃德 伟大的主上！在这个可怕的时候，我心上非常的气愤，我请你估量估量：你的臣子之中有没有比我更高明的人？我是谁？我只有一个决心罢了。命运和良心叫我去为着慈善而斗争的时候，——我是去的。我怕的是逃避这种命运的命令，这对于我比死还可怕，怕得没有限度呢。我的全副本领不过这样罢了。对于良心的声音，绝对的服从！如果冒险的只是我的衰老的身体，那有什么可怕。然而，我的失败要连带到一位夫人的幸福，要连带到主上的声名，要使国家受着极大的损失，要使教堂受到侮辱，这可不同了。只有我相信实在没有人可以代替我的时候，我才能够承认：我的良心的确叫我去冒这样大的

险。你们，武士们，有着钢铁似的筋肉和宽阔的胸膛，你们，青年们，有着敏捷的眼光和闪电似的动作，——你们去罢，去和那个蛮横的怪物亚菲利坚打仗罢。

国公 谁敢以为自己比慈悲相的武士董吉诃德还高明呢？

〔沉默。〕

我们，上帝，声名，良心，都在叫你呢，董吉诃德。

吉诃德 国公，请你允许我祷告。（极端郑重的跪下去。大家在他背后做着眉眼，熬着不笑）

吉诃德（站起来）为着全宇宙的全部幸福，我决定了。我不相信：上天的力量会使我这一次的斗争成为最后的一次，因为我的牺牲的决心是纯洁的。我愿意牺牲的，不但是这个泡影似的痛苦的人间的生命，而且是那个永久的心灵的生命。然而，我一定要胜利的，这个胜利对于慈善和光明是需要的，对于爱是需要的。

〔一个胖黑人，头上扎着包头布戴着一个奇怪的别针，走上。〕

国公 这是谁？

祭司 你是谁，很蛮横的走进来的人？

黑人 最伟大的黑人马赫漠德·赛赫·亚菲利坚的公使。发抖罢，他来了。

〔面吹喇叭的拿着喇叭；两个打鼓的；一个穿着得稀奇古怪的掌旗的，拿着一面花花绿绿的旗子；最后是一个高大的黑人，穿着金色的盔甲，他那卷头发的头上戴着一顶锯齿状的王冕。〕

国公 呵！你在这里，可恨的吃人的亚菲利坚？你在这里碰着了第一个克服你的人了。

吉诃德 山嘉，把我的盔甲和武器给我。

〔山嘉慌忙的走下。〕

这就是他，这个克服不了的黑人。O！如果只靠体力就可以打胜仗，那他是很容易打碎我这个衰老的没有力量的身体的。然而，慈善的——表面上总是很衰弱的，慈善拚命的要争得自己的胜利的。发抖罢，亚菲利坚，难道你不看见我背后的安琪儿。

〔亚菲利坚很快乐的很蠢笨的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

吉诃德 你笑罢，异教徒；我在祷告。

〔山嘉拿着武器走上。他帮助吉诃德穿上铠甲。〕

吉诃德 我的可怜的护胸甲，你要比金刚石还硬才好；精神上的坚定和信仰叫你巩固呢。英雄的盔帽，被野蛮人的手变成了剃发师父的洋铁盆，可是，在上天选定的为着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头上，你发光罢。我的慈善的老剑，爱的力量指挥着你……唔……我来了。

胖黑人 最强的亚菲利坚，天神的赛赫，超等的武士。

〔开始打起来。吉诃德方面是很认真的。黑人方面显然是故意开玩笑的。到处都是勉强熬住着的笑声。吉诃德累得受不了。〕

〔黑人把他的剑打掉。〕

胖黑人 把剑拣起来，武士。低下头去。拣起来。伟大的亚菲利坚准许你的。

〔大家大笑。〕

吉诃德 上天的力量！难道我心上还有个人的高傲；我低下

头，拣起来。死或是胜利？

〔黑人立刻又把他的剑打掉。

〔大笑。

胖黑人 低下头去，拣起来罢，武士。

吉诃德 这是怎么一回事？——干到底好了。为着什么命运这样惩罚那位夫人，主上，西班牙和教堂？——不要是为着我这个区区小人罢！

〔黑人第三次把他的剑打掉。

吉诃德 完了完了……打死我罢！

〔黑人用刀平着打他的头，很用劲的一下，打得吉诃德倒在地上，象给雷打的似的，失了知觉。大家哈哈大笑。可是这个大笑中间忽然听见斯德拉的抽搐的哭声，她逃了下去。黑人都走下。

国公 山嘉，用水泼泼你老爷的头，叫他醒过来。他打败了。

他把我们大家都害死了，山嘉，可耻呀，可耻呀！

山嘉 仁慈的大人老爷们，我看你们故意糟蹋我的好老爷呀。

国公 这样吗？把这个昏蛋带下去。

〔有人抓住山嘉，把他拖下。

帕波，把这个吃饱了的老驴子弄醒过来，现在我想最有趣的把戏要来了……

〔帕波走到吉诃德身边，给他闻一种什么药，用什么东西替他擦着太阳穴。

帕波 这个样子。我的可怜的帕拉廷^⑨。你的眼睛张开了。坐起来罢。不要，不要，暂时不要站起来。你还太衰弱呢，

要跌倒的。

吉诃德 给我死罢。

帕波 干吗？你的死是没有用处的。你的活自然也是同样的没有用处。输是已经输定了。

吉诃德（用手遮着脸）可耻！如果我的心是彻底纯洁的，上天的力量不会不管我的！

帕波 上天的力量，上天的力量。这都是无聊的，你这个可怜的人，你自己身体的力量早就不管你了，你根本就不应当去和那个大汉打仗的。

吉诃德（勉强的站起来）那打胜的人那里去了？

帕波 他已经走了，可是，他要求把他所要求的拿去的。

吉诃德（对米拉贝拉说）美丽的夫人，你还在这里？我只请求一件事：那个恶汉再回来的时候，叫他跨过我的尸首才能够碰着你。

国公 这都是多余的了，董吉诃德，你已经打败了，我们自然都跟着你败了。我们太信仰了你。

吉诃德 安琪儿，安琪儿，你们为什么不管我了呢？

米拉贝拉 我不反对：准许董吉诃德到那个亭子那边去勇敢的看守一夜，——我是要躲在亭子里的。我可怜这位英雄，让他再保护我一次而死罢。

吉诃德 O！慈善得神奇呵！给我舐一舐你的衣服的边沿罢。

国公 一切都完了，甚至于我们的声名。武士，不要走近我罢。你还是走开些好了。你要懂得：我看着你，心上是多么难过呵。

吉诃德 (摇摆着,很胆小的对着走回来的山嘉说)山嘉……你的肩头。

〔他们两个人走下。〕

〔哈哈大笑。〕

公夫人 这些眉眼,真是学都学不象的。

谟尔却 这真要笑得人出眼泪。可怜得人肚子痛。

〔哈哈。〕

——幕下

第 四 场

〔国公的花园。右边是雕刻得很精致的房屋：波莫纳亭；左边是几堆草树。舞台深处是池子和秋天的浓密的树林。董吉诃德在月光底下看守着。〕

吉诃德 我想已经是半夜了。谁也没有来过。只有两个影子闪了过去,一下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这就是白天里我联合了的那两位。正当吗?谁知道……我想着:上天就是为着这件事所以罚我失败的。让它去罢——幸福是他们两个儿的,责任由我来负。我自己愿意的。然而我的胜败所牵连到的人呢?谁知道。命运是真奇怪。我有许多次这样的经验了。也许,今天那个恶汉就要自己摔坏自己的骨头,变成个残废的人。那就大家都得救了,自然要除出我,我是该受羞辱的。(稍停)真的,我为着我自己

再也不找一丝一毫的幸福。所以我很容易说：命运，拿我这条命去罢，赎赎我的罪罢……这条命，我还要它干吗，这又算什么功绩？象伯爵和公夫人那样花朵儿似的，放着光彩的青年，要是能够为着别人的罪过牺牲自己，——唉！这才真正神奇；我相信：命运一定很慈善的接受这种牺牲。然而，让他们享福罢。谁能够享福，让谁享福好了……而我们……我们是谦让的。我想自己始终还是想得太多。（稍停）世界上一切都是神秘的，这在月亮底下是很清楚的。神悟……这对于人是死灭了。我嘴里讲出这样的话来，虽然太激烈，然而我不大相信《圣经》了。可是，我相信上天的力量。有时候我简直觉得这些力量在我的旁边。我爱它们。固然，它们一次也没有给我什么类似于幸福的东西……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甚至于一切有知觉的生物，——结构得真正奇妙，这也是对的。可是，我时常觉得很清楚的是：我们是在经过痛苦的试验。这又有什么结果呢。上帝，或者天神，饶恕我罢，——然而我有时候觉着，我经过了这些试验，始终证明我是纯洁的：这种时候，我对于新的生活的某种极高尚的幸福，就有了深刻的信仰，我就觉得到沸腾起来的快乐。（稍停）在月亮底下我常常一个人自己给自己说话。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往往对着月亮念诗。诗思象泉水似的涌出来，简直是禁止不住的。我自己被我自己的灵感吓住了，差不多要以为有一个神仙在那里给我的心说出这些字句和调头。（稍停）我还记得起几段……我十六岁的时候，我

的姊姊嫁给董西尔阔。董西尔阔已经老了。她哭着。我尽我的力量安慰她。可是，自己心上难受。那天有月亮的夜里，她走了，我很久很久的大门口看着街上……那时候我忽然间说出诗来了……我现在还记得几句：

好姊姊，月亮底下我们的路是清楚的，
这条路上笼罩着的是悲哀，
和远远的烟雾混合了起来：
看罢，一点儿休息的地方也找不出的，
好姊姊，我们要走上无穷的道路，
这条道路一直的往下斜，要是
再过去，就靠紧了倒挂的岩石，
一直到那个急遽的河流的去处。
左边是石头，赤裸裸的峭壁，
右边是大海，深得看不见底……
谁要是走到了这个尽头，
他就没有路了；这种时候
我们就摔下去也是当然的，
咱们俩，整个儿的要摔得粉碎；
没有用的，争斗是要丢脸的，
你还是高傲的熬住你的眼泪。

我记得，我念到这个地方就哭了。也象现在一样，我看着月亮。后来，突然唱出了这首诗的末尾一段：

我们摔下去，可是，好姊姊，听着罢，

为什么我这样突然间的快乐哪？
那认不得的朋友，低低的给我说了什么，
那看不见的鸟儿，唱来唱去唱了些什么？
“你摔下去。”鸟儿唱着：
“我们用翅膀来挡着，
把你和你姊姊伊纳济利亚
抬起来就往天堂里飞去呀，
天堂的大门给你们敞开：
荣华正从悲哀的路上来。”
这样？好姊姊，尽头快来了，
准备着，咱们要飞起来了。

(稍停)我一直要把这首诗告诉我姊姊，可是，我后来就永久没有看见她。我现在真正快到尽头了，老实说，虽然我的身体已经打坏了，我还是决心要飞的……我是有决心的。(思索着)

米拉贝拉 (在亭子的窗子里) 嘶嘶。武士吉河德，这是你？

吉河德 我在服侍董娜米拉贝拉。

米拉贝拉 你一个人在保护我？

吉河德 我没有看见别人。

米拉贝拉 这些胆小鬼！

吉河德 不是的，他们是受着条约的束缚，他们没有权利来保护你，我失败了的那一次的决斗是有这么样的条件的。然而我在这里，准备着死。

米拉贝拉 那个大汉怎么倒不来。

吉诃德 天亮还早呢。而且他白天里也会来的。

米拉贝拉 董吉诃德！

吉诃德 沃斯的董娜！

米拉贝拉 你就算是打败了，你始终是伟大的英雄。

吉诃德 我是区区小武士。然而，如果你的清白的心灵饶恕了我，上天也一定饶恕我的。

米拉贝拉 完全，完全饶恕。给我的手亲个嘴罢。

吉诃德 窗子太高了。

米拉贝拉 你站到小台阶上来。把你的剑丢掉，把武器拿开。

这个样子，站上小台阶来。哈哈。他要摔下去。你抓紧了那个小柱子，唔，给我的手亲个嘴罢。这样。把你的手给我。好，伸到这边来。

吉诃德 你要干什么？

米拉贝拉 给恩人的手亲个嘴，这只手为着我打了仗，并且还要打呢。

吉诃德 我不能够允许……

米拉贝拉 我要求。我请求。

吉诃德 亲爱的姑娘，我真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女儿。哪，这是我的手，可怜的发皱的很瘦的手，这只手还没有做到它所要做的十万分之一的好事。

〔米拉贝拉抓住他的手，用一根橡皮条把它扣住，捆在窗环子上。很放纵的哈哈大笑。〕

吉诃德 这是干吗？为什么你把我捆住了，米拉贝拉。（很害怕）

的)沃斯的董娜!她走掉了……她把我的手捆住了……这是干吗?我很不方便……又痛……痛死了……脚要滑下去了……立刻要吊起来了……O!刑罚,刑罚,身体上的心灵上的刑罚……可笑的刑罚……痛……忍耐罢,董吉诃德,忍耐着你的滑稽的刑罚罢。(稍停。他熬着痛,随后又哼起来)O!我痛……血管要爆开了……苦呀……上天的力量,给我忍耐的精神——或是失掉知觉,或是死罢。

(稍停,斯德拉很快的走上。

斯德拉 董吉诃德,你在这里干什么?你那个样子算什么,你在窗子里找什么?

(吉诃德不做声。

斯德拉 (看)阿!上帝。你苦死了……你被人家捆住了……武士,我马上来给你解开。

(跑进亭子,过一忽儿在窗子里出现,解开那个结,吉诃德跌倒。

斯德拉 跌倒了。——你摔着了?董吉诃德,你活着?

吉诃德 我活着,好孩子。

斯德拉 谢谢圣母马丽!

吉诃德 我还活着,可是我被人家消灭了。

斯德拉 她很混账的开你的玩笑。残忍,卑鄙……你懂得吗?

吉诃德 好孩子,我宁可不懂罢。

斯德拉 走罢,快些走罢。我因为听见她的凶恶的快乐的的笑声,所以跑来的,并且听见宫里都在哈哈大笑,听见伯爵

的激烈的声音……我知道他们又想出什么恶主意来对付你了，所以我来了……谢谢圣母娘娘，我居然来救了你的痛苦。快些走罢。

吉诃德 他们想出了……(还站着不动)我不走，马理亚·斯德拉。

斯德拉 求求你……

吉诃德 我看见一大堆火把的光头。他们来了。我们给他们谈谈好了。

斯德拉 可怜的武士，又要受苦了。

(火把。国公，公夫人，帕波，谟尔却，公子们，夫人们，几个仆人一同走上。

国公 等一等。谁把他解开了，把我们的玩笑弄坏了一半。唔，反正一样……(走近吉诃德)基督教的叛徒！(一分钟的沉默)你挣脱了橡皮带，你就想躲避吗！你这只狗，竟敢看相我的侄女。不要脸的给她说那些鬼话？爬到她的窗子里去。

吉诃德 够了！

国公 什么？

吉诃德 殿下，够了。我懂得了。你们一直是在糟蹋我。你们因为我把你们当正经人，把你们的话当正经话，你们就糟蹋我。好的，过去的不必再谈了。我的罪过比你们还大。然而，从此之后，我禁止你们和我开玩笑，就算你们是皇帝和教皇。

国公 这是什么话？他这样淫贱，这样卑鄙，还要威吓。

吉河德 这样的滑稽戏的腔调，一句都不用说。我要把这个变成悲剧，你侮辱了武士，公爷。你侮辱了巡行武士的尊严。你，或者谁愿意代替你的，——我提议给他来一个拚命的决斗。哪，这是我的手套。（他把一只手套丢在地下②。大家大笑）

国公 （笑得摇摇摆摆的）这……这就是他的所谓悲剧。唔，好的，好的，老家伙。拿你的铁叉子罢。我公爷给你面子。喂，大家听着，我要打掉他的剑，我用我自己的剑打他，象打小学生一样。

吉河德 殿下，准备着。

〔打起来，吉河德用极大的力量把公爷的剑打成两段。〕

国公 喂，谁在那边，把这个混蛋抓住！抓住这个疯子，他竟敢抬起手来打自己的主上！

吉河德 （安心下来）你的王位是偶然得来的。O，小丑的宫廷，统治着这个倒运的国家！哪，我丢掉我的剑。不要怕我这个老吉河德。我甚至于没有武装了。我只有那一忽儿可怕，因为愤怒的安琪儿同着我。

国公 （尖厉的叫着）把他带到监狱里去。锁起来！

〔差役抓住吉河德，往下拖。〕

吉河德 小姐，马理亚·斯德拉，我恭敬的给你鞠躬，愿意你有幸福，我的亲爱的孩子。

斯德拉 我要跑，要赶紧……我不准他们。（她从窗子里走开）

〔吉河德被人家拖了下去。国公和他的侍从走下。〕

斯德拉 （跑上，只碰着一个谟尔却）你。你。O……O……O……

我怎么说得我对于你的极端的轻视……吃人的小丑!

(走下)

〔稍停。〕

谟尔却 多么美的美人儿!……她这一忽儿是多么体面。愤怒的安琪儿也同着……她是怎么轻视我。我要怎么报她的仇! 谟尔却! 谟尔却! 难道你不轻视你自己! 吃人的——小丑。还要坏些, 还要坏些……纯洁的姑娘是不知道的……谟尔却, 谟尔却, 你是多么脏, 多么卑鄙, 多么讨厌……

〔伏在凳子上哭。〕

——幕下

第五场

〔监狱里的一间屋子。董吉河德躺在床板上。从窗子里面透进一些暗淡的黄昏时候的光线。山嘉和狱卒低低的谈着话。〕

山嘉 是的……很, 很慈善的武士。世界上最热心最慈爱的人哪。可是, 总是要闯祸——不是坐牢, 就是挨打。我给他他说:“武士老爷, 你错了: 现在真正的世界, 不是你心上想的世界。”他的回答是:“这是世界错了。”我给他他说:“反对世界是不行的。”他说:“反对良心也是不行的。”

狱卒 良心! 没有良心也不好, 因为三心两意的——什么事都要干, 那就容易受罪呢。可是, 有了良心也不好, 因为

良心不肯安分守己的和大家一样的想法。没有良心要犯罪，良心太多了也要犯罪。

山嘉 我讲的也就是这个：要聪明一点儿的过活——就不要什么良心。要知道人家要你干的是什么；你就干自己的事情，别给人家去捣乱。要做羊子，不要做狼，也不要做看家狗。自然，做羊子也要做聪明的羊子，不然人家又要干你。

狱卒 也要会露出些牙齿给人家看看，要是用得着的话。不过，牙齿只好露给最没有用的人看；对小家伙挺胸凸肚，对大人物卑躬屈膝，——那就一定长命百岁的了。

山嘉 我和你真是知己。我就是这么样，以前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底下就是这么过活的。我的孩子和老婆也和我一样，都是安分守己的。现在……唉，典狱老爷，这个生活多么苦啊。

狱卒 山嘉，为什么你不丢着他走呢？难道他给你这样多的钱吗？

山嘉 他什么也不给我，不过答应派我做一個海岛上的省长呢。

〔狱卒笑着。〕

我自己也知道，省长是做不成的了！假使我现在还跟着他，那倒也不是为着什么海岛，而是为着可怜他。他的人真是太好了。

狱卒 山嘉，那些打你们的人的确打得不错。做人要做个实际的人。你既然跟着这个呆子，还说是为着什么感情，

——那你自己也是个痴子。

山嘉 (胡涂到万分样子)是呀,是呀。

狱卒 我是讲实际的。可以做好人的时候,就做做好人;应该要干点儿卑鄙的把戏的时候,我也就干,这就是讲实际。这才是真正的聪明。

山嘉 不错,的确不错。现在我们坐牢也坐了两个礼拜了,我的老爷一天天的坏下来了。给我们谈得起劲。他起身就要问,“我做了个什么梦呀?”就这么谈起来了,谈那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他叫我听得这么多,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学我那匹灰色驴子爬在地上叫呢,还是喝得个大醉去做小鬼?

狱卒 他睡得那么多。

山嘉 典狱老爷,他是为着要做梦呢。他说:“监狱算什么,我在梦里还是自由的,甚至于还飞呢。”

狱卒 (看看董吉诃德,笑着)他也许现在就在飞哪。

山嘉 有什么好处……等一忽儿又要做许多诗了。我以前倒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现在,他差不多时时刻刻都在押着韵的说话了。有时候我求他:“武士老爷,我崇拜的好老爷,至高无上的董吉诃德,你不要说‘诗话’罢,可怜可怜你的苦跟班的罢!”一点儿也没有用处。(思索着)我已经觉得我自己也在做诗起来了。

狱卒 有点儿不妙罢。

山嘉 譬如——

O, 上帝, 上帝呀, 我的上帝,
我要擦靴子, 可没有东西;

或者——

以前, 我也吃的, 可是象一只野鸟;
现在, 关在监狱里面, 吃葱和面包!

狱卒 你倒做得不错。

山嘉 (有一点儿不好意思) 我还做了一首诗, 是说你的呢。

狱卒 怎么样的?

山嘉 (朗诵)

要是监狱胀破啦,
那才乱七八糟哪。
这里要突然跑一个空。
当心些, 典狱的老公公:
要胀破的呀! 马也摔得下来,
闻一闻试试看, 来, 来, 臭得来!

狱卒 很好。内容有意思, 形式也漂亮。我尤其喜欢你那末
了一句——“来, 来……来。”

山嘉 (很得意的) “闻一闻试试看, 来, 来, 臭得来。”

狱卒 你听见吗?

山嘉 这是牧童在吹“画角”呢。

[窗子外面很凄惨的吹着牧童的“画角”。

狱卒 他吹得无聊得很。要寻死哪。

山嘉 是啊……可怜。

〔两个人都听着。

山嘉 我在无果树底下……也有过多么快乐的日子呵。(叹气)

狱卒 我从来也没有过自己的屋子，自己的无果树。

〔吉河德抬起头来。

山嘉 他醒了。典狱老爷，你去罢。

〔狱卒向吉河德那边看了一眼，走下。吉河德在床上坐起来，向四边看。

吉河德 山嘉！我早就张着眼睛躺在这里听了，那牧童吹得多么好，啊！我心上是那么复杂那么细腻的情感。我想这样来说……

山嘉 慈悲的大老爷，你又要说“诗话”了？

吉河德 是啊，这种“诗的话”是叫人和安琪儿亲近的话哪。

山嘉 安琪儿说的话是诗吗？

吉河德 正是；而且他们还唱呢。

山嘉 这倒有趣得很，可是，后来……也许要厌烦的罢。如果世界上大家都要唱诗，那我宁可搬到月亮上去了，人家说月亮上一切都是不做声的。

吉河德 你现在还在世界上，请你自己别做声罢，听着：

O！你唱的是普通的可怜罢？

你心里可有的是忧愁和慈爱，

你给我说：可怜些苦人罢。

让心窝里生长那慈爱的悲哀，
象花一样的生长——
没有罪过的喷香，
要知道：在这个震荡变幻的人世间，
人是多么可怜，多么可怜，多么可怜！

山嘉（思索着）这一次我有点儿懂得了。平常，你说“诗话”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

吉河德 可是，你用“心”去感觉呀。

山嘉 用“心”……还是用的鼻子罢……你抬起了头这么叫喊的时候，你的灵感特别得劲的时候，——我的鼻孔里面就要发痒起来，我赶紧要摸摸鼻头，叫它不要打喷嚏。

吉河德 可怜的山嘉。有一个问题叫我为难：你的灵魂也是不死的吗？

山嘉 啊哈！

吉河德 我们死了之后，你不能够再做我的跟班的了。山嘉，你是要落后的……你想想看：假使我们死了……

山嘉 上帝保佑！

吉河德 我的灵魂，我是知道的，它一定要飞的。也许它的翅膀不这么结实，象小鸟儿似的。可是，天上的朋友，有原谅我的，会来帮忙，我的灵魂始终会飞的。而你的灵魂呢？你的灵魂，我怕，还是一条毛虫，可不是蝴蝶儿哪。

山嘉 我无论如何不离开你的，无论如何，无论如何！自然，我的灰色驴子赶得上你的罗息南德马，大概是因为你的

马是诺亚的“柜子船”^①上的马种。可是，我自己也会想点儿法子的。我的灵魂，无论怎么样，也要向着你的灵魂去的地方爬过去的。你总有休息的歇脚的时候，我的灵魂总有追上你的希望。我的灵魂是要一直爬，爬，一刻儿也不休息。

吉诃德 好山嘉。安琪儿会把你载在他们的大翅膀上，一块儿飞去的。

山嘉 阿们！现在我去看一看，蒲巴太太^②给什么东西吃。

吉诃德 去罢，山嘉。

〔剩得吉诃德一个人。〕

我做着神奇的梦，有预兆的梦。刚才我梦见末日审判……我在很高的白云堆里，站在一个什么人的面前，他脸上放着那么亮的光，看都不能够看他。他给我讲得很严厉，很威严。他说我的慈爱……我的慈爱……可是我不懂得为什么说我的慈爱不好。打雷的声音震动了天地，另外有一个人用淡红的云彩很温柔的包围了我，他请求审判官不要罚我的正直：“不要，不要，你不要罚他的……他的……他的正直。”他说了什么样的正直，可是我不记得了……奇怪的梦，厉害的梦。监狱里的生活比世界上更加丰富，在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打扰着我的心灵。（稍停）我要是想起什么熟人来，我要是想他们也在这监狱里，他们的神气就忽然活龙活现的出现在我的面前，简直象活人一样。（闭着眼睛）譬如马理亚·斯德拉——她那种皮色多么迷人，可爱的额角，悲哀的樱桃似的嘴唇，那个

眼睛，碧蓝的象两颗星！多么神奇的象安琪儿似的姑娘！

〔监狱的门轻轻的开开，斯德拉提着一只篮走进来。〕

吉诃德（闭着眼睛）O，可爱的马理亚·斯德拉，愿意你有幸福罢。我要你有时候想起这么一忽儿……不要，不要，这一定是痛苦的一忽儿。你已经吃着许多苦头，可爱的，没有人保护的心肝……

斯德拉 董吉诃德！

吉诃德（睁开眼睛）这是做梦！

斯德拉 是我自己。

〔稍停。〕

我给你拿了些果子，软面包，一点儿野味，一点儿酒。我不能够得到公爷的准许，他不许我来见你。他一听见你的名字就叫喊起来。我这是买通了典狱官来的。这当然是不好的，可是圣人说的：为着好的目的可以用坏的手段。

吉诃德 什么？O，姑娘！这种可怕的话再也不要上你的干净的嘴。你能够讲什么目的呢。目的是在命运的手里。做好事，说直话，其余的事总凭上天去安排。

斯德拉 你是个直心直肚肠的人。

吉诃德 可是，我谢谢你，公主，谢谢你来看我。你的欺骗是可以饶恕的，不过不是因为目的好，而是因为动机好。你是因为可怜我而来的。

斯德拉 不是，不是，董吉诃德，不是可怜。自从看见了你那一次的可怕的样子，象上帝的震怒的大安琪儿的神气，我

对于你并不是可怜，而是无限的敬重和崇拜。

吉诃德 圣母娘娘！你在我这种黑暗的地底里，送给了我多么宝贵的精神！

斯德拉 董吉诃德，把你的手给我，我要和它们亲嘴，请你准许我滚进你的心窝。我没有父亲，O，董吉诃德！我的周围，我看不见一个好人。我是这样希望有父亲的慈爱。

吉诃德 （很小心的抱她）到我这里来，我的可爱的宝贝的女儿。（他坐到凳上去，她坐到他的腿上去）我在自己的膝盖上觉着有个孩子坐上来，也是很甜蜜的。

斯德拉 董吉诃德，你不要太相信人。如果我是你的女儿，跟着你到处去，人家就不会那样欺骗你了。你的人可那么好，那么聪明，那么有力量，大家马上就不再当你是傻瓜了。笑你的人是多么卑鄙。你的声名是多么容易得到尊贵的光荣呵。

吉诃德 我知道人家当我是痴子。

斯德拉 （靠紧他的身体）这是因为你那么好，那么光明，象天神似的尊贵，慈悲相的武士！（和他亲嘴）

吉诃德 公主，太亲热了，心上都痛呢。

斯德拉 我是多么孤独！你的亲爱是多么甜蜜！董吉诃德。你已经上了年纪了，你是个游行的武士，有着可笑的声名，我可愿意整个身体都交给你……一切……一切都……我们俩都是孤独的，都是和大家合不来的。

吉诃德 （突然间站起来）望你走开罢，公主，我是不配的，我是有罪过的。（走到壁角里去，两只手遮着脸）

斯德拉 出了什么事情了？

吉诃德 我请求你，我哀求你，现在就去罢，现在就去。你也不用再来了，永久不要再来了。

斯德拉 我的上帝！我怎么得罪了你？

吉诃德 安琪儿，我求求你。你碰着了齷齪的，什么也不配的人……走罢。

斯德拉 可是，亲爱的武士，亲爱的武士……

吉诃德 O，你走罢。不要叫我受罪了！

斯德拉 （走到门口，回转身去，向着吉诃德做着激动的手势）

吉诃德 （往后退。她走下）

吉诃德 （大踏步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站住，用手抓着头）不得了！糟糕，糟糕！真古怪！向谁去忏悔呢？你们，监狱的墙壁呀，你们看见了我的受苦；你们，鬼神呀，你们是到处都在的；你们看见了我这样的老年人，在膝盖上抱着一个姑娘，自己说要做她的父亲，可是感觉到了……到了……兽欲的冲动……你们要说什么……O，不得了……

山嘉 （学着猫叫，走进来）蒲巴太太脸上的笑涡儿，味道真不错。好老爷，恭喜恭喜你的跟班罢，我刚才把蒲巴太太的两边的嘴巴都亲了个嘴。我似乎给你散了心了罢！

吉诃德 别做声，混蛋！不要忘记对着天忏悔你这种罪过。

山嘉 好老爷！如果你说话的意思是叫我懂得蒲巴太太不是我自己的老婆，这固然不错。可是，典狱老爷该着这位太太，简直是不喝酒的人该着酒窖，好老爷，你得知道。如果你以为和女人亲嘴都是罪过，那可要……请天老爷想个

办法，把我们改变一下。

吉河德 许多事情多会诱惑你。可是，天老爷把我们生得这样会犯罪，正要叫我们克服罪过，建立功绩。

山嘉 既然这样，我敢说——我十分敬重十分坚决的说：——罪过是比功绩好些。你还是不敢管什么功绩好了。无论天神是怎么给你说的，人的第一等的功绩，就是他把天生的一切本领都拿出来。

〔稍停。〕

今天怎么特别这样吵闹，叫喊，甚至于听得见枪声；典狱老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说是公爷在打猎。有人说是荒野里忽然来了大批的土匪凶犯，他们在抢掠圣安东尼寺院。

〔稍停。〕

董吉河德！你从没有爱过女人？

〔稍停。〕

你以前也常常给我说起托波沙的美人，杜尔清妮，她……

吉河德 别做声！不要你做声，因为你讲的都是混话，你的说话凑在一起，也有点儿的鬼聪明，——也许真是魔鬼的聪明。

山嘉 （赶紧在嘴上画了个十字）这样吵闹！你听见枪声吗？一定在附近闹了什么乱子。

狱卒 （跑进来）把咱们这监狱围了起来了。好些人拿着武器，包围着监狱。卫兵都逃走了。啊呀，这是我的责任呀，我宁可死，——没有通行证是谁也不让进来，谁也不让出

去的。

山嘉 忽然间真的要你的命呢？

狱卒 我想还是开门罢。

山嘉 这叫做讲实际。

狱卒 正是……（很快的走下）

吉诃德 这是些什么人？

山嘉 我们不用怕。皇帝也不能够来抢我们的东西，因为咱们这里什么也没有，皇帝的权力就都取消了。还用说普通的强盗吗？打死我们也就犯不着。他们自己是逃犯，一定是来放我们出去的。

〔门大开，武装的巴勒塔萨走进来，跟着他还有两个武装的人。〕

巴勒塔萨 董吉诃德，好人，尊贵的人；你放了我们，我们是感谢的！武士，你现在自由了！

吉诃德 老爷们，你们用了强暴的力量了罢？如果你们是为着正义而行动的，那么，你们不要忘记了仁爱！

巴勒塔萨 （大笑）傻瓜！现在我们在这城里到处开枪杀头呢。

——幕下

第六场

〔很大的一间屋子。到处堆着许多武器，稍微有点几十七世纪式的火器。中间放着一张桌子，巴勒塔萨坐在桌子边，用一枝鹅毛笔写字。德里戈·帕支穿着护胸甲，披着红大氅，毛茸茸

的，很忧郁的，走来走去，象一阵乌云。他念着，叫巴勒塔萨写。

德里戈 乡村的村长，守卫或者地保之中，谁要是不立刻执行平民行政会的这条命令，他就是平民的敌人，一有可能，立刻要象狗一样的绞死。

巴勒塔萨 我简单的写：“立刻要绞死”。

德里戈 “象狗一样”，这样好些。唔，这样。

〔报信的走上。〕

报信的 我是英菲诺的黄恩派来的 他请你们赶紧送马去给他。一定要猛烈的进攻莫伦纳公爵的军队，叫他们不能够转身，叫另外的反革命军队不敢起来。

德里戈 昨天送了五百匹马去。难道你没有碰见它们？

报信的 没有。

德里戈 你走的那一条路？

报信的 山路。

德里戈 （走近他，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听着，同志，你下次再这样避开危险而绕这么远的远路，我可要从最近的近路上送你去见你的老祖宗！

报信的 听着，军长。黄恩看见有马去，要高兴的不得了了。

德里戈 走罢。（在屋子里不做声的走了几步）巴勒塔萨！要想法子叫医生到军队里去服务。我们的病人很多哪。

巴勒塔萨 你下个命令。

德里戈 下命令是不够的。该死的地方！要在这地方锻炼出

力量来保障平民的自由，必须要有纪律。不威吓他们一下，这些混蛋只想躲在树林里去，或者自己去掳掠。乱七八糟！我相信：不绞死几个临阵脱逃的家伙，大家不会懂得自己的公民的责任。

巴勒塔萨 等一等，帕支^⑬。我有一个主意！（叫喊）喂，外面有人吗？（一个兵走上）把地窖里的巴玻的帕波医生快一点带上来。

兵士 立刻。（走下）

德里戈 唔，干罢；我要和咱们的魏尔米龙谈一谈。（走近另外一扇门）军长老爷，请进来。

〔魏尔米龙走上，穿着草鞋；他满脸发着光，满身丁铃当郎的，盔帽上插着一根很大的红羽毛。〕

魏尔米龙 军长老爷，等你的指示。

德里戈 董斯德洛^⑭，恭喜你打下了六个寺院，四个堡垒，两个城市。

魏尔米龙 我尽我的力量，替革命服务，军长老爷。我魏尔米龙的头可以砍下来，可是我们的尊贵的子孙……

德里戈 （大声的）混蛋！

魏尔米龙 这算什么？

德里戈 混蛋！你乱抢了一顿。你和你的一班家伙酗酒胡闹。你强奸妇女。你欺侮农民和牧童。你以为革命准许你把尼姑脱光了从寺院里扔出来的吗？你这个畜生得意了？啊！你在这乱七八糟的时候，把金子都积聚在你那个鬼祖母那里。

魏尔米龙 我没有……这又何必呢。

德里戈 别做声！我相信：穷苦的平民一定要胜利。你现在污辱了平民革命军的名誉。假使不看你是有过功劳的……简直要把你绞死，挂在军营里的旗杆上。现在，我“红铁匠”给你一句最后的话：假使你和你那一班流氓敢再来这么一件混蛋的把戏，我一定严厉的办你。

魏尔米龙 可是，我拿我那一班混蛋又有什么办法？我是从许多凶犯的监狱里去招来的，在许多流氓的窝里去拖来的。咱们自伙儿里面讲，——他们只顾着自己发财，那儿管什么革命不革命。

德里戈 听着，斯德洛！平民是慈善的，虽然没有智识。头几天的自由只表示些痛恨和报仇的心理，——奴隶虽然被解放了，可还有几天仍旧是奴隶。平民行政会现在实行铁一般的法令，这是为着平民的幸福。市民和农民为着我们创造了新的政权，所以感激我们。谁在现在来抢劫，他就是革命的最可恨的罪人。我们这种半野蛮的国家里，只有最严厉的办法能够创造出秩序来。这是我德里戈·帕支对你讲的话。我德里戈或者把我自己的灵魂送给鬼去吃，或者能够在西班牙造出个共和国来。不管这对于我和别人要出多么大的代价。我代表的是平民。平民要正义和幸福，愿意牺牲一切来达到这个目的。谁敢来妨碍这件事，——就请他滚出这个地球。懂了没有？

魏尔米龙 懂了，军长。我尽我的力量，叫你用不着请我滚出地球好了。要是办不到，那又有什么办法——你请我滚

就是了。

德里戈 还有你的军队，军长。你们不要来试我的……

魏尔米龙 那还用说？你是有力量的人，帕支。西班牙渐渐的在你的指挥底下跳舞呢。

德里戈 因为我的音乐是穷苦平民的调子。现在请你去罢！

〔魏尔米龙走下。〕

兵士 （走上）帕波医生等了好久了。

巴勒塔萨 放他进来。

〔帕波医生走上，萎靡的瘦削的，低低的鞠躬。〕

巴勒塔萨 最博学的医生，我们现在给你自由。对不起，因为有许多事情，所以把你忘掉了。

帕波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倒没有烦闷，我想了许多问题。

巴勒塔萨 有这许多新思想，世界都更加丰富了。医生老爷，你现在就去招集京城里的一切民族一切宗教的医生。请你给他们讲：我们要在他们之中挑选出四分之三的人到军队里去，军队里的病人多着呢。至于谁能够去，由他们自己报名好了。

帕波 O！这是些偷懒的人呀，亲爱的领袖！这些都是富贵人的朋友，那些富贵的人已经给你们杀掉了，赶掉了。医生对于你们只会有害处。至少，他们也要逃散的。

巴勒塔萨 帕波老爷，我想召集一个会议，我来说服他们，——医生的责任是要帮助为着平民的自由而斗争的战士。我想，有许多人是不会反对的。并不是所有的医

生都是些贪财的家伙和贵族的奴才。可是，你是他们的首领，我们叫你负责。故意临阵脱逃，妨害我们的事业的人，将要受着极严厉的惩罚。请你努力，要有劳动的保证，要有严格的检查，叫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实行“仁爱”的责任。

帕波 关于我自己，我倒是一个特别赞成自由的人。我在现在的公爷的父亲的时候——换句话说，已经不是现在的公爷，而是不久以前的公爷，或者，最后的公爷的父亲的时候——我常常讲些这类的话，甚至于使老公爷，打我这个学者的嘴巴。我也算是红党呢。因为这个缘故，新公爷生出来的时候，不是我招呼的，是耶古达·朋·乔伯招呼的。我是赞成你们的。可是，我怎么能够保证呢，我问你？会出事情的，譬如……

巴勒塔萨 医生总是个好医生。要记着：大多数的医生是犹太人和毛尔人，而我们首先给了他们完全的自由和安全。

帕波 O！犹太人！你们知道他们是多么狡猾的人？

德里戈 还用说么！把他们解除了武装，抢掠了他们，糟蹋了他们。你们剩给他们的，除出狡猾还有什么？他们只好用狡猾来保护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了。

帕波 饶恕我。我不知道勇敢的军长是个伊斯兰尔德派^①。

德里戈 巴勒塔萨，你看，谁要替犹太人说句好话，人家马上就说他自己也是犹太人。不是的。我是老老实实的卡塔龙派^②，可是，我是个正直的铁匠，我主张要给大家都能够呼吸。

巴勒塔萨 我和医生们去谈一谈。可是帕波医生，你记着：和平的说服没有用的时候，就要用强迫的办法的。我们需要胜利……

帕波 ……我一定尽力赞助这个胜利，恭贺这个胜利。你们尽管用严厉的办法好了，你们是人类幸福的伟大的铁匠！目的伟大，什么手段都可以用的。

吉诃德 （走上，在门口站住）一走进来我就听着这种不道德的学说。

巴勒塔萨 医生，我们不留你了，你的事情很忙呢。

〔帕波走下。〕

唔，可爱的董吉诃德，我们的事情不错哪。伟大的德里戈（手指着德里戈）编好了很大的军队，比国王的军队还厉害。秩序，新的秩序，到处都在恢复起来。一片荒凉的火烧场，到处血腥气的土地上，现在将要有从来没有见过的好收成了。帕支，你真好极了。你是平民出身的人，象上帝的雷电一样。

德里戈 别做声，你这个学生子！

吉诃德 你们早就答应听我说一番话。现在轮着我的一点钟……我要说了。

德里戈 对不起，不是一点钟，是一刻钟，我们给你约好了的。

吉诃德 （坐到椅子上去。稍停）我预先要申明，我想了好久好久，现在又想不起来了。你们并不是杀人的凶犯，并不是天生的恶人。我想，你们的犯罪，是因为自己有一种特别的慈善。这是可以使人敬重的。而且对于这种蒙着一层

错误信仰的心，——真理的宣传反而难于透得进去。

德里戈 我预先申明，我是忙得很，只因为巴勒塔萨竭力的主张，才答应你枉化一刻钟来听这种没有用处的废话。

吉诃德 那对于你更坏，帕支，如果我的话是没有用处的废话。我诚恳的对你们说，我站在你们跟前，并不是简单的拉曼伽的董吉诃德，而是真理的公使。

巴勒塔萨（笑着）……我们一定很注意的听你这个真理的公使。我们很爱你，董吉诃德；我们知道，你是赞成我们的。

吉诃德 我赞成你们，也反对你们。我是不是拥护国公和他的专制呢？我是不是认为富人的统治是老天爷决定的，是不能够动摇的呢？假使这种坏的秩序，值得肃清一下，象我们这样的地球，也的确要肃清一下，因此要推翻这种秩序，那么，我自然只会高兴；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这种秩序不要推翻到了地狱里去，而要把它的地位让给天堂。我和你们讲话，我是要很清醒的，很理智的。我们大家是什么？在我们面前不断的只是些穷困，凶恶，昏乱的景象。难道我说这是你们不好吗？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可是，为什么你们拿着不中用的材料就动手工作呢？现在这样的人，还不能够造成尊贵的人类。

巴勒塔萨 O！是的，这一次董吉诃德总算是清醒的，理智的了。怎么人家叫你痴子，会叫出了名的呢？这难道是你吗？从拉曼伽地方出来，为着要做些功绩，帮助慈善，无论怎么样，为着这个目的居然还用剑和枪武装了起

来，——这难道就是你吗？董吉诃德！假使你的话是对的，假使我们很亲密的开始这种工作是用没有成熟的材料，那你可要知道：将来大家要叫我们什么？将来人家要很滑稽的表示着尊敬，叫我们是董吉诃德了。

吉诃德 哼……是的……你的刻薄话是要骂我；可是，我不过要纠正些个别的不公平的事情；你们可动手来改造一切了。所以我要来阻挡我的这些发疯的徒弟，如果你们都已经……董吉诃德。

德里戈 我们并不是董吉诃德。平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度，他们暴动了起来。我们尽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武器，替平民服务。难道让贵族回来，让他们的马蹄来践踏，让平民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之下灭亡；难道这样让平民灭亡！就更好些吗？

吉诃德 不是；可是，事情既然开始了，就要把它好好的办。你们应当用新世界的慈爱，去对抗旧世界的强暴。现在你们的监狱可装满了为着政见而被监禁的人。你们的那些人，都在流着自己的和别人的血。你们有的是死刑和正法。所以，我这个老武士不能够不出来反对你们，因为现在你们，你们，你们是强暴的人，而他们是被压迫者了。

德里戈（跳起来）我没有功夫听这些废话。为着最伟大的幸福的战争正在进行着。要胜利，要镇压敌人，不然，敌人就要打倒我们和我们的希望。一切都为着胜利！意志薄弱的人，请他们去见鬼好了……或者……去见上帝好了。

贵族和平民不能够互相饶恕的。不是水就是火。不是我们，就是他们……够了！

巴勒塔萨 董吉诃德，你说的话是对的。你，零零碎碎的做些好事，甚至于会不怕强暴的，可是，一看见广阔的天空，你就头晕了。你是个近视眼，武士！

吉诃德（也站起来）我请求你们想一想。就算你们的目的是高尚的，可是你们一定达不到这个目的。你们要想领导着平民过黑海，你们一定要沉在黑海里面。

巴勒塔萨 董吉诃德，你的信仰这样薄弱。你是“太理智”了。也许，这是因为你自己始终是个贵族，你是贵族的公馆，贵族的传统思想和传奇小说所教育出来的。

吉诃德 我预先告诉你们：我只要看见有被压迫者，就算是被你们所压迫的，就算是用一种新的正义的名目来压迫的，——其实这种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那我就一定要帮助他们，象以前帮助过你们一样。

德里戈 我们也要和国公一样，把你关在监狱里去。

吉诃德 这是你们自己要 and 专制魔王一样，不是我来说你们的。

德里戈 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你的老脑袋要改变是很难的了。你是个好人；好人总喜欢帮助被压迫者。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

间是压迫者。你和我们来斗争罢。我们也一定要和你斗争，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

吉诃德 现在就把我送到监狱里去好了。你们枉然的把我请了来。

巴勒塔萨 董吉诃德，平心静气些。

吉诃德 监狱里去，董吉诃德到监狱里去！或者，到断头台上去！因为我是你们的敌人！目的是空洞的；可是凡是有强暴的地方，我总要反对。

德里戈 你这个老昏蛋！

吉诃德 你这个穿着红大氅的残忍的专制魔王。

巴勒塔萨 算了罢。（笑）我给你讲：我们是一个营垒里的人。

董吉诃德，你等一等。

吉诃德 不行！不是监狱，就是自由。对于我，自由就是反对你们的斗争。

德里戈 同着贵族的匪徒一块儿来反对我们？

吉诃德 我就算只有一个人，可是，一定反对一切强暴。把我董吉诃德关到监狱里去罢，到监狱去罢！

德里戈 唉，够了！（很坚决的走到门那边去）

巴勒塔萨 （抓住他的衣服）帕支，帕支！你生气了。董吉诃德，你走罢，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罢。我们懂得你，敬重你；你可不能够懂得我们；然而我知道，你的心会感觉到你那快要瞎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

吉诃德 我走了，你们没有接受真理的呼声。你们是要失

败的。

巴勒塔萨 这也说不定。可是我宁可同着我们的可怕的真理失败，不愿意同着你的小……

吉河德 我的真理是最伟大的。它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它说：不要做凶恶的事情。

德里戈 我们的真理是有空间有时间的；它说——现在在西班牙是革命。你是革命的兵士，你就应当把一切牺牲给革命。一切为着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够铲除凶恶……就算要经过许许多多的战斗……

吉河德 你们真是疯子……

巴勒塔萨 哈哈！这是疯子和好人谈话。大家都是一家人。

德里戈 说什么鬼话，你这个学生子！他那种琐琐屑屑的慈善，在这种时候可是毒药。而我们为着大家而表现的深刻的痛恨，——这才是神圣的牺牲精神。

吉河德 帕支，你们是在牺牲别人。

德里戈 老头儿，你要懂得，你要懂得，你看看我的狼一样的眼睛，你就懂得：杀别人比自己受苦的牺牲更加大。或者，你已经是个鬼，你已经不能够感觉到我们的道路是痛苦的荆棘的道路，我们自己的每一件强暴的事情，都象针一样戳着我们的太阳穴……空话讲够了！同这个老傻瓜在一块，自己也要变成感情主义者了。（墙外吹号筒）吹号筒了！要去巡夜班了。（走到门口去）

巴勒塔萨 帕支，你什么也没有吃哪。到了那边去又走不脱

身的。

德里戈 别做声，学生子！（走下）

吉诃德 他象铁一样的粗鲁。

巴勒塔萨 我爱你，董吉诃德，我爱你。可是我老实对你说，
你的心比起他的来，不过象一支小蜡烛去比大火把。

吉诃德（思索着）我的良心讲什么？良心动摇了？不！它说：反
对他们罢，因为他们不人道。巴勒塔萨，我是你的敌人。

巴勒塔萨 董吉诃德，你这样倔强，——我可是你的朋友！

——幕下

第七场

〔董吉诃德的一间很大的房间。一张大椅子，许多书，这是各方面送来给他的，一堆一堆，一筐一筐，乱七八糟的堆着。一张床，还有其他的東西。山嘉跪在地上，翻着书。他在笑。〕

山嘉 奇怪。我真不懂。可是，随便什么书，随便那一页上，总有些字眼是可以懂得的。你看，这本书多么大。这样沉重的家伙，（他用手掂掂书的分量）要是装在头脑里面，该有多么粗的脖子才载得起它？这里是诗。（他用手指头指着书上）哪……哪……哪……啊，还有……这么长得吓人。押着韵讲了这么许多话！该是个多么空闲的人，有那么许多空闲的功夫！（四周围看了一看）哼，送了这么多的宝贝来。（从地上站起来）可是，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虽然

城里面有点儿饥荒，我们昨天可还吃了老母鸡；说不定，今天还有肉有酒送来呢。（坐到椅子上去，架起了一条腿）我坚决的赞成革命！现在，正是叫我去做省长的的时候了。不然，那里去请新的省长呢！假使不委任我山嘉去做省长，那还有谁呢！我是平民出身的人，在上流社会里面也弄惯了。唉，做省长是多么好啊！假使叫我做了省长，我要多么出力拥护革命！不过……该学一学文章。那也没有什么要紧！可以用一个秘书，或者……用一个漂亮的女秘书。

〔董吉河德很兴奋的走进来。山嘉从椅子上跳起来。〕

山嘉 请……

吉河德 等一等。（走到舞台前面，出神的想着）我站在红云里面，见一个大丈夫，脸上放着眩眼的光彩，对着我很严厉的讲话，甚至于发怒似的。山嘉，他给我讲了什么？我做梦有人给我讲了很重要的事情……而今天帕支的话使我心里的梦又惊醒了……

山嘉 打死我，我也不记得。吓，这才奇怪呢！醒着，我差不多一刻也不离开你的；可是做梦，咱们是各做各的。不过有的时候，我也梦见你，也许你也梦见我。可是，这有什么意思呢？就算你的梦里有我，而那个“我”看见的东西，这个“我”可并没有看见。唉，上帝造出来的世界真是奥妙，真是糊涂……

吉河德 别多嘴……

〔稍停。〕

是呀，他讲了战争。他也生气了，因为我……我……没有担负时代的责任。是呀，是呀。山嘉，我的好朋友……我记起来了。他给我讲：“你是个正直的好人——不过太不行了，因为你不担负你的时代的责任。”（走来走去）山嘉，我是他们的仇敌。

山嘉 仙人和好汉的仇敌？

吉诃德 我是革命政权的仇敌。

山嘉 何必呢。

吉诃德 （站在他面前）你以为这样吗？我的心乱了，简直象海里的风浪。他们的人是很好的。

山嘉 很好。他们天天送那样好的饭来，待你也……

吉诃德 别做声，你这个无意识的东西！天天有死刑。死刑是什么？——这是最卑鄙的杀人的办法。这是杀不能够抵抗的人。

山嘉 可是，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的好老爷。他们怕的是，假使在他们胜利的时候不打倒他们的敌人，那么，他们的敌人一定会来打倒他们，只要西班牙别的地方或者法兰西国王的救兵来到这里。

吉诃德 吓，甚至于这个山嘉也会来磨难我。如果这个半吊子的人的理性，也会提出一些问题来中伤我的良心，那么，我的良心是不是保护得太不周到呢？（坐在椅子上去，很深沉的思索着。稍停。过一忽儿，有人来敲门）

山嘉 （走到门跟前，去，嘁嘁喳喳的一忽儿，又回转来）我的好老爷，这是马理亚·斯德拉小姐，请你……

吉诃德 (很快的站起来,走到门跟前,同着马理亚·斯德拉进来) 我的小孩子,可怜的小孩子,没有爹娘的小孩子!(他使马理亚·斯德拉坐在椅子上,自己站在她的旁边)你没有危险吗,马理亚?

斯德拉 (表示否认的摇摇头)

吉诃德 你哭你的亲人?

斯德拉 (含着眼泪)董吉诃德,我可怜国公和公夫人,他们那样的荣华富贵享受过的,现在关在黑洞里,给下流人作践;然而,我哭的不是他们。

吉诃德 什么事情叫你这样受苦呢?

斯德拉 这里有一封信。(她拿出来)唉,神圣的武士,请准我读给你听罢。

吉诃德 我注意的听着。

斯德拉 (读信)“马理亚!我在黑洞里。我的日子是有限的了;你不要以为我怕死;可是我要生活,因为我还没有活过呢。我的少年时代是蹉跎掉了,那时候只知道荒淫。我竭力要求的不是幸福,不是胜利。不是的!我要的是德行,德行是我所要求的东西。马理亚,救救我的灵魂!给我几年忏悔的功夫,甚至于是神圣的几年。极大的对于功绩的渴望,极大的痛苦,充满着我的心灵。救救我!”

吉诃德 这是谁写的?董谟尔却?

斯德拉 (点点头)

山嘉 (用拳头揩着眼泪)这真是革命的成绩。这样的家伙也会变成了圣人。

斯德拉 他请你帮助。

吉诃德 我怎样能够呢？

斯德拉 每一天他都会被杀的。他为了要拖延几天的功夫，故意供出些消息，可是这都是假口供。那些暴徒很快就会发见他的狡猾，那时候他就完了。

吉诃德 然而我怎么能够呢……上帝看见，我是愿意干的。

斯德拉 他请你和医生巴玻的帕波谈一谈，他也已经给医生写了信。

山嘉 这都是那个靠得住的人经手的，他假装了狱卒。

吉诃德 我和医生去谈一谈好了。

斯德拉 有没有侦探跟着你？

吉诃德 可能的。

斯德拉 不怀疑吗？

吉诃德 我给他们说了，我是他们的仇敌。

斯德拉 你总是这样直爽的。

山嘉 不实际的。

斯德拉 还迟延些什么呢？要赶紧进行！每一分钟都是贵重的！我已经同了医生到这里来。我们可以说，他来是因为你不舒服。他们对于我是宽容的，因为我以前对于下流人是心肠很好的，那时候下流人还在人家的鞭子底下过活呢。可恨的这些怪物。他们现在把我们都关在肮脏的监狱里。

山嘉 （在吉诃德跟前跪下）董吉诃德，慈悲相的武士，拉曼伽的英雄，西班牙的英雄，天下大英雄！我对着上帝罚咒，我

对着你武士的靴子祷告，我用我可怜的脑袋请求，——随便什么都可以！求求你，不要参预阴谋。人家要叫你加入阴谋呀。

吉河德 滚出去，闭起你的鸟嘴。

山嘉 (站起来)唔，现在革命了；我的好老爷，我，……所谓，……不是你的所谓奴才，因为所谓……因为老爷已经没有了，……所谓……我还是你的，所谓同志呢。所以请你别这么样叫喊。我劝你，因为我的肩膀上的脑袋不这么样笨，而且它也不愿意搬家，还得好好的装在这个肩膀上。是呀。(沉默)这，所谓……

吉河德 你怎么啦，暴动起来了。

山嘉 不，我不过站起罢了。难道我抢了你什么？一点儿也没有。难道我不肯做你的年轻的同志吗？也没有这么一回事。可是，我们得有宪法。

吉河德 (重重的打他一个巴掌)哪，给你这个宪法！

斯德拉 山嘉，害臊罢！

山嘉 你打人。很好。是，是，好得很。我到巴勒塔萨老爷那儿去，把我在这里听见的话，都告诉他。

吉河德 混蛋！你说过，你还敢说我爱你。你把这个“爱”字都糟蹋了，要你那样的厚嘴唇来说这个字，——你那两片厚嘴唇，已经会说出刚才在这儿说的一篇话！马理亚·斯德拉，你看，我是多么孤独。要知道这个驴子，总算是唯一的一个人，他恋着我，我也恋着他。要知道，我真的爱他，象爱兄弟一样，虽然他是那么蠢，那么贪，那么胆小，

那么爱多嘴等等等等。我爱他。我没有一次忘记替他祷告的。当他生病的时候，发热，说梦话，——我整天整夜的陪着他。

山嘉（哭着跪下来）饶了我罢，噢，饶了我罢，只要你能够！自然……我这样恋着你……这样……象只狗拴在走江湖的绳子上。噢，饶了我罢，好老爷。

吉河德 好了，好了，山嘉，好好的。（把他从地上摔起来，在他的颊角上亲嘴）自然，你是我的同志，你是我的兄弟。这样，你不要来管你懂不了的事情。唉，可怜的家伙，出去罢，去洗一洗脸，去看看厨房里烧些什么菜，总要听我的命令。

山嘉（喘着气，象个刚刚哭过的小孩子）是，是，我的好老爷。

斯德拉 你请医生进来，他在门外边等着呢。

〔山嘉走下去。〕

斯德拉 我知道你能够救他。

吉河德 我的责任是很明显的。

〔医生进来，鞠躬。〕

帕波 伟大的英雄。我没有披上雨衣，也没有盖上帽子，为的是不要引起人家的怀疑。我到你这里来是简单的，因为你有些不舒服。

斯德拉 医生老爷，董谟尔却的请求是什么？

帕波 要解放他。他这个人读了不少书，而且是个浪漫主义家，他发明了一个方法，值得写冒险小说的作家称赞的。

斯德拉 怎么一回事？

帕波 可敬的董吉河德要求和谟尔却会见，最好是要求和国

公家族以及谟尔却一块儿会见。

吉诃德 可是他们不准我的。

帕波 为什么呢？你可以说真话，就是你因为仁爱起见，要去安慰安慰他们，仿佛……牧师似的。

吉诃德 要是昨天，我只要要求，巴勒塔萨是会答应我的。可是，医生，今天我已经公开的和他们宣战了。

帕波 原来这样。哼……哼……这很好，也很不好。可敬的武士，这很好，因为你赞成我们，你也反对野蛮人，反对流氓，反对绞犯，反对出卖基督的犹太，反对荒唐的家伙，淫荡的家伙，我给他们……（咳嗽）噢，我恨得要死。我恨这些恶魔，这些混蛋，简直要气死。吓……吓……吓……

吉诃德 你不喜欢他们？

帕波 吓，要是他们落到了我手里，可敬的武士，那我才不枉做一辈子医生呢。我要想出一切方法，叫他们的身体多受些痛苦。

斯德拉 医生，你真可怕，你是个恶人……我们……和董吉诃德……是好人。

帕波 对得很……嘻嘻嘻……对不起，对不起。我太兴奋了。虽然我的兴奋原是出于真心的。这样，这样，这样……我们讲到了什么地方？是了，就这样罢。这是非常之开心的。单是这一件事：你已经公开的和他们斗争。我们是弱者，他们是有力量的。那儿会有什么公开的战斗呢？应当说谎话。

吉诃德 只管目的，不管手段？是吗？

帕波 唔，自然哪。你要不要救董谟尔却？

吉诃德 全心全意。

帕波 不说谎话，不设骗局——就不行。

吉诃德 即使为着最神圣的事业而应当说谎，或者应当用另外的方法去杀人，不象公开的战斗一样，那么，我也只有让开，这是我的原则。

帕波 这好极了。我戴上帽子就回家去。明天或者后天，我们的谟尔却就要吃暴徒的斧头。怎么样！完了！再见罢，关于有德行的生活的幻想！（向门那边去）

斯德拉 董吉诃德。发发善心罢。发发善心罢。（抓着他的手。医生一只手扶着门环，站住了）

吉诃德 可是，你们要记得，他们本来也是要给人类造幸福的；我所以成了这些理想家的敌人，就只因为我是要求干净的手段的人。我已经给你们说过了，这是我的原则。背叛自己的原则的人，甚至于不配进地狱，而要完完全全的死灭。

帕波 可是，我们都只配完完全全的死灭，不管有没有原则。

斯德拉 董吉诃德！发发善心罢！发发善心罢！（跪下来，含着眼泪望着他）

帕波 要知道值不值得干这件事，至少你要听完我的话。

吉诃德 （搀起斯德拉）我听你，可是我……

帕波 这样，你拿着谟尔却的信去见巴勒塔萨，不要去见那个头脑帕文——他是石头做的，要见就去见那个空洞的巴

勒塔萨——他是泥做的。你给他说明，谟尔却忏悔了。也许你还可以说，国公家族的心灵也改好了。你要求去见他们。你怎么会有害处呢？你和革命的敌人并没有关系。卫兵只管可以多添几个。你甚至于可以给他们……搜查一下……进去的时候和出来的时候……这样……难道巴勒塔萨不会软下来吗？不肯宽容一些吗？他可以给你办这么一件事，你是他的朋友，武士，你是他所感激的人，他想你们两个人的友谊可以恢复，他动摇着……啊？
(很狡猾的挤着眼睛)

斯德拉 说下去，说下去。

帕波 之后呢。我给你一个小纸包，只有小核桃那么大，只有豌豆那么大。你可以把它放在嘴里，夹在牙齿和巴掌里面。你把这纸包给谟尔却。在监狱里随便你说句什么话，就走好了。哼。(举起一个指头向着天)这是毒药。

斯德拉 这是毒药！

帕波 这是毒药。谟尔却吃了它就要死的。

斯德拉 啊！

帕波 可是没有完全死。他要死三天。自然大家当他是死尸，要把他葬起来。他们会准他葬在自己的家墓里。为什么不呢？到第三天，说得清楚些，到第三天晚上，我们这些阴谋家到他的坟上去……你们懂得了罢？自然，要准备几匹好马。(举起一个指头，向着天)这对于谁也没有害处，因为谟尔却复活起来，要过的是正当的生活，要干神圣的事业。

斯德拉 谟尔却以前荒唐的时候，你记得罢？他为着爱上了公夫人来麻烦你，那时候我因为你说的话那么好，所以爱你。你记得罢？那时候，你也担任了欺骗的罪恶，也违背了自己的原则。董吉诃德，你是伟大的人物。现在呢？唔，自然，你要离开自己的原则，你要说谎话，可是你是良善的，你甚至于把自己的心灵都委托给别人。

吉诃德 唉，没有罪过的嘴里，讲出这样的诡辩！唉，青天白日的理由！唉，每天的悲伤压在我的心上！（坐在一堆书上，很深沉的思索着）

帕波 而纸包是小得很，真正是小把戏，你看？这就是。这里面就包含着三天的死和复活。嘻嘻嘻！差不多是整个的基督教教义。

斯德拉 董吉诃德，你看看我的眼睛。我差不多还是小孩子。我的心是小孩子的心。上帝说的：“汝其有赤子之心。”你相信我；如果你说不，那我就离开你，当你是假圣人，或者……如果你说是，那我就给你辩护。我愿意用世界上的幸福替你洗刷罪过，我用我的头发替你揩干净^⑩。董吉诃德，你记得吗：是礼拜六为着人的，不是人为着礼拜六的。

帕波 （向着旁边说）或者……不是人为着原则。随便什么也比不上天真烂漫的狡猾。

吉诃德 （很深沉的叹了一口气）我同意了。

斯德拉 Gloria Mariae Virgini!（圣母马丽万岁！^⑪）

帕波 这是胜利。

吉河德 谁的？

斯德拉 噢，仁爱的胜利。

——幕下

第八场

谟尔却 (跪着。祷告了一会儿。站起来，发狠的踏着脚) 唔，我有什么办法呢？烦闷……我没有那样的天才……我愿意给许多钱，只要能够使我变成神秘家。(稍停) 魏斯孔新伯爵，咱们还是玩一下弹子球罢。(从枕头底下摸出弹子球来) 这样。先来的是好谟尔却，他只要想做个好小子。第二个来的是恶谟尔却，他要想……噢，他的想头多得很呢。来罢，安琪儿的谟尔却，福音的谟尔却……一……二……丢了！不，这不算。我重新再来。一，二，三，四。丢了！没有办法。现在，恶魔的谟尔却，地狱里的谟尔却，你来罢。一，二，三，四，五，六，等等。(继续打着弹子球)

(门开开了。狱卒走进来。他站在门口，嘻着嘴笑。

狱卒 伯爵操练呢！

谟尔却 这是你，是呀，我在这里玩。还有什么别的好干呢？

狱卒 你马上就要有不少消遣的事情哪。我不知道怎么样，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有命令，叫我把以前的国公和夫人带到你这儿来这么一点钟。

谟尔却 唔？当真的吗？

狱卒 我怎么敢……

谟尔却 要是他们来我这里，我赏你一个“赤欣”^⑩。

狱卒 噢，他们很快就要来的。

谟尔却 给我记上数目……（又打球）一，二，三。（继续低声的数着）

狱卒 仿佛有个客人应当来看你们大家。

谟尔却 啊呀，丢了！客人？这一定是那个长子——董吉诃德。（拍拍狱卒的肩膀）什么都好起来了。基督给强盗说的，叫他在自己的天堂里记着基督。

狱卒 对不起，你说错了：这是强盗请求基督的……

谟尔却 你不是强盗，你甚至于和他是相反的，你是狱卒哪，可是你始终是个痞子。这样，（很滑稽的高兴着）你快要跟我一块儿喝酒吃鸡哪。

狱卒 多谢多谢。你看：国公和夫人来了，他们那么响的争论着。

〔国公很暴躁的走进来；国公夫人跟在后面，也很兴奋。狱卒走下。〕

国公 这是干什么，是不是叫我们来大家见一见，就要永诀了？

谟尔却 （滑稽的悲伤着）永诀了，国公。

国公 你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谟尔却 他们要把你绞死。

国公 绞死？这算什么样子！这不行！他们不敢的！至多呢，他们也应当杀我的头！

谟尔却 还不是一样么？

国公 不。我要抗议。夫人，不要你说话！我们倒运了，你就变了这么一个蠢女人。放荡鬼。我们现在的政策只有一个：保全性命，以后再看。就是这样。唔，谟尔却，请你听我的计画，我已经详详细细的想好了；固然，我要承认，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脑袋来想，实在有点儿困难。夫人，不要你说话！我完全确定的承认：我实在怕死。我怕，我怕！把人关在监狱里，叫他知道要处死刑了，——这实在是难受。我抗议！就是这样！（把手放在额角上）我现在是满头冷汗。谟尔却，他们给酒吗？我，他们是给的，你叫他们拿些酒来。

〔谟尔却走到门跟前，敲了几下，狱卒立刻就出现了。〕

谟尔却 畜生，你在这里偷听？（狱卒不做声。谟尔却对国公说）这个人是最混蛋的两面三刀的家伙。他，什么人都服侍。（对狱卒说）拿一杯黑莲丝酒来给殿下！

狱卒 立刻就有。（鞠躬，走下）

谟尔却 假使你有计画，低低的给我讲。

国公 这是那么好的计画，就使站在屋顶上叫也不要紧的。

谟尔却 （很滑稽的）唔？

公夫人 羞得很，羞得很。

国公 不要你说话。这个女人听了我的最精细的自卫的方法，她还不佩服。她只在破坏这个计画。你知道，她想在监狱里来表演一套武侠小说。

〔狱卒拿了酒上来。国公很口渴似的喝着；狱卒用茶盘托着酒杯走下。〕

国公 这样。我念着，你用心听好了，谟尔却。我不写，而只是宣读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里，我讲我自己的所谓罪恶，说出一切可以说的事情。我要骂君主政体，骂教堂，骂我自己的父亲。我要向那些混蛋提议，请他们也在这个宣言上签名，如果他们能够放我。哪？他们能够把这种宣言印出来吗？呵？难道这不是他们的利益吗？呵？

谟尔却 他们会懂得的，你以后要否认这个宣言，要说这原是他们自己写的，而你不过是在死刑的威迫之下签名的。

固然，这也可以在精神上破坏你的信用。可是，殿下的精神上的信用早就破产了。

公夫人 不的，他们的办法还不是这样的。他们把你宣读的文件公布出去，并且说这是你要想赎命，所以把这种无耻的文件出卖给他们的。

国公 人家不会相信他们的……

公夫人 会相信的！

谟尔却 会相信的。

国公 那我还有什么方法赎命呢？

谟尔却 要是慢慢的继续的暴露你的统治的秘密，再加上西班牙和欧洲的其他君主的秘密，——还可以自己杜造出一些故事来，——其实，就使没有什么掺杂的东西，也就够得上一千零一夜的了，甚至于还不止呢。你去做他们的希赫莱萨达^②罢。哈哈。

国公 你笑吗？你想出了什么法子，好宝贝？你听我的话，如果谁要是从这里逃走了，那其余的人都要立刻绞死罢？

呵？（指指颧角）我们大家约好了，不要互相牵累呀。

谟尔却 我是要逃的。我自己不知道：能不能够娶马理亚·斯德拉做老婆，我醒着也在梦见她。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住到普洛望斯地方去，在海边的橄榄树底下，渐渐修成圣人，平心静气的过日子。或者，我再来冒一次险：暴动起来反对暴动的平民，烧掉乡村，斫杀乡下人，戳死革命党，渐渐的打到帕支那里去。

公夫人 谟尔却，如果你逃得脱，你一定要打死他们。他们就完了。

国公 谟尔却，你逃不掉的……你不要打仗呀……你还没有打到他们身上，我早就被绞死了，——我又正是你要救的人，为着救我，你才要打仗呢……

谟尔却 为着救你？呸。国公，你知道吗：你要是死了，我才快乐呢。

国公 （退后几步）什么？

谟尔却 我才快乐呢。你是恶人，荒唐鬼，又可怜又蠢笨。你有什么用处？只有美丽的公夫人，我倒替她可惜。第一，因为她美丽，第二，因为她勇敢。（向国公说）你似乎要坐一坐罢，殿下？你不舒服？坐在床上罢，不要客气。（向公夫人说）可是，美人儿的太太，应当挑选一下：如果我逃掉了就隐居起来，你的头也许可以保全；如果我要和他们打仗，我在第一天就要准备替你开追悼会。

公夫人 我痛恨他们，恨得自己都受不了。简直要气死。假使我死的时候能够知道：我已经抓住了革命的衣服——

我的死能够拖着革命一同进坟墓，那么，我死也快乐的。

谟尔却 女英雄。(向国公说)你要不要和我玩一会儿弹子球？

国公 弹子球？

谟尔却 是的。你看。(拿出球来)要不要赌个东道？你赢了，我就隐居；我赢了，——我就去打仗。来罢。一，二，三，四，五，糟糕。丢了！你要来吗，殿下？

国公 (跳起来)滚你的蛋，见鬼。你这个没有心肝的，杂种，不中用的东西。

谟尔却 哈哈！你说我是这样的人，——我倒以为你是这样呢。公夫人的光荣的伟大，比我们稍微高尚一点。可是，要是我知道一切人都是这样龌龊，卑鄙，我可要说我们这些人只配……究竟配干什么。有一个正直的人——马理亚·斯德拉。要教会她情爱的罪过，同着她一块儿去犯罪，所谓心灵暗淡的罪，——那才甜蜜呢。(打球)一，二，……(继续打球，低低的数着)

狱卒 (走进来)董吉诃德，拉曼伽的武士。

(门跟前立刻出现了吉诃德，和向来一样，直挺挺的。)

谟尔却 (丢下了弹子球，跑到他跟前，郑重的鞠躬，在他的手背上亲嘴)噢，武士，噢，我的光明的英雄……(哭着)

(国公和公夫人很奇怪的看着这一套把戏。)

吉诃德 (很感动的)安心罢，谟尔却，安心罢，我的孩子。

谟尔却 孩子，孩子，孩子……

吉诃德 请坐罢……公爷，公夫人，伯爵。平民行政会的代表

巴勒塔萨，人是正直的，心是软的，他虽然有许多迷误，可是准我到这里来，安慰安慰你们。

国公 他们准备绞死我吗？

吉诃德 我的安慰和这方面并没有关系，可是我也可以回答你。董帕支说的：如果我们自己的情形不好，那我们就结果他。如果保存了他，附近各国的君主就不来干涉我们，那么，他还可以有活命。

公夫人 你看！

国公 我看到的……这很聪明……这样，好武士，请你和他们说，我愿意写信给附近各国的君王，叫他们不要……

公夫人 （把两只手遮着脸）

吉诃德 我不是这类事情的中间人。我不是政治家。我再说一遍：我的安慰和这一方面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今天，在这样侮辱的地方，这里的三个人，都是上帝委任的高等的公侯，可是上帝的手段又把他们推倒下来，他们差不多已经接近死灭的道路，——我想在这样的三个人的跟前，最好是谈一谈心灵的不死。

国公 滚蛋，见鬼！我不愿意。也许我已经活不了几天了！与其听这样无聊的话，还不如向着天花板吐几口口沫！谟尔却，你还是劝董吉诃德来玩一下弹子球罢。（回转身去）

吉诃德 这样，甚至于在这种时候，也许你们在这里说笑话，而……

国公 （很兴奋的跳起来）你敢讲这个！（揩着额角）

吉诃德 你，以前正是宗教的正式保护人……

国王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是以前，是现在，是将来，我统没有相信不相信，也不要相信什么“不死”。我要活，要吃，要喝，要爱，要打猎。我们的祖宗早就以为这些事情到阴间也是要做的，而僧侣——只是没有肉体的心灵。我看没有什么必要……

谟尔却（向吉诃德说）忏悔的，罪过的人，在天堂里会不会给个安琪儿做他老婆呢？譬如人家把赫巴给了赫腊克里德^①，把一千个“古丽”给了沃斯曼^②？

吉诃德 安琪儿？做老婆？

谟尔却 饶恕我的不适当的问题！为着要安琪儿做老婆，可以去干最伟大的功绩。照古代的神话说起来，许多英雄和神女仙女做夫妻，可是这都不算。《圣经》上说安琪儿也做人的女儿，可是，这也不算。可是，爱上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的安琪儿，最神圣的，最光明的，最清淨的，没有肉欲的；而把这个差不多熄灭了罪恶的火炭，竭力去吹着来，煽动那清白的心胸……

吉诃德（受着侮辱似的）青年！你爱上了马理亚·斯德拉？

谟尔却 是的。她才是我的救星。我的这个救星，能不能够引导我脱离罪恶，而走上英雄的正直的道路，接近高尚的生活呢？

吉诃德^③（长久的思索之后）她能够引导你的。为着爱和仁慈，为着改过的诚心。噢，还要为着牺牲……还要……请你接受我的这一颗豌豆。这是……

谟尔却 (象猫一样的从他的手里把“豌豆”抢了过去) 豌豆! 幸福!

胜利!(很久的跳舞,唱)

豌豆,豌豆,
好豆,好豆,
不管上帝还是鬼,
送来的是救命豆。
滴粒搭拉,滴粒搭拉。

(坐在床沿上,喘着气)现在我怎么办呢?死?之后呢?我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懂了?滚,滚,滚出我的签押房。大家都走罢,孔雀,天鹅和鹭鸶。嘶!让我一个人死罢。走罢。我的脚已经僵了。滚!

国公 我真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赶紧的走出去)

公夫人 (向谟尔却那边走过去)谟尔却。

谟尔却 滚!(她走下)

吉诃德 (很认真的很威严的)伯爵!

(吉诃德张开两只手,走下。)

谟尔却 我僵了。呜,呜,这样冷。牙牙牙齿对牙牙牙齿部都碰不不上了。白儿儿儿。格儿儿儿。(躺在床上,盖起毯子)
呜,呜,呜。脚没有了。

(狱卒走上。)

谟尔却 滚!

狱卒 不行,你应当知道。那个小丸药是医生帕波做的。

谟尔却 我知道。

狱卒 可是他都给平民行政会说出来了，所以换了真正的毒药。

谟尔却 (象闪电似的极快的坐起来) 什么？

狱卒 你是死定了的了。

谟尔却 什么，什么？(倒下去)

狱卒 (低下身子去看他) 死了。我以为他还要受一忽儿苦呢？这是我特为开玩笑的。我也想笑笑这个……荒唐鬼儿。

——幕下

第九场

(坟山。杉树，玫瑰花，大理石墓碑、新近做好的谟尔却的坟，上面竖着木头的十字架，一个白色的花圈。月亮照着。远远的听见小琵琶和孟达玲的声音。盖吉诃德和山嘉穿着雨衣走上。)

山嘉 夜里逛坟山——我实在有点儿不愿意。我想，总得逛惯才行。

吉诃德 啊嘿！山嘉！(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坐在坟山上的一块石头上) 这里的世界，只闻得玫瑰香。你听见吗：谁在那里开心呢，给他的爱人唱歌呢。

山嘉 那多么好。只有我们才象僵尸似的坐在坟山里。请你不要这样看我：你那双眼睛象玻璃似的，你那么瘦的脖子

和干枯的脸！——简直是个阴灵。

吉诃德 想起来世界上一切都是阴灵，那是多么安心。可是，山嘉，并不是一切都是这个样子呵，唉，不是呀。痛苦始终还是痛苦。山嘉，也许忽然向我做了空前的新的痛苦的原因呢。

山嘉 我已经给你说过，叫你不要参加阴谋……

吉诃德 我已经脱离了。我不参预他们的阴谋。甚至于不管马理亚·斯德拉。

山嘉 那我们为什么又到这里来呢？难道就是来唉声叹气的吗？

吉诃德 （不发声。稍停之后）唉，山嘉，我要知道，也许还可以纠正呢？

山嘉 （把帽子扔在地上）唉，你的心灵受罪啦，你是个多么不幸的人，班沙呀。你同谁混在一起过日子呢？

〔沉默。〕

我们怎么办呢？或者你自己决定变成谟尔却伯爵坟上的墓碑吗？

吉诃德 唉，要是这样就好了！我想要变成很沉重的石像，压住了他——叫他不要爬起来，因为我怕！他复活起来，大半还是个恶魔，不会是安琪儿的。

山嘉 是呀，自然哪。（和他并排的坐下）唔，你说罢：他没有真正死罢？啊？我已经猜到了，其实关于这个秘密已经说了不少冤枉话，就是我的那匹驴子也已经懂得是怎么一回事了，我想。谟尔却还活着。是这样罢？这才可怕呢。

不行，叫我是再也不干这样的事情，——醒过来是在棺材里，盖着面纱。

吉诃德 是呀，这真可怕。可是，今天夜里就要这个样子。也许，他已经在这个坟里张开了眼睛了。山嘉，你听一听地底下，听得见什么声音吗？

山嘉 不行，我怕听得，地是湿的。

吉诃德 （躺到谟尔却的坟上去，用耳朵贴着地）不做声，湿的地不做声。

山嘉 好老爷！有人打着一盏暗暗的灯笼来了。光线一直射到我眼睛里来了。也许这是平民行政会的警官呢。

吉诃德 这一定是巴玻的帕波。

〔马理亚·斯德拉拿着一把铲子，披着雨衣，打着灯笼走上。〕

斯德拉 谁在这里？这是你，武士？你始终来了？这多么好！医生不知道为什么还不来。我好不容易弄着了一把铲子，自己先来了。唉，上帝，我是多么苦呀！我觉得立刻就要死了。

吉诃德 把铲子给我。就要掘起来。早些掘，总比迟了好些。

斯德拉 （把铲子给了他，他就掘起来，而她提着灯笼照着）

吉诃德 我现在记起了我的一个非常之奇怪的伟大的梦。

斯德拉 你不听见坟里面有什么响动么？

吉诃德 不。可是泥土爆裂得太响了。

斯德拉 什么下作东西在那里弹着“西赫第里亚”的曲子。

吉诃德 我那次做梦，仿佛我在红云堆里，站在一个光华耀眼的审判官眼前。雷声轰隆轰隆的响着。那人的威严的声

音给我讲着：“你敢自己以为正直的吗？你没有了解你的时代责任。你那种腐败的正直——他正是这样说的，——你那种腐败的正直，只会产生死灭——正是当代伟大的幸福的创造者的死灭。”我全身都发抖了。我觉得我立刻要掉下去，而我的掉下去是没有穷尽的，没有尽头的……那时候，一个很温柔的……

斯德拉 掘呀，掘呀，董吉诃德。

吉诃德 （不做声的掘着）

斯德拉 这坟有多么深？

吉诃德 （满脚膝都是泥土了）我没有看见怎么样埋葬他的。

斯德拉 你不听见什么吗？

吉诃德 不。马理亚·斯德拉，我给你说，你同坟墓……

斯德拉 多么可怕。

吉诃德 你在上面，而我在坟墓里。（他的全身照在月亮的光线里，他看着她）

斯德拉 掘呀，掘呀，董吉诃德。

山嘉 还是给我来掘罢。你简直在喘气。你的声音都哑了，好象罗息南德生了流涎病似的。喂！（卷着袖子）把铲子给我，从坟里爬出来罢。

吉诃德 （走出来。山嘉走下去）

山嘉 唔，这是我干的事情吗，掘死尸，也许还要更坏呢？（起劲的掘着）

吉诃德 （走到马理亚·斯德拉跟前）是呀，当时我正觉得非常之不幸，觉得受了人家的咒骂，受了人家的判决，这时候来

了一个温柔的……

山嘉 (从坟里面跳出来,仿佛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似的)他在敲着!
我的妈呀,他在敲着。多么怕人呀!

吉诃德 (抓住了他的铲子,跳进坟里去,竭力的掘。停止了,低下身子去)董谟尔却!董谟尔却!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又很快的掘着)哪,已经是棺材盖了。弄干净它。这样,这样。
山嘉,来帮我把棺材抬出来。

山嘉 不行,不行。我无论怎么样也不干了。我还是赶紧跑路的好。

吉诃德 山嘉!

山嘉 我们两个人也抬不起这具棺材。

吉诃德 (低下身子去)这棺材只是马马虎虎的钉着。这里有没有开螺丝钉的家伙?什么?你讲什么?

斯德拉 他讲话吗?我的上帝,他讲些什么,他说什么?

吉诃德 (立直起来)他在骂人……很下作的话。你有没有开螺丝钉的家伙?

斯德拉 我没有。

吉诃德 (又低下身子去)棺材盖上有四只螺丝钉钉着。大概故意没有用大钉钉牢;可况我杜然用指头在这里旋,一点儿没有用处,要用旋螺丝钉的家伙。

山嘉 我这把刀有用吗?(吉诃德接了他的刀)打这把刀的好铁匠,做梦也不曾想到这把刀有这样的用处。

吉诃德 这把刀有用处。这样,这样。一个!(把一个螺丝钉撬出来)

斯德拉 上帝呀，我的心这样的跳！

山嘉 我也是这样，公主。

[他们两个人都低下身子去，看着坟坑里面。

吉河德 (又扔出一只螺丝钉) 又是一个！

山嘉 他在棺材里面吵闹呢；死人，其实该说是活鬼？啊？

吉河德 啊呀，刀断了。

山嘉 断了？唉，多倒霉！这把刀，我用了它十一年了。

吉河德 怎么办呢？

山嘉 我还是在拉曼伽的市场上买的，真是一把好极的基督教的刀。我用它切了多少面包和牛油糕呵！

吉河德 怎么办呢？

山嘉 你至少也得说一说——刀是怎么样断的呢。

吉河德 难就难在不是断成两段的，不然，还可以用半段头的刀来旋呢，——刀身脱出了刀柄，刀柄破了。

山嘉 这还好。

吉河德 这真不好，没有办法旋了。

山嘉 这还好，我给你说；我再去配一个刀柄。快些把刀身给我罢。

吉河德 可是漠尔却呢？

山嘉 那关我什么事？(很快的把刀放到袋里去)

[一阵爆裂的声音。吉河德从坟里面跳出来。山嘉很快的往旁边逃，躲在杉树背后去。

斯德拉 怎么一回事？

吉河德 他把棺材盖掀起了！(跳在坟那边去)是呀，是呀，他把

棺材盖弄破了。他走出来了。

谟尔却 (披着面纱从坟里走出来,就坐在坟沿上。月亮的光线照着他。他不做声,皱着眉头)

[稍停。

斯德拉 谟尔却?

谟尔却 我总算是没有死。

斯德拉 你活着么,伯爵?

谟尔却 (咳嗽,吐口沫)要喝!

吉河德 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把面纱撕下了罢,我们到城里去。

谟尔却 混蛋,酒也没有带一瓶,就算水也是好的!(坐着,弯着身体)我累得很。我老了一百年了。我的头发没有发白吗?

斯德拉 没有,伯爵。

谟尔却 不会的!你走近些。怕么?走近些,好好的看一看,给我讲真话。

斯德拉 (走近去抚摸着谟尔却的头)我的可怜的伯爵。你有了好些灰白的头发。

谟尔却 我就说的。可是,总有人要用他的脑袋,来赔偿我的每一根发了白的头发,要受着地狱里似的痛苦面叫喊起来,来赔偿我在棺材里过的每一分钟。

吉河德 伯爵,我对于你做了两件好事:我给你带了丸药,我……几乎是违背着我的良心把你掘了出来,因为医生没有来。我要是没有来到这儿,你也许已经闷死在棺材

里了。我有理由要求你听一听我的话。

漠尔却 没有什么理由！不要你做声，讨厌的光棍，发了痴的无聊的家伙！

山嘉（从村背后跳出来）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这个好汉这样骂你？因为他知道，你的气量太大了，不会去告诉守卫的兵的。我可要去告发了。我受够了！这一次，这个好汉要多躺一忽儿了。（逃去）

吉诃德 山嘉，山嘉，你干什么？山嘉，回来，山山嘉！

漠尔却 你那么哑着的声音，别叫了。马呢？

斯德拉 马还没有呢。

漠尔却 这可糟了。董吉诃德到什么地方，就一定要做蠢事，一定要糟糕。怎么办呢？

斯德拉 他们已经来了。

漠尔却 我没有气力，逃不了了。给我一把大刀，或者随便什么，——得回到棺材里去。自己不好。没有立刻戴上假面具。我漠尔却·魏斯孔新伯爵是怎样的人；蛇的头，我都拗得断，这一次可断送在班沙那样的小子手里。

斯德拉 他们骑着马呢。

〔巴玻的帕波走上。〕

帕波 这是怎么一回事？都已经弄好了！我的可爱的董吉诃德，你是多么好呵。大家赶快些。上马罢！马刚刚够骑，很好的马，飞也似的，我们就走罢。我这里通行证也都有：我自己是医生领袖的通行证，还有两张医生的，一张看护妇的，一张当差的。我们刚好是这几个人。

漠尔却 可见得世界上是有鬼的，至少恶魔是有的。马理亚·斯德拉，你同我走罢。

吉诃德 我不去。

漠尔却 我也不要你去，医生帕波请你去逛逛，本来是说得玩的。

吉诃德 马理亚！

漠尔却 嘶。哈哈！（拉着马理亚·斯德拉的手）

斯德拉 我要谢谢他，至少。

漠尔却 有什么谢不谢。这个老货一个钱也不值。（走下）

帕波 老货？啊哈？这是他骂你的。我给你鞠躬，不胜荣幸之至，董吉诃德。（讥笑的神气，鞠躬，走下）

吉诃德 （坐在坟边，听着） 马跑着呢。这样。他们已经在教堂那边转弯了。这样……已经听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地上已经没有声音了……小琵琶也不做声了……我的心灵也不做声了。

〔稍停。等一忽儿，吵闹的声音又来了。山嘉，武装兵士，火把。〕

山嘉 捉，捉，一起都捉去，别管什么；都拖到德里戈老爷那儿去，他会审问的。

〔大家用火把到处照着。〕

第一兵士 这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慈悲相的武士。

山嘉 啊呀，怎么样！唉，处罚罢！（把帽子扔在地上）

第二兵士 现在怎么办呢？

第一兵士 只有把留在这儿的人抓去，见德里戈老爷去。

——幕下

尾 声 (Epilogue)

〔布景和第七场相同。董吉诃德坐在椅子上，很愁闷的，很懊丧的神气。山嘉站在舞台深处的门跟前。〕

吉诃德 这一个梦在我的眼前这么长久，象个威严的预言家。现在应了这个预言，我想起来，总算是个预先的安慰，因为那威严的云彩在我的脚底下散开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掉下去了，这一掉要掉好几年，要掉好几年，掉到深坑里去，忽然一个很温柔的人用轻松的云雾围住了我，我就听见非常之妙的声音——在地上向来没有听见过的声音说着：“审判官，噢，他完完全全值得我用怜惜的爱情去爱他。”

〔稍停。〕

山嘉 干什么把你叫到这里来？（沉默）不要对我们有什么不好罢？第一次审问的时候，我们都说了，之后……

吉诃德 你说的。

山嘉 我一定要讲“我们”说的……可是，我本来要说，叫他们不要管我们好了，仿佛我们什么坏事也没有做。

吉诃德 怎么不管我们？唔，自然，他们并没有把我们关在黑洞里去，可是他们是怎么样对待我的？简直象对付有传染病的人似的。

山嘉 你最近的那次“功绩”之后，自然人家不会来和你亲嘴。

可是为什么叫我们到这里来呢？

〔巴勒塔萨开了旁边的一扇门，看了一眼，然后走进来。〕

巴勒塔萨 董吉诃德，你在这里？好的。我要你听一听一个报告。（向着门那边说）瓦斯珂，进来罢。

〔报信人进来。巴勒塔萨坐到椅子上去。〕

巴勒塔萨 你讲罢。

瓦斯珂 魏斯孔新伯爵的军队，说老实话，真是一帮匪徒，占领了齐河之后，往东进兵，简直象潮水似的涌过来。一些苦得要命的穷得精光的难民，拚命的逃。而他们占领了村庄就到处放火；捉住的男人，都强迫加入军队，稍微有一点儿反抗，就要绞死。小孩子没有人管，几千几千的死掉。而女人和姑娘，给武士和匪徒当玩物。要是抓住一个有革命党嫌疑的人，那就带到大本营里的伯爵那儿去，当着他严刑拷打，简直是异想天开的 *Auto da fe*，——活炮烙。我总算是见识不少的了，可是听了人家讲的情形，真要恶心，真难受，还是不要详细的讲罢。可是，有一点我要说明的，就是伯爵夫人——马理亚·斯德拉公主也必须参观这种刑罚。她每一次，一开始就是这样子，都是要晕过去的。又把她弄醒过来，再叫她看这样的活地狱。人家说，有一次她哭叫了起来，她的哭声把犯人的叫喊都盖住了，她倒在地下，哀求那个魔王饶恕。这位公主的心里，有什么黑暗的秘密隐藏着，——我可不知道。然而我想，她也快要死了。魏斯孔新伯爵的白旗上，绣着几个字，叫做“恐怖的胜利”。

巴勒塔萨 够了，瓦斯珂。你去休息一下罢，而关于魏斯孔新军队的布置，你是不是要去告诉应当知道的人？

瓦斯珂 那自然。

巴勒塔萨 你去罢。(瓦斯珂走下)董吉诃德，我们的事情不好。德里戈·帕支，我的好朋友，今天一清早，自己亲自去打仗了。现在在我们旗帜之下的人，比魏斯孔新那里的要少两倍。自然，我们用不着他那种恐怖的手段，也不肯用；然而我们应当肃清后方。我难道能够稍微抗议这么一下吗？固然，董吉诃德，我们这儿也流着血。我们不肃清后方的阴谋，就要弄到我们的军队完全灭亡。唉，董吉诃德！我并不要加重你的罪过，但是，你在这里起了很坏的作用。我不能不直说。严厉的德里戈为着要教训一般软心肠的人，——这种人的慈善只会来捣乱严重的复杂的要十分负责的实际生活，——所以他想要把你交给严厉的审判委员会。

吉诃德 我总是准备着的。

巴勒塔萨 谁又怀疑你没有这样的决心呢？谁需要你这种决心？我劝德里戈不必这样办。可是，董吉诃德，你不能够同我们在一块了。谁知道你，不要又起了什么最慈善的最仁爱的念头？……

吉诃德 驱逐出境？

巴勒塔萨 是了……唉，董吉诃德，你不能够做饥荒的流血的共和国的国民；这种共和国的领导者，要求民众的怒潮无论怎么样也要得到胜利，他们要领导着民众，经过赤尔谟

海，经过大沙漠，经过残酷的战斗，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可是，等到我们到了目的地，我们就要脱掉染着血腥的盔甲，那时候，我们来叫你，可怜的董吉诃德，那时候我们给你说：走进我们争得的篷帐里来罢，来帮助我们的建设。那时候，你的胸口呼吸起来要多么舒畅；四周围的情形，叫你看起来，又是多么自然呵。噢，那时候，你才是真正解放的董吉诃德。可是，那时候，你想必还要皱着眉头，记起经过的事情，记起许多恐怖的事实，虽则这种事实，你是没有经过的。唉，你不能够了解我们是在出着代价——不出这种代价是不能够跑进那样世界的，而只有那样的世界里面，真正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才可以找着和谐和光明。

吉诃德 是了，董巴勒塔萨，我有什么话可以给你说呢。我是这样想的：他们跑进了伟大的事业的海洋里去游泳了。那是很容易迷路的，很容易使自己和别人都在痛苦里面沉醉着，因为我知道：就是做着好事，最直接的好事，人也会种下极大的恶的种子。你们的信仰——和我的不同。可是，我们人本来又能够做什么呢？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我真正成了瞎子了。

〔稍停。〕

巴勒塔萨 你到什么地方去呢？

吉诃德 不知道。

巴勒塔萨 唉，又是晒得滚热的马车，在熔化的黄金似的暑天底下；又是骑着马，一个长子，一个胖子，同着两个影子，

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稍停)我可怜你，董吉河德。也许，我来冒险担保你罢。

吉河德 不要，我走好了。我不能够答应你说：我明天就一定不把你们的牺牲品藏在我的床底下。而我又怎么能够知道，这不是第二个谟尔却呢？

山嘉 (跑进来)伟大的武士。我已经把行李都准备好了。芒白稜的盔帽，我早就用白粉擦干净了，它放着光呢，叫人看着眼睛都要发痛。罗息南德照旧有点跷脚，它那样子，看……看起来真可怜。你的甲冑，我也常常擦着，可以说是亮到极点了。上路罢，我的好老爷。再去干新的冒险事业，趁现在——上帝老爷还没有请我们两个离开这个世界。

巴勒塔萨 - 再见罢，好山嘉。

山嘉 唉，董巴勒塔萨，我昨天晚上想了很久。我……眼睛都没有闭。甚至于我跑去看我的灰色驴子，想同它商量商量，可是它是只驴子，拿它有什么办法？我不是军人，可是我想不再跟董吉河德了，今天一早就可以同军队一起出发，去到西方战线，跟着董德里戈·帕支的脚踪，跟着我们老百姓的军长，跟着这个红铁匠去。可是不行。我把董吉河德丢在什么地方呢？

巴勒塔萨 (给山嘉亲嘴)你有幸福罢，好心肠。

吉河德 我也给你亲个嘴，董巴勒塔萨。(亲嘴)要我给你们辩护，我是不能够的；要我骂你们，我也不能够，我不能够替你们祷告。我只能够和你亲个嘴，表示我们一般人都应

当承认自己的弱点，表示我们的亲爱。

巴勒塔萨 现在，或者经过一个时期，我们一定达到我们人能够支配命运的权力。我们达得到这个目的，只有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最后的胜利者总是我们。

吉诃德 高傲的说话。唔，又怎么啦。将来人家要叫你们是痴子。你们的道路上有过许多错误，将来还要有错误。可是，你们有你们的美丽的杜尔清妮，——象我的武士道里的奇怪的同伴。噢，我的佳人要低微得多……可是……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她。是时候了。啊呀，山嘉，这次的大冒险叫我累死了，我觉得我的胸口有一个心灵上的致命伤。上帝要是还顾到亚当的子孙，他总要来救你们的。

〔走下。〕

山嘉 老头儿不好过。他本来有点儿疯，而你们又是一阵旋风，把他的疯病都给旋进旋风里去了。唔，有什么就算什么。你们打死那个该杀的谟尔却罢。假使你们真正达到了目的地，不要忘记叫我做卡信湖漠岛的省长呀。（鞠躬，走下）

〔稍停。〕

——幕下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译完。

① 西班牙的“董”是一种贵族的尊称，对于女人，就称“董娜”。这

里依照英文的“密斯忒”，用音译的办法，而不当作专用名词用，下同。
——译者原注(本篇全部注释均为译者原注)。

② 毛尔(Maurs)是一种民族。

③ 德腊西布尔(Thrasylbulus)，纪元前三九〇年死的，希腊人；白鲁德(Brutus)，生于纪元前八十五年，死于四十二年，杀死凯撒的，罗马人。

④ 鲁克莱蒂(Lucretius)，罗马诗人，生于纪元前九十五年到五十二年。

⑤ 魏斯孔新伯爵就是谟尔却。

⑥ 德里斯丹(Tristan)是中古时代一种极流行的小说里的主人翁。德里斯丹小说就成了一切艳情武士小说的通称。

⑦ 这是吉诃德的整个儿的姓名。

⑧ 亚龙若是国公的名字。

⑨ 帕拉廷是希腊雅典的一种神像，是一般的“保护神”的代名词，因为有一种神话的传说，说 Troy 地方没有失陷，全靠这种神的保佑。

⑩ 中古世纪决斗的规矩，丢一只手套是决斗之前的挑战，谁拣起这只手套就是接受挑战。

⑪ 诺亚(Noah)的“柜子船”，是《圣经》上的一种传说，说诺亚一家人在大洪水的时候，躲在柜子里流荡着而得救的。这里是说那匹马特别走得慢，所以说它是“柜子船”上的种。

⑫ 蒲巴是狱卒的名字。

⑬ 德里戈的姓。

⑭ 魏尔米龙的名字。

⑮ 中世纪的一种学派，主张保护犹太教的。

⑯ 也是中世纪一种学派。

⑰ 是天主教忏悔的风俗。

⑱ 拉丁文，直译是“处女马丽(耶稣的妈妈)的光荣”，等于中国人说“阿弥陀佛”的意思。

⑲ 西班牙古代的一种货币，约值五块中国钱。

⑳ 希赫莱萨达是《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的小说里的一个姑娘，她给阿拉伯皇帝讲的故事，就是这部连续不断的小说；阿拉伯皇帝的上谕是，每一个姑娘给他睡过一夜就要杀头，独有这位姑娘能够讲故事，越讲越多，因为皇帝要留着她到“明天”讲故事，所以不杀她，这样一夜一夜的过去，到了第一千零一夜，就饶了她的命，取消了以前的上谕。这里是谟尔却借此讥笑国公妄想赎命的意思。

㉑ 赫巴是希腊神话里的仙女，是裘斯的女儿，替诸神斟长生仙露的；赫拉克里德是希腊的哲学家。

㉒ “古丽”是回教仙女的意思；沃斯曼是回教的圣人。

第十三篇关于 列尔孟托夫的小说*

帕甫伦珂

这篇小说，是根据文学史上的材料的事实小说。关于列尔孟托夫①青年时代的浪漫故事，现在已经有了好些材料：他的日记，草稿，信件，以及他朋友的回忆等等，可以做作者描写他的性格的底本。列尔孟托夫的“忏悔的贵族”式的性格在这里写得很显露。再者，列尔孟托夫的名著《当代英雄》本来是列尔孟托夫的“自传性”的小说，而帕甫伦珂这篇小说正是叙述他同一位“浪漫帝克的巴黎女人”的故事，以及他的诗歌创作的氛围。而这小说也只是写他的浪漫这方面的，他另有“光明”的方面。可参阅一卷六期②D. 勃拉果夷所作《列尔孟托夫》。

关于作者P. 帕甫伦珂，我们知道得很少，只晓得他还发表了几篇小说，例如长篇的“Barricade”《巷战》，以及一九二七年在《普辣甫达报》③上发表的几个短篇。据他自己说：他的幼年时代已经爱读高尔基的小说里的《马尔华》，《耶美里央·皮莱》等等。他说：“小孩子的时候，最初我所写的就是Aphorism（格言）。这是《海

* 本篇译者生前未发表，一九三五年九月《译文》第二卷第七期据鲁迅保存的手稿发表；一九三六年辑入《海上述林》下卷“藻林”，一九五三年辑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八卷。现据八卷本《瞿秋白文集》辑入本卷。

燕》，《老鹰歌》④的影响。很想只用‘格言’来说话——这种说法，我觉得是简单的，高尚的，很美丽的。这样的痕迹也留在我的成年的作品里。从儿童时代起，直到现在为止，唱着，推敲着，我总在读他的短篇，除开高尔基，谁也没有他写得那么完整和简单。”（《普辣甫达报论高尔基集》，第一三四页，P. 帕甫伦珂；《我们谁不梦想做高尔基》。）

所附的三幅插图⑤，读者可以仔细的一看：这是多么有力，多么凸现。

一九三一年出现了十二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著作。（见报载）

深夜在澈称山上的森林里。摸索着，摇动着树梢，黎明从山那边跑过来；而前面，在溪谷外面远远的山坡上，已经是早晨了。早晨的言语是各色各样的，最热闹的早晨在溪谷的树林里，在喧闹的丛密的树木之间，在那些冒烟的忙乱的乡村那边。田地里的早晨就要安静些，声音响亮而平泛；山上的黎明却是紧张的寂静和无声的。

静悄悄的啁啾着一些没有睡够的鸟儿——这是唯一的响动。

在下面，在那些狭小的暖和的溪谷里，醒过来的动作发生着太阳底下的热烈的纷扰，它的模糊的回声传到山上来，然而这不过更加衬托着山上的无声的凝静。

一队骑兵的猎人休息在树林边，山顶上。夜是那么骚动和紧张，仿佛神经都露出在外面，用几千只纤细的迅速的小脚爪在保护着身体，防备着夜里的扰乱的危险。现在，在黎明的

寂静里，神经伏在里面去了，好象疲倦了的松鼠躲进了深洞，身体就象这样的洞，外面包着一层干燥的无感觉的硬壳。

那些马同鸟儿一块儿感觉到早晨了，现在疲倦的打着呵欠，扯动着嘴唇。而夜里，它们很长久的在柴火堆后面走着，寻找着最黑暗地方，然而到处都射着不安宁的苍白的光线，——浓厚的夜色留落在下面，在溪谷里；上面只有夜色的稀薄的模糊的一层。苍白的夜色延长得那么久那么久，腿和腰背都要发痛呢。

人比马要睡得长久多了，他们一直睡到太阳出来，一直到他们身上跑过了一阵太阳之前的寒冷的痉挛。

太阳初初上来的时候，总要觉得稍微冷一些，它的光线推动着前面的一阵轻轻的寒气的微波，仿佛风推动着前面的灰尘。狂飙推动着海上的白浪。巡逻兵西洛泰坐在暖和的树桩上，嚼着麦柴。靠近树林的那边，扣着的马践踏碎破的枯叶。中尉那匹小雄马放肆的叫着，扯动着别的马。

“真的，是英白西尔了，”西洛泰摇摇头，弯着腿站起来。他走到马那边去，拍拍它们的肋骨，整理着马勒口；中尉那匹小雄马缠住在缰绳里了，他就替它解开那缰绳。那马怕跌倒，就不再转动了。

“唔，Pa-a-rdon®……左边来……Pa-a-rdon……左边……”

“我在听你……你是对的，”中尉在梦里这样说着。

他躺在一件薄薄的外套上，另外一件当作被盖的从他身上滑了下去，只盖着腿。马裤褪到了肚脐上，那件满是斑点的

红绢衬衫从裤腰里扯了出来。他还躺了一会儿，脸钻在外套里，然后，很快的转过身来，打了个呵欠。用手搔着那“腿所伸出来的地方”，就把手撑在那里，不大声的，可是很听得清的说：

“不叫醒我，这不是见鬼吗？”

“Pardon，老爷，”西洛泰回答，“到英白西尔剩了不多路了。”

中尉歪了歪醒甃的嘴唇，摸了摸散乱的胡子，就勉强地严厉的说：

“那有什么说头呢，整理一下，上马。”

营帐里一切都骚动起来了，人伸着懒腰，爬起来，搬动着东西，醒来的吐着口沫；一股松动了的身体上的气味和马霍儿^①的烟气。十点钟以前，中尉应当赶到塞陵斯基森林；陀洛霍夫那一批猎人也要从东边的溪谷绕到那里。这两批人马的任务，是要绕过那森林，穿过它，走到最初几个山村里去。没有休息过的马跑着散乱的小步，夜里，长久的赶了那些“山民”^②，马的腿都累很了。

“老爷，准我说句话，”军曹长铁列施陈珂骑着一匹胸膛开阔的黄金色的卡辣巴赫马，赶到前面来，“马不要太累了罢，老爷……”他说。

“你装傻哪。”中尉尖利的声音说，“我看，你的牙齿又长久不痛了！”

队伍里轻轻的打着喷嚏。

“你们这些狗崽仔，得多打几顿才行，”中尉又加了一句。

军曹长跑到后面去了。再也弄不明白，究竟什么时候可

以给长官说话。他一忽儿很喜欢长篇大论的谈话，那时候整个队伍都是笑声和说话的声音；一忽儿他又把大家的嘴都给堵住，自己也几点钟的沉默着，这时候连咳一声嗽都要挨骂的了。

“嗤！”军曹长转过身来对队伍叫着，“当心着马，弟兄们！”

骑兵都不做声了；等了一忽儿，三分之一的人各自讲起自己的话来。这队伍里有卡赞的鞑靼人，有库斑的列兹吉人，还有乌克兰人。声音是各别的，言语也是不同的，谈话是杂乱无章的。骑兵弯着背坐在马鞍上，走着。在诺盖平原上，那些旷野里的强盗才这样走呢——姿势是不整齐的，然而很紧张。

树林稀疏起来了，时常有些烂坏了的树桩铺在路上，马绊着脚，磕碰着，跪倒下去。然而树林立刻就展开了，道路陡然的转过去，往下斜了；在草上可以觉得下面是溪谷了。

“那么静悄悄的，见你妈的鬼，”那黑黑的中尉尖声儿的说，在马上跳舞起来了。马在他身底下，象只捆住了腿的小鸡儿似的，动乱起来。

“整理一下，”他低低的说。

猎人们跳下马来，抽紧了马肚带，整理好了。有几个还看了看腰刀，扣扣紧皮外套。都安静了下来。

这当儿，远远的，在那最后的一点树林的疏疏朗朗的帘幕后面，来了一声轻轻的爆裂声。这声音延长得很久，象是潮湿的木板的爆裂，也不低下来，也不再高上去。马的腿都在交错的动着，向那边竖起了耳朵。中尉用手指捏捏下巴颏底下拖着乌黑的醒颧的小胡子，他在马脚边小便了，爬上鞍子

就说：

“唔，鬼家伙，你们当心点。咱们冲出去赶那些鞑鞑人，大家要同声的叫喊。要凶狠些。”

那时候，爆裂声又近了，铅丸的声响在树林上碰着。黑黑的中尉，额角微微的凸起着，身量象个小孩子，轻便的弯曲的两条腿，项颈仿佛埋在肩膀里，一直埋到耳朵边，他很矫捷的坐在马鞍上，不做声的赶着马走动了。有经验的小雄马放开脚步飞跑起来。在溪谷的边沿上已经出现了“山民”。

“Aida，弟兄们！赶一下马！”

那黑黑的中尉，丢开了缰绳，伏在鞍子上，在头边挥动着刀，钻过矮矮的一丛杂草，这外面就是纵横的田地了。猎人们叫喊着，紧紧的挤做一堆，跟着他冲过去。只有卡赞的鞑鞑人商苏定诺夫，勒住了马往旁边走，他把皮帽上的手帕放了下来，盖着脸，为的要看不见耻辱和恐惧，独个儿跟着冲进田地里，斜着跑到那边可以自由自在的砍和杀的地方去。

“山民”骑着齷里齷齪的马，简直就在刀口底下旋转着；双方几个受伤的人堆在地面上，发热的没有办法的手在乱抓着。“山民”和我们的人跳着蹦着，马直立起来，拥做一堆又散开去。仿佛在赶着一只什么顽皮的野兽，要把它赶进那看不见的，然而在他们之间的什么地方存在着的小洞里去。

猎人们砍得很着实，使劲的象挥着斧头似的挥动着刀，逼住了呼吸，一面喊着一面砍，可是不知为什么不往前去，尽钻在那一丛莓草里。“山民”的马互相磕碰着，他们比较轻便和自由的转动着，然而比较快的丧失自己的骑兵。于是好些空

着的马，背着砍坏了半边的鞍子，兴奋的在打仗的人的旁边纠缠着。那黑黑的中尉在光滑的大鞍子上滑来滑去。他跳得很高，同着那举起在肩膀上的刀从这一边晃到那一边，象一个蠢笨的捆在刀上的大刀柄似的。他咳着，喊着，溅着口沫——沾在胡子上，骑着那匹雪白的小雄马冲到了田地的那一边，枪声正从那边来。他，一般的看来，是很勇敢的，但是并非俄国式的勇敢，而是一种什么忙乱的勇敢，很自觉的，一切都记住在心上的。大概，在打仗之后，他总觉得有一点儿不是那么干的，也许简直不应当那么干的。他最怕自己象是个胆小鬼；他只要自己安静一点，就心上恐惧起来了；旁人会看着安静以为是胆小；于是他忘掉了一切规则，竭力多来些动作，自己去临敌时常冒着极大的危险。他砍得不大好，大概是因为他身量小，手短，因此他竭力的不砍，而多杀几个人，人扯过来，做个肉搏的战士，他的挥刀大半是为着运用战术，而不是为着抵抗。

然而他的忙乱简直是疯狂的，倒象是发痴而不象胆小，甚至于宁可死，他也不愿意看见自己那么不灵敏的挥刀的可笑的态度。

各种各色声音的叫喊盖住了树林外面的枪声，出现了“山民”的步兵。他们避过斜坡，一面跑着，一面跳上这里的马，伏在马鬃毛上就走了。跟在他们后面，陀洛霍夫那批猎人，扯紧着马的缰绳，走上来了。

“好呀，米塞尔，”陀洛霍夫自己远远的就叫着，从矮树林那边沿着小路走上来。

“看罢，我们是怎样在打仗，”他对黑黑的军官说着法国

话，“简直象厨房里的老百姓，我的亲爱的。既不漂亮，又不勇敢。你好。谢谢你的帮助。”

黑黑的中尉下了小雄马，跷着脚——他还是当着军官学生的的时候就弄坏了一只脚，——问好了。

“我倒羡慕你，陀洛霍夫，”他说，“你从八点钟就开仗哪。”

他歪了歪嘴唇，擦擦齜齜的胡子。

“你知道罢，我的运气不好，”他接着说，“我在树林子里转着，象维尔吉里^①在地狱似的。我的孩子们倒是勇敢的，不过有点儿土头土脑，”他用法国话结梢了。

“越是土头土脑的越好。不是在跳舞会上，”陀洛霍夫回答，“你不要骂乡下人，同我的来打打看，你才知道呢。”

他回过身去对副官说：

“你在这里招呼着罢，乔治克。我同中尉走几步，抽一筒烟来。”

黑黑的中尉不做声。陀洛霍夫关于乡下人的那几句话的不庄重的态度，有点儿刺着他。仿佛他给人鼻子上打了一下，象打小孩子和骗子似的。固然，陀洛霍夫是个哥萨克的老军官，有经验的，然而在加拉费耶夫队伍，早就说起了：黑黑的米塞尔的勇敢要比他大三倍呢。而陀洛霍夫那一句“同我的来打打看，你才知道呢，”那样一句对青年说的话，也可以当作侮辱的意思的。

“怎样，累了罢，米塞尔？”陀洛霍夫问他，“你怎么这样安排你自己的人呢？你最好下命令叫他们搭起篷帐来。”

“没有什么的，他们会等一等的，”黑黑的差不多没有掀动

嘴唇的回答，“不是在跳舞会上。他们强奸女孩子起来倒是第一等呢。”

陀洛霍夫笑了。他掀掀左边的眉毛，无关紧要的说了：

“我不来干涉。这是你的事情，米塞尔。可是，好兄弟，我倒不知道你这样的会强奸女孩子。”

黑黑的中尉脸红了。齷齪的巴掌，立刻冒出了一层汗。黑黑的虽然会骂人，其实心上是很害羞的人。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使他不好意思的。为的要不致于沉没在不好意思里，他就用不逊的态度来掩盖。然而不逊的态度，在谈到别人的和空想出来的事情的时候，固然有点用处，而谈到自己的事情，就不见得回回都好。人家当他是无耻的傻虫的时候，他倒觉得很安心的，他很尖刻，也很和爱；但是，他只要觉得有人在嘲笑的看透他的内心的时候，他就象刺蝟似的蜷缩起来，把背上的刺向着上面，自己开始去进攻一切人，口头上极不客气的。他越是进攻，人家越是要看透他的心，他也就越发要脸红。他象小孩子似的很有情感，然而他想做个暴徒和大丈夫。除开这一切别的以外，他还不美丽。很大的头，低低的埋在肩膀里，背的上部圆滚滚的，象是有点驼，细小的向外弯着的腿，声音尖利得象鸨鹞似的，眼睛很小，老鼠似的眼睛，额角微微的凸出着，象个聪明而残废的小孩子，而最主要的一一是身量，矮小的，看不见的身量。

陀洛霍夫摊开了外套，肚皮向下伏在外套上了。黑黑的中尉坐在他旁边的石头上。谈话又谈不上来。周围的山在太阳底下出汗了，冒着轻轻的一层云雾。山顶上，象是俄国斧头

砍过的刀疤和脓疮，全都是紫红的，而云雾沿着它们爬下来，爬到溪谷里，象是腐烂了的青灰色的脓浆。太阳晒着，很想要睡觉了。塞陵斯基森林内部的声响象着了魔似的。沿着森林走来的俄国步兵的响动，一阵阵喧闹的浪潮传达过来。

“随你要怎么样罢，”陀洛霍夫说，“我可要睡一忽儿。你还在羡慕我呢，说我从早上八点钟就开了仗，而我，你知道罢，简直是不死不活。对不起，亲兄弟。”

黑黑的那一位歪了歪嘴唇，象在上课似的回答着：

“放心好了。我命令他们保护你睡觉。”

他脸红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脸红，而竭力要拦住往他脸上爬的红晕，他就咬紧了牙齿，这时候一种什么很快的恶意立刻笼罩了他。这种恶意的鼓动会产生这么一种发痴的姿势，或是这么一句坚决的话，那是不由自主的要使得脸一忽儿就发白的。然而，熬住了激动着呼吸，象在冒险的跳跃之后似的，他高兴着羞耻的红晕已经隐藏了，他就能够很久的，一直到红晕的重新来到，仍旧是那么和爱，那么亲热。现在，他就也要找着这样一句话，然而这句话可找不来，于是恶意消散不了。而在心上动荡着，象一口浓浓的痰。

在断崖的上面——从那边看得见远山的山坳——猎人们烧起了柴火堆。陀洛霍夫的人在近断崖的这一边，而黑黑的中尉的人却在近树林的那一边。两边队伍里的人热闹的谈论着，分配着粮食，然而各归各的象是两种不同的民族。远远的在旁边听得到几声孤独的枪声。这些枪声的回声发狠的在岩

石之间鼓荡着，谁也不害怕。

“我们那黑黑的把你们的那位的嘴给堵住了，”吹喇叭的沃尔希孟珂在一堆陀洛霍夫的猎人中间说着。“真的，给堵住了。他是黑种人，你知道罢，会叫喊的，象火药似的小伙子。”

“哪，他到你们的马那边去了，”一个老年的陀洛霍夫人经过说话的人的头看过去，“不行，他算什么军官，你们看。是个驼背，耶稣基督。”

大家都笑起来了。黑黑的那位走到了看马的那边。四个值日兵躺在草上，围着一个大铜元，在嘁嘁喳喳的说着话。看见了中尉，他们跳了起来。

“为了一个姑娘，我们苦够了，老爷，”其中的一个警告似的说。

“抓住了一个姑娘，”另外一个兵说，“我们四个，姑娘只有一个。我们扔着铜元，看是谁的去……”①

“什么姑娘？”中尉问，“哪里来的？”

老鞑靼人给他说了：在打仗的时候，一个“山民”脚上受了伤摔下了马，坐在他背后的一个女孩子跟了他跌了下来。他指指旁边。在那小榛树林附近，一个十二岁光景的女孩子，手和脚都捆着，躺在那里，绿草一直盖到她的项颈。假使不是吓得那么样，她的脸倒还漂亮。她嘎声的喘着气，肚子很响的转动着。

“老爷，也许给你解开了她罢？”走近来的军曹长问了，“看来这姑娘倒是干净的，小个儿的。”

中尉挥了挥手。

“瞧着，不要把谁咒死了，”他尖声的叫了。

那些兵士起初听了这声音倒吓住了，然而看那笑容就懂得这是笑话，很满意的哈哈的笑了起来。

“不要紧，不要紧，”那个扔着铜元的鞑靼人眨着眼睛说，“随便什么姑娘，我都爱。”

晚上，在堡垒里，陆军少校革聂狄茨家里，——那陀洛霍夫的副官转动着通红的，风吹坏了的眼睛，象大人似的喝着烧酒，参加着大家的谈论，说着最近这些袭击的感想。

“唔，怎样的呀，你说是怎么样的罢？”队伍里的会计员故意逗他，“他们是怎么样的，啊？”

于是那副官，很困难的在舌头上滚着字眼，第五次说了陀洛霍夫同米塞尔的冲突。最初两个人似乎很亲热的见了面，后来，陀洛霍夫睡觉了，而米塞尔担任了巡逻的责任，但是他没有安排岗位，而同着自己的鞑靼人到树林里去捉松鼠了；随后，还拉长着声音给他们读起法文诗来，而他们哼着自己的没有字句的蒙古调头。最后，他倒下去就睡觉，把靴子也脱掉，仿佛在家里似的。陀洛霍夫醒过来，恶狠狠的叫醒了米塞尔；他们两个人很久的谈着什么，互相的生着气。副官只听到了一句，这是陀洛霍夫说的：“你太象我了，米塞尔。还是扮一个什么别人好些。”

“Ah，我的爸爸呀，难道真这么直爽的说了吗？”那会计得意得哑着嘴。

“正是这样，”副官醉醺醺的正经的证实着。

“这个列尔孟托夫要想在一切出殡里都做死人呢^①，”坐在角落里的副官长插嘴了。

“唔，陀洛霍夫也是这样的，”副官不经心的说，“不过陀洛霍夫是自然的，而米塞尔可有点蠢。”

“我认识了这两位已经半年了，”会计说，“他们两位再也不会安静的。总在互相的扮演着。”

“都在扮着革鲁施尼茨基呢，”医生说，“你们记得那革鲁施尼茨基罢？也是个蹩脚，同列尔孟托夫一样。记得罢，他在当军官学生的时候就被革退了的？”

“对了，对了，”会计的眼光在大家脸上转了一遍的说，“你们说罢，那革鲁施尼茨基怎么样？对极了，对极了，”他向医生点着头说，“你说得真好。甚至于外表也相象。那一位军官学生装腔做势的，忌刻得很。Oh，我记起了一件事情。”

“是生发油的事情罢，”少校哈哈大笑起来，“是了，那时候，你们真会闹把戏。”

“生发油？”那副官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家头上的空中，并不向着谁的问：“怎么又有生发油呢？……我简直想不通。”

那件事情大概在当时是很可笑的，于是很快的讲起来了。

“我那天跑到珀里赫洛尼那里去，”会计向着在座的那几位不知道这件事的人说，“向她买半块钱红生发油。‘没有，’她说。怎么没有？‘哪！’她说，‘刚才你们的一位军官全都买去了。’”

“马克西谟·马克西美支^②自然就问起来，”少校插嘴说，“是个什么样的军官，这样，那样。”

“正是这样了，”会计不肯不做声，而且不让少校讲，他就抢着说，“我说，‘是个什么样的军官？’‘就是那个年轻的，’她说，‘黑黑的，身量不高，脚有点儿跷……’‘Ah，’我说，‘跷脚？而背上，还有点儿驼罢？’‘有点儿。’她回答。‘简直是小驼背呢，A？’我问了。‘正是了，’她回答，‘有这么一点儿。’‘他穿的军装是怎么样的，’我又问。‘新的，’她说，‘全新的，肩章还象小翅膀似的翘起着。’‘干什么，’我问，‘他要买这么多生发油？他没有说吗，什么也没有说？’‘到跳舞会去罢，’她说，‘也许是这样。’唔，我那时候自然立刻就猜到了：革鲁施尼茨基，不会是别人的。我想，是升官之后……我走出去，到公园里，天已经黑下来了，一看，有这么一位，也是新的军装，也是肩章象翅膀似的，也是那么一个背，我拍拍他的背：‘恭喜升官呀，’我说，‘革鲁施尼茨基。恭喜生发油呀。大喜大喜。’”

“而那一位回过身来……那才是把戏呢，”少校说着，眼光周围的看着在座的人，仿佛请他们记起那个把戏，好好的估计一下。

“原来不是革鲁施尼茨基，而是列尔孟托夫。自然哪！”

“唔，同米塞尔……”一个年轻的漂亮军官开始说起来了，可是会计打断了他：

“不要……你等一等。后来是怎么的呀。Ai, ai, ai！”

“同米塞尔玩这样的把戏是危险的，”那军官学生说，“怎样结局的呢？”

“讲和了，”少校郑重的说，“闹了三天，终于讲和了。有什么呢，那又没有什么恶意。”

“认错了人，真的，”会计很爱和平的说，“你们见过革鲁施尼茨基吗？唔，象极了，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而他同革鲁施尼茨基，从那时候起……再也不那个的了，”医生说，“成了敌人，不共戴天的敌人。”

“明白得很，”喝醉了的副官点着他那不听使唤的头，“一切都很明白，可气……诸位老爷。”

坐在桌子边的人都笑了，谈话也散漫了。大家都要散了。

“哪，医生，你倒说个理由出来看，”会计同着医生一块儿走出来，还在不断的说，“为什么是这样？我们的陀洛霍夫也是不肯饶赦革鲁施尼茨基的。他其实不过装腔做势，是个小孩子罢了，没有什么的。而陀洛霍夫和米塞尔对他有那么大的仇恨。”

“画花脸儿的，”医生回答他的问题，说，“这种把戏的结局没有好的。尤其是对于米塞尔。他一切都当作开玩笑。抄抄德米特里耶夫的诗……你不知道？呸，那么样抄着……诗是抄德米特里耶夫的，习惯是学陀洛霍夫的，浪漫手法是学革鲁施尼茨基的……”

“不知干什么背着那件红衬衫，”会计说。

“大概是纪念那死了的亚列山大·谢尔杰耶维支·普式庚的，”医生说，“不会有什么别的缘故。”

他沉默了一忽儿，又接着说：

“我们这么说，不要告诉别人去，我就不懂：为什么这么起劲的谈着列尔孟托夫。其实，他是个空洞的家伙，不行的军官，没有什么意思的军官。我们在他那年纪，大家都写过那样

的诗。”

“人家说，索洛古勃伯爵在他的小说《上流》里很用力的描写了他，”会计又刻薄的插了一句，“写成了个上流社会绅士的陪客，很不高明的人物。”

从激称的山村到皮亚替哥尔斯克只要伸过手去就是；然而皮亚替哥尔斯克却是省城了。这里，和平的“山民”也带着俄国人的气味，他们在马鞍子上挂着大口袋，象是军火似的，装着牛奶和山羊奶糕，挨家挨户的分送。从皮亚替哥尔斯克出去打仗的人，倒象是去打野猪的，他们回来就开跳舞会，在抄本上写写诗，玩玩纸牌，或是用炭酸质的矿水治病——他们的太太们总有这类的病的。米塞尔穿着醒眼的衬衫，那件上帝知道是什么时候洗过的绢衬衫，同着三个鞑靼人，跑到了皮亚替哥尔斯克。

夜里，他的农奴索柯洛夫和克列普丘柯夫在浴槽里服侍了自己的老爷洗澡。水里浮起了盐来——那是因为出了汗的缘故。米哈伊尔·犹里耶维支·列尔孟托夫^③时常脸红，脸红着，就要冒出苦味的汗。当天夜里，在“官办的”“纳泰克”旅馆里，有人替他接风。到了塔鲁莫夫的地主普里亚尼施尼柯夫，两个拉宾的军官，滕京营的营长柯洛列夫，再就是列尔孟托夫。军官们很快的同一班姑娘玩够了，她们穿着蛟皮鞋子和鲜艳的短衫躺在床上，而军官们坐下去玩纸牌，喝着蒸汽葡萄汁，大家一下子都说起话来了。隔着一堵墙壁，那些姑娘们在睡觉了，嘻嘻哈哈的。米塞尔玩着牌，也不坐下来，一忽儿

在这张桌子上，一忽儿又在那张桌子上，喝了许多酒，谩骂着杜撰出些笑话来。隔着墙壁，姑娘们在笑着，这时候他就跑过去逗她们，吵闹起来。

“我 pass 了……米塞尔，”柯洛列夫回过身去对着墙壁那边叫，“不要灌那些女孩子的酒罢。到这边来，喂。”

“我在这里也听得见的，”那米塞尔沉着的应了一声，“唔？”

“我们这里，好兄弟，到了一位贵客。法国领事的夫人。”

“好乾净的果儿，”塔鲁莫夫的地主说，“非常之动人的一位太太。”

“而你们干吗只乾瞧着？”中尉接着说，“尽要人替你们这些鬼东西干。”

“你不见得怎么能够干她，”柯洛列夫的粗浊的声音说，“我过牌。”

“我 pass。是了，不见得怎么……”地主说，“她是高傲的。看得出是很高傲的呢。”

“同高傲的正好睡觉，”中尉从墙壁那边说，“马沙，对罢？”姑娘们笑了起来。

“你总是把我这样的，”马里亚^④温柔的叹了口气的回答。

“你要罢，我把她当着你面前？……”

“不要说，那位太太在我们这里买牛奶呢。”

“她就在你的列勃洛瓦那里住，”柯洛列夫玩着牌，沉默了一忽儿，又说：“我是在魏尔基林家里，人家替我同她介绍了的。你听着罢，狄亚尔白启尔伯爵？”

“我听着，”黑黑的中尉回答，“她的靴子就响动起来。”

“那更好。列勃洛瓦会把她同到我那里去，”他走到玩牌的这一间来，看看自己的衣服，又接着说，“再来喝酒罢，还是怎么样。唔，美人儿……”

姑娘们，趿着窄窄的鞋子，一大堆的拥了出来。

“‘占领别人的膝盖’罢！”

桌子挪动了。纳泰克人拿了几罐子“启兹列尔”酒来。

“烤肉好了吗？”黑黑的中尉叫着。

“马上，‘杜施卡一章’^⑤，”中尉的当差的爱利亚兹在窗子外面的黑地里叫着，“拿‘香普尔’^⑥来，”他在那里用乔治亚话指挥着。

一阵嫩羊肉的血腥的焦枯气。

大家用大玻璃杯喝着“启兹列尔”酒。谈着打仗和“山民”，谈着这一次的奖赏，议论着太太们。

“唱只歌儿罢，朋友们，”黑黑的那位提议了，就用那么歇斯特里的声音唱起鞑靼人的“亚拉维尔德”歌来。

姑娘们喝醉了，解开了短衫，说着累赘的话，求着躺在床上去。

大家跑出去呕吐了一阵。又喝起来。互相老问着恋爱，润湿的醉醺醺的嘴唇笑着，说着他们第一次是怎样恋爱的。

“这样，你……听好，”地主拍拍中尉的肩膀，“狄亚尔白启尔伯爵！……你倒去‘拿’一下那个法国女人，A？要她尝尝咱们的俄国味儿是怎样的，A？”

他亲热的看着中尉。

“亚美尼亚人？”他问中尉，“你，伯爵，是亚美尼亚人？”

“米施卡？”大家哈哈的笑起来了。

“哪，真的笑死人，”柯洛列夫笑得吐口沫，“你这是那里想出来的，我的爸爸？”

黑黑的那位自己也笑着。

“他的名字有点儿象亚美尼亚的，”地主不好意思的张开着两只手说。

“你得知道，他还是在学校里就这么称呼的，”柯洛列夫给普里亚尼施尼柯夫解释，“这是假名字。他，好兄弟，那时候写了什么样的诗呵！O—O！你的巴尔柯夫算什么。”

“巴尔柯夫？”那地主自己奇怪得莫名其妙，机械的用手盖住了酒杯，“你们这位伯爵？上帝呀，我以为他只会写些催眠的儿歌……真的，我没有知道。”

他哼了一声，发愁的说了：

“我其实也没有读巴尔柯夫。真是耻辱！”他把手掌连酒杯举了起来，长久的看着那杯子里的酒，然后咕噜噜的喝完了它。

姑娘们用那种心痛的声音叫喊着，醉醺醺的，烦闷的唱起了忧愁的哥萨克歌曲，很响的，时常发着鼻音，爬上去给人亲嘴，高声的在那无穷的夜晚里谈着自己的那些可耻的事情。

夜晚，象个被捉住了的情妇，从这一边赶过那一边，逃避着时常的闪电。从马舒卡河上，阴云在滚下来。在城市上面停留了一忽儿，这些阴云就很快的飞到旷野里去，摇荡着自己的边缘。一忽儿明亮些，一忽儿又黑暗些。在阴云的空隙里，

不安宁的闪烁着星光。然而看罢，阴云所铺满了的天，现在已经更平滑了，更高了。闪电低落到地平线上了，追赶着远远的逃走了的夜晚。

爱利亚兹和克列普丘柯夫，喝干了那点“启兹列尔”酒，把自己的中尉老爷抬到楼上去。

“现在老爷有事情干了，”克列普丘柯夫悄悄的说，“要是个我们的赤尔克斯^⑭姑娘，那还不过那么样。”

“Ah，卡错^⑮，不要讲话，他睡着呢，当心些，”爱利亚兹挥着手。

“不行，”克列普丘柯夫摇着头，“你，好兄弟，不知道我们的规矩。要是菲妮那个赤尔克斯姑娘在这里，——我就这么叫她菲妮，为了爱她，她是我的心上人，这样叫得亲爱些，——那……”

“启兹列尔”酒还剩了八分之一光景。

克列普丘柯夫喝着这模糊的酒浆，象喝茶似的有味得很，张开着五个指头托着那玻璃杯。

“在前方，中尉老爷有一个菲妮，赤尔克斯姑娘，”他对那乔治亚人讲了，“她每天早晨来给他送‘爱朗’。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搀了松子的牛奶，”他解释着，“象是加盐似的，晚上撒一把松子儿在里面，到早晨就有汁儿出来。酸酸的，象我们的白菜的气味，好兄弟，这一下子就会醉人的呢。”

早晨，这位黑黑的中尉穿着讲究的，还是在彼得堡缝的军装，洒着“沃颇颇纳克斯”香水，跑到爱利萨维德泉水那边去，

上流社会每天早晨都在那里聚会的。

他醉过之后那么口渴，一口气喝了几杯水，就静悄悄的在树林里的小径上徘徊。他嘴里发苦，发臭，肚腹胀得象大面包似的，眼睛通红，头不能够低下去，也不能够旋过去。那几年，皮亚替哥尔斯克已经是时髦的休养地。青年的地主带着家眷到这里来洗矿水浴，找寻着高加索的英雄事迹。这里，彼得堡的女戏子来晒黑些皮肤，得到些印象，以及崇拜者的支票；而上流社会的人到这里来扮演青年的强壮的殖民家的脚色，同那些野蛮化的高加索军官决斗。在皮亚替哥尔斯克，一切都俄国式的懒散和舒适。猪儿在街上太太平平的逛着，而鹅儿从斯洛波德卡放到马舒卡河里去；“山民”是很少的，即使有，也只在很起劲的做着生意。他们贩卖着银戒指和首饰，同俄国姑娘们过活，在乔治亚人的杂货铺里赊账，买货物。战争是在山的围城外面。

那位黑黑的中尉认真的用水在治着病。强烈的太阳光引起了一股灰尘的气味；在醉后，这样热是不舒服的，他已经准备走了。

靠近泉水那边一个篷帐里有一个人的声音追上了他：

“米塞尔！等一等！多好的运气！”

他回过头去。是列勃洛瓦。

他走到她那边。

“米塞尔！你早就在这里吗？讨厌东西！”

他给她解释，说晚上刚到。有点病。也许是得了胃炎的疟疾，他在发冷，总之，他的情形是很奇怪的。

“米塞尔，你爱我吗？没有忘掉罢？”

忘掉这样的人！不的，没有忘掉的，记得的。在前方时常记起的。

“听着，你要是做个聪明人，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不过，有个界限，不能‘叛变’。”

黑黑的中尉觉得一阵恶心要呕吐，然而熬住了，咽了一口口水，这仿佛他在激动着。他咽了口水，觉得不好意思起来，脸红了，一句话也没有说。

“唔，好了，现在我相信了，”列勃洛瓦悄悄的说，“我看透了。我相信你是爱我的。”

她裙子底下的脚碰着他的干枯的膝盖。

“我们将要是幸福的，”她说，“不是吗？”

他的眉毛抬得高高的，表示他的惊奇；眼睛熬着笑容，而嘴唇天真的往下垂着。

“你知道，我是不相信幸福的。我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有幸福，”他一点儿也不做作的说。

“说罢，你要做什么？”那姑娘坚持的说，滚着舌头，“唔，讨厌东西，说罢，你要什么。唔，你说罢！”

“我要，”他说了，耸起着颧骨。

立刻，甚至于看也没有看她，他心上决定丢开这个傻女人了。

“我去睡了，”他说，“我觉得我难过的很。”

“我们到亚德尔那儿去，”那姑娘提议，“你是好人，可爱的人，去罢，我答应了你，把你介绍给她。”

在小径的旁边，他们就遇见了一位太太，一面走着，一面在读书。

“Madam，这是列尔孟托夫，我给你说过的。他因为病，刚刚到这里。请你爱罢，请你照顾罢。米塞尔，你是已经知道她的，我向你提起过的。认识认识罢。”

列尔孟托夫低倒身子去亲她的手。

又是谈论“山民”战争，谈论高加索的风景。“帕楚尔”香水的香气叫人想起巴黎。她的说话象是很聪明的，即使她说着明显的蠢事。

“你们俄国人不懂得但丁，”她喷着“帕楚尔”的香气，娇滴滴的说，“你们的普式庚虽然是个天才的诗人，而在生活里却是最无味的奥赛洛^④。简直是俄国式的嫉妒的榜样。”

中尉表示同意，看着她的眼睛。

“人家给我说你是个‘Haman’^⑤，我看不见得。我读过你的诗，这是你可以骄傲的，”她接着说。

她的眼睛很简单的，亲爱的看着他。

“我也不想遮盖，的确很想见见你。你甚至于可以追求我。我准许的。”

列勃洛瓦沉默着，这种轻举妄动的行为使得她非常之气愤，然而心上却又高兴，因为亚德尔太太表现得自己那么坏。

“我并不是社交式的女人的崇拜者，”米塞尔说，假装着说笑话似的。

“社交式的还是容易到手的？”Madam 亚德尔追问着，“你可以说得确定些。记好了：在你们俄罗斯痴子和小丑永久

是说的真理。”

米塞尔惊醒了，用吓慌了的眼睛在Madam的脸上转。把他比做小丑！真厉害！他对女人是粗暴的，象每一个脆弱的“雄儿”一样，粗暴是他的武器。现在，却是女人用这个武器来对付他了。他现在已经不明白这位眼睛象男人的巴黎女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关于但丁的谈话。准他讲爱情，那种超越范围的情感的香气，那种香水的香气，以及这样的谈锋，预约着很多的把戏呢。可是，他觉得争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的，她会倒戈一击就把你打倒，正象他自己时常这样干的。

他很客气的请她到启斯洛沃德斯克去，心上忍不住的要想把她献给自己那一帮人看看，而在那边，当着众人回敬她一个什么丘八式的姿势。

她没有回答，反而无关紧要的说了：

“你知道，我今天牛奶也没有喝。而这要怪你不好。”

“我？”他奇怪着，“我一生一世没有喝过牛奶，Madam。”

“今天，送牛奶给我的那位姑娘病了。她说是你们把她弄得很累。”

列勃洛瓦羞耻得发抖，跑开去“研究”那园子了。中尉出汗了。汗的气味盖过了“帕楚尔”的香味；他的很快的眼光看看安娜·列勃洛瓦，又看看亚德尔，非常之难受的要想找一个什么出路，找不着，只好慌张的微笑。

Madam 亚德尔，狡猾的看着他，无声的笑了。

“唔。我和你现在是好朋友了，”她说，“我简单的只想用你们的话同你谈谈。”

“你很敏感，Madam，”他说，他的嘴歪着。

“不要生气，”她请求着，“我现在讲一个很有点教训意义的故事你听。你大概知道，乔治·桑特^④在小说《弗洛里昂尼》里很露骨的描写了莎本的倔强的崇拜，以及他的闹脾气的性格。”

“这样，”中尉点点头。

“当她把这小说的草稿读给画家德拉克鲁亚和莎本听的时候，德拉克鲁亚觉得那牺牲品和刽子手同样的引起他的奇怪；乔治·桑特却没有觉得那种露骨的暴露使得她不好意思；而莎本呢，他根本就没有懂得是怎么一回事。我的可爱的列尔孟托夫，这可见得要使得人家懂得，必须同每一个人都说他自己的话。我要是乔治·桑特，我可要写一节‘送葬曲’，而标题是，‘我们爱情的殡葬’，并且把它搁在乐谱架上……”

“这样，我倒要给他说明，”中尉打断了她的话，“我倒要给他说明：‘我从没有做过你的母亲，也已经不是你的情人，难道你把我当做自己的奶妈吗？’我就要这样说，Madam……请你原谅。准我告别罢。我有点儿病。”

“去罢，”她说，“这样，我们一块儿到启斯洛沃德斯克去？”

她在他的生涯里，象是写了一首“偶成”的诗。他一生说了那么许多谎话，以致于一切事变对他都不发生什么作用了。他深信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谎骗得过的。其实，对他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究竟她会不会做他的情人。更紧要的倒是叫社会上知道这件事。他的彼得堡的衬衫已经穿烂了，而新的他又没有去定做。他自己都怕自己的气息，他只能够亲近地爱上

他所不敬重的人、而且在这样的人面前他可以不顾自己的任何罪过。他所没有说谎和欺瞒，而且真正知道的女人，就只有前方的赤尔克斯姑娘。她们每天早晨给他“爱朗”喝，而认为他的汗是老爷式的，很有趣的。他的一切“嗜好”都象梦似的。开始是局外人的纠缠，之后，结局都是不相同的。

启斯洛沃德斯克的日子象旋风的转起来。魏尔基林将军夫人同着女儿们，美尔利尼将军夫人，沃杰尔斯基家的小姐们，普里亚尼施尼柯夫老太太同着侄女，列勃洛瓦，再就是初来的法国女人 Madam 亚德莱达·沃美尔·德·赫尔^②，参加了加冕节的礼节和跳舞会，那跳舞会也是为着皇帝加冕而举办的。

一群穿着军官服装的人都拥到姑娘这里来。全知全能的女裁缝们，叫得出那些打算参加跳舞会的最好的“武士”的姓名：——特鲁别茨柯伊公爵，沙霍夫斯柯伊公爵，聂克留它夫，辣耶夫斯基，奔肯它尔夫（万能的宪兵总监的儿子），列甫·谢尔杰耶维支·普式庚（诗人的兄弟），陀洛霍夫，瓦西里·哥利称公爵，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米哈伊尔·犹里耶维支·列尔孟托夫，沙廷，革鲁施尼茨基，斯托勒宾和革列波夫也丢下了打猎，赶紧回来参加跳舞会；瓦西里赤柯夫公爵也答应从慈列兹诺沃德斯克赶来，还有马尔滕诺夫也说要从那里赶回来。

跳舞会是热闹得很。列尔孟托夫在人人之前都有“成绩”。跳舞会之后，在城外举行了跑马会。拉宾的哥萨克在马上飞跑，而且会在飞掠的时候，从地上拣起银卢布来。列尔孟托夫却很想清静一下。Madam 亚德尔穿着骑马装，列尔孟托

夫几次三番的请她同到山上去。

然而她拒绝了，看着热闹的哥萨克的把戏很有趣。

“这，我已经看了三百年了。要有点儿别的玩意儿才好，”他发恨的悄悄的同她说。

“你要什么呢？”她并不回过身来的问。

“我也不知道。总有点儿别的。不用我来找。我只在等着。要别人准备出来。”

她笑了。

“别的，别的……你只要心爱，旧的玩意儿，旧的方法，也会满意的，不是这样吗？”

“走罢，我求求你，”他说。

她指着他威吓：

“别的，别的，列尔孟托夫，”她轻轻的笑了。

当天晚上，回到城里去的时候，他为着要使得亚德尔满意，就对列勃洛瓦说他并不爱她，而且从来也没有爱过她。然而他还没有决定说这样的话之前，列勃洛瓦早就对 Madam 亚德尔公开了自己的心的秘密，同她说了：她爱着米塞尔，而米塞尔也爱着她，不过怕承认罢了。结果有点儿可笑，米塞尔就丢开了她们两个，同着正在这里的一个彼得堡的熟人，也是一位女客，跑到前面去了。

亚德尔简直同奥洛尔·杜德方夫人^②一模一样，——这位夫人在那几年已经是著名的乔治·桑特，——与其说她是情感的女作家，不如说是男作家的女朋友，她自己从不拒绝同勇猛的骑士开开心。那天，启斯洛沃德斯克的跳舞会上，她穿

着一身“Grise Perle”的衣服，披着黑花边的围巾，正象美里郡主遇见彼磋林^②时候的服装。这里，大家已经都知道了青年诗人亚尔弗莱德·缪塞在她的脚边吟过诗，这全是那个多话的列勃洛瓦说出来的。她呢，是个穷苦家庭出身的姑娘，生得美人儿似的，一双高卢人的长腿；很早就开始写诗，收集着一些危险的愿望。在缪塞的诗之后，她有计算的，很快就把自己的手给了^③一个老年的学者，伊革纳替·沃美尔·德·赫尔，是个地质学家和旅行家。他和她同到了希腊，她在亚克洛颇尔的废墟上晒过太阳，在那迎着海和风的山坡上，写过诗，她到过米索龙，到过拜仑死的房间，——那边拜仑的朋友贩卖着他的东西，笔迹，而骄傲着这伟大的疯人的不清白的手所碰着的女人，究竟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碰过的。在斯登布尔，伊革纳替·沃美尔·德·赫尔象哲学家那么忍耐的写着他那地质学的杂乱无章的著作；而亚德尔，在斯库塔里的快乐的坟场上和哈拉特市场上，搜集着花朵儿似的印象。斯登布尔的繁华的地方主义，那些象阿刺伯人的亚美尼亚人抬着轿子在街道上走，穿着“哈莱谟利克”服装的跳舞，在那边，福禄特尔和辣勃莱同哈吉·纳斯尔·爱定的笑话一块儿读着，还有卡勃里斯坦·索卡克的秘密俱乐部里的梦呓似的淫乐，欧洲女人到那边去幻想一下男人，吸吸“加塞施”麻醉剂，——这些都大大的开展了她的眼界。

在雅典的尘埃似的高妙和斯登布尔的沉醉的日子之后，她见着了里海边的黯淡的沙土。在亚斯特辣汉，那飞满着黄褐色的灰尘和羊油气味的地方，她忽然发表了一些诗；

远离着故乡，我在这沙漠里找着了神妙的沃地，
充满着光辉，智慧和美丽……

那里的省长，受着她这种无限的友谊而震惊了，其实一部分也还是因为被恭维了，所以请她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这时候，她觉得沙漠里的沃地的确找到了，命运在给她开路了。

地质学家是个学者和可爱的人，然而，幸而是个最谦逊的丈夫，于是 Madam 亚德尔就借下了许多爱情债，真象个巴黎女人和女诗人。

有痔疮的荷兰领事，特布·德·马林尼，是个诗人，水力学家和私运军火的家伙，追求着她的爱抚，甚至于好几年的追着她，要想代替地质学家。她那处女时代的饥饿的幻想实现了。

“Journal d' Odessa”（《敖德萨杂志》）闲着没有什么事干，就登载些亡命的希腊人和敖德萨贵族的家庭教师^②的诗文，也登载了她的诗和小说。诗人和旅行成了家常便饭了。旅行之中的声名总是经过诗传布出来的……

心灵是用诗歌织成的，而且还有高卢人的长腿，这样的女人自然该着最复杂的讲风谈情的手段。

亚德尔可以在这方面超过乔治·桑特，假使 Madam 乔治·桑特有时候肯让别人超过的话。

启斯洛沃德斯克的日子象旋风似的转着。那位黑黑的中尉在三位女神的神光里闪烁着——列勃洛瓦，亚德尔和他的彼得堡的女朋友。他把三个都当做情人看待。彼得堡的那位，

以为这是当然的，就竭力的在替她的骑士登广告。

跳舞会之后，刚天亮的时候，那米塞尔鼓起了勇气，对列勃洛瓦说他不爱她，而且向来没有爱过她，亚德尔就把这位惊慌失措的姑娘同到自己那边去了。米塞尔送着那彼得堡女人走了。然而，过了一点钟，他又来敲亚德尔的门。

“你一个人吗？”她问，“你来看我的，还是看她的？”

“看你或是看她，”他说，“这由你决定。有人追着我，你可以救我呢。”

这不过是简单的开玩笑。并没有什么敌人，他留在亚德莱达·沃美尔·德·赫尔那边一直到早晨，——在隔壁房间里躺着那位浸在眼泪里的列勃洛瓦，而这边，骑士和诗人，谈着诗，谈着欧洲，谈着拜仑，仿佛没事人儿一样。当天晚上，Madam 亚德尔没有留他。他在刚天亮的时候就从窗子里跳了出去，又干了第二个把戏：他同着自己那位彼得堡的时髦女人骑着马从列勃洛瓦和 Madam 亚德尔的窗子底下经过。亚德尔拒绝他走进屋子里去，但是，当天他们又见面了。见面的时候，她给他说了些凶横的话，他气得发疯，失败了，解除了武装。他企图躲进失败者的盾牌后面去，然而给人无情的嘲笑了。他想要占有她，然而她很能干的停止了他的玩意儿，这就保存了命令的权利。

“我还从没有投降过小丑。随便你要做什么人，列尔孟托夫，可是，还是做你自己罢。”

于是，他倒在她的脚底下，象个圆滚滚的扁鼻子的孩子似的，用他那旋转铁通条^②的螺丝钉的细小而尖锐的手指，翻

动着她的衣褶，而向她讲了些诚恳的，感动的，断断续续的话。

他痛恨那个革鲁施尼茨基，他幻想着自己的彼磋林式的拜伦主义，然而，又怕“社会”上的舆论，所以连彼磋林也嘲笑了，为得使人不要想到这是他的自传式的肖像，时候太不对了。他在周围都吐些口沫，要使得谁也不能够经过这些唾骂而来触动他的心灵。他的心灵是在唾沫之中的。经过这醒醒的唾沫的粘液，现在有一个女人把手伸进了这些汗液，唾沫和醒醒里，而女性的很痛的抓紧了这倔强的心，那里，鞞皮鞋子的机器还在响动着。还记得那些义务的赤尔克斯妍头的异乡风味的“爱朗”。

他不离开她脚底下的地方，默写了一些诗给她。

读完了这些诗，她看着他的铁硬的头发。称赞了一句：“在俄国人，这不算坏了。”

他跳起来就走了，也没有告别。

我掀开我这几行文字的帘幕，深沉的看着他们在启兹洛沃德斯克八月间的会面，他们的恋爱。

八月三十日，Madam 亚德尔同着她的丈夫地质学家到克莱摩去了……给骑士留下了一个通讯处——雅勒塔，Poste restante^②。她请他去读答覆他的诗，答应他在那边要“燃着他的火焰”。

在前方，他又养起了胡子，让那些浓密的胡髭盖没了他的下巴颏。这是不按照规矩的，正象他的不愿意梳好鬓脚，也是

不行的；然而胡髭是那么淡，所以长官倒也没有因此来干涉他。

陀洛霍夫受了伤躺在皮亚替哥尔斯克，米塞尔一点没有失错的戴起了别致和勇敢的桂冠。他的背弯曲着，似乎驼背驼得更厉害了，他笑声尖利，象号哭似的，他现在的神气很严厉，同时，又很慈善。

九月二十九日，他干起来了。十月三日，队长就注意了他的敏捷和狂热的冒险精神。

十月在战斗之中过去了。披着云雾的山峰是忧郁的，而太晚了的雷声还在响着。无穷无尽的雨，太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徘徊着，几个星期接连着，都只见充塞着雨点的毛茸茸的灰黯的阴云。

回声也格外清楚了，仿佛在山和天之间有一道虚空的远景，而声音撞着了它的光滑的墙壁就碰回来，象“布美郎”^②似的。

野猪成群的在树林里钻着。高高的山坡上的雪，不平服的粘在上面，搀杂着寒冷的“贵白花”^③。冬天摧残着树林。

“四季对于人都是有用的，”古代的赤尔克斯歌曲这样说，“春天爱，夏天活，秋天安宁的思想，冬天做梦和休息。”

和平的澈称人卡兹毗茨带了人来卖马，米塞尔买了四匹卡巴尔定马，矮矮的，象些猎狗，每一根筋肉都是紧张的。每天早晨，翻译教他鞑靼话。于是米塞尔象是看见美卡，塔甫里兹和美尔甫市场，白鲁萨的蔚蓝的幻想。他吸着板烟，吸出些诗来，而空闲和滞重的舒适，使他烦闷了。他差不多什么也没有

写，其实是写了，不过写的都没有保存。他的诗是他的日子的痕迹，而他的日子是没有行动的日子。

他差不多不到什么人那里去。人使得他无穷的烦闷；没有人，他诗也写得热烈些，只有天和山，还有激称树林的色彩，激称歌曲的贫乏的音乐，他还忍耐得住，其余的一切，他都很讨厌。现在，他并不幻想着找到什么快乐而热闹的印象，——不，他不能耗费了整个的情感，这情感要留着做诗呢。想要的是别的东西：要有什么人跑来，一点儿也不要求报酬的，就把新鲜的情感的酒灌注在他的心里。有时候，他叫卡兹昆茨来，而那个家伙就在和平的山村里组织那打着皮鼓铜铃的跳舞戏：乐师，用鞭子赶走；而跳舞的女人，赏赐些金钱。

请米塞尔高坐起来，用矮矮的大茶杯盛着“爱朗”和蜂蜜献上来，他是一位贵客。“山民”有很奇妙的“苏马希”——一种细毛的地毯；而他们的细腿的姑娘很巧妙的跳着一种延长的跳舞。

他一点不受束缚，可以很多的想着自己。他是谁？他不能够坚定的，精确的回答，然而应当找着答案，把自己同朋友和敌人比较着。在那时候，拜仑所表现的那种情感二元化，也就是普式庚所引导到俄国思想界来的，算是时髦的，爱着生活又受着生活的苦闷，信仰着又诽谤着圣道；知觉又怀疑；深信——又仿佛是开玩笑。越是没有想透，越是憎恶得厉害。

这是时代的风格，“分裂着的贵族”的风格，仿佛这裂痕经过了他的身体，一半留在贵族那里，而另外一半偏到旁边去了——偏到平民那边去了，因此，一切思想，一切情感，都在从

这半边跳到那半边，丧失了自己的完整和统一。他是知道这个的，然而单是知道自己是不够的。结论？不行，老实说，他承认自己是谁呢？糟糕的就在于谁也不是。自己封锁在狭隘的贵族派头里，这早就认为守旧派的了；然而平民式的倾向，同样也认为是低微的，天真的。

他心上数着朋友和敌人。

最时常想起的是陀洛霍夫，马克西谟·马克西美支，沙廷，马尔滕诺夫。陀洛霍夫的乡土风味的拿破仑主义，他那种勉强的对于人生的轻意，绅士态度，堕落到了军营里的“沙龙”程度的，这对于列尔孟托夫都是明瞭的，然而学会这么一套却不那么简单。这是个拚命的赌鬼，地主，为着勇敢，浪费了自己的财产，是使帝国的军官，在后方军官生活的死气沉沉的空虚和高加索惩罚战争的滑稽的经验里，找着了新的行为的规律。而马克西谟·马克西美支是个安静的善良的市侩，爬到了军官的地位的。他在军队里当差，仿佛在食粮铺里当伙计——很恭敬，很规矩，很经济的。他对于同他打仗的一切敌人并不憎恶，也不放纵；自己人，他是尊敬的；帝国的财物，他是保管的，应当怎么办就怎么办。沙廷呢，是个贵族，生出来是个贵族，死也要是个贵族，无论是怎样生活，无论是怎样的死亡——用不着挑选的。最坏的是马尔滕诺夫，他谁也不肯做。马尔滕诺夫最使他生气了。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向他挑战，要向他发议论，谈一谈，表示一下，确定一下。而永久是要退让的。这个人裹在军官的服装里，再也不肯钻出来。

十月十二，在塞里地方，列尔孟托夫带着马队进攻“野兽”

的优越的力量，亲手杀了不少人。过了三天，十五那天，他指挥着自己的和陀洛霍夫的“猎人”队伍，占领了亚尔贡河的渡口，打散了“野兽”的集中地带，那些“野兽”是在妨碍着队伍的行动的。

他故意捣乱的穿着一件兵士的外套和那件红绢衬衫，在高加索很残酷的打了一阵猎。“山民”已经认得他的脸，很崇拜他，简直当他回教僧侣看待，没有杀死他。

而他在夜里，派了侦探，去打听那天早晨英国人倍尔来看他打仗没有，干了些什么，说起他什么没有。一定要探听出来。

然而倍尔没有参加打仗，也没有来鉴赏这俄国人的傲慢的勇敢。

记起来了，“你还年轻呢，我看！你惯于追求着名誉，却忘记了在对付没有教育的群众的那种血腥的战争里，是无所谓名誉的。”

亚尔贡战争之后，米塞尔请了十四天假。马匹和仆役都留在堡垒里，自己只预备带一个当差的索柯洛夫。

朋友们都追究他要到什么地方去。

“还不知道呢，”他回避着的说。“没有决定。想到什么地方去休息一下。”

他很不经心的在项颈上披起一条打着结的黑围巾来，衬衫换过了，穿起一件没有肩章的旧军衣，可是一直扣到上身，以致于军衣底下看得见那件炫眼的新衬衫，他就这么套在嶮峻的身体上去的。

他从前方回到了皮亚替哥尔斯克，在皮亚替哥尔斯克没有停留，就坐了一辆车子，驾上了吃得饱饱的高加索马，往塔曼那边去，为着绕过那使他同 Madam 亚德尔隔离的两千俄里。在路上，他的食量异乎寻常的大，虽然尽在一天天的瘦下去。他差不多不睡觉，整天都在兴奋状态之中，同车夫一块儿唱着歌，同索柯洛夫玩纸牌，而到了村庄上，就喝烧酒，赌着咒说些“秘密”出来，说他是澈称人生的，不过是一个高贵的公爵养大的，现在到苏丹那里去做俘虏生意呢。破破烂烂的澈称式的皮帽子，银光闪烁的腰刀，那种无穷的夸大，使得他成了一切村庄上的太太们的偶像。“哭还容易些，比没有任何痛苦而要装出受苦的神气来。”

夜里，秋天的风已经叫喊着了。道路又滑又难走，马满身溅着污泥，象些猪猡似的。米塞尔换着马和车子，一里一里的向前走。将近天晚的时候，他一定已经喝醉了，睡着了，高声的打着鼾，一直到半夜。夜里呢，他在寂静之中醒转来，觉得浑身发痛，头脑沉重。

也许因为夜的静寂里没有什么印象，也许睡梦之后脑筋的工作还不强烈，所以很清楚，使得他在这种时候感觉到他这次诗意的奔走的虚伪。他要想生活在高度紧张的情欲的永久火焰之中，在太阳似的旋转着的英雄行为之中，可是，象只没有感觉的小狗仔似的，他寻找着这些，痉挛的抓着眼前经过的一切。

他羡慕着倍尔。时常，象在梦里似的，他想象着倍尔对付“山民”的行为，看那倍尔怎样组织着澈称人，唆使他们来打俄

国人，把军器运到山上，去换些达吉斯坦的地毯，羊毛，皮革，木材，而每天夜里写信到英国去，说他发现了有着无限可能的国家。

米哈伊尔·犹里耶维支很容易设想自己在倍尔的地位，甚至于以为自己还可以比倍尔多干出些事来。的确高加索的山地是个无量的，无穷的国家。倍尔大概不爱这个国家，倍尔只不过运些地毯出去，运些子弹和枪械进来。

他又羡慕耶哥尔卡·沃鲁惹尼柯夫，这是一个庶务长，同了五十多个哥萨克逃到山上去的。耶哥尔卡写信给自己的那几营，叫他们上山，答应给每一个人田地，要多少有多少，还有年轻的老婆，名誉和尊敬。

耶哥尔卡叫自己的人到空旷的澈称森林里去过活，那里地方大得很，大家都够用的，用不着流血，那区域里的人是勇敢的，快乐的，正正经经的过活。耶哥尔卡答应他们保存宗教，免除大家的租税；而那些老年人，能够善心的替他服务的，还可以送到“圣地”去，到“圣地”去的道路，有苏丹的帮助，人人都可以走的。

他也羡慕卡兹毗茨，那是个小偷和混蛋，可是一点儿心事也没有，只有一种嗜好——就是马，这是他的全部生活。在他的地面上发生着战争和纠纷，然而这都不会吓着卡兹毗茨，也不关他的什么事——高加索还有马在这里，可以去偷，再养大一些姑娘们，同她们一块儿生活倒是很快活的。然而米哈伊尔·犹里耶维支却不知道这样的嗜好。他有许多种嗜好，而不能够把它们去换一种大嗜好。

他羡慕马克西漠·马克西美支。他喜欢他的不慌不忙的步伐，富农式的每一件事情上的吝啬，有计算。他喜欢这位马克西漠·马克西美支；这位先生这里做个小花园，那里种一块玉蜀黍的园地，或是修理一个老磨坊，开辟一片小牧场，都是半吊子的，他还关心着“山民”的税捐（他同他们合了股，打公司的），议论着羊毛洗刷法，而且永久知道那一个逃到山上去的人在什么地方出卖着国库里的东西；他自己也在堡垒里藏着六大箱的鞣靴外套，腰刀，女人的丝衬衫，烟嘴，坐垫，各种各式的地毯，虽然他自己是个流荡的人。

中尉现在时常想起这些来，喜欢设想自己一忽儿是倍尔，一忽儿是沃鲁惹尼柯夫，一忽儿又是马克西漠·马克西美支。

然而无论设想着那一个罢，他总觉得——要是真的话——他自己比那一个人一切都要做得好些。

于是觉得发笑。他——随便什么都象是很亲近的。

那是因为自己方面什么也不曾拿出来——没有。他知道倍尔，并且知道怎样做得比他好些，也知道马克西漠·马克西美支，也知道耶哥尔卡，但是不知道自己。他可以化做十个人，钻进十个人的皮肉里去。这是很可笑的。

设想自己是十个人的化身——一直发笑。

不知怎的，他没有懂得，人要觉得可笑，才笑起来；然而决不会先笑起来，然后觉得可笑的。他呢，笑着，正是为着在笑里去找寻快乐，内心本来没有的快乐。在将近天亮的夜里，他了解他的生活里的许多虚伪，然而早晨一到，——同着太阳和生活的跳动，一些印象又象浪潮似的冲洗着他。有时候，夜晚

就想起了诗句。那是些没有长成的歌曲里的句子，两三句话留在心里的，或者，是些新的词句的模模糊糊的“偶成”。

很象那篇《慕策黎》^⑩——这是一篇诗歌，还没有来得及混在别的诗歌一起溶化在记忆里的，一篇费了许多心力的诗歌。他时常想起，他自己就是慕策黎从寺院里逃了出来；这时候，就有诗句涌现出来，很象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写过的。他很喜欢记起《慕策黎》的尾声：“吃着那没有什么味的蜜，我就这么死下去呵！”一句句的诗，分别的涌现出来，也不觉得究竟要凑成怎样一首诗。然而烦闷和孤独的情调同别一种情调错综着——那是一种灵感的歌唱和亚哈绥尔^⑪式的智慧的冷酷。这些诗句，他谨慎的积聚着，准备写进那篇《仙魔》，他甚至在路上也没有停止想那一篇诗歌的。英雄的灵感——他知道——要有那样的行为，就是需要做而又不能够做的行为；然而他在生活里，却做着偶然碰见的一切，然后，再纠缠在自己的虚伪和正经的事情的海洋里，——这样，很经济的，永久是那么心爱的，这里那里，碰着就收集一些新鲜诗句的痕迹。

很愁闷的，他也不知道这是为着谁写的。对于骑士，这些诗是太饱满了，超出了范围了；对于会发议论的平民，这又太军官式了，就是太伤感，而没有深刻的意义；而对于诗文的鉴定家呢，这算是普式庚派的表现，还没有找着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题材的。他要是愤怒——人家以为这是骑士的脾气；他要是显出被打击的情绪——又说他是神经质；于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那一种声音是他自己的，究竟怎样才不象一个什

么别人。他企图自己挑选一种声音，而不要时代所给他的。——然而时代所给他的，却是这样一种人的声音，被逼到了两个时代的边沿上的；一个是产生他的时代，另外一个推翻他的时代。

高加索的山坡接连着锯齿似的高矮的溪谷，一个接着一个的，这些溪谷往下展开，现出旷阔的草原，而在草原上，思想和呼吸都象轻松些。草原是凝结的，沉着的。

他渡过了沉醉的秋天的亚佐夫海，在克莱摩海岸上，温暖的舒服的雨在迎接着他。太阳闪烁着，象是迟缓的闪电，时时刻刻躲进阴云里又跑出来，一天功夫要下好几次雨，地是湿的，日子是那么做梦似的不慌不忙。

软软的女性的山和道路上的淡红色的沙砾，那些惯于接近人的花朵的温顺的颜色，它们的亲爱的香气，——所有这些，在高加索之后都是新鲜的：高加索是冈峦起落的，只有笨重琐碎的，广阔的大山，劈开着的山洞，缭绕着的荒野的河流。高加索的花朵的香气也是很吝啬的，——那是自由和孤独的香气。那边深山里的鸟儿，唱着尖利的歌声，住在嵯峨的高耸的山崖里。那边的雷雨狂醉似的吼着，用火焰的拳头在山顶上槌着。这里却是另外一件事。山象是些善良的狗，摊开着脚爪伏在地上，软软的凸起着自己的脊梁；鸟的歌唱也不是那么自唱自的，它们是为着人在歌唱，花朵也是为着人开的，不是为着它们自己。

人命令一些花朵开开来，而别些花朵凋谢，消灭。人给那些山指出它们的界限，而伸展着自己的道路；人把那些不驯服

的河流用栈道的绷带捆起来，用桥梁的镣铐钉起来。钉住在那些早已敷设了的河道里。

蔚蓝的日子放着新鲜菜瓜的香气。海在燃烧着。

在“犹里伊”号的轮船上——这只船是属于那特布·德·马林尼的，——Madam 亚德尔沿着克莱摩的海岸逛。那位水力学家一天天的越发坚持了。他两年恋爱的苦痛会有突然爆发的危险，Madam 亚德尔把自己答应了他。她的丈夫却也在“犹里伊”船上，对于浪漫谛克的会面，这船是不大方便的。特布·德·马林尼在受着赏赐的预感里，简直丧失了理智，他的行动简直象个轻狂的小孩子。他想出几千种方法来，要把他们夫妻两位隔离起来，自然是很小心的，他变换着轮船的方向，他还有些冒险的计划，想把船开到不稳的“山民”那边去，最后，似乎决定了什么办法，他在巴拉克拉夫抛了锚，把Madam 亚德尔安放在米斯霍尔^⑤，沃尔加·斯泰尼斯拉夫娜·纳莱施卿娜那里。

Madam 亚德尔看着自己的崇拜者那么热烈的准备着，非常之有兴趣，她也跟着他那么激动。新的亲爱的接近，暴露着两年来偷情的热感，使得她这“雌儿”的情欲神经质的感动着。须发花白的美男子特布·德·马林尼，给他准备着爱情的园地，这个神经质的特布·德·马林尼，这个迷信的特布·德·马林尼，象有经验的有耐心的将军似的，干着这浪漫史，使得她发生了肉体上的尖锐的好奇心。

准备着的情欲的时候可以代替情欲本身。Madam 亚德

尔，肉体的印象在她是一种很大的玩意儿的手段，——她更加喜欢些发现新的可能，比起结束“已经达到的”来，要喜欢得多呢。

在米斯霍尔，纳莱施卿娜那里，亚德尔又第二次答应了特布·德·马林尼，同时，准许他一些情人的传统的“自由”。他们约好了明天会面，在故意弄把戏的长期间的散步以后。

他们“会面”之前，他们三个人——伊革纳替·沃美尔·德·赫尔，Madam 亚德尔和特布·德·马林尼——在轮船上过着晚上的时间。谈话全都是关于英雄的事迹，水力学家说着自己的旅行，仿佛他所测量的并非海洋的深度，而是人的情欲的深处。亚佐夫的海岸在他的谈论之中充满了浪漫史和冒险史。

已经天黑了，在丫头从岸上带了信来的时候。

“你们知道罢，”亚德尔说，“列尔孟托夫来了！”

“Ha!”水力学家说。

而 Madam 亚德尔的丈夫微笑了，很亲爱的说：

“Haman。然而是个极伟大的诗人。很高兴见着他。”

他特别回转身来对着 Madam 亚德尔说：

“我不是开玩笑。你看看他罢。”

“我要看的，”亚德尔认真的回答，然后又笑了，“O，先生，我要看的。”她在她丈夫的额角上亲了个嘴。

“Ha!”水力学家回过眼睛去，说。

等了一等，他又向 Madam 说：

“只要你愿意，我可以请他同我们去，A？我公开的说，我

是不喜欢他，然而……”

“同我们去？”亚德尔问，“同我们到那里去？”

特布·德·马林尼的阴谋似的眼光看着亚德尔，而很害怕的向她丈夫那边点着头。

“这是什么意思，‘同我们去’？”亚德尔又问了一遍，“我自己现在在等着他来请我。”

“Ha!”特布叫了出来，“我把他这混蛋的耳朵都给拔下来。你们以为怎样？”他回过身去对着她的丈夫说。

“Haman, Haman,” 那一个摇着头，“小孩子。然而，是个很不坏的诗人。”

推开了椅子，特布跑出了客厅。

沃美尔·德·赫尔夫妻两个站了起来，预备上岸回到自己那边去。

在波洛兹廷树林里，在库楚克·朗巴德附近，Madam 亚德尔和列尔孟托夫落在大家后面了。他说得很多，那样美妙的词令简直会舞弄自己的思想。

时常在两句话之间，他问她：

“你爱我吗？”

她笑着回答他：

“不，不，列尔孟托夫，我不爱你。”

他又迷恋着的说他的心灵，为着想要清晰而烦闷的心灵，说俄国的女人：对于她们——爱情是简单的永久固定的桎梏。

他给她说，他是时常调换女人的，象调换烟嘴一样，他甚

至于记不清她们的名字，他痛恨这些软和的醉饱的女人的甜蜜，而女人们却夸奖着，以为这是老牌子的货色。

“你知道罢，列尔孟托夫，我不能够给你说：爱你不爱。我很高兴看见你，很高兴同你在一起；不看见你，我就烦闷，我爱你的傲慢；然而想起我要能够同你天天在一起生活，在你那些粗野的情欲的漩涡里……不行，我不能够那样生活。”

树林里来了一阵暴雨，突然的洒下了挺大的雨点。他们在纵横错杂的小路上跑着，想找一个躲雨的地方，最后，跑到了纳莱施卿娜的打猎的休息所的木屋，就在那里打了一阵厌气的弹子，仿佛什么也没有谈过似的。

打完了弹子，他给她读了海涅的四行诗。他很爱这首诗，总在想把它完全译出来：

他们很久的，亲热的互相爱着，
那么深沉的烦闷，那么疯狂叛乱的情欲；
然而他们又象敌人似的，逃避着承认和会面。
他们的简短的谈话是那么空洞和冷淡。

……他静悄悄的睡着了，等待着她。他头上的松树放散着暖和的，蜜似的香气。秋天的热气象烟雾似的铺满了树林的底层。全身都是疲乏，然而头脑却在勇敢的工作着。

脱了旧的军衣，忘记了日常的，烦恼的，舆论的忧虑，他休息着。一切都觉得是容易实现的。

“我的亲爱的小孩子，”她的温柔的接吻接触着他，“我磨折了你。你疲倦了？”

“我的自由没处安放，”他柔和的半睡半醒的说，“我心灵里是这样广阔，向来不曾有过。”

“我们到亚纳帕去罢，”她提议，“特布·德·马林尼请我坐着‘犹里伊’船去呢。他同那边的‘山民’有点什么事情要办呢。去罢？”

“同着你，随便什么地方都去，”他笑了。

“你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看看高加索。好吗？”

他突然间想着了什么，阴谋似的把眉毛向眼睛那边弯着说：

“是的，刚好是顺路，我正有差使要到亚纳帕去。”

“你没有给我说起，”她奇怪了。

“唔，不曾有机会呀，”他回答，“自然，先要到彼得堡去，然后再到亚纳帕。”

“这才奇怪呢！”

“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奇怪，我的心爱的，这是战争，差使秘密，……然而你对谁也不要说起。”

而到了晚上他已经忘掉了关于要到亚纳帕去的差使的谎话，又空想出一些可笑的事情，仿佛他要扮着法国客人，突然的跳到“山民”那边，怎样去接待激称的贵族，怎样叫他们打败俄国皇帝的军队。

“差使呢？”Madam 亚德尔问。

“什么差使？”他说，“我去是为着要同你在一起。”

他记起了早晨的谎话。

“这我是为着你的丈夫说的。不然不方便。”

“你怕社会上的意见吗？你怕我的丈夫？你嫌特布妨害了你？你不好意思爱我？”

“不是的，你得知道，这不过是简单的事务方面的设想。我应当到彼得堡去，我的心爱的，可是我却在克莱摩。而彼得堡，你懂得罢，也是秘密……”

然而说老实话，他的要彼得堡，其实也同他的要“山民”是一样的。彼得堡是他空想出来的。为得要掩盖他到克莱摩来的真正目的。

……她的头发是黑的，但是并不蜷曲和蓬松，象乔治亚女人的辫发；而是丝光的，简单的，很顺服的，文明所熏陶了的。

她的头发上，一股极细腻的玫瑰香气，仿佛是天生的。为着这些短发，她在旅行的时候，保存着亚纳托利亚的化妆品——斯米尔纳的多肉而润湿的玫瑰花的黄色血液。她整个儿都是东方——是亚纳帕宫殿窗子里的热辣尔·德·讷瓦尔的体裁。

尖利同好奇心，一样是她的性格的特点。尖利是她的家乡话，她用着这种话可以随便说些错误，对于这类话的主人是可以原谅的。在她而前，大家都会带着“别音”说话。列尔孟托夫呢，简直不能够说尖利话了，他公开的说些蠢话，只在竭力的说谎，只要谎造得不间断就好了……这样，他以为可以维持相当的均势。

然而一切关于她的，总象是另外一种的，立刻使人觉得的生活。她是那么别致，那么不寻常，甚至于同她亲嘴也要比自己人不同些。

……有一次，在他们亲爱的梦呓之中，沃美尔·德·赫尔跑了进来。

“特布要离开我们走了，”他说。“我留留他看，亚德尔。”

……她在他眼睛上亲了个嘴，留下了神妙的口红所染着的嘴唇上的露水。

从小就等待着的，命里注定了的人，不就是他吗？诗人，武士和可爱的情人。不就是他吗？

伊革纳替·沃美尔·德·赫尔和特布·德·马林尼是和好了的，他在这位荷兰领事先生的正当的气忿之下保护自己的老婆。

同时 Madam 亚德尔送了一张字条到轮船上去，并不避开那种顽皮的暗示，预约，一切可以帮助同“山民”做军火交易以及研究亚佐夫海底的语句。

她想着：如果丢开法国，丈夫，荷兰领事的轮船呢？列尔孟托夫会写法文诗，简直象巴黎人一样，他很勇敢，他还有时间可以做一个新的拜仑，在激称的山上，为着激称的自由而打仗，而死。然而她知道：他什么也不爱，他也没有什么目的，他不是个冒险家和外交家，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殉道者。对于他，一切都是同样的宝贵，而又同样的不关重要。

而他也想着：如果丢开俄国呢？

两个人之中总有一个应当关上自己生活的大门。

然而丢开欧洲的潮流吗？——她的回答是：不。

然而丢开俄国的潮流，丢开诗和俄国吗？——他也微笑着撒谎。

在情爱的字句之间，诗句跑来了。

他把这些诗句写了下来：

她的心灵

是那么一种的，一切都懂得太早了。

对于苦痛的幸福，对于善和恶，

在这样的心灵里粮食是很多的；

不过，她们没有回顾的走着，

到那“偶然”所指示的地方，

没有懊悔，没有责骂，没有抱怨，……

“偶然”……他知道亚德尔的任性，并不比他自己坏些。
“偶然”……生活在给着机会……找寻着机会。离开她罢？……
他所想象的越是偶然，那么，他所得到的景象也就越好。

他决定了把这些诗归到《给儿童的故事》里去。

而特布时常跑来，又时常回到轮船上去。伊革纳替·沃美尔·德·赫尔同他开着秘密谈判，最后，那位荷兰领事总算驯服了，在等待着中尉列尔孟托夫的浪漫谛克的假期的终了。

假期是完结了。他们两个在车站上分手了。鞑靼车夫解开了挂着铃铛的马缰绳。他一下子就很快的赶着马走，打断了两位情人的一切犹疑。笑着，为得不要哭出来，一直挥着手，这位象是个老孩子似的军官转到房屋后面去了。舢板在码头边等着她。这小船很快的把她送到轮船的甲板上，在那里，开始着新的爱情的日子，在十六点钟的俄国诗意的迷恋之后。

又是两千俄里的路程。两千俄里——为着十六点钟的爱情。车子震动着。中尉列尔孟托夫赶着车夫，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催促着他们，他不愿意看见任何人，在赶到自己的高加索的老地方之前。那边，在激称的前方，在山上，还有没有唱完的诗歌剩在那里。《仙魔》的稿子还要写上最后的几行。心上又在构思着《给儿童的故事》。应当在亚美尼亚的酒馆里去生活，恋爱。别的道路是没有的，他觉得。

他记起亚德尔，烦闷得啃着拳头，在整个车子里晃来晃去，从这一边晃到那一边，从那一边又晃到这一边，象打着瞌睡的醉人，也许，他是在爱她。她了解了他。她把他表面的一切——姿势，狡猾，玩耍都给揭开了，把真实同说谎分开了，可是没有推开他，没有笑他，而爱上了他。

面他的运命是孤独的。这不是姿势。他甚至于含着眼泪的微笑了，想起谁也不知道——究竟他是个娶了亲的人还是独身的。

如果他不爱亚德尔，那么，一定要同她一块儿住的，——他想。

同着这些无可解决的生活的悲哀的思想，生活的本身也在离开他，也避开了。这样，通过整个的俄罗斯生活和饥饿的农民，狂妄的警察，酒醉的神甫，战争，决斗，关于艺术的争论，——通过所有这些——而坐着车子去干私人的事情。从克莱摩到高加索的前方。

“伊凡，高加索快了罢？”他在车厢里问。

“还要六天光景，老爷，”那车夫回答，“只要觉得冷起来，那就快到了。上帝保佑，我们得赶时候回家。”

“唔，是了，回家呀，”老爷回答。

而高加索一天一天的把他们往上抬，抬到自己的丛山峻岭里。

在俄国，无论在什么统治之下，兵士的气息总是一样的营房的气味。象地主的巢穴的气味一样，经过了几百年了，很浓厚的，象那寺院里的陈酒。俄罗斯营房的精神是文艺的，它感动着各种各式的俄罗斯的诗人的诗的歌唱。象蟑螂拥抱着糖似的，青年诗人拥抱着这个精神，呼吸着它，写着爱情，苦痛，人格的高傲。它那么奇异的，香喷喷的，斯拉夫——蒙古式的，只不过触动着俄国慕萨^④的嗅觉，她还是年轻的姑娘呢。

皮亚替哥尔斯克到秋天来就放散着外省的营房的气息。这里，诗句不可遏止的涌现着，仿佛放射着火星的爱伊。

索柯洛夫和赫里斯托甫·爱利亚兹解开了老爷的包裹，抽出了樱木烟管和几夹子手稿。那些烟管里闪动着蜷曲的甲虫似的烟叶，放散着“克莱维尔”草的香气，而在樱木烟斗里——镶着银灰色的边缘的，——吸进了日子，里数，爱情，为的要飞散出诗句来。

这里，远远的离着俄国文化，离着自己的亲人，摆脱了纠缠的打扰，简直象是跳出了生活的门坎，他在诗句里可以丝毫不受拘束。

他甚至于不必关心：——他是愉快的还是愁闷的，是健康

的还是有病的。无论他怎么样——诗句总出现了。他也不劳动自己去想一想这些诗句的情绪，譬如说罢，他从不听他自己的呼吸，他现在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么疑虑——怀疑自己的创作路径的正确。他丧失了一切想象，不再想在这俄国的残酷的生活还会有什么正确的东西。爱吗？不能够，不可能。信仰吗？没有什么可信仰的，而且，既然谁也没有信仰，信仰就未免太蠢了。希望吗？然而，谁知道——希望什么？他只知知道一件事。不再感觉到生活的兴趣了。只有在战争里的打架，他倒还喜欢的；然而，这也不是因为憎恶这个世界的情感比其余的情感都来得强吗？这世界造得那么蠢笨，那么痛苦。

Ah，如果有力量把这些憎恶的勇敢用到别些山谷里去呢……然而这时候，他就记起了自己的勇敢的性质和不会运用的腰刀。

到了皮亚替哥尔斯克之后两天，想要上山的前方去，中尉列尔孟托夫跑到那“官办”旅馆“纳泰克”那里。

房间里模糊得灯盏冒烟。几个炮队里的人和庶务长的副官在无精打采的玩着“施托斯”纸牌。

“A—a，狄亚尔白启尔伯爵……小少校儿呀……好呀！”

讲开了笑话了，开始了没有完结的问题。

“你上那儿去来的？”特鲁别茨柯伊问列尔孟托夫。

“打猎去了，”想了一想，列尔孟托夫回答。

“在那里？你一个人？”

“远得很，你知道，”列尔孟托夫发狠的回答着，突然他抓住了特鲁别茨柯伊军装的钮扣，把他拉到旁边去，悄悄的说

了：“你知道，我到过了克莱摩，到沃美尔·德·赫尔那里去过了。”

“唔，好孩子，”特鲁别茨柯伊摇摇头，“你的运动没有闯出祸来。人家会告发你的呢。唔，讲罢，讲罢……”

“不行，你知道，这是个非常的女人。”

他的下巴颊象小孩子似的抖动着的。

“你知道，我在车子里跑了两千里路，为的去同她秘密的会见几个钟头。”

惊奇的特鲁别茨柯伊，向来没有见过这黑黑的脸上的眼泪的，现在却笑不出来，而只重复着：

“唔，好的，怎么啦，很好，你……”

“要是你知道了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聪明，动人，象个仙女。”

“怎么啦，很好，唔，你……”

“你懂得罢，我跑过了两千里路，为着同她会见十六个钟头，写一些诗……这是多么异乎寻常的女人呵！我留在她那里的有多少……啊！”

“唔，读罢，亲人。读诗给我们听罢，”特鲁别茨柯伊请求着。

“好的；这样的诗，我还从来没有写过呢。她，好兄弟，很称赞这些诗，她喜欢了。”

列尔孟托夫用手摸摸额角。

“马上，”他说，“这是怎么样的……你懂得罢。写出了非常之好的诗。”

“唔，唔！”

然而，慢慢的把自己的手从那满是老茧的额角拿下来，列尔孟托夫立刻就陪罪似的笑了。

“唔，去你的罢，忘掉了。”

又想了一想，斜着眼睛往角落里看。

“唔，完全忘掉了，”他说，“好兄弟，全都忘掉了。”

敖德萨。八月至九月，一九二八年。

① 列尔孟托夫(М.Ю. Лермонтов, 1814—1841)，现译莱蒙托夫，俄国作家。

② 指《译文》一卷六期。《译文》系由鲁迅、茅盾发起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创刊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五年九月出至第十三期停刊，次年三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一九三七年六月出至新三卷第四期停刊。

③ 《普辣甫达报》，现译《真理报》。

④ 《老鹰歌》，现译《鹰之歌》。

⑤ 这里说的插图，本文集未收。

⑥ Pardon, 法文，意思是“对不住”，“请原谅”。在列尔孟托夫时代说法国话是上流社会的时髦，因此，当差的也得学会几句口头禅。——译者原注(以下的全部注释均为译者原注)。

⑦ 马霍儿(Mahorka)是俄国一种最便宜的最劣等的烟草，样子就象切碎了的晒干的青草，农民等时常吸的。

⑧ 山民(Gortsy)是高加索的一种落后民族，也是澈称族的别名。

⑨ 维尔吉里(Virgil)，著名的拉丁诗人，生于纪元前七十年至十九年。“入地狱”之说未详。

⑩ 这里是鞑靼人说话，原文有鞑靼人的错误的俄国话拼音和文

法，译文里却无法表现出来(下同)。

⑪ “在一切出殡里都做死人”，“在一切结婚里都做新郎”，是俄国的一句成语，意思是到处都要“坐第一把交椅”。

⑫ 马克西漠·马克西美文就是那会计员的名字。

⑬ 上下文说的中尉米塞尔就是他，米哈伊尔·列尔孟托夫；米塞尔是米哈伊尔的法文读法，俄国贵族大半从小就学法文，跟着法国奶妈长大的，所以他们的“小名”往往是译成了法文的。再米施卡也是他的小名。他的绰号叫狄亚尔白启尔伯爵。

⑭ 马利亚就是上文的马沙，马沙是马利亚的小名，是这里所说的“姑娘们”之中的一个。

⑮ “章”是土耳其人称呼将军的尊称，而“杜施卡”是“亲爱的”的意思——又是俄文，这位乔治亚仆役大概也要制造洋泾浜的俄国话。

⑯ “香普尔”(Shanphur)，乔治亚说的“烤肉”，原意是“铁串子”，高加索地方的烤肉是串在铁串上烤的。

⑰ 赤尔克斯是一种小民族，英文是“Circassian”。

⑱ “卡错”是首长的尊称，这里是那当差的称呼这个农奴的绰号。

⑲ 奥赛洛，莎士比亚剧本里的主人翁，代表嫉妒(吃醋)的。

⑳ “Haman”，是《圣经·旧约》上的犹太人的敌人，此地作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意思。

㉑ 乔治·桑特(George Sand)，法国著名女作家，真姓名是奥洛尔·杜班(Aurore Dupin)，生于一八〇四年，死于一八七六年。

㉒ 亚德尔的全名是亚德莱达·沃美尔·德·赫尔。

㉓ 乔治·桑特嫁给杜德方男爵(Baron Dudevant)，所以又称杜德方夫人。

㉔ 彼磋林(Pechorin)是列尔孟托夫一部小说《当代英雄》里的主人翁。

㉕ “把自己的手给什么人”就是答应其人的求婚。

㉖ 当时俄国贵族的家庭教师都是外国人，尤其多的是法国人，瑞士人，那杂志大概是用法文出版的。

⑳ 当时还是用的前膛枪，所以放枪的人必须会用“通条”——把火药和子弹从枪管子里插进去。

㉑ Poste restante, “邮件待领处”。

㉒ “布美郎”(boomerang), 澳洲土人的一种武器, 丢出去之后能够自己折回的。

㉓ 贵白花, edelweiss。

㉔ “慕策黎”是乔治亚语, 意为“童僧”。列尔孟托夫有一叙事诗即以此为名。

㉕ 亚哈绥尔(Ahasuerus), 虐待基督的犹太人, 基督罚他终身流浪, 跑路, 直到基督重临, 不能休止, 所以又当做“流浪人”的代名词。

㉖ 这大概是那位纳莱施卿娜太太的别墅的名称。

㉗ 慕萨(Musa), 艺术之女神(希腊神话)。

爱森的袭击*

马尔赫维察

一

鲁尔区域的工人残酷的袭击了象铁似的爱森城以后，过去了三天。城市简直变成了热闹的军营。在学校里，在社团的和政府的屋子前面，武装的工人扰动着。他们自愿的来参加开往前线去的队伍，战线已经开展到魏塞尔地方。

在史托朋堡，同样的沸腾着空前未有的热闹。弗里茨·劳普正在编制队伍，分配枪械，并且把加入队伍去的名单记录下来。第一队已经编好，首领是嘉尔·朴伏德尼。廷斯拉肯地方的人要求尽可能的快些去帮助；嘉尔·朴伏德尼得到了命令：在最短期间带自己的队伍开到前线去。幸而还有一辆空的装货汽车。第一队带了预备好的一切必需品，很亲热的同还应该等候着的同志们告别，在下午三点钟就出发了。

* 本篇是译者在一九三三年根据《国际革命文学》一九三一年第四期所载俄文译文转译的，当时译者曾拟以单行本出版，但因反动政府的压迫，未能如愿。一九五三年据鲁迅保存的译者原稿辑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八卷，现据八卷本《瞿秋白文集》辑入本卷。

过了一点钟，要开出去打仗的第二队的武装又准备好了。不过缺乏运送红军到前线去的大汽车。

弗朗茨·克莱萨德坐在墙脚下，他看着那些充满了生气的高兴的矿工。

“弗朗茨，你要不要去指挥第二队？”弗里茨·劳普对他打招呼。

“如果矿工同志没有什么反对，我是时常准备好的。”弗朗茨·克莱萨德回答他。

“到我们这里来！弗朗茨！”工人们招呼他。

弗朗茨走到队伍里来，这个队伍里的人用很高兴的叫喊欢迎他。那短小的史尼德尔在自己的小册子上画了一些什么，他做着鬼脸说：

“唔，现在我写着所有的一切人。既然弗朗茨·克莱萨德当了领袖，那现在我可以安心了。不过我仍旧要注意着大家，青年们不要做出什么蠢事情来。”

矮子的说话在他的高兴的笑声里沉没了下去。

史尼德尔从头到脚都武装了起来。在他的狭窄的胸前，交叉着机关枪弹的带子。在他的腰里荡着两个塞满了弹药的口袋。他连走路都不很方便了。不可少的手榴弹也挂在那里。

“史尼德尔，你似乎要把我们大家的武装都背到你自己的身上去了，是不是？”仑特尔笑着，因为他看见史尼德尔因苦的背着沉重的武装，时常从他的瘦削的肩膀上滑下来。

“是的，你笑，你笑，”史尼德尔回答，“啊哈，你看罢，我在

战线上要怎样去打哪。”他用小小的脚步走到守卫兵的岗位那边去。在那里，可以听到很大的声音。

那边，马列尔在审问着“绿党”^①，这些“绿党”是照了执行委员会的命令逮捕了来的。

一个班长站在马列尔前面，正在辩护自己。当史尼德尔走进来的时候，那个班长说：

“我的确一点都不知道，先生，关于你问的那一夜，我是在告假期中。”

“告假？”史尼德尔叫了起来，“奇怪，那么，捉到的人都在那一夜是告了假的。”

“先生，相信我罢，我没有什麼理由要来说谎……”

“听他的鬼话干吗？”那个矮子叫喊着，“我们很知道你们这些家伙，”他又回转去对着马列尔和茨尔马克（这个人也是刚才来到这里）：“枪毙这些骗子；如果你们没有人，我来指挥队伍带他们出去……”

“请求你们，”吓慌了的警察咕噜着，并且举起了求救的双手，“你们不要……”

“啊，现在惊慌了呀，”史尼德尔笑着，并且对茨尔马克眨了几眼。“放他们到墙脚边去，就要吓得要钻进裤子里去了。唔，离开这里罢。”

警察们的脸儿苍白了，对四周围望着；他们以为就要枪毙他们了。

“我们拿他们怎么办呢？”马列尔就向发愁的看着的茨尔马克问了这么一句。

“捉他们到监狱里去，等我们空一点儿再说，”他这样的回答。

史尼德尔很凶狠的对他们看，他说：

“等他们再得到自由？”

看起来，他的很好的情绪给弄坏了。他坐在靠近着房屋的阶沿上，从一个非常之大的袋子里摸出布来开始擦他的武器，他的鼻子里还哼着些什么。

“现在我们到市长那里去罢。”犹普·茨尔马克对马列尔说。

“你到他那里去要什么呢？”马列尔愁闷的问着。

“钱呀，我们要发饷给我们的人。”

“不太早吗？”马列尔反驳着。

“我们不能等先生们把一切都偷了出去。”

“你想一想，从市长那里可以得到些什么？”马列尔很不安的问。

“如果他说谎，就到贮藏所里去。”犹普·茨尔马克打好了主意。

他们跑到市政府，市长没有在那里。他们就走到他寓所那里，按了铃，一个丫头走出来了。

“你们要什么？”女孩子问。

“我们要同老头儿讲话。”茨尔马克回答。

“市长老爷躺着息力呢。”

“唔，要他起来。”犹普很粗鲁的说。

“市长老爷还没有休息到一个钟头，”女孩子反对的说，

“早一点惊醒他是不允许的。”

茨尔马克无精打采的旋着手枪说：

“去告诉市长，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希望同他讲话。”

“等一等，”女孩子说，她走到房间里去。很快的就回转来，开了门说：

“来，到办公室去，市长老爷立刻就到那边去的。”

“我们走进去罢，”茨尔马克说，“希望他不使我们久候。”

市长老爷偏要他们等得很久。茨尔马克很愤怒的从这一个屋角跑到那一个屋角，走来又走去：

“假使他想，我们很恭顺的等候他，那他是想错了。”他的手紧紧的抓住那枝手枪。

市长走进来了。

“好，先生们！”他带了虚伪的欢迎微笑着，“出了什么事了？为什么你们这样要紧的找我？”

“我们需要钱，”茨尔马克简单的说。

“钱？！”市长很惊奇的踌躇着。

“是的，钱，并且立刻要的，我们应该发饷给我们的兵士，他们要吃饭呢。”

“这是我所办不到的，茨尔马克先生，懂不懂？绝对的不能够。这个问题应当同别人去解决。我的权力不能有这样大，茨尔马克先生。”

“既然这样，我们不得不用武力来占领市库，”茨尔马克很坚决的说。那个老头儿带着讥笑的对他看。

“唔，茨尔马克先生，在那里你们一点也找不出来的，——

我们穷得很，在市政厅只有一些债。”

茨尔马克笑着：

“你们预备得不坏，但是我们也同样的估计了。既然这样，那我们要逮捕你，并且把你交到革命法庭去。”

市长的脸苍白了，很快的在房间里前前后后的走着。

“如果没有钱，我怎么能够做出钱来呢。在市库里一个小钱都没有，茨尔马克先生。”

“我已经说过了，”茨尔马克回答，“如果你不下命令把市库里已经拿出去的钱要回来，那就对不起你。”

老头儿在房间里很惊慌的跑着。他开始对茨尔马克和他的同志解说，得钱是怎么样的困难。茨尔马克很强硬的重复他自己的威吓。

“唔，既然这样，你们去找市政会议，”市长高声的说，“我的权力不是没有限制的。”

“我们的忍耐也一样，”茨尔马克少少的恐吓了他。

“真的，也许同市政会议去说要好些，”马列尔说，他的音调是不高兴茨尔马克的粗蠢。

“是呀，去同他们说去，”市长抓住了这句话。“在那里也有你们一派的人，他们当然帮助你们的。”

“我们没有时间来召集会议，”茨尔马克站了起来说。“钱，立刻你去设法，然后你可以去通知市政会议；如果你认为不可能给我们钱，那你要知道会给你颜色看的。一切空话对于我已经讨厌得很了。”

“茨尔马克先生，谨慎些，小心些，”市长警告他而自己表

示极度的威吓。“不要太乐观了。你对于这个小小的暴动看得太有意义了。”

“在这个‘小小的暴动’前面，那诺斯克的军队^②和警察畏缩起来了，”茨尔马克回答。偶然的他的手捏上了手枪，“而你把我们的暴动也看得太轻易了。”他的手枪在桌子上叩了几下，“钱，你给不给我们？”

老头儿用着绝望的眼光看看这一个又看看那一个。

“我试一试看，这是你们压迫着我；你们不愿意去想一想，我的责任是怎么样的。你们要相信，我是很愿意要停止这可怕的自相残杀的斗争，并且重新恢复我们的好秩序。”

“唔，自然的呵，我对于这很相信的，”茨尔马克咬紧了牙齿，“秩序，是工人们饿死的秩序，替你们擦擦靴子，并且为了那些昏蛋把裤带子束束紧。唔，好的，你照你所说的去办，办好了通知我们的守卫所。但是你看着，不要再拖延，——你懂吗？——否则我们的忍耐很快就会爆裂的。”

“啊哈，茨尔马克，茨尔马克，”当他们走到街上的时候马列尔对他说。“你怎么把他压住了！他那么的转来转去！犹普，如果我们做不好怎么办呢？”

“而你已经忘记了自己怎样的被人拷打过？”茨尔马克很凶恶的问他。

“我？我永久不会忘记这个的。”

“那么你现在为什么这样说呢？”

马列尔不作一声，很不好意思的。

“假使我们在一九一八年的时候多残酷一些，那么，我们

用不着在今天再受着新的牺牲，同志。把你自己的一切怀疑和好良心丢到鬼那里去罢。那些老爷们压迫着我们，早就没有一点儿怀疑了。你看，如果我们失败，他们怎样的来对付我们。”

二

“好得很，没有什么可说！”弗里茨·劳普在守卫所前面遇着了马列尔和茨尔马克，就很热烈的对他们说，“我看你们那么快活的逛着……”

“并且还吸着很粗的雪茄烟，”茨尔马克接下去说，同时把他嘴里嚼着的烟叶子吐到墙头上。

“同志，你要知道，队伍已经准备好，要开出去打仗了呢，但是我到处的找不到汽车来运送他们上前线去。”

“那么，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征收好了，”茨尔马克说，“要请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下个命令。”

“要我签字吗？”马列尔害怕的说。“你们这个办法要把我卷到漩涡里去。”

“看起来，这个事变对于你，也象老头儿所说的不过是一件‘小小的不关紧要的暴动’，”茨尔马克很轻蔑的说。

“蠢话，”马列尔自卫的说。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怕签字呢？”

马列尔歪着脸儿走到守卫所的屋子里去了。

“他怎么样？”劳普很奇怪的问。

“他看见了自己的勇敢而害怕。”茨尔马克讥笑他。

“我们应该留意他，不让他在自己的慌张之中做出任何的蠢事情出来，”劳普说。

他们跟在马列尔后面走进屋子里去了。马列尔已经写了征收汽车的命令，并且把它拿给弗里茨·劳普。“唔，弗里茨，去试一试，我已经签了字。最好在这个字条上再请市长签名加印。”

“有你的名字就够了，”劳普回答。“我们用不着那个老头儿。”然后他唤了两个站岗的红军。“同志们，立刻去，并且把汽车找了来，如果那个汽车主人拒绝的话，那你就把他放上了汽车押送到这边来。”

“是，然而我们拿那汽车怎么办呢？”红军中的一个笑了。

劳普又碰着了困难。

“汽车夫，我们也不够，真糟糕！任何事件都要想一想。”

马列尔的脸发出了光彩。

“你们步行到爱森去，在那里也许可以找到一些。”

“每个地方都要自己照管自己，在爱森的市政厅里有几百工人都在等着开到前方去的车子，”劳普反对着，他很知道在城里的情形。“但是我们那里可以找到汽车夫呢？”

“你们要什么？”一个长长的五金工人从床上矇里矇朢的爬起来，他象一只麻袋似的一直睡到现在。

“我们要汽车夫，我们应当把汽车开到前线去。”

“我曾经在前线上做过汽车夫的助手，”那个长子说着，伸着腰，打着呵欠。“可是你们的汽车在那里？”

“我们应该先去征收，”劳普说。“假使你能开汽车，那么，你同了同志们一起去找汽车，快一点，因为可以把第二队开到战线上去。”

“好的，”长子同意了，并且同两个红军走了出去。

“没有汽车不要回来，”劳普追上前去叫着。

马列尔很紧张的摸摸头，对着窗子看，小小的队伍已经开了出去。领头的是长子汽车夫。劳普拍着茨尔马克，指着马列尔的歪脸。劳普再也不能够忍耐的了。

“唉，年青的威廉·马列尔，你怎么样？我想，你害怕了，可恶的狗子！”

“我？”马列尔叫了起来。在他的嘴角里表示了可怀疑的战慄。“可是我想起来，你发了痴呢！”

茨尔马克笑笑，走了出去。

“振作起精神来，”劳普警告着马列尔，“矿工同志有很好的感觉而且很快的懂得：谁在那里阻碍着工作。”

弗郎茨强迫自己的同志擦枪械。夺了来的枪械上面盖着铁锈和烂泥。他自己擦着一架重机关枪。

三

一大群红军围绕在一辆灰色的装货汽车的周围。这辆汽车是那个长子汽车夫去征收来的。弗郎茨·克莱萨德听见长子工人这样骂着：

“可恶的机器，一点没有用处。同志们，它不会动的，我们

只好用脚走到前线去。”

“给我来看看，”围绕着汽车的群众之中的一个人叫着。

一个穿着鹅绒衣，头上戴肮脏帽子的高大而有气力的小伙子走到机器这边来。他把汽车夫推在一边，自己握着发动机的把手。

“是呀，我已经都试验过了，”长子叫了起来，同时，怀疑的看着那个穿鹅绒衣的人怎样企图开动这机器。

“让开点地方！”他推开围着汽车的群众，这样用力的旋着那个发动机的把手，以致于大家都很奇怪的叫起来。这小伙子的气力大得很，他旋着发动机，连汽车都从这边晃到那一边，过了一分钟机器响了而且喘气了。

穿绒衣服的人用他的大手掌擦着额角，告诉长子汽车夫说：

“唔，现在可以开动了。”

“最好还是你自己来开罢？”弗里茨·劳普挤到汽车那边来问他。

“唔，我也可以的，”小伙子回答。“对于我都是一样的：或是在这里逛，或是坐在汽车里出发。我从前在战线上有三年开过这样的车子。”

“呵，出发，”弗里茨·劳普找寻弗郎茨·克莱萨德。弗郎茨不作声，同犹普·茨尔马克站在一起。

“弗郎茨，准备罢，可以走了，”当弗里茨·劳普看见他的时候叫了起来。

在五分之一分钟之内一切都准备好了，工人们叫着跳上了车子，

“霍泼，霍泼。”一个年青的工人把一面小小的红旗结在车子水箱上。在汽车夫旁边放着重机关枪，枪身对着前面，在枪的后面跟着一小群机关枪队。信号吹起来了，通知大家要出发了。史尼德尔在街上跑着。

“等一等，你们这些昏蛋，我同着你们一起去！”

“帮助史尼德尔上来，”矿工们对着站在底下的人连笑带叫的喊着。

史尼德尔靠着几只有气力的拳头的帮助，在大家的笑声中攀上了汽车，当他已经爬上车子的时候，有个人抓住了他的脚。史尼德尔摇摆着，他骂起来了。

“不要闹，我有手榴弹呀，你放了我！狗东西……”

工人放了史尼德尔的脚，汽车一煞时开动了。“蓬！”而史尼德尔跳进车子里面去了。

“啊哈，昏蛋的匪徒！”他在同志们的笑声里坐上了车子，骂了一声。

“当心点！”汽车夫回转头来叫着。汽车叫了，喘着气，仿佛象没有耐心的马一样。

“扶好，伙计们！”弗里茨·劳普一边叫着，一边依着次序的握着每个人的手。

“你好，弗郎茨！”

“你也好，弗里茨！”

“看好，弗郎茨，好好的工作！”年老的森克挥着手叫，“呵，去呀！”

犹普·茨尔马克也跑到汽车边叫着弗郎茨·克莱萨德，

“唉，弗郎茨，祝你一切都好，拿出勇气来，好孩子。看着，什么都要好好的！”

汽笛又叫了，向前开动了。——汽车就在出发去的和留着的一些人的叫喊声中开了出去。

当车子经过廉价住宅三十五号的时候，弗郎茨似乎看见三楼的玻璃窗里有一个年老而带悲哀的脸儿，他的母亲的恐惧的脸儿在看着。他在走以前并没有回家去，因为他要避开新的责备。现在，他倒可怜了母亲。他要不再想起这件事，把他内在的弱点征服下去，他就大声的唱起红军的歌来了：

我们不怕，我们不怕大炮。
我们不怕爱倍尔和夏德曼！^③
我们对着李白克纳希发誓，
我们同卢森保^④握手。

他们遇着了受伤回来的红军，这些红军绑着不好的绷布，虽然这样，但是，每个人还拖着两件三件的武器，这是为了要给留在家里的自己的同志用的；他们之中有些人很饥饿的贪嚼着硬面包。

弗郎茨同他的同志都庆祝着回来的人，那些劳苦的士兵们用微笑来回答他们。

“同志们，很好呀，你们去帮忙。在那里打得非常热烈。——满街走着武装队伍的汽车，里面还有些女人，在手臂上缚着白布，头上还扎着红布。”

“这是看护呀，”史尼德尔说，“唔，我告诉你们，那些女人

什么都不怕的。我在史托朋堡看见她们过的。她们从火线上把受了伤的矿工拖出来。”

在队伍中史尼德尔是一个最不疲劳最活动的人：遇着插着红旗的汽车，他都庆祝他们。“这大概是红军的军官，”他很得劲的说。闪过汽车边的有跑得极快的邮差坐的脚踏车，有背着武器骑着马的便衣队。还有装满武装队伍的电车。在电车里的人有的唱着歌，有的庆祝着；还有很少数的吓坏了的资产者，在他们苍白的脸上带了很不好意思的客气的微笑。

“开到市政厅去！”弗朗茨对着回转头来的汽车夫说。

过了不多几分钟，汽车停了下来。弗朗茨·克莱萨德刚刚从汽车里出来，走进市政厅的走廊——充满了人的走廊，马上他就接到一个立刻开到兵营里去的命令。这兵营是在柴格罗脱地方，因为在那里可以取得不够用的枪械和军用品。当弗朗茨走到市政厅的走廊里的时候，他又回忆到自己被捕时候所受过的苦恼。象有一股火似的燃烧着他的咽喉和舌头。

“狗东西！该杀的！他们怎样的打了我呀！”他紧紧的握着自己的步枪。他在街上从一个同志手里接得一卷报纸。

“斯巴达克派^⑤，”同志说，“我们没收了‘Kleine Anzeiger’^⑥报馆，在那里，现在印我们的战斗机关报了。”

弗朗茨把接来的报纸分配给自己队伍里的人，且下了个命令——开到兵营里去。在城市的街道上走得很久，到处都是个样子，武装的工人唱着歌，庆祝着；手臂上缚着白布，头上扎着红布的女人；排着队伍走的“工人—红军”；红色的旗子象火焰似的。

兵营象开战时候一样的紧张，汽车，武器，逛着笑着的群众。在兵营的门口站着武装的岗警。

“这个车子从那儿来的？”岗警问。

“从史托朋堡来的，”史尼德尔喊着，他很快的从汽车里跳了下来。弗朗茨·克莱萨德也允许别的人走出来，但是不许他们远离汽车。岗警立刻去通知了总务主任，总务主任走出来了，他是一个年青的海员。

“你们到前线去吗？”

“是的。”

“你们的领袖在那儿？”

弗朗茨·克莱萨德指着自已。

“同志，你跟我走，”海员说。“你们还需要什么？”他在路上问他。

“我们还要一架机关枪，”弗朗茨说。

“除出钱，一切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拿得到的。”海员笑着。“枪械和军用品在我们这里多得很。”他叫了两个工人，并且命令他们供给队伍里所要的一切必需品。“你们已经吃了饭吗？”他问弗朗茨。

“在队伍里的人，大部分还没有吃过饭。”

“叫同志们来好了，他们可以在这里吃一顿。你们还要过许多辛苦的日子呢。”海员说。

弗朗茨·克莱萨德很奇怪，在短时期之内有这样的组织！海员引着他进了大厅，厨房也就在这儿。六只大锅子冒着烟，而且在那里散出很香的已经烧好了的豆子气味。

头上戴着白帽子的女人，在前面一间房子里很忙乱的送饭给等着的红军吃；别的女人，有的洗着碗盏，有的削着马铃薯。

“唔，坐下吃饭，”海员带着微笑说，他的嘴里发亮的白色牙齿显露了出来。

“你们对于这一切都奇怪罢，对不对？”弗郎茨·克莱萨德点着头回答他。

“总务主任，去听电话，”一个工人对着大厅喊。

“你看罢，唔，经常都是这样的，”海员说。

他刚刚出去，又有别的工人进来了。

“葛哈尔德在那里？”

“他刚才有人来叫了去，”女人说，“他在电话那里，”她说完后就回转身来到克莱萨德的队伍的人那里。“呵，他常常这样的奔走着，”她又补充了一句。

史尼德尔已经在锅子旁边转着，他举起了锅盖，研究着里面的东西。他仿佛是一位被委派来的厨房监督。木杓子在他的额角上拍了一下。

“啊呀，你在那里找什么！”一个矮女人叫喊了起来，别的女人也在对他叫。

“我要看一看，猪油够了没有？”史尼德尔舔着稀少的胡子上的豆屑，回答着。

“去坐好，我们送给你吃。”

“史尼德尔到处弄得好。”矿工们笑了。

他坐在这儿吃着猪油炒豆子，胃口很好，而同那个女

人——拿木杓子敲他额角的女人，结交了好朋友。

“你嫁了丈夫没有？”他吃完了第三份之后问她，并且他拧了一下她那肥胖的大腿。“如果你还没有丈夫，那你知道罢，我是没有了老婆的人，懂了吗……”

“吃罢，”那个女人回答他。“吃罢，吃得再胖些。”

“我已经有过三个管家婆了，”史尼德尔说，“她们都走了。而最后的一个甚至把我的熨斗都带走了。”

这一对男女使大家都高兴起来。

“唔，史尼德尔在到前线去的路上，还想再讨几次老婆呢，不过都要有猪油气味才对。”

大家笑了。史尼德尔并没有注意那些讥笑，他简直伏在盘子上，把满瓢的豆子一瓢一瓢的“哈呼哈呼”放进他那没有牙齿的嘴里去……而越来越信任的看着那矮姑娘了。

“不要注意他们，”他说着舔着，“这都是出于妒忌呀。”

“唔，什么，你还要一盘吗？”姑娘带着笑问他，可是看上去他再也不能够多吃了。

“不，够了，饱到沿喉咙了。”

“朋友，你干了什么？”一个矿工笑着，“你现在这样的吃下去，我们不能够扛你上车子的了。”

“唔，是呀，不过几瓢豆子，”史尼德尔很谦逊的说。

女人们都捧着肚子大笑的叫了起来。史尼德尔斜着身体走出去。

“唔，现在我要去同总务主任商量出发到前线去的事情了，懂吗？”他对弗郎茨说。

“现在我们要对付国防军了，”弗郎茨·克莱萨德说。“在诺斯克队伍里的小伙子很厉害呢。我在爱森一年以前就认识了他们。”

“唔，我们应该打死他们，同志。”一位不作声的大汉说，这汉子不是克莱萨德队伍里的。

因为总务主任还没有来，所以弗郎茨同坐在他旁边的这汉子讲话了。这个人叫谟尔。他还没有编入什么队伍，不过他要想加入到他们之中的一个队伍里去。

“你可以同我们一起出发，假使你愿意，”弗郎茨说，他非常之喜欢谟尔的沉静和有力量。

“在你们这里有位置吗？”

“一个位置总是有的。”他们互相的握起手来，而弗郎茨告诉他自己的被捕，以及他怎样同着“绿党”打过。

“是呀，同志，我们还应当在俄国的布尔塞维克那里多学习些，”谟尔说，“他们没有多余的谈判，而是用武器来解决一切。”

别的红军在这个时候谈着诺斯克的兵士。

“我只不过在两星期以前才离开那些昏蛋的东西，”一个青年的工人，穿着保护色的衣服和帽子的，讲了起来，“当我们驻扎在边界的时候，我看见在他们那里做了些什么。谁能够很好的拍马屁，谁就能得伍长的位子。假使你能够替长官找到有风味的姑娘，那么，你就可以做队长了。当我们经过一个城市，唱些不合式的歌儿的时候，资本家丢鲜花给我们。不过工人是很客气的，他们只对着我们的靴子吐口沫。”

矿工们笑起来了。

“不要笑，”年青的工人这样回答。“这很有帮助的，在八天之中就有一半人拒绝了工作。”

总务主任来了。

“同志们，如果已经准备好了，那就可以出发到陀尔史滕去了。那边正在要求着增加力量。”他很认真的招呼弗郎茨到自已身边去，“在那里不大好，有一部分军队不肯上前线去。”

“为什么？”弗郎茨很惊奇的问。

“关于这一点他们并不告诉我。”弗郎茨同海员两个人很认真的相互看了起来。弗郎茨不能明白，为什么工人会拒绝到前线去。

海员知道得多些。

“不是一切工人都认识这是为着解放工人的战斗，”他说，“那些车子里来的人我都看见过，有些人我简直愿意把他们送回去，放他们到一个适当的地方。群众里的每一次骚动，都仿佛是一块沉重的石头丢到静止着的池子里去，常常会使许多渣滓泛到浮面来。”

“同志，必需要更严厉的监督，”谟尔在这个时候走到他那里，“宁可给这么一个恶汉的脑袋吃颗子弹，免得有几百几千个起来发疯。还有那样的家伙，简直是受了收买的，他们故意要跟着我们去，其实是要尽可能的给我们捣乱。”

“唔，现在我们要注意队伍里的成份，”海员说。他同着弗郎茨从饭厅里出来，走到街上。穿着鹅绒衣的汽车夫已经站在汽车前面，跨开着两只脚，仿佛在地上生了根似的。他用力

的开通了汽车的机器。在西边，很低的地平线上，太阳燃烧着，象非常之大的一滴血。

四

机器“拍拍拍……”好象发炮似的响起来了，还喷着气。

“坐上去！”弗郎茨叫着。

“坐上去呀！”红军们也叫了起来，他们开始爬上了很高的货车。

“同志们，留一个位子给我，”忽然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叫了起来。

“呵，这……这做什么？”史尼德尔说。

在头上扎着红布的一位姑娘穿过一条街跑过来。在她的手臂上还扎了看护的标记。

“等一等，同志们！这是看护妇！”史尼德尔从汽车里伸出去，叫着。他很高兴的伸出瘦弱的手去，要帮助那姑娘上车。

“你要什么？”弗郎茨很奇怪的问着姑娘。

“我同你们一块儿走，”她回答，“在你们这里应当要一个包扎绷带的人。”她跑到汽车边来很性急的叫着：“帮助我一下，我的脚踏在你的手掌上，那就容易爬上去了。”

弗郎茨踌躇了一下；她很高兴的笑着，抓住了他的手。

“唔，这样，手把好，少许托我一下。”

弗郎茨照她所要求的做了。当她的脚踏在他手上的时候，他少许托了一下，她就象猫一样的跳上了汽车。

“哈罗！呜啦！”在车上的人用这样的叫喊来欢迎她。“唔，这是为着我们的史尼德尔呀！史尼德尔，你说怎样？”

“唔，不准闹！”姑娘叫了起来，随手把一个红军推了一下，这个红军对她有了放肆的行动。

“让姑娘安静些罢，”史尼德尔责骂着。

“哈，不要你来干涉！”一个小伙子叫着，他扭着姑娘的脖子。那位姑娘的回答是一个重重的巴掌。

“鬼家伙！”史尼德尔叫了，“她是很勇敢的呀！”他跑到她那边去，很尊重的说：“谁要来缠你，我来对付他，姑娘。”

“唔，当然的呀！”一位矿工笑了。“他立刻会向你求婚呢！”

“闭嘴！”史尼德尔喊着，“你懂不懂，在每一个队伍里都应当有看护妇的。”

姑娘生得很美丽的。男人们的眼睛贪婪的钉住了她的身体。她笑起来的时候，凸出着她那双丰满的奶峰，士兵们的粗鲁的手都跃跃欲试的想碰它一下。

“你们总该停止了罢！”姑娘动了气的叫。她伸出车子外边叫着弗郎茨·克莱萨德：“唉，你听一听！为什么在你这里是这样的猪棚？假使再不停止，我要走了。”

“听见了吗？让姑娘安静，不然，她会跳出车子去的。”弗郎茨说。

“不要你来干涉！克莱萨德，我们已经说好了，”在车上的都笑了。“这不过是她的最初的感觉……”下面说的什么在机器的响声中沉没了下去。弗郎茨·克莱萨德同谟尔一同上了

车子。他站在看护旁边，为着要阻碍同志们向她说笑和纠缠。

“你要同着我们出发到战线上去吗？”他问着姑娘。她点着头。

“然而你要知道，在那里会打死的呢？”

“唔，当然知道了的，”她回答说。“我已经是第二次到那里去了。我们从那里把受伤的用车子运送出来，我们之中的两个女人也受了伤。”

小伙子们都围绕着她，而且静悄悄的听她讲话。

“但是你们总没有跑到火线上去过？”弗郎茨怀疑了起来。

“怎么不呢，”姑娘说，“当然的，我们到了火线上。我听见不少子弹飞过身边，甚至有一粒子弹打碎了我的包头布，”她抬起头来用右手摸着包头布上的被打碎了的地方。“唔，在这里，再低一个生的密达，我也许已经不能够同你们闲谈了。”

红军们用了尊敬的眼光看着谈话的女人。弗郎茨·克莱萨德摇着头。

“是呀，”姑娘很活泼的说，“相信我罢，我们现在所能够做的，不仅仅是削削马铃薯和洗洗布头了。”

笑话和废话都停止了，男人们都认真的站着，甚至史尼德尔的狭窄的额角上也表示着思索的纹路。

“唔，勇敢的姑娘！”弗郎茨很注意的看着静静的嚼着面包的看护。她是很柔顺的，但是同时又是非常有力量的面目。在白白的脸上闪烁着两颗灰色的深思的眼睛。

“你在什么地方做工？”弗郎茨问她。

“在克德维格地方夏德纺织厂里做工。”

“你的父母也住在那里吗？”

她很恐怖的看着他不作声，过了一分钟她说：

“我没有父母。”

“没有？”

她对弗郎茨看着。

“唔，这有什么奇怪呢。不应当永久留在父母身边。我自己照管自己已经很久很久的了。”

弗郎茨脸红了。他想了想自己的母亲：假使他也同那位姑娘一样，完全脱离了家庭也许是很好的。

“在欧战的时候，我是装弹药的。”她指着那个克虜伯兵工厂，这个工厂在远远的发着透明的火光。“我在那里受过两次毒，几乎死了去，进了医院，我被火药薰焦了，黑得象黑种人一样。我有过未婚夫，而且应当结婚，因为受了孕……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可是后来小产了……那是已经死了的……他黄得象番红花的花托一样，小得只有黄鼠狼那么大。”

“那你现在呢？”弗郎茨问。

“现在我还是一个独身的人。我的未婚夫已经死了，他是死在袭击克美尔城的时候。”

弗郎茨记起了一九一八年九月袭击弗兰德尔城^①的时候，自己也经过了象暴雨似的炮火。被炸弹炸裂了的一块一块的肉挂在树林上面，躺着许多脚手被炸断了的伤兵，他们一点也得不到帮助，因为在疯狂似的死的恐怖中，每个人只能够救着自己的皮肉。

“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打仗？”弗郎茨问。

“你不要以为我是笨货，当然知道的，我懂得现在为什么打仗。而且我也一样需要好一点。直到现在我所看见的是什么？”她不作声了，伸出她的小而带有老茧和伤痕的手给他看。“我看见过许多不幸和苦恼，你一定能够相信我的。”

他相信她，同情她，而且还是很深刻的感受着。姑娘告诉了他自己的痛苦，仿佛他俩在很久以前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

“最好把我的母亲介绍给你认识，”弗朗茨说。“但是我知道，她不会了解你的。”

“为什么？”

“当她看见示威运动的时候，直到如今她还是拿手盖着脸的。我时常很痛苦，她一直到现在还只想把我放在她自己的身边。”

姑娘很善意的笑了。

“唔，当然的，她不过是一个母亲。这已经没有什么办法的了。”

“是的，”弗朗茨回答说。“她是非常之爱我的。”

“唔，她是怎么样的人，你就当她怎么样的人好了。要把她换一个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俩都沉默着，思索着。姑娘的脸转了颜色。她忽然间表现得老了些。两只深刻的眼睛苦闷似的发着光亮。她仿佛企图着要隐藏什么似的。她低了下头。

“你做什么？”弗朗茨问。

“没有什么，”她很快的回答。

“你究竟怎样了？”他把她的头旋转到自己这边来。

“不要动！”

“你在想什么？”

“啊哈，我想起了母亲，她已经死了很久。”她告诉自己的历史给弗郎茨听：“我们总共有七个人，父亲喝酒喝得很多。我们是拾煤的，出卖来的钱要养活一家人。母亲生了肺病，在死以前还小产了。小孩也死了，他的尸体同母亲放在一个棺材里。父亲自从经过这件事以后，酒喝得更多了。他在发狂的神经病里吊死了。然而我们孩子们呢……呵，这你也知道的，是怎么样的孩子！他们丢下了我们，丢来丢去的从这一个身边赶到那一个身边。我们是何等苦恼呵。”

汽车发着很大的声音，沿着乡村的道路疾驰了过去。当汽车夫把汽车突然的转向城市里去的时候，在车上的人一个倒在一个身上，仿佛同麻袋一样。在左右两边接连着灰色的被烟熏黑了的前线上的房屋，木栅和石墙。小孩子叫喊着，奔跑在汽车后面。在房屋的窗门上露出怀疑而苦闷的脸在张望着，这种恐怖的现象，在整个的郊外都是一样。

在空气中充满着煤油气，在士兵们的牙齿缝里灰尘淅沥萨拉的响着。讨厌的泥沙盖住了他们的脸，胡子和眉毛。看起来，他们都变老了些，严厉了些，而且凶狠了些。

五

铁道穿过一条石子马路，横在堤岸边的树林之间。许多辆车子排成一列。穿着工人短衫的兵士在车辆之间跳来跳

去，带着油腻的手正在把那些车辆连接起来。这是一种危险的把戏：一个不小心——缓冲机就可以压死工人，而把他们变为肉酱。

“我们应该要加汽油了，”穿着绒衣服的汽车夫叫着，并且从车子里跳了出来，别的人也跟了他走出来了。他们要想松动一下发麻了的四肢；他们用着快步在汽车的周围打圈子。

“你太冷，你没有暖一点的衣服吗？”弗郎茨问那位冷得缩着肩膀的姑娘。

“我这样已经过了两个星期，”她说，“我已经惯了的。”她要想讲笑话，但是她熬不住她的牙齿轻轻的打战。弗郎茨脱下自己的大衣：“唉，穿上去罢，不然你会病的。”

她很高兴的同意了，把大衣披了起来。

“唔，现在你要冻了，”她很关心的说。

“不要紧，我比你著得暖些。”弗郎茨回答她。

在这个时候，汽车夫同着两个矿工走去找汽油了。过了十分钟光景看见他在门口，手里拿了一只洋铁盆，又从洋铁盆里把汽油倒进汽车上的油箱。

“你从哪里得到的？”弗郎茨很响亮的说。

“在那里，在矿坑里，”汽车夫笑了，“最初那个栈房主任不肯拿油给我们，但是我们拿手枪给他看了以后，没有一个再比他那样愿意的来伺候我的了。对不对？”他回转身来对着同他一起去的同志说。

夜象一层黑幕似的渐渐的降下来了。这里那里都点上了火。许多房屋里面燃着了洋油灯，闪烁着自来火，也许是电

灯。汽车得到了新的营养，它又重新工作起来了。

“请坐呀！”汽车夫说。弗郎茨帮助那位姑娘上了车子。发动机响了，汽车也动起来了。他们遇着了一部载伤兵的汽车，两部车子都停了下来。

“唔，在战线上怎么样了？”

“不好，同志们，缺乏后备军。”

“我们的队伍埋伏在那里？”

“在廷斯拉肯和魏塞尔森林附近。”

“你们受着大的损失吗？”

“非常之大的损失。诺斯克的军队轰着大炮，从大炮里放出开花弹和榴霰弹。”

“附近的兵站在什么地方？”

“在陀尔史滕。你们沿大路去，可以一直达到我们的阵地。”

“唔，走下去。再会，同志们！”

“再会。”

汽车相互的闪了过去。一辆是装着受重伤的同志，他们还扎着带血的绷布。另外一辆是装着到前线去的队伍，这是补充前线的队伍。

从前线回来的消息，不能使他们有快乐的情绪。在弗郎茨队伍里的一切人都静了一点儿。不作声的看着围绕了他们的黑暗，这边和那边，闪着灰色的影子，或者是闪动的火光，一忽儿又熄了下去。

“来唱歌罢，”有一个发着哑声的提议。

“我们已经到了敌人的地带了呢，”从黑暗里发出来的低的声音反对着。短短的讲话中断了，只剩了汽车的声音。马路两旁的树林闪过去，乌鸦带着叫声飞了起来，围绕着树顶盘旋，又大声的叫着重新飞到树林里了。那位看护姑娘紧紧的靠着弗郎茨，睡熟了。当汽车在石块上跳蹦的时候，她有时会恐怖得发抖。

“停下来！”一个站在路当中的武装的守卫工人挥着一面小小的旗子。

汽车“轧嚓”……的停了下来。

“做什么？”

“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守卫的问着。

“从爱森来的。我们的兵在那里？”

“在陀尔史滕。”

“此地的兵站主任在那里？”弗郎茨问。

“你是队长吗？如果就是你，那么同我去。”弗郎茨从汽车里出来，跟着守卫的去了。他们跑到酒馆里，兵站主任就在那里。

“不要皱眉毛，同志，在我们这里混乱得很，”守卫的告诉弗郎茨。“从爱森来了汽车，”走进屋子里去的守卫兵叫着，拥在屋子里的一堆人叫的叫，争论的争论。“唉，你们听见没有，来了汽车，”守卫的疯狂似的叫了起来。“到现在总算看见了他。”一个红着眼睛穿着脏衣服的海员走到弗郎茨这边来了。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带着疲劳的哑声问。

“从爱森来的，”弗郎茨·克莱萨德回答说。海员走近了

他，握着正在凝视着的弗郎茨的手。

“我们离开这里罢，同志。在这里你会发疯的。这样的情形在我们这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算是来帮助我们的，但是怎样的帮助呵！？他们不过来塞一根棍子在车轮底下，只要什么地方塞得进，他们就来塞，现在又说同政府去谈判。”他很紧张的装着手势，他用他的醒醒的手搔着散乱的头发，他没有戴帽子。“如果照我的主张，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吊到白杨树上去好了。”

六

他们走到别的房间去，在那里放着一只打弹子的台子，破的绿呢一块块的倒挂着；放着一些醒醒的碗盏，还放了一架机关枪。一切东西都是没有秩序的，堆满在那里。

在这个混乱的情形之下，弗郎茨改变了面色。海员感觉着了，他就说：

“看见了没有？同志，在我们这里有非常之多的正经的任务，没有时间去整理。尽在这里争论着，吵闹着，这个工作应该给我们这些空谈家来做，再好一点，他们也不配。”

在海员的说话中带着讽刺的声调。

“唔，我们的车子怎么办呢？”弗郎茨为得要把说话转移到别的题目上去，所以这样的来问他。

“为得要给你们休息，我们领你们进宿舍去，明天早晨出发上前线。”

“我们的阵地在哪里呢？”

“阵地？”海员说，“你们自己到魏塞尔附近去找他们。要知道在我们这里只有最高的领导机关，而领导作战的机关还在前面，在前线的同志那里。”

弗郎茨失望了。他认为这里的人一点不知道战线上的正确的消息是不对的。“这里的人忙得很，其实单是休息日的说笑忙，”他很愤怒的想了一想。

“叫自己的人到这里来，他们可以在这里吃饭。然后我给你们比较好一点的房子宿夜。”海员说。

弗郎茨在饭厅里看见了一些人，要是这些人在他自己的队伍里，他是忍耐不住的。这些人的讲话也是非常之出乎意料之外的。到处飞扬着一种不适当的粗蠢的侮辱的说笑，还断断续续的插着小伙子的哑笑声和一些女人的叫喊。她们的那种无理的谩骂和说笑一点也不比男子差些。

“什么时候你们都向前方出发了呢？”海员在这个高声的队伍中间很不友爱的问。

“看我们在什么时候愿意！”姑娘们之中的一个说，她还对着海员的脸喷香烟。

“这是你们出发到前线去的时候了，或者请你们到别的地方去，不然，我们就要自己动手来清理了。”

在他的回答中充满着不好的轻蔑。

“唔，拿他们怎么办呢？”海员发怒的说。“唔，你相信他们是有了阶级觉悟到我们这里来的吗？”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的呢？”弗郎茨很惊奇的问。

“是的呀，怎样的呢？这是从别的队伍里赶出来的，这是流氓无产阶级，他们的鼻子象狗似的闻着一切，到处的捣乱，做贼做强盗，还做其他的丑事情。”

坐在桌子旁边的谟尔站了起来，走到海员这边来。

“解除他们的武装。在俄国，早把他们逼到墙壁边去了。在那里早就不同他们讲礼貌了。赶他们出去，假使他们倔强的话，我来帮助。”

弗郎茨·克莱萨德很赞成的点着头；至少要把叫喊得最厉害的解除武装。

附近桌子旁边的那些人对他讲了很不好的笑话。弗郎茨站了起来，叫着：

“唉，不识羞耻的你们！”

“他要什么？”女人之中的一个叫着，“你要我们怎么样？”

“你们应该到前线去，懂了吗？你们不应当在此地弄得乱七八糟。”

“哈罗！闭嘴！”“你这个猴子要什么？”“把盘子丢到他头上去。”——从各处飞扬着这种叫喊。声音高了起来。

“弗郎茨，你留在这里，”罗若叫了，她要想抓住弗郎茨。但是他已经走到了叫喊的人群里面去了。他用着象铁似的手，出力的抓住那个叫喊得最厉害的人的胸部，把他拖到房间的中间。

他用着非常之大的气力摇动着那个人，摇得摆动起来了，然后劈了他一个巴掌。

“狗东西，你这样喜欢讲笑话！你就只为了这个来到这里

的吗？”

那叫喊的家伙倒在地下了。

“孩子们，看好，一个都不要给他们逃出去！”弗郎茨对着围绕在自己周围的同志说。“把枪交出来！”他又回过去命令那些叫喊的家伙，而那些家伙正在想要在吵闹的声音之中偷跑出去。

他们一个个的走到弗郎茨那边来，把枪放在桌子上。

“要知道我们不过讲讲笑话的，”有一个人赔罪似的说。

“同志们在战线上牺牲的时候，讲什么笑话呢！你们应该有点廉耻，”弗郎茨骂了。那个海员很高兴的远远的看着这个惩罚，后来，他就走近来。

“假使你们在五分钟之内还不走个干净，那么谁不走，我就枪毙谁。”那个海员喊着。

威吓发生了效力。有四五个人离开了这个屋子。其余的请求赦罪。这些都是很幼稚的而头脑简单的小伙子。他们是缺乏有力的领导者，因为他们蠢的缘故，所以受了那些奸细的影响。他们总共有三十多个人。

“唔，拿他们怎么办呢？”那海员考虑着的说，他很怀疑的对他们一个个的看着。

“预备车辆，我们带他们到前线去，”弗郎茨·克莱萨德说。他就在他们之中挑了一个小伙子，——在他看起来是比较靠得住的，——他告诉他：

“对于这些同志，你来负责罢。我们可以相信你吗？”

“我送他们到前线去就是了。”那个小伙子说。

海员就同他握着手说：

“我们相信你，同志。那你就当小心，再不能做出什么蠢事情。我们这里已经有这许多工作和责任。”

女人们静了下来，她们很害怕的等着这个争论怎样结束。新的队伍准备好了，要出发的时候，一个女人就走到前面很胆小的问着：

“我们呢？我们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你们暂时留在这里；要等执行委员会来决定你们应当怎么办。”海员回答了她们。

女人们骚动着，其实她们都很满意的，甚至于她们自己提议来收拾屋子。

七

两辆车子上了路。这是在夜里。兵站主任也同着弗郎茨的队伍出发了。在路上经过一刻钟，他就命令把车子停下来，他指着那暗沉沉的窗子的酒馆子说：

“我们给你们在这里过夜，同志们，假使东家要反对的话，那你们好好的对他说，这是执行委员会决定的。”

“这一大班人，我把他们怎么办呢？”男主人自言自语的说着。那位女主人更加来得蠢，简直对着来的人相骂了。

“我的房子，不是各种流荡人的客栈，明天我要去告状的。”

“那是没有用处的，老婆！现在什么告状都没有用的了。”

男主人说。他带着愁闷的脸走到屋子里去了，很冷淡的看着红军们怎样铺床过夜。他们从邻近的小房子里搬出麦柴来铺在地板上当床铺。

“你们这里有没有另外给女人睡觉的房间？”弗郎茨问着女主人，女主人坐在柜台里面的角落里，带着苦闷的样子看守着自己的财库。

“没有。”

“唔，没有，就拉倒！”弗郎茨很愤怒的说。大房间的旁边有一间小客厅。弗郎茨搬了一束麦柴到那里去，预备给那位姑娘去睡觉。当他搬柴过去的时候，女主人咕哩咕噜的骂着：

“一切屋子都给他们弄脏了。有什么说的呢！你们带来的多好的秩序！”

“我们对你们客气，你们也应该客气一点。”弗郎茨说。“我们总不能睡到街道上去的，这你也懂得的罢。”

“那你们做这些事出来，干吗呢？”

“什么？”弗郎茨不了解。

“为什么要这样惊动大家？不是疯子也不会做出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弗郎茨一点都不愿意同这个女人争论。

“去睡罢，今天不值得同你谈这样的事情。”

“是呀，去睡觉！难道我能够就这么让你们这些人在这里吗？”她怕自己的货物会损失，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痛恨的眼光，“就算我要坐在这角落里一个礼拜，我也不让你们留在我这屋子里而不来看守的。”

“她在发疯呢，”罗若说。

“唔，现在你睡觉罢。”弗郎茨指着麦柴堆对罗若说。“我也要去睡觉了。再会罢。”他伸手给她，她踌躇了一下。他很快的缩回了手，从房里走了出去。

弗郎茨躺在麦柴上。但是，一切同志都睡熟了，而他睡不着。女主人在柜台后而转动着，她怀疑别人会偷她的东西，她准备整夜的留在这里看守自己的宝库。她坐在凳子上半睡半醒的从这一边摇到那一边的摇着。灯熄灭了，屋子里充满着煤油的气味。

谟尔走进房间里来，叫醒那个应该去替换守夜的工人。工人起来了，打着呵欠，拿起枪走到街上去了。谟尔看了一眼弗郎茨，看见他还没有睡熟，他走到他那边去，躺在他旁边的柴堆上。

“战线上的大炮在轰着呢，”他轻轻的说，“从那里来了受伤的人，他们说，我们受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应该要有国防军那样的武装就好了，”弗郎茨说。

“应该要拿诺斯克一派的武装才好，”谟尔说。

“唔，诺斯克一派不会自愿的给我们武装罢。”

“这要看我们自己做得怎么样，”谟尔说。“假使魏塞尔到了我们的手里，那就有办法了。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的炮队。”

他们谈了一些时候，谟尔睡熟了，而弗郎茨也跟着他睡了。

在静悄悄的三月的夜里，炮弹的声音很沉着的响着。——

正在轰炸着铁路那边的阵线呢。

八

“起来！”弗郎茨听见了这么一声，擦着眼睛。有一个工人抽出窗闩推开了窗门。

“起来！起来！”工人一个接一个的叫醒起来。罗若从间壁房里走来，她的眼光在找寻着弗郎茨。

“唔，又是一夜过去了，”当她找着他的时候，她很快乐的说。

“到明天我们没有这样好好的睡觉了，”弗郎茨说。在一秒钟之中她很害怕的对他说着。

“可是我要留在你的队伍里，可以吗？”她有些担忧的问着。

“我不晓得能不能够带你到前线去，”弗郎茨回答说。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不是第一次到前线去了。”

“在那里你会遇到意外的事情呢。”

“那你不会吗？你不要替我害怕，”她很勇敢的说。

“是呀，我担心你，这都不适宜于女人们的。”

“我要同你的队伍一道去，”她站在他的前面倔强得象孩子似的再次的要求着。谟尔走来了。

“你可以到那边去洗脸，在龙头那里，”他对弗郎茨说，他把手里的肥皂和手巾交给他，并且推他走出去。“走罢，也许我们很快的要出发上前线去。”

女主人在柜台里面很苦闷的看着工人们。罗若跑到她面前问她：

“女东家，可以给我们些开水吗？”

女主人回转去叫她的丈夫：

“他们要开水，”她说。“你们要开水做什么？”她问罗若。

“烧咖啡，”那姑娘回答说。

“你们可有咖啡吗？”那位女主人问着她，比较亲热了些。

罗若很不好意思的笑了，她这样回答说：

“是呀，我还不很知道呢，”她回过来问那站在自己铺位旁边的漠尔，“你有咖啡吗？”

“是的，我带来了一点儿，”漠尔一边说，一边打开被囊拿出黑黑的一小包，交给了那个姑娘。

男主人跑到大房间旁边的一间厨房里去了。罗若跟了他进去。过了几分钟，她就带了冒着烟的咖啡壶出来了。在房间里很快的散布出新鲜的咖啡气，使得那些缚着自己行李的人都掀起鼻子闻着香气。

当弗郎茨洗了脸之后走到房间里来的时候，麦柴已经拖到角落里去了，房子的中间放着两只桌子。

“来呀，喝杯咖啡，”罗若叫。弗郎茨坐在漠尔的旁边喝起咖啡来。因为他一点也没有预备自己的早饭，所以漠尔这样的问他：

“难道你不饿的吗，弗郎茨？”

“一点东西也没有从家里带出来，”弗郎茨说，“昨天晚上在陀尔史滕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漠尔就切

了一块面包和一块薰牛肉送给弗郎茨。

“你吃罢。”

太阳光照耀在窗门里面，使这间薰黑了的房间有了欢迎的样子。工人们眼睛突然的发了光彩而高兴起来了。这特别影响到史尼德尔。他讲着，笑着，滑稽的玩着。大炮弹爆裂的响声从战场上送过来。咀嚼着的红军们听到了，他们很正经的相互的谈论起来。

“这是大炮，”曾经当过炮手的一个人说。“可惜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

“然而在战争里也有些很好的东西，”一个淡黄头发的少年说，他在史托朋堡参加了队伍，这是他生平以来第一次在手里握着枪。

“很好的？”谟尔对这个意见的回答。“每个战争都是残酷而要流血的事情。问题只在于此，要看战争是为着什么。”红军们都回过脸来对着说话的人看。他继续着说：“假使工人们被一小部分压迫阶级所挑拨，而在自己之中相互的拿枪炮来消灭自己，那这种战争只不过是资本家所要的，工人牺牲在这种战争里，一点都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

“可不是现在也在打仗吗？”淡黄头发的那位少年在桌子那一边叫着。

“现在的是另外一种战争。这战争是阶级反对阶级，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为着解放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而斗争。这自然也是残酷的战争，但是同志们，这是真理的战争。”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和平呢？”有一个没有讲过

话的电车工人问着。

“只有那个时候，当全世界的工人暴动起来，拿起武器来赶跑那些昏蛋的，把工人当做自己的财产的老爷们，或者在工人把政权夺在自己手里的时候。”

“但是这到什么时候才来呢？”那个电车工人带着怀疑似的说。

“什么时候……”谟尔很严厉的看着他。“俄国的农民和工人并没有问过‘什么时候’，他们咬紧着牙齿，拿起武器。假使你去斗争而对于胜利是怀疑的，那么你的斗争的胜利就成为靠不住的了。我们受着大的牺牲，并不为着去失败的。如果我们怀疑着胜利，那我们还是在工厂里等待别人来给一点儿恩惠好些。同志们，我们过着这样一种劳苦生活，除掉痛恨现在的秩序之外，什么别的都没有。现在这种秩序使我们担负着这样艰苦的义务，而给我们的仅仅是每天只够吃的面包。唔，这就使我们要起来消灭现在的秩序，创造出新的真理的秩序。”

工人们都很注意的看着谟尔，他的脸色常常是白的，可是在他这种激烈的演说的时候，少许有点儿红。当他讲话的时候，太阳照着了他，把他改变了；谟尔的眼睛里闪着一种痛恨的光线。

“因此，我们的战争是真理的战争，同志们，”他沉默了一忽儿之后说。“这个战争里的牺牲是光荣的牺牲。”

“可见我们的战争是很好的！”淡黄头发的少年说。谟尔看着那位受感动的少年。

“我们的战争是真理的，真理是很好的。真理给我们新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是勇敢的，是光明的。工人要成为真正的人了，在那种残酷压迫的时代是不能够成为真正的人的。”

他站起来，带着快活的微笑。

“同志们，太阳燃烧了血。”

红军们在桌子那边站了起来，分成了几组而且大家商量着漠尔的说话。在街道上听得出炮响，工人从房间里跑出来。汽车在酒馆店门前站着，武装的工人紧紧的挤着。

“呵，哈罗！你们从那儿来的？”叫喊了起来。

“从葛尔森克尔程来的，你们呢？”

“我们是史托朋堡的，从爱森城来。”

“到战线上还很远吗？”

“我们也到那里去。有很多的车子去吗？”

“很多。到处都动员了。”

“那很好！”

到车上去的红军们重新下了车，工人们都很亲热的握着手。矿工，五金工人，纺织工人，老的和少的……各种各样口音的人群。大炮声从战场那边送了过来。躺在战壕那边的同志们都在等着代替的人。

自行车闪了过去，车上的人说：

“准备好。”

“把东西拿出来，”弗郎茨·克莱萨德通知自己的人。

穿着绒短衣的汽车夫已经转动着发动机。

“坐好，”另外一队的首领叫着。用力的握着手；队伍上了

汽车。

“同志们，去打死那边的敌人！”弗郎茨队伍里的朋友叫着。“当心着一切！”

“要做到的，”从汽车那边回答过来。

“上路去呀！”仿佛发动机会说似的。葛尔森克尔程人已经走了。从陀尔史滕地方回来了两部新汽车；工人们叫喊着庆祝那些等待出发的人。很快的跑了过去，看不见了。

“坐好！”弗郎茨·克莱萨德叫着；朋友们都“踢踏踢踏”一个跟一个的爬进了高的车箱。“啊嘿！”有力气的人帮助没有力气的上车来。最后走上来的是罗若，谟尔和弗郎茨。

“准备好没有？”汽车夫一边问一边捏着橡皮喇叭。喇叭给了出发的信号，汽车就跟在第一辆车子的后面闪过去了。

九

过了一刻钟，他们遇到了一辆空车子，弗郎茨命令车子停下来，因为一个守卫兵走上前来打着招呼。

“什么事情？”

“你们应该在此地下车，到前面去要步行的。这是那边炮队轰炸的一条路，”守卫的说。弗郎茨命令队伍里的人走下车来，分成了几组。

“在前线上怎样找得到我们的阵地呢？”

“这你们走下去，走到火线上有人会来指示你们的。”

“往前走罢！”弗郎茨说，队伍里的人都背上了枪械和子弹

带，经过半点钟之后，他们遇着了几个从战线上回来的红军。

“累了罢？”弗郎茨队伍里的一个人问他们。

“在那里，在前方严重得很，”有人这样回答。回来的人之中又有一个说：

“上前线去呀，赶掉那些在后方偷懒的狗东西，他们夺掉前线同志们最后的面包。”

“到战壕那边还远得很吗？”

“不过十分钟光景。”

过了一刻钟，他们看见了地洞，在这里有很多的人。他们听见远远的声音。弗郎茨走到坐在地洞里的一个红军那里，问他：

“兵站主任在那里？”

“如果你以为他会在这里，那你就找到他那样的人，要多少有多少，”那个家伙很粗鲁的说。周围的人都笑了。弗郎茨看看这班人。“同陀尔史滕地方的人一样，”他想，又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他对谟尔点着头。

“要知道，在这里的情形不好呢。你去告诉同志们不要把枪弹卸下来，我到兵站主任那里去问个清楚。”

他跑进了一间屋子，在那里的一群人争论的争论，叫喊的叫喊。几个工人相骂着，分着面包。

“那个还没有分得的？”

“这里！这里！”弗郎茨看见有几个已经得到了面包的人去领第二份。

“唔，大家吃罢，”一个瘦瘦的工人很不高兴的说。他一点

也得不到，离开了队伍，他的脸是很苦闷的。

“我从战线那边来，得不到一块面包，而从昨天起就坐在这里的人倒装满了肚子，滚他妈的！”

“兵站主任在那里？”弗郎茨问着那个恶狠狠的工人。

“兵站主任！他什么也不管的坐在自己的房里，画着地图，”那个工人愤怒的说。

“唔，兄弟，不要讲蠢话，”别一个人说。“在我们这里的一切事情真可以叫人发疯的呀。”

弗郎茨费了很多的气力才找到兵站主任的房间，他开了门，看见一个人弯着背坐在铺着一张地图的那张桌子旁边。他大概没有听见有人走进房间去。直到弗郎茨叫他的时候，他才伸直起来，很忧愁的对弗郎茨看。

“你要知道，我是不许有人来惊吵我的。”

“我带了一车子人来的。”

“从哪里来的？”

“从爱森来。”

“你带来的人可靠的吗？如果不，那带了他们来是一点儿也没有用处。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我们吃那些车子载来的人的苦头也吃够了。”

兵站主任很累的从桌子那边站了起来，很绝望的对弗郎茨·克莱萨德看着。

“你看见了在我们战壕里的情形，我正是为着这件事情担心。吃是大家要的，而到前线去，他们又是不愿意的。要强迫他们的话，你就先得枪毙几个人。”

“唔，其实这样的捣乱分子大概并不很多的，”弗郎茨说。

“我看这样，赶掉他们罢，”兵站主任很不满意的说。

“我来帮助你。我们可以把他们改变好的，”弗郎茨很自信的说。弗郎茨叫来了谟尔和新来的各队长，大家商量了，兵站主任同意清洗自己的队伍。

各队长从房子里出去，而且每个人都跑到自己队伍里，经过短短的会议之后，新来的军队开到街上，并且断绝了交通。

走在街上的和住在坚固的战壕里的人，都感觉到有什么不妥当的情形。

“这是闹什么把戏呀？”捣乱分子中的一个这样说，兵站主任走到他跟前很简单的说：

“你的枪拿给我，立刻交出来。”

“为什么？”

“枪交到这里来，”兵站主任很严厉的说。

那个家伙卸下了枪。兵站主任从这个队伍跑到别个队伍找寻着捣乱分子，他们大家都慢慢的解除了武装。有六个人离开了大家，他们站在房屋旁边，被人家特别监视起来。其余的排着队伍，也同样的等待着。

“有廉耻吗？”兵站主任说。“在前线的同志求救兵，而你们在这里贪懒。”他同队长们讲完了话之后又对工人们说：

“快去加入自己的队伍，立刻开到前线去！谁不愿意到前方去，就缴谁的枪械。”

又逮捕了十二个人，其余的都走到要开到前线去的队伍

里。兵站主任选择了最忠实的人，并且委托他们去指挥队伍。

“现在开步走！”在上阵去的军队分到了面包之后，他就下了命令。

当队伍正在开动的时候，看护跑到他那里要求加入。

“你们留在此地，在后方我们要组织伤兵收容所的，”兵站主任说。

罗若的脸发了白，她还是希望派到战地去。她对着弗朗茨看了一眼，他也要去打仗了。她低了头，坐到战壕里去，就用纱布做起绷带来。

“你带着自己的队伍，去加入在铁路左边的战壕里的军队，”兵站主任对弗朗茨·克莱萨德说。“这部分军队大概在那地方的树林里。”

委任了一位熟悉地方的向导加入克莱萨德的队伍。弗朗茨看着罗若，并且叫了她。她就站了起来，跑到他跟前。

“你在这里比较好些，罗若，”弗朗茨说，并且抬起她垂下了的头。

“我要同着你去。”

“你自己知道这是不能够的。”他俩相互的握了手。

“好好的回来，”她说。

“我们希望着，”弗朗茨回答她，同时他做了一个叫大家走的手势。队伍开动了，拿机关枪的人走在前边。那看护站在砍断了的树根上，一直看着队伍沿着直线开动出去，直到道路向左弯了而队伍也看不见了。

克莱萨德的队伍从大路转到田地里，深入了树林。他们走的路是要穿过铁路的。工人们不得不时时刻刻伏在田上，因为每隔五分钟或十分钟总有轰着重炮弹的响声，而且这些炮弹炸裂在队伍的后面。弗朗茨下了命令，叫大家分成小队；而自己带了一部分可靠的人很小心的走向前面去。

过了半点钟，弗朗茨做了个记号给后面的人，要他们停下来。在他们的前面是有一个新掘的地洞，大概这个洞里是躲人的。但是洞是空的。

“我们的兵以前是在这里的，我很知道。”向导的说。他的脸很苦闷的。

“也许他们跑到前面去了，”弗朗茨说，他就在草上寻找脚迹。向导很怀疑的摇着头。

“我怕他们被捉住了。他们人很少，又没有和他们联系。”

大家很怀疑的停留着，商量着，怎么办呢，很忧虑的看着左右的矮树林。

“唔，停在这里不动，是不行的，”弗朗茨说。

“然而你要怎样？”向导的带着恐惧的说。“什么也不知道，跑到前面去也是不可以的。”

“我们应该同在这里的自己的队伍联系起来，或者要探清楚诺斯克队伍的地方，”弗朗茨很坚决的反驳了。他正要下令开动队伍的时候，忽然离开他们不远的地方，第一个炮弹炸裂

了起来，接着又有几个。

“这是他们呀！”向导者叫着。

“静些，”弗郎茨命令着，“首先要小心看一看那边是怎么样的事情。”他带了谟尔和向导者，轻轻的同着小队步哨走到树林里去，而且他们就向着有子弹响的那一边走过去。他们愈向前走，炮声就愈加听得清楚。

弗郎茨等队伍走近了，他命令大家伏在田上。“爬！”他说。史尼德尔简直失了魂似的：到处他都在见鬼。他在自己的枪头上装好了刺刀，特别预防的把刺刀敲着每一堆小树林。

“停止你的蠢举动，”一位五金工人警告他，“你这样就会敲着自己的人呢。”

弗郎茨·克莱萨德同着谟尔和那位向导者，爬在大家的前面，大概有一百密达光景；看见从大的深谷里竖着高楼的屋顶。同时子弹在树顶上飞过去。弗郎茨和他的同志在低地上仰起头来，竭力的观察高楼房屋的里面和周围是在干什么。

“那边是诺斯克的队伍！”向导者用手指着那房屋的院子，在那里有穿制服的人奔跑着。

“‘绿党’在那边，”谟尔说。

“‘绿党’和国防军，”向导者补充的说。弗郎茨·克莱萨德委托他看好那所房屋，而自己爬到前面，带了自己的整个队伍。当大家伏好在低地上的时候，他命令去找一个摆两架机关枪的地方。

“大家站好！”弗郎茨低低的命令他们。“准备好，机关枪对

准着院子，要不断的扫射，准备好了吗？放！”

脱尔尔—脱尔尔—脱尔尔——所有的枪都放射了。射着高楼的房屋，院子，窗子，一切“绿党”的和诺斯克国防军的障碍物上。

出其不意的袭击得到了成功。士兵们在混乱中逃出去，经过院子逃出门口逃进了树林，不见了。弗朗茨命令射击树林，在那里躲着“绿党”。他自己用着自己的枪对准了院子里的一切可疑的地方射。

“看一看，在前面有什么？”弗朗茨·克莱萨德对谟尔说。一边向着伏在他旁边的一个工人要子弹。谟尔仰起身来很小心的爬到树林里去。经过几分钟之后，他回来报告：

“在那边有河，而且在对岸我看见了我们的队伍。”

“河？”向导者问，他伏在弗朗茨旁边。“这是丽泼河，在它的后面是我们的阵地。”

“然而伏在此地洞里的同志到那里去了呢？”弗朗茨很吃惊的问。是呀，到那里去了呢？

“被俘虏了，也许死了！”向导者脸色发了白，“还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弗朗茨仰起了身子，很注意的看着前面看得见的房屋。

“同志们，诺斯克的兵士放弃了这个房屋，我们应该去占领它。”

“你，要想占领房屋？”向导者带着害怕的问。“要知道兵士们会回转来的，到那时候我们将要很难逃出来。”

“朋友，是的，要知道我们占领了那里，会象老鼠一样关在

笼子里的。”有一个红军叫了起来。

但是弗郎茨有计划，而且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计划。他计划着占领那被放弃的房子，就立刻同丽浞河对岸的工人队伍建立联系。

“两架机关枪，”弗郎茨继续说，“暂时放在这里，放在后方，只要一看见‘绿党’就立刻发弹。其余的同志背着枪——跟我来，走罢！”

他做了一个手势，他第一个跑在前面，从这棵树跑到那棵树，从这个障碍物跑到那个障碍物。谟尔走在他的旁边，时时刻刻注意看着白色房屋的窗门。其余的人都走在他俩的后面，他们的手握着枪，握得紧紧的，震动得发抖。当他们跑到距离房屋五十密达的时候，弗郎茨叫：

“向前走！向前走！”

门口已经被枪弹打坏了，半边的铰链也已经脱了下来。

“向前走！在院子里到处都要搜查，派三个人去搜查树林。”

工人们分了几个小小的队伍，而且很热烈的开始搜查房屋去了。有很多子弹壳，子弹盒，手榴弹。在院子里到处都有血迹，特别在两架机关枪旁边有很显明的血点，机关枪是新弄坏了的，已经没有用处。但是到处没有死尸和受伤的人。

向导者对弗郎茨说：

“小心点！这是他们的阴谋。死尸和受伤的到那里去了呢？‘绿党’把他们从这里拿出去不会不给我们看见的。”谟尔在围着房屋的墙头上指出一个小小的不大看得见的门，门是

开着的。

“唔，他们从这里搬掉了自己的死尸和受伤的。”

被那位向导者惊吓着的红军们现在可以喘口气了。谟尔是一切人之中最镇静的一个，他开始很认真的看着一切东西，看看上面，看看天，为的要相信“空气”是不是真的“干净”。他从袋里拿出了一把可以折叠的刀子，爬到堆好在那里的柴堆上，割断了电话上的电线。

“这样好一点，”他对弗朗茨·克莱萨德说。“看上去这些是无用的东西，但是常常会发生很大的危险。”

“到房屋里去，在那里也都要搜查一下，”弗朗茨对等着的那些同志说。他们之中的一部分立刻走到房屋里去了。这时候在宽阔的楼梯上出现了一个又长又瘦的文官。他带着惊慌的笑着，对大家说：

“在房屋里再也没有别人，那些兵士已经把这所房屋出清。”

“那，你是怎么样的人呀？”弗朗茨·克莱萨德问他，就跑到这文官那里。

“我是看管房子的，”那位文官这样解说，在他的嘴里显出一排发亮的金牙齿。

“请你弄点东西给我们吃，”弗朗茨对他说。“但是我劝告你不要同诺斯克军队有任何关系，否则我们一定要枪毙你。”

“我最好是同任何一个都没有关系，”那位文官嘻开了嘴说。“当时刻来拷问你的时候，总是不很舒服的。”

“要他不做蠢事，总得注意他才好。”小小的史尼德尔说。

看管的人跑到屋子里去，史尼德尔跟在他后面。过了没多少时候，他又带了两个受惊慌的女佣人出来。史尼德尔又追在他们后面跑了出来。女佣人带了面包，牛油和一大罐牛奶。很快的拿出两张桌子到院子里，年青的工人就吃起来了。

“我告诉你，”史尼德尔把弗朗茨拖到别方面对他低低的说。“我告诉你，这个文官完全不是一个看管房子的，而他本人就是一个房主。——伯爵，也许是男爵，也许还是一个混账的东西。”

弗朗茨·克莱萨德很注意的观察那位看管房子的。然后叫谟尔到自己这边来对他说：

“你知道，史尼德尔认为这就是房主本人，把他逮捕起来不是好些吗？要知道这个狗子会妨碍我们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一切阴谋。”

“逮捕他，”谟尔对他说，——而他很安静的继续着吃。弗朗茨带了两个红军重新跑到看管房子的面前，那个人惊慌的看着弗朗茨。

“你们还需要些什么？”

“不，”弗朗茨回答说。“我怀疑你对我们说的不是真话。在你还没有妨碍我们之前，我们应该逮捕你。”

“我？妨碍？”那位文官现出很气愤的样子。“我一点没有什么兴趣来妨碍你们的工作。”

“是的呀，”史尼德尔打断了他的话，“我们把你放到一个可靠的地方，始终要好一些。”小脸的史尼德尔失掉了自己平日所有的慈悲性。“在我们没有来到之前，在这里的我们的同

志们到那里去了呢？唔，你，自然回答说你是不知道的。”

那位文官的脸儿白得象粉笔一样。

“我……我真的不知道。”

弗郎茨发生了极大的怀疑，认为这假惺惺的看管房子的就是一个亲自参加消灭少数红军队伍的人。他对着武装的守卫兵做了一个手势。

“捉他去，好好的看守着他。”

那个文官不得不服从。弗郎茨钉住了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充满了致命的恐怖和痛恨。

“谁愿意到丽泼河对岸去同我们的人建立联系？”弗郎茨·克莱萨德又跑到自己的同志一边来问他们。谟尔站了起来，挑选了两个红军并且很简单的说：“跟我去。”

当谟尔走了，弗郎茨·克莱萨德把自己的队伍分了开来。一半留在这个房子里，委任他们立刻在树林子那边布置步哨。把两架机关枪搬到一个可靠的有遮盖的地方，为的要在国防军有新的袭击的时候立刻对他们开枪。弗郎茨把第三架修理好的机关枪拿到自己的一队里去了，这就是在柴堆后面找到的那一架。他们向着树林那边去找寻走到铁路那边去的道路。小小的史尼德尔也参加到这一半的队伍。这个史尼德尔自从把文官逮捕之后就沉寂下去了。过了一刻多钟，他们十分小心的穿过了树林，但是到处都看不见铁路。弗郎茨·克莱萨德命令他们停下来，他们到了树林里的十字路上。

“首先应该把此地做我们的根据地，不然，我们会有遇到诺斯克步哨的狗脚爪的危险，”他说。他放了几个步哨，还寻

到了放机关枪的地方，在那里向右向前开放机关枪都很方便。而他带着其他的一部分队伍向前开走了。

— —

他们愈向前面走，弗朗茨就愈加担心。

“我们走到什么地方了呢？”他站了下来，最后他就这样问。

“这只有鬼知道，”一个年老的五金工人说，“大概诺斯克方面的人把这里的一切完全出清了，也许我们到了两个战线的中间。”

“然而那时候我们可以听得出枪声，”弗朗茨反驳他。

从铁路到丽浚河的前面的一带是空地。他忽然停了下来，因为他听见史尼德尔的叫声，他的叫声是经过浓密的树林，从队伍的左边出来的。大家都跑到有叫声的地方去了。他们找到了史尼德尔，他全身发抖而脸带苍白色站在树旁边，他指着上面：“那里。”在树上吊着一个穿工人服装的头破出血的人，从他的头里流出脑浆。脸已经认不清楚——脸上洒满了血。

工人们都叫了起来。

“狗东西，可恶的狗东西，”弗朗茨咕噜着，他看见了这个不成样子的死尸十分难受。年老的五金工人割断了死尸身上缚着的绳子。两个工人把死人拖到树林里。年老的五金工人解开了他腰里的捆得紧紧的一把铲子，开始来埋葬已经死的

同志。弗郎茨·克莱萨德克服了自己的弱点，也来帮助他。

“唔，现在我们做什么呢？”工人们带着恐怖的问。不成样子的死尸增加了他们不安的感觉，他们简直准备回到后方去。

“不，同志们，这是不可以的，”弗郎茨说。“我们应该留在这里，布置步哨，然后送消息给我们的队伍，一到晚上我们就可以得到救兵。”

正在商量的时候，谟尔跑到了。弗郎茨就把吊死工人的那件事告诉了他。

“你以为怎么样，我们应该留在这里呢？还是回转去？”弗郎茨问。

“我们应该留在这里，并且巩固我们的阵地。谁能够保证我们在回去的路上不会遇着更大的危险？”谟尔说。他自告奋勇的回到堡垒那里去，他要去警告同志们，使他们采取最谨慎的警卫的方法。

“在丽泼河的对岸有汉堡来的队伍，”谟尔很简单的说。“他们看见‘绿党’对着堡垒袭击，在堡垒那里，没有疑问的有过我们的同志。工人队伍开了枪，‘绿党’和国防军也回了枪，直到我们来到这里，出其不意的打击了匪徒。”

谟尔奔跑后方其余的队伍那边去了。弗郎茨挑选了一个适宜的地方，在那里布置好了步哨。在树林里的一条路的路头上，留着史尼德尔和年老的五金工人，他们有很好的障碍物。给他们的任务是：只要一看见穿军衣的人立刻发出警号。弗郎茨再一次的很快的跑到所有的步哨那里，告诉每个同志：他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紧急；并且他命令他们要极严

格的小心。然后他回到堡垒那里，在那里谟尔已经采取了一切方法来保卫已得的阵地。

一个电车工人担任左翼的指挥，他是一个老兵士，用不着多说他就很快的懂得情形。谟尔带着弗朗茨·克莱萨德跑到前面去了。他们从这个岗位跑到那个岗位，然后他们又往前爬了一百密达，为的要侦察国防军的阵地在什么地方。有时候听得见枪声。

“到夜里我们要做些什么呢？”弗朗茨问，他不断的这里那里跑得很累了。他们站在树林里的十字路口，这里就是带着第三架机关枪的小队伍驻扎的地方。

“我们应该要有得到救兵的把握，”谟尔说。

“怎么样呢？”

“要一个人到后方去带领同志们来。”

弗朗茨·克莱萨德立定了，他似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件事。

“难道你以为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吗？假使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地方给我们的换班的守卫兵去休息，那就好的了。”

“到那边去。”谟尔伸出手来，指着远处的农民的小屋。“唔，那里有农民住着。我们到那边去，可以找到休息的地方。”

他们跑到小小的房屋前面。弗朗茨叩着门。从半开的门里听出咕噜着的声音：

“你们要什么？”农民问着。

“能不能够在你们那里住宿一两个人？”弗朗茨问。

“我们自己住的都不够。”门带着响声关上了。

弗郎茨·克莱萨德愤怒了。

“开门，”他叫着，又在门上用步枪腿敲着。农民重新开了门，叽哩咕噜的说：

“唔，你们要什么？！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在我这里没有地方。”

“好好的给我们，否则我们要强占你的整所房屋，”谟尔用威吓的话说。

“鬼带了你们到这里来，”农民骂了，但是终究开了门走出来，“一忽儿国防军，一忽儿你们，之后又来国防军，这样不会完结的了。”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地方躲避一下，”弗郎茨很镇静的说，“我们不能够整夜的冻着。”

农民很怀疑的看看这一个，又看看那一个：

“唔，再不要又象上一次那样：那些家伙拿了我六只鸡去。”

“这一次你一点也不用害怕，”弗郎茨劝他。

“是呀，那国防军也是这样说的呀，但是都拿去了。”

“你不应该用一个标准来估量一切人，好朋友，”谟尔阻碍着他们的谈话，“如果你已经知道国防军所做的一切，那你就不要拿他们的来同我们比较。”

“这边和那边都一样的不值钱，”农民愤怒似的回答。

谟尔把他们在树上找到一个死了的工人的事告诉了他。那个农民很注意的听着。

“是，我也找到一个，”他说，“跟我来。”

谟尔和弗郎茨很惊心的相互看着，跟着农民走去，他们走进了树林的深处大约有十五步的光景，农民站了下来，用他那乡下靴子踢开了一堆树叶，在叶子底下躺着一个尸首。这是一个工人。死人的头是被枪腿打破了的，象他们从树上解下来的那个一样。

农民回转头来很难过的吐了口沫。

“是的，就在那年打仗的时候，我也没有看见人会这样凶狠。”

“唔，你现在看见了，我们是来对付那一个的呀，”谟尔说。

农民想着，摇着头。他慢慢的走到自己的草舍那里去，谟尔同弗郎茨跟在他后面。在门前站着一位农妇。

“唔，那边还有什么？”她很忧愁的问。

“去预备他们要的房子，”农民说。

“他们要榨取我们的最后的牲口。”

“这是些好人，”农民这样解说。“我能够领你们到一间小屋子里去住，”后来他说，“不过要小心，不要烧了它。”

“唔，自然，我们是小心的。”弗郎茨安慰他。

农民挥着手说：

“不要说得太好。”

弗郎茨同谟尔走到自己的守卫兵那里去。他们已经冷得发抖起来了。

“唔，你不是要去找同志们吗？”克莱萨德问谟尔。“也许有新来补充的兵车。如果你去带了救兵来，那就好了。”

谟尔点着头，就把放在机关枪旁边的被囊背上，他握着弗郎茨的手说：

“假使我过了一个半钟头不到的话，那要看着，在夜里要小心，落着雾，在下雾的夜里要在树林子里找路是很不容易的。这可以阻碍我们，”他很快的沿着树林走了。

弗郎茨又从这个守卫兵走到那个守卫兵的巡查起来。他饿得很，因为他在大房子的时候没有工夫吃。不断的走着，而且谟尔去了以后，那经常的惊悉越来越凶的逼住了他，他弄得很累了。他坐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在石头的附近，还有一架机关枪。他自己在想着。

一点钟过去了。弗郎茨站起来又开始从这个守卫兵跑到那个守卫兵的巡查。到处都表现着恐怖的面色和疑问。第二点钟又过去了。弗郎茨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仿佛一条绳子勒紧了他的喉咙。他又坐在石头上，下了浓雾，最后一点太阳光在雾里消失了，愈来愈冷，愈来愈暗了。雾很快的浓厚起来，以致于卫兵们互相不能看见的了。一个站岗的咕囔着：“人家可以很安静的打碎你的嘴脸，而你甚至于不会知道究竟是谁干的。”

“同志们，忍耐些，等一下就有补充来的，”弗郎茨说。

谟尔去了已经有两点多钟。在前面，国防军的步哨开枪了，工人们应该采取一切警备的方法，因为子弹时常在他们的头上飞过去。

“听一听，弗郎茨，要知道诺斯克的军队会在黑暗里来袭击我们的，那时候我们简直是坐在口袋里，”有一个低低的声音

音咕噜着。

弗郎茨发怒了。

“现在来讲这个做什么呢？你已经知道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忍耐着，现在不要咕噜。你们不是以前坐在战壕里几个月不作声的吗？”

大家静了下来，很紧张的听着在树林子里有什么响声。每个响声都吓坏了他们。发抖的手紧紧的握着步枪。如果忽然在脚底下的枯枝发出响声，他们会立刻跳到一边拿起枪来对着雾放去。

“小心点放枪，”弗郎茨特别警告那些年青工人，因为他们还是第一次拿起枪来。

他很惊心的穿过浓雾，跑到大房子去，把所有换班的守卫兵都派到自己的树林子里的队伍那边，为的要布置双岗。之后，他又回到十字路口，在那里史尼德尔和年老的五金工人站着。史尼德尔不能够安心的站在一个地方。他跑来跑去很紧张的叫着每一个换班的守卫兵。

“立定，来的是那一个？”

“魏塞尔，”弗郎茨把预先约定的口令告诉了他。

“听呀，朋友，在这里简直会发疯，”五金工人咕噜着，“如果我还要在这里很久，那你明天早上把我送到疯人院里去好了。”

“安静些，同志，我们等着补充，”弗郎茨说，虽然他自己已经很久就没有这样的希望。

五金工人勉强的笑了：

“你，真的，还相信这个吗？”

弗朗茨·克莱萨德什么也不回答，可是他很紧张的开始听着树林子里有些什么。在他心里又起了那个极小的希望：“也许谟尔带着新的队伍来到这里？”

第三点钟又过去了。小小的希望消灭了。弗朗茨·克莱萨德召集了一切队长并且对他们说：

“唔，大概谟尔不带救兵来了。我们现在应该靠着自己的勇气和自己的运气。同志们，我们要负起保护四十五个人的责任，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有家小的。不是可以很轻便的直接了当的解决，但是退却，我认为是非常危险，因为我们不熟悉这个地方。同志们，如果他们出其不意的来攻打我们的时候，那只好用我们的牙齿和手脚来抵抗。”

各队伍的组长决定全夜不换班的看守着。他们守住最危险的地点。弗朗茨·克莱萨德非常之疲劳，又坐到石头上去，在他手上的步枪握得紧紧的。在他前面三个密达的地方，布置好了重机关枪的队伍，这是准备作战的。

忽然间有人叫着：

“弗朗茨·克莱萨德！”弗朗茨吃了一惊，他跳了起来。

“做什么？”

在弗朗茨前面站着史尼德尔，他的全身发着抖，因为他慌了，说不出一个字来。

“你做什么？”弗朗茨叫着。

史尼德尔用手向树林的一簇指着，哑声的说：

“那里……他们来了，弗朗茨。”

“那个来了？”

“诺斯克的军队。”

“同我去。”

弗朗茨抓住了他的手，用力的把一个小小的史尼德尔拖着走。

“朋友，你发了疯吗？”史尼德尔自己保护自己的说。“你跑到他们那里简直是去送死，他们人很多呀。”

“走！”这已经是命令。

弗朗茨在史尼德尔的第一句话以后，就感觉得别的工人也起了不安。

“你们留在这里，在机关枪那里，听见树簇里有枪声，立刻就放枪。”弗朗茨·克莱萨德走到工人那边带着不允许有任何反抗的口气对他们说。之后，他赶到前面的岗位那里去了。史尼德尔跟在他后面慢慢的走着。在机关枪那边的队伍伏到障碍物的底下。这个队伍的大多数是老在战线上的有经验的兵士，他们懂得在这一次是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了。

那位五金工人在树后面象生了根似的站着，并且听着从田地里来的声音。沉重的脚步声仿佛愈来愈近，可以清楚的辨别了。大概有几百个人，而且混杂的谈话声也穿过烟雾而送来了。

“国防军，”五金工人噉噉喳喳的说。“唔，我们象装在口袋里一样，鬼都不能够帮助我们。”他举起了步枪准备着放。

“不要放，”弗朗茨阻止他。

“为什么，你要等到他们走到这里吗？”五金工人咕噜着。

“我们只要看见他们才开枪，”弗朗茨很简单的打断了他的话。

三个人都拿好了枪准备着，等着。那位五金工人耐不住的说：

“见鬼，等什么？你什么也看不见，”他举起了枪。

“停止！”弗朗茨把他的枪拿了下来。“这是我们的人！”离开他们几步已经现出了不大显明的影儿。弗朗茨跳到前面喜欢得了不得的叫了起来：“谟尔，谟尔，好兄弟，总算等到了！我想，你不会来，什么我都准备的了，”弗朗茨·克莱萨德说，“你带了多少人来？”

“四个中队，”谟尔回答，“明天我们要进攻魏塞尔。在战线上都是很好的红军。”

小小的史尼德尔象皮球一样的跳着，笑着，简直发狂了；那些工人背着步枪，带着军用品，一批批的走过去，而他时刻跳上去要拥抱他们。克莱萨德队伍里的工人用着快活的叫声围绕着新到来的同志。

“唔，静一点，同志们，”弗朗茨·克莱萨德阻止他们，“要知道在一个基罗密达之内，都可以听得见我们的声音。”

“现在快些分成几个小队伍，”他发了命令。一共组织了四个队伍，每一队有一百二十个人。每两小队有一架机关枪。第三队还拖着一架小迫击炮。这是很好的有组织的红军部队。他们有很好的纪律，有作战经验的士兵的指挥，有政治代表的领导，因此委任他们去夺取魏塞尔城，魏塞尔是瓦德将军的根据地。

弗朗茨·克莱萨德又象以前一样的高兴，年青。

“第一队到堡垒去，”他叫了，“谟尔，你认识路的，你带他们去。”

第二第三队，照着弗朗茨·克莱萨德的分配，进了那个草屋，这草屋就是农民借给红军的。第四队向右出发，并且先派得力的前哨往前去，为得要经过铁路和占领铁路那一边的阵地的红军部队发生联系。

“你们准备完了，各队队长应该都来这里讨论一次，”弗朗茨·克莱萨德说，他开始去帮助第一第二队布置步哨。

前锋的重要地点由机关枪队守卫着。并且派了步哨到前面去侦探国防军的阵地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非常之困难的。

— 二 —

弗朗茨·克莱萨德走进了农民的家里。从小屋子里送出了一种愉快的声音。工人同农民很兴奋的在那里谈论。

“我的上帝，从那儿来的这许多人？”那位农妇带着奇怪的问，“呵，如果这是兵士，我就懂得了。”

“这是我们的好的兵士，”弗朗茨·克莱萨德回答她，而且止不住的笑，因为农妇听见了从小屋子里送出来的每一个咒骂，使她的脸儿变得害怕的样子。

“是的，这些兵士，虽然没有平常的正式的军装。”弗朗茨记起了同谟尔讲过的话来了，他很高傲的说。“这是革命的

兵士。”

“是的，是的，”农妇说着，摇着头。“兵士，他们要偷我们的鸡吃的。”

“唔，不要作声，”农民说，“你很知道国防军也是什么都要征收的。”

“我们极严格的禁止偷什么抢什么的，”弗朗茨·克莱萨德说，为的要解除农民的最后怀疑。

过了一点钟，召集了各个队长。第一队的队长是高大的，宽肩膀，在鼻梁上架着眼镜的一个人，他穿着军装。第二队的队长是个海员。第三队的队长是一个老工人，他的脸是严厉的，他的行动是谨慎的。

他们大家围绕了桌子坐着，等着指挥右翼的第四队的队长。

“我们应该要选出一个同志来担任整个作战的领导，”第一队的队长说。他对那个严厉面貌的工人看着。

“这当然是必要的，”那个工人说，“尤其在明天要进攻魏塞尔的时候。”

“我们选举你，”弗朗茨插进了谈话，而且看着两个别的队长，他们点头表示同意。

第四队的队长走进了低的农家的草舍。经过一个短短的谈话之后，弗朗茨·克莱萨德已经知道这是一个五金工人。他的名字叫作蓄德。他穿着军服之类的衣服；保护色的裤子，裤脚塞在高统的步兵靴子里面，上面穿着便衣，大脑袋上戴着一顶旧的盔帽。他同史尼德尔一样，周身挂着子弹盒和手榴弹。

蓄德说得很多。他咒骂诺斯克，拥护谢魏林，还骂爱倍尔缺少勇气。

“如果曾经好好的组织，我们早就已经弄好了秩序，”他说。“自然，我只知道拥护宪法的必要，而且我认为不要把任何愚蠢的思想，关于什么自己的政府，什么夺取政权等等，灌输到无产者的头脑里去，”他大发议论。

有一个队长是一个老布尔塞维克，他用了讥讽的微笑对那个大发议论的演说家看，这被弗郎茨看见了。当蓄德还在滔滔不绝的发议论的时候，那个同志做了一个很坚决的手势说：

“唔，不要再讲这些。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讨论。”

“你还要讨论些什么呢？”蓄德用了不很高兴那布尔塞维克的口气问。

“我们需要说一说关于明天进攻魏塞尔的事情。”

“那照你的意思关于这个应该要多说些什么呢？”

“很多，”那布尔塞维克开尔对其余的领袖们说下去，

“首先需要指出谁到前线去领导作战。”

“你，”高高的，架着眼镜的人说。

蓄德忍不住了，可也不说出自己的意见。

“然而你对于这件事已经有准备吗？”

“我想，是的。”

“没有好的领导者我们不应该去做任何冒险的事情，同志们，”蓄德说，“领导的人应该要有准备和经验的。”

“他还在俄国得到了经验的，”弗郎茨·克莱萨德说。蓄德的意见简直使他发怒了。

“要记得在国防军有军官的干部，”蓄德含着很多意思的说，挺了一挺眉毛。

“问题不在于红军的领袖带着镀银的和黄金的肩章，”开尔很厉害的反驳他，“而主要的在于他们懂得究竟为着什么去作战。”

蓄德还是那样不明不白的咕噜着，而且他带了一种被侮辱的脸色看着别的队长。他们大家都点着头，并不多说的赞成开尔。他们开始去看地图了，这张地图是第一队的队长带来的，他把它铺在桌而上。

— 三 —

一对农家夫妇坐在自己的卧室里。他们没有睡觉。还听得见住在草棚里而的红军的粗鲁的谈话声。队长们在微弱的烛光底下商量着，这支蜡烛是农民送给他们的。他们这样的专心致意的从事自己的工作，以致于不知夜将要完了。蓄德很寂寞，在讨论者的后面伸着懒腰而睡着了。

“唔，这个人已经睡觉了，”弗郎茨用头指着蓄德说。

“唔，让他去睡罢，”海员回答说。

“唔，什么，还没有完吗？”农民站在门边打着呵欠说。

“你没有睡吗？”弗郎茨问。

“怎能睡得着呢？”农民咕噜着，“这个草棚里象一个戏院子。还要好好照看着一切东西。”

“呵，这样的已经有三夜了，”站在丈夫背后的农妇诉苦似

的说。

“这是战争呀，”开尔说。

“战争，”农妇咕嘟着，“他们打架，而受苦的是我们呀。”

“如果我们打了胜仗，那对于你们是好的，”开尔说，“俄国的农民为要解放自己，着实不止牺牲这一点呢。”

“唔，我们在德国，不是在俄国。”

“德国的工人生活这样不好，象从前的俄国工人一样，倒霉，饿肚子。也许你们用了自己的手，辛苦的干着，已经积蓄了些财富了？”

“战争使我们破了产，”农民说，“一切东西都要重新制起来。”

“你们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之下，什么都不能保存的，一切都被大资本家吞没去了。”

“唔，但是我们怎样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呢？”农民问着。

“在俄国的贫农，同无产阶级的工人联合了，站在一起去反对共同的敌人。”

开尔讲话好象谟尔一样。弗郎茨·克莱萨德看着这讲话的人的沉静的脸色。

开尔站了起来：

“我们的阶级的敌人虽然放着谣言，诬蔑我们，诽谤我们，但是我们还是竭力要你们相信我们的坚决的意志是要看见你们的自由。我们一定要你们相信：我们不是你们的仇敌。”

“你们要不要一点热的咖啡？”那位农妇突然的问起来，她就跑到炉子那边去了。

“请你放一大壶开水，咖啡我们有的，”第一队的队长搀着海员的手说。开尔跟在他们的后面，他们都从草棚那里走了出来。弗郎茨·克莱萨德拍着那个打鼾的蓄德：

“起来！”

蓄德擦着眼睛，竭力的要明白他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出发吗？”他很慌乱的问。

“是的，我们很快就要出发，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去，等着命令，”弗郎茨说。

弗郎茨被委派去领导左翼。给这部分军队的任务是要去肃清丽泼河桥上的国防军，还要从铁路左面绕道过去。第一队的队长和海员，同着他们自己的队伍被派到战线的中部；在左翼执行自己任务的时候，他们就应该立刻进攻。开尔特别不放心右翼，他不相信蓄德，他决定同他单独的谈一次。

“我不允许无论那个给我任何命令，”蓄德说。“我既然是指挥队伍的，那我就担负起这个队伍的责任。”

“你这个责任就要和总的领导发生联系，”开尔说，“你应该要服从总指挥发出的命令。”

蓄德觉得在他面前的人不是那种说空话的，他会撤消他的队长的职务。他决定避开直接的回答说：

“是的，谁同你说我不愿意服从军事行动方面的总指挥？”

“你的行为，”开尔回答他。

“我的行为怎么样呢？”蓄德带着愤怒的说。

“你真是一个空谈家！”

蓄德咬着下嘴唇，而他的眼皮向下垂。开尔并不去看他，

而对着蓄德队伍里的工人看着，这些工人围绕着自己的队长。他叫了一个小的，可很坚强的工人。他跑过来了。

“你是政治组织里面的人吗？”开尔问。

“我是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⑥的。”

“同志，你担负政治的责任，你应当保证你队伍里的政治意识。”开尔说。

蓄德发了慌对他看，而且很快的打断了他的话：

“不信任我吗？”

“这不过为小心起见，”开尔回答。“这里的问题非常严重。问题并不在于某个同志的意见。你仍旧负责自己队伍里的军事领导，但是你应该服从政治的监督。”

蓄德叽哩咕噜的，他愤怒得脸色发紫了。

开尔还同那个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员谈了几分钟，他相信在他面前的同志是有确定的阶级觉悟的人。

一 四

“唔，离别了。祝你们胜利！”当弗郎茨伸出手来同农民握手告别的时候，农民这样同他说。

“同样的祝福你们，”弗郎茨回答了他，就跑到自己的队伍里去了。在那里，大家在出发之前已经乱轰轰的了。

“我们就出发吗？”

“是的，立刻要出发，”弗郎茨说。他又召集自己队伍里的各个小组组长。他告诉他们作战的计划并且命令一切部队集

中，准备起来。他们应该到那听得见枪声的前面树林里去。有时候听得见机关枪声，子弹很高的在头上飞，落到树顶上，还打断枯的树枝。重炮的射击声：“轰，轰，轰，……噓噓噓……啡吁吁……”在树顶上飞着。工人们很低的弯着身体或者很快的伏倒在田地上，他们听见可怕的吓人的在树林里炸裂的炮弹声。

“脚踏车！”传令兵叫着。

车上的人闪过树林冲到队伍那边，他从车上跳了下来，把他的车子放在一边，跑到弗郎茨·克莱萨德的队伍里。

“队长在那里？”弗郎茨走到他面前，要发问题似的对他看。

“你的表在那里？过三分钟就要出发。”

弗郎茨·克莱萨德把自己的表同传令兵的表对好。“八点差三分，”传令兵告诉他，又跑到自己的车子那边去了。

弗郎茨·克莱萨德下令：“准备好！”他手上拿着表，然后做了一个手势，队伍开动了。过了五分钟第一次的枪声响了。部队很小心很敏捷的对着国防军的步哨发枪，而且靠着手榴弹的帮助，把那边的一些步兵，躲在柴堆里和房屋背后的，都赶出了树林。

在丽泼河的区域，同样发着枪声。在那里汉堡来的部队开了过来，为的要肃清桥上的敌人。国防军的机关枪对着去进攻的人拚命的扫射。

工人的队伍象巨大的长蛇似的，爬过树林，枪接着枪。接着，又是第二批象潮涌似的红军队伍。在左翼的弗郎茨·克

莱萨德，走到了丽泼河，而且已经能够向对岸的队伍打招呼。

这一部分的红军越走就越需要伏在田地里等着，因为国防军对着一切树林开机关枪。克莱萨德命令大家现在只能等着炮火稀少一点，一跳一跳的前进，这就是要使队伍不因为急于猛攻而受到无益的牺牲。

他们从这棵树跑到那棵树，从这个柴堆跑到那个柴堆，伏在田地里对敌人瞄准，要打死他们的枪手，这些枪手现在还坐在树林子里好好的守卫着自己的地方，正在对着进攻的工人们开枪。

“在地上爬！”弗朗茨叫着，还指着前面，大概距离十五密达光景看得见一簇树。“看，那边横着铁路，对准着它开枪。”

看起来，铁路防守得很好的，在那里有不断的枪声；机关枪响着，而且在红军要过去的那个远处的树林里，子弹象雨似的落着。

巨大的长蛇躲进了树林里而，几百枝步枪立刻响着；打起铁路来了。克莱萨德的队伍不得不愈走愈伏倒在田上。国防军早就看见，对于进攻也准备好了，他们现在用尽一切力量来阻碍克莱萨德的队伍走近桥的那条道路。在队伍里的情形更加严重了。突然间有很大的叫声，一个红军倒了下去。他的手在空中划着，要找寻什么靠傍似的。然后他的身体向后倒下去，倒在枯草上面。

“第一个，”低低的说了一句。

弗朗茨·克莱萨德爬到伤兵那边，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这是一个熏纳倍克地方的工人，他是参加弗朗茨的队伍里的

一个。

“打死了吗？”谟尔稍稍抬起头来问着。

“是的，”弗朗茨·克莱萨德回答，他又伏倒在低的田地
里，因为敌人又很厉害的开着枪。

“同志们，立刻站到障碍物底下去，否则我们受到更多的
损失，”弗朗茨警告工人们，在这个时候他瞄准了步枪。还有
几个枪手，也叫了起来。受伤者的手紧紧的抓住矮树，他们还
呻吟着。

“给他缚一缚绷布，”弗朗茨对谟尔说。谟尔爬了过去替
他缚绷布。炮弹的铁音乐响得更厉害了。象一群巨大的蜜蜂，
“吱吱喳喳”的在这些深藏在枯叶底下的身体上面叫。子弹
落到树上，树上的伤痕很深；被打断的树枝飞舞在空中，带
着一种干燥的爆裂声，又落在人上面，那些人简直不能够仰起
头来。

国防军这样残酷的对着克莱萨德的队伍发着雨一样的子
弹，以致于他们有些时候谁都不能够放一枪。

“这样我们连一个密达都不能前进，”谟尔对克莱萨德说。

“是的，要知道这里连头都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就立刻会
打碎你的，”他低低的说。

弗朗茨·克莱萨德向右试看了一下，他稍稍的抬起头来，
那知道突然的“拍”一声，子弹恰恰在他的面孔旁边擦过，落在
树身上，他就伏在这树底下。

“见鬼！”弗朗茨发怒的说，“我们怎么办呢？”谟尔重新安
慰他：

“现在尽可能的放枪，等别的同志们开拔到前线来。”

“进攻，”史尼德尔劝告的说，他伏在离开他们不多远的地方。

“咄，空谈家，”低音的咕噜着，“你要一个人去进攻吗？”

“轰—轰—轰”，“喷—喷—喷”，在他们后面几密达的地方榴霰弹响着；他们的耳朵都被震聋了，竭力的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身体深藏在树叶底下去。

又有一个人的叫声。

“应该替他缚好绷布，”右边的一个工人叫了，“看护，看护！”别的工人们也叫了起来。

“躺在那里，静一点！”谟尔说，并且爬到受伤的人那边，要想替他缚绷布。但这不是容易的，子弹炸断了他的肋骨。受伤的人象野兽似的狂叫，血流成小沟，谟尔的手上，以及周围的青泥苔上面，都是血水了。

一 五

这样几乎继续了三刻钟。而靠近桥那里，愈打愈厉害了。汉堡的工人在国防军的残酷的炮火之下，不得已，已经退却了六次。他们一次次的冲锋要想同克莱萨德的队伍联络起来，然后去打击防守铁路的国防军的后方。虽然国防军对着桥那边不断的放枪，但是勇敢的队伍还是冲锋。

“我们应该首先毁坏那里的机关枪的巢穴，”谟尔说着，对那树林里的一个小小的土墩指着，所听到的机关枪声都从土

墩那边来的。要取得那个土墩是可以的，不过要非常小心和灵敏。如果把这个机关枪的巢穴弄坏了，那对于进攻的汉堡工人就非常容易走过桥来了。

“这个我去试一下，”弗朗茨·克莱萨德说，他挑选了四个有力的同志，他们武装着手枪和手榴弹。

“我爬到前面去，而你们跟在我后面，”谟尔说。他就走向柴堆那边去，那边有条小沟，可以走到一所小房子去的。克莱萨德的冲锋队跑到小房子那边去应该不使别人知道。

留在后面的人，不敢喘气似的看着谟尔和五个同志离开障碍物——柴堆，——一个跟一个的爬到小房子去。克莱萨德的机关枪队疯狂的扫射那边的小土墩，土墩背后就是机关枪的巢穴。

他们六个人擦破了手，弄脏了衣服，总算走到了小房子，可以喘口气了。在他们后面离开十五密达光景的地方，两架机关枪响了起来。谟尔从障碍物的地方很注意的往前看，竭力的要想数清有几个兵士，这些兵士有时候伸出头来对着桥上看。

克莱萨德的勇敢的队伍，从右边抄过去，几乎要走到那个机关枪的巢穴了；只要再走过几个粪堆，就能够袭击那些没有预防的诺斯克兵。

“一个个的前进！”弗朗茨·克莱萨德叫着，就丢了两个手榴弹。在他后面谟尔和其余的同志奔上去。听得在桥上手榴弹爆炸了，但是冲锋队还是继续的沿着田埂爬过去，一直爬到粪堆那里。弗朗茨·克莱萨德等着，等到能够躲在粪堆后面

的时候，再丢手榴弹，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的机关枪的枪手。弗郎茨等到大家都准备好了，他就做了一个手势。手榴弹在空中飞舞。沉默一秒钟，之后——“脱拉拉—脱拉拉—脱拉拉”，火和灰泥一股一股的向上冲。叫喊。有几个兵士跳了起来，象疯狂似的逃过田地。漠尔拔出手枪，打死了一个兵，离他有十密达光景。其余的兵也在工人们的射击之下，这些工人已经占领那一簇树林。

汉堡工人发觉了在机关枪的巢穴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着用最后的拚命的力量进攻。虽然榴霰弹对着进攻的人炸裂着而受到重大的损失，然而勇敢的队伍肃清了桥上的敌人而跑到了对岸。在这一岸正在很残忍的战斗着。

漠尔和弗郎茨·克莱萨德爬到前面去，遇着了两个逃兵。他们开始肉搏，那逃兵竭力的抵抗。弗郎茨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那个矮矮的兵就扑到他身上来，又把他推倒在地上。兵士的手抓着弗郎茨的脸，大概是要用指头来挖他的眼睛。

弗郎茨在当初吓得个半死，后来他明白了那个逃兵的用意，他用尽一切力量，把他的手从自己的脸上推开去。逃兵的指爪还是疯狂的刺到弗郎茨的脸上去。

“拿开你的脚爪，”弗郎茨·克莱萨德哑声的说，逃兵的指爪把他的下嘴唇抓破了。他也抓住逃兵的一只指头，用着全身的力量把它向后面弯过去。骨头折断了，逃兵拿开了手，高声的号哭了起来。弗郎茨立刻用两只手抓住兵士的头颈，开始压住他的呼吸。逃兵的脸肿了，发着紫青色。弗郎茨全身紧张起来，把他翻倒，压在自己身底下，蹂躏着。他的一只拳

头紧紧的顶住了他，另外一只拳头打着他。这样，把逃兵打软了，他伸得笔直象死了的一样。弗朗茨拿起一枝手枪，要想打死他。

“弗朗茨，躲避，”谟尔从自己的洞里叫着。弗朗茨简直忘记自己是在露天的田上，那些国防军所以没有袭击，只因为不愿牺牲自己同伴的生命。但是现在大家开了枪。弗朗茨在这个时候伏到田里去了。

逃兵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很恐怖的对弗朗茨看：

“同志，不要打死我，”他请求了。

“如果是你，当然不会来原谅我的了，狗东西，”弗朗茨看着那个敌人的肿胀的脸儿，回答他。看上去，这是个乡下的家伙。

谟尔也捉到了一个兵，看起来这是一个工人，他立刻举起了手而且请求保存他的生命。

勇敢的队伍伏在障碍物底下，还继续了几分钟，他们等着汉堡的工人和克莱萨德队伍的一部分开来，一同去进攻左方的铁路。从那里来的枪声还可以听得到。工人的队伍对着逃兵开着机关枪。

那些俘虏应该要打发出去才好。谟尔审问着一个被他捉到的兵士。

“在我们那边的人很少，”兵士说，“我们等着救兵来，我们大家相信魏塞尔城将要给你们拿去的。”

在右边开始了很激烈的炮火。那里是第一队的队长指挥着的，在这时候从树林里奔来了几个工人，他们经过露天的田

地奔到铁路那边。

“准备着！”弗郎茨对着自己的同志说，这些同志是伏在障碍物后面的。“我们同着同志一起去进攻。”

命令一个传一个的传了过去。当弗郎茨举起手来的时候，大家跳起来冲上去。伏在树林后面的史尼德尔也跳了起来，但是他立刻又倒到地上去了，子弹直接的落在他的额角上。

“史尼德尔！”在他旁边的一个工人叫了，“我们的史尼德尔打死了。”但是整个队伍已经奔过了露天的田野，走到铁路那边去了，在那个地方敌人的军队还守得紧紧的。

几所农民的房子和草棚竖在荒地中间。在右边似乎堵住了进攻的人，而在左边的工人也不能够再上去，因为从铁路的信号机后面射出猛烈的枪弹。

“小心！”弗郎茨·克莱萨德叫着。“机关枪队跑到前面去！对着信号机放！”弗郎茨命令着。一个炮兵和一个曾经参加过国防军的小兵开着机关枪。听得见远处玻璃窗和屋顶上砖瓦爆裂的声音。那个炮兵开着机关枪，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把一条条的子弹传给他。炮兵不断的对着信号机那边射击，当在他们那里再没有枪声的时候，他就猛烈的对逃兵开枪。

“嘘……”迫击炮弹。“轰”。弹火落到了机关枪的右边，而且泥土沾到枪手的身上。炮兵一点儿都不停的放着枪。在信号机后面的第二架机关枪又不响了。在空气中又起了声音，“嘘……”……第二个迫击炮弹。“轰”，——放到了机关枪

的左边。炮兵跪着，还是继续的开枪。“嘘……”……第三个迫击炮弹。弹火落在机关枪的旁边。两个工人叫了起来。站在那半堵墙头的障碍物底下的一组人被飞起来的一股股的烟气和泥土遮得看不见了。过了几秒钟，烟消散了。那一组里的一部分人逃开了。有两个工人躺在墙边。他们是被打死了的。

“唔，现在一切完结了。”有一个黄头发的人发着抖，靠紧了弗郎茨。

“退！一个个的爬！”弗郎茨·克莱萨德发命令。他发这样的命令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诺斯克的军队大概得到了援兵，而从右翼去进攻的，也已停止了。

一六

“史尼德尔死了！”工人们对着弗郎茨·克莱萨德叫着。“子弹打进了他的头。”

死了一个愉快的史尼德尔大家都很悲伤的，回转头来对着躺着死人的地方看。

“要替他掘一个坟墓，”漠尔对工人们说，这些工人是在障碍物的后面靠近死人的地方。

“可怜的你，同志呀，”低低的声音咕噜着，拿起铲子掘着他的坟墓。在这个时候发现了什么事似的使弗郎茨·克莱萨德同漠尔都惊慌了起来。忽然，在前面的机关枪一个跟一个的不作声了。甚至迫击炮也不工作了。整个战线上的枪声渐

渐的不响。

“在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弗郎茨·克莱萨德看着
谟尔发了问题。

谟尔不能给他任何的回答。

“这总有什么把戏罢，”他带着愤怒似的说。

他们等着右翼那边的工人队伍开始进攻没有。可是在那
里，看起来大约是停止了进攻。

“这是什么呢，见了鬼！”弗郎茨叫着。他发了命令要大家
站在一个地方，不要从障碍物那边走出来。

“兵投降了罢，”有一个工人说。

“唔，不是的，”一个低声回答。“小心点，他们会把我们引
诱到一个袋子里去，截断我们退却的后路呢。”

“不要制造恐慌，”弗郎茨·克莱萨德说，“你自己在害怕。
我们立刻派人到开尔那里去得些消息。”

树林里发现了一个传令兵。

“克莱萨德！”他叫着，对弗郎茨点着头。

“什么事情，见鬼吗？”弗郎茨急忙的问，他奔到传令兵的
前面。“为什么停止了进攻？”

“在那里签了和约，”传令兵说。“但是开尔不相信这个传
说，他命令我对你说，要你的队伍留在阵地，而你立刻到他那
里去一趟。”

“和约？”谟尔恶狠狠笑了一笑，“可是同那个去讲和呢？”

“同诺斯克的拥护者，还会同那一个呢？”传令兵回答。

“同他们不能够讲什么和的，”谟尔说，他的脸都气红了。

“无论如何，也应该在解除了他们武装之后。”

“同走罢。在开尔那里可以知道一切，”弗朗茨·克莱萨德说，他给自己的同志们有一个很严厉的命令：无论怎么样不能放弃一点儿阵地，如果诺斯克的兵有什么企图，立刻就对他们开火。

弗朗茨和谟尔同着那个传令兵一块儿奔到开尔那边去，开尔已经在第三队那里等着弗朗茨·克莱萨德。

“你去想一想，发了什么疯？”那个老布尔塞维克用了这样的口气迎着弗朗茨说，“在比列费尔德地方的几个社会民主党，还有另外一些鬼才知道是些什么人，同瓦德将军签了和约。”

“这对于我们不能给什么和平的，”谟尔同克莱萨德回答他。“如果我们同意了，那不过给国防军有机会去得到补充，他们到后来会很好的来‘感谢’我们的这种愚蠢。”

“我想来也是这样，”开尔说，“我不能够同意这件事。我们继续去打罢。”

“我也这样想，”弗朗茨说。“现在我们能够占领丽泼河桥和铁路的时候，只要我们猛烈的去进攻，取得魏塞尔是容易的了；忽然间做出这样的蠢事情！”

“我们应该听听别的同志对于这件事的意见是怎样，”开尔说，并且决定等待其余的队长到来。

“派一个人到我们的总指挥那里去，”第一队队长说，在他的一队里特别受着了重大的损失。

“然而这对于我们有什么用呢？”海员反对说。“我们自己

也能够讨论一切重要问题的。”

“什么，你用了你自己的两个拳头就可以夺取魏塞尔的吗？”蓄德插了进去，蓄德不管政治代表的反对，发了命令给自己的队伍要他们停止进攻。

“有这样的同志，他要迷醉我们，”那个小小的工人，同蓄德同来的那个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员说。

“谁迷醉了你们？”蓄德叫着。

“你，”小小的工人回答他。他站在各队长的前面很愤怒似的。“你给了什么样的命令？在这里说一说！”

“我们准备退却，”蓄德说，“因为这是签好的条约所要求的。”

“你敢单独的给什么命令吗？”开尔的拳头在空中飞舞。“你应该拿队长会议的决议去做。”

“你们大家要什么？”蓄德带着抱怨的问，“在这里，究竟谁是指挥者？假使每个队长都单独的照自己的观察去行动，那我们的结果是怎样呢？”

“够了！”开尔对他说。“如果你要照自己的去行动，那你去行动好了。然而你要小心点，不要在同志们面前散布你自己的空话。”

“我认为什么是对的，我就去做什么，”蓄德很自信的反驳着，他看看其余各队的队长。他看出谁都没有拥护他的意见，他就走出去了。

一七

三月二十四的悲伤的日子来到了。传令的人来了，还带了一个最昏蛋的消息：“退到原来出发的那个阵地去”；“谁都不该留在阵地上”；“渐渐的往后退却”。

“这是什么？猴子们发了什么疯！”开尔愤怒了。

工人们奔跑了过来。

“矿工们走了。”有一个人通知着。

“在那里的矿工走了？”开尔叫着，愤恨得脸都发了白。

“在整个战线。整批的放弃了阵地。”

“这又是那一个捣的乱呢？”队长们叫着，奔到树林里去；在那里，真的，一批批的工人在肩上背了枪往后退了。

“停下来！你们走到什么地方去？”开尔对他们叫喊，“那一个敢走！大家留在一个地方！这是严格的命令！”

“莫作声！”有一队的一个领袖叫。“你一个人去放枪，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走罢，孩子们，走罢。”

“这是蓄德，可恶的狗东西，应该拿来枪毙，”海员发怒了。

“是的，走的就是他，”谟尔指着，他看见蓄德在一个队伍的前面一步步的走着。谟尔阻挡着他的去路。

“你做什么呀？”谟尔发狂似的问他，“你的灵魂呢？”

“我已经说过，我同我的队伍退却了，”蓄德带着一半害怕，一半挑战的样子来回答他。

“你发了疯吗！”开尔叫着，他刚刚跑到这堆人里来，“你立

刻带了你的队伍回到阵线上去，还是把你放到树那边，把很好的子弹放进你的胸膛去？”

“他？”队伍里的一个工人叫了起来，“枪毙人不那么容易罢。”

“你就是那一种人，在军队里捣乱的人，”蓄德说，那个工人的叫喊使他勇敢了起来。“如果你照这样做下去，那么，没有疑问的要惹起矿工们的不满意。”他推开了谟尔，对着那些等待着的工人做了一个手势。

“恶汉！”海员在后面叫喊。“你现在离开我们；但是，也许还会落到我们的手里。”

蓄德很阴险的笑了，并且很快的带着自己的队伍开步走了。开尔想要阻止其余的几组，但是只有极少的人肯听他的话而留下来。大部分的人走过去了。

首领们带着悲伤的心绪对退却的人看着。开尔跑到同志们这里来哑声的说：

“假使这样的做下去，那在比列费尔德的我们的敌人，可以因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快乐了。”

他坐在树桩子上，用手盖着面孔。弗朗茨·克莱萨德看见开尔，这个勇敢而严厉的人滴眼泪了。但是开尔又站了起来。“回到自己的队伍里。不要去听任何人的关于退却的话，我们要继续决斗的。”

当弗朗茨要走的时候，开尔抓住了他的手。

“你可不可以走到丽泼河那一边去，看一看在那里做些什么事情？”

弗郎茨同意了这一个委托，并且招呼谟尔到他那里去，他俩走过树林去了。

他们又遇到工人队伍，同第一次遇见的是一样。他们都不要再听关于进攻的话。“往后转，回家罢！我们停战了，”他们都这样的来回答弗郎茨和谟尔的一切反驳。

当他们走到自己的队伍这边来，有人发了问题。“在那里有些什么，我们回家去吗？”

“我们留在这里，”弗郎茨·克莱萨德坚决的说。

“在我这里的，已经走了很多，”一个低音带了不满意的声调说。

“这是那些脑筋混乱的人，”谟尔说。

“见鬼，那些痴人想得些什么！假使这样的做下去，那就很快我们大家都要退到后面去，”刚走来的那个炮兵咕噜着。

但是许许多多的工人不满意的咕噜着。

弗郎茨·克莱萨德把队伍交给炮兵指挥，很严格的命令他对于任何人的议论都不要投降，就对谟尔说，

“唔，现在我们走罢。”

经过一刻钟，他们到了丽泼河的岸边。谟尔在岸边看了一眼，还找到了一只船，这只船就是他曾经在进攻堡垒那一天乘过的。他叫了弗郎茨，他们很快的过了河，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工人。

“你们队伍里的长官在那里？”弗郎茨·克莱萨德问。

他对树林指着，在树林的后面看见了乡村的房屋。弗郎

茨和谟尔跑到那边去。一切队长都聚集在那里，当弗朗茨·克莱萨德和谟尔走进那所小小的乡村的房间的时候，他们正在乱轰轰的讨论着事情。

“你们从那里来的？”有一个队长问。

“我们是占领了铁路的阵地，从丽泼河那一方面来的。”弗朗茨回答。

“你们那里的情形怎么样呢？”

“我们的队伍自从听到了停战的消息，就象发了疯。一部分工人已经跑走了。”

“但是你们对于这个允许的吗？”那个领导作战的长官在愤怒中叫了起来。“谁是你们那一部分军队里的领袖？”

“开尔，他已经尽了他的力量。”弗朗茨很激动的申辩着，“但是在我们那里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对同志乱说许多蠢话。”

“为什么你们不枪毙这些无赖的人呢？”一个军队的长官说，他的脸都气红了，“假使去了几个官僚主义的人，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我们要继续斗争的，懂了吗？”

“这都是在哈庚地方的军事长官做出来的事情，”有一个领袖这样说，“前线的领导是在他们手里的。他们那些人应该拿来枪毙，象枪毙狗一样，”一个长官咆哮着，“这简直是叛徒！现在，正当我们将要把城攻下的时候，做出这样的蠢事情来！”

他回过来对着弗朗茨·克莱萨德和谟尔很严厉的说：

“回到你们的队伍里去，并且告诉同志们，我们继续去杀敌。我们对于国防军提出了最后的通牒：如果在两点钟以前魏塞尔的兵不投降，那我们要开始拿大炮来攻城。”

当他俩又沿着岸走过去的时候，弗郎茨·克莱萨德深深的透出一口气对谟尔说：

“也许，还不致于都消灭。如果这里的情绪是这样，那我们的人也会清醒过来。”

“你听见了，这是谁捣的乱呀？”谟尔说。“这都是哈庚的人干得不好，因为他们在比列费尔德地方投降了那些提议讲和的人。这样的人不能够领导作战的革命军。”

他们重新渡过丽浚河。当他俩走进了树林的时候，在远远的什么地方发着很响的声音。

弗郎茨看看表——最后通牒的时期过去了。

“这是我们的枪炮攻着魏塞尔城呢，”他说。

一八

当他们走到自己的队伍里的时候，同志们正在埋葬史尼德尔。

因为被停战的消息所惹起的那种混乱，丽浚河的右边的战线是被削弱了，而且暂时不能够采取积极的进攻。丽浚河的左边的战线上，大家还是继续攻城。不过右岸的动摇的军队妨碍着更猛烈的进攻。

开尔想尽了一切方法调动新的补充。而只有几个小队伍，真正不同意哈庚人的中立态度，而自动的开上前来，帮助开尔指挥之下的军队。但是这也不能够填补那些战线上已经形成的缺陷。

这样过去了两天。克莱萨德的队伍在地上掘了一个可以躲避的战壕，现在只能够回答敌人的炮火。

三月二十七那一天，正是大家在战线上想得到新的力量的希望已经断绝了之后，因为哈庚人的消极，开尔召集了在他领导之下所留下来的队长，通知他们要退兵到夏尔摩倍克地方的决议。

海员反对，但是开尔证明这个决定是必需的，他说：

“右翼的人都没有了。没有右翼的帮助，我们不能够开到铁路那边去，而且我们有被截断后路的危险。”

谟尔站着，他仿佛被判决了死刑一样。开尔抓着他的手。

“同志，这完全不是我们就从此放弃一切去听天由命。你是到过俄国的。在那里，时常为了将来新战争的更多的成功而不得不绕远道走。”

谟尔只点着头，他看看弗郎茨·克莱萨德说：

“然而你对于这件事以为怎么样呢？”

“假使我们真的被截断的危险威吓着，那自然，应该接受开尔的提议；不过我所要反对的就是服从哈庚人以后的命令。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缴我们的枪械，这些枪是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冒着险得来的。”

“同志们，任何一颗子弹都不给他们来缴去的，”开尔说。

“我宁可把那些手榴弹缚到自己的喉咙口而炸毁自己，可是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枪，”海员说。

“这样的要求，自然我们是拒绝执行的，”第一队的队长也是这样说。

退兵到夏尔摩倍克已经决定的了。退却应该是渐渐的，每一队里留出一部分人来，同一架机关枪，在后面掩护退却。

弗朗茨·克莱萨德带着一个曾经在国防军那里当过兵的炮手和两个工人。他们拿了一架手提机关枪。弗朗茨用着低声指挥退却的队伍，并且开始找一个好的保护的地方来安置机关枪，从那里可以射击诺斯克兵。谟尔也留在他们一起。

在将近黄昏的时候，队伍一个跟一个的离开了战线，几乎不作声的走进了树林里。弗朗茨·克莱萨德要想带着枪在夜里退走，可是他忘记了一桩事情，就是下雾。同他出发到战线上来的第一夜一样，一切树林里充满着浓厚的密布的灰色的雾气。对于留在机关枪那边的小小队伍，唯一可以镇定的，就只是敌人的炮火比较的静了一些。

虽然有雾，但是弗朗茨·克莱萨德决定出发，并且嘱咐了炮手，万一有意外的袭击，那就用手榴弹炸毁机关枪。

将近半夜的时候在国防军的步哨那里起了一些惊慌。机关枪响了。小小的队伍应该伏倒在田里，在他们的响声中断的时候，炮手开起机关枪，为得要骗过国防军。在树林的右边，同样放着机关枪。

“这是我们的，”弗朗茨·克莱萨德说，“他们大家还在那里。”

时间过得难以支持的慢，红军穿的衣服完全被雾湿透了，他们冻着，恐怖的期待着天亮。

国防军放着不断的炮火。被子弹所打断的树枝带着声音落到地上，吓着那些听得很紧张的人。“脱拉……蓬一脱

拉……”——在树林的左边突然的炸裂起来。

“这是什么？”红军一个问一个的问着，他们很害怕的听着爆裂声。

“手榴弹，”炮手说，“我们的呢？还是诺斯克兵的？”机关枪响了，左边和右边，又是手榴弹。

“他们看见了什么，”谟尔说。

“开始罢，放一排子弹，然后应该炸毁机关枪，并且立刻离开这里，”弗朗茨·克莱萨德命令着。

炮手放起枪来了。他拿了最后的一排子弹拚命的放。

“小心点，”谟尔低低的说。“诺斯克兵在右边走着呢。向右边丢个手榴弹。”炮手把机关枪旋到那一方面，继续的放着。

“够了。放好手榴弹，把火点着。”

大家都奔逃了；在他们的后面起了很高的一股火光，机关枪毁坏了。在右边的机关枪声低了下去，但是手榴弹一个跟一个的炸裂着。

“大概这是叛徒把我们退却的消息送给我们的敌人知道了，”谟尔说着，跑进了树林。

炮手和两个别的红军已经看不见了。弗朗茨·克莱萨德还要召集他们。

“让他们逃罢，”谟尔说。“现在每一个人只好注意自己了。”

“我们走罢！”

“等一等！”弗朗茨·克莱萨德慌乱的说。他们站定了一下，喘了口气。

“我听见在树林里有什么似的，”弗朗茨·克莱萨德带着恐怖低声的说。“你没有听见叫声吗？”他的手指着右边。

“诺斯克兵抓到了我们的人呢，”谟尔叽咕着。

“但是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们逃到那里去好呢。”弗朗茨·克莱萨德说。

“是的呀，那你等着做什么呢，难道要叫他们在这里来抓着我们吗？”谟尔问着他。

“唔，这样，逃罢！”

他们沿着树林逃了，难得停下来听一听。

这样过了个把钟头，有了亮光。他们现在可以看得出了。弗朗茨拿出表来，可是表停了。

“唔，我们现在在时间以外了，”弗朗茨说笑着。

“拿好了枪，准备着，倒好些，”谟尔说；他们喘了几分钟的气，大家相互的看着。

“我们在什么地方呢？”弗朗茨·克莱萨德问着。

“是呀，那个地方？”谟尔咕噜着。

他们发抖了。近着他们响了两次枪声。“轻些，”谟尔伏到地上去了，把弗朗茨·克莱萨德也拖了下去。“诺斯克兵！”他说话的声音低到不过听得出。他很快的看了一看树林里，他看见了两个铁的盔帽。

在他们前面的左边听见了叫声。谟尔举起了头。一个工人逃着，五六个兵在后面追着，这些兵对他放着枪，并且叫着：“狗家伙，你停下来，猪猡！昏蛋！”之后，在空中举起了枪柄。有什么东西响动了一下。骨头的响声。

“他们打死了他，”谟尔低声说，他的脸白得象粉笔。他举起了步枪，但是已经看不见一个兵士。

“你自己去送给别人知道，”弗郎茨阻止他，“假使他们人很多，那他们可以象对付那个同志一样的来对付我们。”

谟尔在周围看了一下，把枪放下了。

“但是现在怎么办呢？”他问；弗郎茨·克莱萨德听见了送过来的声音，这个声音大概远远的向左边去了，他决定：“应该等待一下。”

真奇怪，弗郎茨虽然在危险的状态中，但是他非常之镇定。谟尔却相反，他惊慌到这样，以致于难以支持。他失掉了一切的理智而要立刻对兵开枪。

“如果现在我们再向右边爬下去，也许找着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弗郎茨·克莱萨德劝告他。

他们十分困难的绕了几个弯，总算没有遇到远在树林里搜索着的兵士。疲劳得半死的他们，最后在树林中找着一个草棚。

“爬到那里去，”弗郎茨·克莱萨德说。

他们很小心的爬到了草棚，在它后面拖开了几块木板。

“爬到前面去，”谟尔说，他还向那个树林里看了一次有没有兵。之后，他们爬进了那个洞，又拿过板来盖好，板起了响声，他们闭住了气听着；“暂时得了救，”弗郎茨·克莱萨德说。他们爬过草堆，再爬下去到了草棚中间，他们听见从院子里走近来的脚步声。

当弗郎茨·克莱萨德从草堆里钻出来的时候，他看见草

棚的门开着。他想要再把头躲进草堆里去，然而一个女人的很高的声音就在这一忽儿叫了起来：“我的上帝呀，贼呀，在草棚里有贼。”

“我们该死了，”弗朗茨·克莱萨德说，他看着谟尔，谟尔却非常之镇定。

“她现在要把我们吊到国防军的项颈上去了，”谟尔哑声的说，他走到草棚的门那边去，从那里可以看到院子。

在草棚后面的一所小小的农民的房屋里走出了一个小带棕色脸的农民。奔跑的女人带着叫声跑进了房屋，她站在农民的后面，在告诉他什么。谟尔听见了那个农民的回答仿佛是说：“唔，唔，——再等一等。”

“唉，你们来听我说！”谟尔叫着，并且从草棚里走了出来，“不要叫。我们不想偷你们的什么东西；我们是被人追赶着，来躲避一下的。”

“在那里！”女人叫喊着，“他们在那里！”

“唔，不要叫，”农民不自觉的说，推开了她，而不那么很相信的对着草棚走去。

“唉，你们走出来！”他叫着谟尔，“你们在那里寻找什么东西呀？”

“他们来偷东西的。”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我们躲到这里来，因为有人追赶我们，”谟尔说，他从草棚里面出来，走了一步走进了院子。

“谟尔，小心。诺斯克兵！”弗朗茨·克莱萨德叫着，而把谟尔拖到草棚里面去了。

“呵你！”农民咕哩咕噜的说，他回过头来对着一队兵士看，这一队有五个人，他们走进了院子。

“在此地发生了什么事呀？”走在前面的一个兵问着农民。农民不作声的向着草棚把头歪了一下。但是那个农妇的手指着草棚而且带恐怖的说：

“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家伙钻进在那里。”

有一个兵，大概这是步哨队的队长，他对着草棚看，同时对那等着的队伍做了一个手势说：

“从那里赶他们出来。”

兵士们走向草棚那边。

“站住！”谟尔叫。“我们要放枪的。”

“冲上去，”队长叫了。“拿手榴弹来炸死那些猪猡。”

“不要烧掉我们的草棚，”女人叫。农民对队长讲了什么，但是那个人象发狂似的对他叫着。

“呵，离开这里，到房屋里去，”他们并且举起了步枪。农妇吓得要死的叫着，拖着自己的丈夫走进房屋里去了。

有一个兵士解开了手榴弹，拔开了机关，其余的站着，很害怕的看着草棚。

“唔，快转过来，”队长强迫着。兵刚要丢过去的时候，从草棚里放出一枪来了。兵跌倒了，伸得笔直的。其余的兵（一个丢了自己的枪），都逃到房子后面去找障碍物。队长是第一个躲到那里去的。

“唔，现在是我们的生死关头了，”谟尔对弗朗茨说，而弗朗茨还象石头一样的对着离开他们几个密达远的那个死兵看

着。“拿着枪去找一个便于你好放枪的地方，”谟尔说了，重新躺倒了，因为从房屋的角落里发现了两个盔帽。

“拍”，第二次枪声响了。弗朗茨·克莱萨德爬到一架什么机器背后，举起了步枪。院子可以看得很清楚。队长在房屋后面咒骂着。谟尔听见了他的哑声：

“可恶的胆小鬼！你们在墙背后坐得好好的，在两个家伙面前就害怕得枪都会丢。我要去告诉长官。”

“草棚里挤满了斯巴达克派！”谟尔和弗朗茨听见了一个兵带着害怕的声音说。

“冲到前面去！开机关枪！”队长叫着。他伸头出来看看草棚。弗朗茨·克莱萨德看见了一个大的，看上去，象酒醉的面孔，他对准了他，“拍”，子弹打下了一块墙上的石灰。兵的头不见了。

“可惜！”弗朗茨说，“低一个手掌，我就打着了他。”

兵，再也没有出现了。只听得出队长的声音：

“到前面去再叫些人来，把机关枪拿来。”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弗朗茨·克莱萨德问了，而且对谟尔看了一眼。

“如果我们等在这里，那就该死。应该再钻过墙去跑进树林。”

他们对着房子的角落再放了几枪，一个跟一个的爬到墙那边去了。谟尔又是不作声的抽出了几块木板，他从草棚里爬了出去，还帮助了弗朗茨。谟尔听了几分钟他们在院子里做什么，之后，他就跑进了树林。

“唔，现在逃罢，”谟尔低声说，他们穿过了围绕在房屋周围的小树林，而走进树林里面去了。

“拍”，听见在院子里放了一枪。他们站住了。

“他们看见了我们吗？”弗朗茨·克莱萨德害怕的说。

“他们对着草棚放的枪，”谟尔阴险的笑着。“你看，这些狗家伙蠢到这样。”

爬得很疲倦了。衣服撕得粉碎，手也抓破得出血。

“再走下去，走下去，”谟尔对弗朗茨说。他们尽了一切力量，尽可能的快跑，跑开这危险的农民房屋的附近。他们在树林里爬了一点钟的光景，在他们的后面远远的有机枪声。

“听一听？”弗朗茨拍着自己的同志。

“现在让他们很勇敢的去打草棚好了，”谟尔嘲笑似的说。再过了两点钟他们找着了一个柴堆，躲了起来，总算可以喘口气了。弗朗茨立刻睡着了。

可是谟尔不能够安定下来，他喘了几口气，但是没有睡着，他很紧张的看着四周围，他的眼光在树堆里搜索着。

弗朗茨睡得很久，当谟尔叫醒他的时候，已经是黄昏。

“弗朗茨，应该向前走了，夜又快到了，”谟尔说。

今晚也许可以不怕有雾了，起了很厉害的大风，一球球的黑云在树上飞过去。

睡眠振作了弗朗茨的精神。他们两个拿起了枪，又爬过了一堆树林。他们在这个时候并不需要特别小心了，什么地方也看不见兵。

“我又重新愿意活了，”弗朗茨说。

“死也并不容易的，甚至当在诺斯克兵坐在我们的头颈上的时候，也还死不了呢。”谟尔回答他。

“不过我们在什么地方呀？”弗郎茨过了几分钟问。

“在诺斯克队伍的后面。他们距离着我们还很远。”

一 九

弗郎茨·克莱萨德立定了，

“看呀，”他说，“这就是铁路。”

“这是到魏塞尔城去的铁路，”谟尔说。

谟尔躺在地上，同时决定了去的方向。

“魏塞尔在左边，如果我们要回到自己的战线上去必须向右走。”

他们躲在树林里商量着。在黑暗中的谟尔，他的宽的背和魏史脱发里亚^⑥的口音，简直可以算是一个乡村工人。他把枪丢在铁路旁边，为要使别人看不出他。他自己又折了一根树干，拿小刀子在周围削了一削。

“唔，现在走路罢，”他说，“我走在前面，而你拿着枪跟着我走。”他们一点不能看见前面，因为黑暗又笼罩了地平线，他们最主要的是靠着自己的听觉。

“假使我们碰见了诺斯克的人，那我就要干了他，”谟尔说，他就开步向前走了。弗郎茨·克莱萨德跟在他的后面，他肋骨旁边的枪挟得紧紧的，枪口是向下面的。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以致于可以听得出响声。他咬紧了牙齿，同谟尔一样的

想：“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始终还是要干到底的，给别人抓去是不允许的。”

在前面单个的枪声响着。谟尔向前走着。弗朗茨的血冲到了头部，在太阳穴里跳着：“假使诺斯克的队伍占领了前面的阵地，那就使我们很不好。看来，就要抓住我们的……”

但是除了铁路之外，他们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所以他们只有向前去碰运气。

这边和那边到处发着枪声，愈来愈响了。弗朗茨·克莱萨德惊慌得双脚发抖。谟尔没有停留，用滞重的脚步往前走。弗朗茨·克莱萨德因为看见同走着的谟尔很镇定，所以使他非常之难受。他突然的立定了，而且呆住了。

“站住！走来的是那一个！”在前面有一个人叫了起来。弗朗茨·克莱萨德对着黑暗很注意的看。他又听见了守卫兵的叫声：“站下！到什么地方去？”

“到陀尔史滕去，”谟尔咕哩咕噜的回答。

“不能够。在那里是红军……”

“见了鬼，我到什么时候才能走得到那里呢，”谟尔咕噜着。

“这里的路是关断了的，”守卫兵说，“你们到那边去会吃子弹呢。”

弗朗茨伏倒在地上，他听见很响的打了一声，还有哼着的声音。

“向前走！”谟尔叫着，在昏迷的兵那里夺过了一枝步枪。他就沿着田地很快的走了。

弗郎茨跟在他后面，几乎失了知觉。

兵醒了过来而且叫着：

“斯巴达克派！斯巴达克派！”

在前面的那两个逃兵看见了子弹的火光。

“这是我们的，”谟尔叫了起来，“前面去，到他们那边去。”

他们伏在田里又重新跳起来，在枪林弹雨之下冲上前去。

“躺下来，”弗郎茨叫着。

“冲上去！”谟尔在绝望中赶了过去。

在他们的后面机关枪响着。他们奔到泥堆后面。诺斯克的兵的叫声赶了他们出来，他们重新拚着自己的命奔跑。在逃的谟尔，他的背上中了子弹，倒在地上摊开着整个身体。弗郎茨·克莱萨德要举起他来，但是谟尔又呻吟起来落到地上去了。

“你怎么样呀？”弗郎茨在恐怖中摇着他。

“让我去罢，弗郎茨，”谟尔呻吟着。“快些逃，用着全力，”他们实在是非常之危险，——弗郎茨举起了谟尔，把受伤的沉重的身体背上了，拖着他一块儿走。

“同志们，停一下！”他对着还在放枪的那个地方哑声的叫。“停一下，不要放枪。”

磕磕碰碰的几乎倒下来，他往前奔着。奔到一群工人那里，他倒到了他们的脚上，他仿佛落到了一个深坑里，愈沉愈深，仿佛沉没到海水的漩涡之中，沉到了底又重新浮到水面。他在昏迷中，似乎明白他在斯巴达克派的营垒里了。

“唔，现在你的头脑完全的昏迷着，”有一个工人对他说，

还摇着他的手。

弗郎茨·克莱萨德几乎听不出他的字句。他很注意的凝视着那个伸得笔直的用雨衣盖着的身体。这个身体离他不过几尺的光景，这就是谟尔。

“死了吗？”

“是的，”一个工人说……

二〇

那天晚上，弗郎茨·克莱萨德简直受尽了痛苦，总算走到了陀尔史滕。人家把他送到了一所房屋里去，那里面充满着烟气和臭味，挤满了受伤的和失了知觉的人。谟尔的死，象一块石头似的压在他心上。他想着这个被打死的同志，就一刻儿也不能够安宁。虽然他非常的疲倦，可是，直到快天亮的时候他才睡着。然而屋子里的骚动和声响又使得他跳起来。

“快些！快一点儿！大家到街上去！”一个海员站在门口叫着。

“什么事，真见了鬼？”那些红军问着，他们的肮脏的手习惯成自然的都抓住了放在旁边预备着的枪械。

“诺斯克的队伍来了。”海员叫着。

“他们这班该杀的东西！”红军都跑出了房屋，睁开着眼睛，看着那个叫喊的海员。

“快些！不要做傻瓜！站好！机关枪到前面去！占领街道！”那海员很热烈的叫着。工人们乱七八糟的跑着，互相的

磕碰着，叫骂着，把机关枪往街上拖。

有几个胆小的爬上了汽车。

“你们要干什么？”那海员骂着。“下车来！汽车是不能够开到什么地方去的。”那些人咒骂着，都爬了下来。来了一个报信的，他满头是汗，满身是泥土，远远的他就叫着：

“防备着，马队！”

“唔，快些，好好的瞄准！”海员叫着。

从窗子里，从栅栏后面，从裂缝里，放起枪来了。弗郎茨·克莱萨德同着几个红军拖了一架机关枪出来。他们把这机关枪放在街道的右边。很谨慎的走来的马队，又转身过去，很快的跑走了。这里那里，从小树林后面出现了些诺斯克的兵，然而碰见了炮火，又很快的躲进去了。站在那边准备着的汽车，装满了女人和伤兵，就疯狂似的迅速的开走了。

“趁着送伤兵的时候，我们一批批的退却，”海员下了这个命令，“我们的指挥的同志怕我们在这里会被包围呢。”

街道右边的机关枪队后面，出现了诺斯克的兵。大约六七个人。弗郎茨·克莱萨德立刻看见了他们。他很快的把机关枪转过去就开火。

那些兵伏倒在地上，又爬回去了。有一个躺着不动。弗郎茨·克莱萨德又放了几枪。

“那一个是完结了，”一个工人说。

“快些从这里走开，我们要受包围了，”另外一个工人从街道那边叫着。机关枪队又等了一忽儿，街面上谁也没有出现。

“唔，上路罢，”弗郎茨·克莱萨德就叫了。

这是不容易绕过去的。耕种过的田地已经冻僵了。疲乏的机关枪队，磕磕碰碰的，在这冻僵的田地里走着。“嘶嘶嘶——嘘……”——一个榴霰弹在他们头上呼啸着。“拍拉拉”一声，在离开他一百密达光景的田地里，那榴霰弹炸开了。他们都伏倒在地上。许多泥土四面飞开去。

“好厉害的碎片！”有一个工人叫着，就赶紧走到路上去。可是，那边也有榴霰弹飞过去，就在离开那条路十密达光景的地方炸开了，发出非常之大的爆裂声。

“这些狗东西想要截断我们的路呢，”红军们叫着。

他们很快的往前跑，很吃力的背着沉重的枪械，出了满身的汗。

到处都聚着一堆堆的工人。有些地方，机关枪还在响着，在那条路上，有一辆汽车烧着。因为那车子坏了，所以乘这车子的人就索性放火烧了它。其余的一些汽车，装满了伤兵和看护，闪过去了。沿着这条路，好些红军跷着脚的往前走，威吓的姿势。咒骂。唱歌。甚至于说笑话，粗鲁的，矿工式的俏皮话，虽然情形是非常的危险。

“很快的，我们再来袭击一次爱森，这一次不过是战术上的退却，”一个红军讥笑似的说着，他的一只手裹着沾满了血迹的破布。

“这是我们接到的兴登保的公文。”

“嘶嘶嘶——嘘迂迂迂”——又是几个榴霰弹呼啸着。

“克拉克拉”——那些榴霰弹在耕种过的泥土里炸开了。

红军身上又溅着了许多泥土。

“防备着！诺斯克的兵来了！”

每一分钟都是这样。这样一直退到一条水沟的岸边。

二 一

爱森，三月二十五日，莱茵—魏史脱发里亚区域的各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开会了。到处的，几百个工厂的革命苏维埃代表都来参加会议了。会议上的主要问题是所谓《比列费尔德协定》，那协定是出卖了革命斗争的。因为鲁尔区域不能够白白的等待着国内其余的工人的起来，所以就决定选举中央委员会，并且委托它和政府进行新的交涉。中央委员会也就立刻向政府提议开始新的谈判。这是因为战线上的工人正在绝望的抵抗着，可是混乱的停战命令的结果，已经使得战线削弱了，有些地方已经退却了，——所以逼得只能够这样办。

政府方面的答复却是最后通牒式的：

- 一、无条件的承认合法的国家政权。
- 二、恢复国家的行政机关和保安机关，只有这机关并没有用具体的行动帮助卡普—吕德维支政府的罪状。
- 三、立刻解散红军。
- 四、完全解除人民的武装，连纠察队也在内，——并且应当在相当的政府机关的监视之下执行。
- 五、立刻释放俘虏。

如果这些条件能够履行，那么，政府可以放弃镇压的手段。否则，
行政机关的代表就有为着恢复合法秩序而有行动的自由。

签名者：帝国政府

国务总理 缪勒尔

国防总长 葛斯勒尔博士

中央委员会引证了《比列费尔德协定》，提出抗议。对于这个抗议，莱茵·鲁尔区的国防军司令瓦德将军给了一个更加无耻的哀的美敦书。瓦德将军在鲁尔工人暴动以前，差不多是公开赞助卡普—吕德维支的，现在却又做了“合法的匪家政权”的代表了。

他要求：三月三十日以前应当交出四架重炮，十架轻炮，二十架机关枪，十六架迫击炮，两万枝步枪，四百颗炮弹，六百颗迫击炮弹和十万颗子弹。如果三月三十日以前，有一部分红军还保存着军械，那么，就作为没有履行条件……

劳动平民，听见了这将军的要求，都非常的愤激，把那些敢于公布这个哀的美敦书的报纸和布告都撕得粉碎。

受尽痛苦的红军，从战线上回来，——看见有些市政厅居然想不管执行委员会，竟敢贴出自己的布告——他们非常之痛恨的对这些布告吐着唾沫。红军们把好些群众召集在那些贴着广告和布告柱子的周围，向他们说战线上武装工人的困苦的流血的战斗。他们，这些红军非常之坚决的要求人民都尽可能的武装起来，赶紧开到前线去，现在前线已经很危险了。在卡泼史塔德广场上，有一个红军站在纪念碑的脚座上，用他那叫哑了的喉咙，非常之愤激的讲着：

“同志们，我们是为了什么暴动的？为了什么我们拿起枪械的？这不是为着爱倍尔政府；爱倍尔政府，在我们的总同盟罢工帮助他坐稳了总长交椅之后，立刻就把我们出卖给瓦德那只喝血的狗东西。我们拿起了枪械来，为的是要解放，脱离压迫者的压迫。同志们，瓦德的哀的美教书——就是我们暴动的完结。假使我们交出了我们的枪械，我们就要有几千个最好的工友给这个野兽去糟蹋。如果我们服从，同志们，我们又再要做十年资本家的奴隶。同志们，那些为着鲁尔区域的每一步的胜利而在送掉自己的性命的红军们，那些流血战斗的红军们委托我来号召你们武装起来，再暴动起来。鲁尔区域已经流了许多工人的血。鲁尔区域是属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

他的演说引起了高声的拥护，群众把这个哑着喉咙，满身肮脏的红军抬在自己的肩膀上，抬着他在街道上走起来。突然的示威游行起来，前面展开了一面红旗——“无产阶级专政”——游行的人非常热烈的叫着。游行的人走遍了全城，一直走到市政厅那边，那边又有几百个工人自己申明愿意到战线上去，正在要求枪械。留在那边的人又有了希望，而兴奋起来。回家来的疲乏的受伤的红军们，把自己的一切力量交给了工人的事业，他们的心里又产生了新的希望。中央委员会宣布瓦德将军的要求是昏蛋的要求，三月二十九日就号召新的总同盟罢工。

总同盟罢工。几天以前很不高兴的回到矿坑里去的矿工互相喊着这几个字：“总同盟罢工”。这种声浪很深的传播到

了矿坑里去，使得打坝工人在坝上听见，抽水工人在唧筒和抽水机旁边听见：“总同盟罢工”，“离开矿坑”，“离开水轮子”。

群众拥到了矿场的大门口，吸引了犹豫着的工人。他们走到钢铁厂去，叫工友们不要做工了。

二 二

犹普·茨尔马克同着党的代表马列尔出席了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

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的行动使得他非常之气愤。

“就是最蠢的蠢货也懂得他们要的是什么，”他给马列尔说，马列尔就坐在他的旁边。

“可是，假使我们停止了斗争，也许还是比较聪明的办法。”简直丧气了的马列尔说，“《比列费尔德协定》也已经给了我们一些好处。”

“你要说的好处，大概就是恐慌了，”犹普·茨尔马克恶狠狠的说了，他越看越清楚了：马列尔是在动摇，已经丧失了一切勇气。“伙计，你的眼睛和耳朵那里去了？停战和协定整个儿的都是为着要夺掉我们手里的武器，然后更加方便的来对付我们。”

马列尔平常总是坚持自己的主张的，现在对着这位强壮的打坝工人感觉到不可克服的恐惧。

“始终也还可以试一试，”他不满意的咕噜着，“我们也不能够永久的打仗。”

“试一试什么？”

“唔，妥协。”

“我们一颗子弹一枝枪，也不能够交出去，”犹普·茨尔马克生气了。

不单是他们两个争论着。在好些桌子上，都在这样的争论。这些争论在各地方执行委员会里也在发展着，那里各种倾向和意见都有。整天的争论着。直到三月二十九日，重新宣布了总同盟罢工之后，争论部分的停止了，甚至于马列尔也声明愿意去劝告矿工罢工。

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里又紧张的工作着。信差来来去去的。

邻近的城市和村镇里，大家欢迎的叫喊着，脚踏车跑来跑去，装着武装队伍的汽车开到前线上去帮助疲乏的同志。

看起来，仿佛一切都变了。甚至于马列尔都快乐些了，再也不讲解除武装了。他自己也帮着供给军队，替他们找指导者。他甚至于扛着枪到街道上去守卫，因为有些地方发生抢劫的事情。三月三十一日到了。

“纳莱工厂的技师不肯停止工作，”一个五金工人跑到执行委员会的常委会里来报告。

“用枪去把他们赶出来，”犹普·茨尔马克说。

他派那五金工人同着两个红军到工厂去。在楼底下的那个“钢铁厅”里，罢工工人非常之兴奋的欢迎他们。

“把他们从工厂里拖出去，伙计们。叫他们滚。”

那些技师，很热心的在那里画着图样，看见了威吓着他们

的手枪,也就不再反抗了。他们收拾着自己的东西,脱下了白色的制服,很害怕的从图样间里走出去了。只有工厂管理员兴奋的恐吓着:

“我要去告状的。”

“等我们弄好了,你尽管去告状好了,”一个武装工人答覆他。

在史托朋堡,一群工人包围着市政厅。站在群众中间的是亚珂·托劳滕,他在演说:

“这是罪恶,同志们。政府竭力要想恢复合法的秩序。它这一次无条件的保障钢铁工业方面的社会化和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还有矿坑里的六小时换班的制度。而斯巴达克派挑拨劳动人民去干新的流血的把戏。每一个有理智的工人,只要明白斯巴达克派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一只沉重的手抓住了演说的人的喉咙。

“亚珂,闭起你的鸟嘴。不然,我们塞住你的喉咙。快些走开,不要等着飞上天。”

亚珂·托劳滕被人家狠命的一推,就从笑着的矿工群众之中往市政厅那边飞了过去。犹普·茨尔马克用力的把他撞了一下,自己就跳上石头阶沿,说:

“现在不要来蒙蔽真相,同志们,这是没有用处的。政府答应我们的事情,在暴动以前它就能够办得到的,它有很多的机会。可是我们将要看见的,仍旧不是什么社会化,而是瓦德将军的军队。最近鲁尔无产阶级给他们的打击,他们是要用枪柄和子弹的打击来回答我们的,——如果我们蠢到那么样,

居然交出自己的武装去。空话说够了，同志们，枪械准备好了，拿枪罢，——到前线上去帮助那流血的矿工。现在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咬紧牙齿去打。”

“对呀！对呀！”犹普·茨尔马克的话重新激动了矿工。

二 三

水沟里，灰色的油腻的波浪慢慢的流过去，弗朗茨·克莱萨德同着几个红军伏在自己的机关枪后面。水沟那边是诺斯克的军队。他们躲在房屋里面以及很好的障碍物后面开枪。弗朗茨·克莱萨德也放着枪，可是很节省的。子弹已经不多，他们总等到看得见那边的正确的目标然后再开枪。对大家说过的：“尽可能节省的开枪，子弹再也没有了。”

从水沟边，重炮轰过来。榴霰弹打在地上，每次都溅起许多泥土，沾到机关枪队的身上。

“找一个好些的障碍物，”弗朗茨·克莱萨德下了这样的命令。

他们满身都是肮脏，在泥地上拖着机关枪走过去。

“这有什么用处呢？”一个工人咕噜着，很心焦的望着城市那边，他们枉然等着那边来的帮助。

在城里面呢，简直是一团糟。慌慌忙忙的收缴着枪械，解散着队伍。执行委员会不但不派救兵，反而对于这些奋斗的人给了一个痛心的通知，说是斗争应当停止。

教堂里的钟响着。

“复活节!”一个老年的战士嘲笑的说,“那些酒鬼在庆祝他们的赎罪了!”

“他们已经替他们的救主戴上许多花朵了!”另外一个人说,他的脸上带着一道伤痕和好些血迹。大家都很忧郁,忿恨,然而不肯离开他们的岗位,继续着坚决的抵抗。

“我们丢着走罢,”一个搬运夫说,“这里只剩得这么一小堆人了。”

“不行,”克莱萨德说,“我们应当留在这里;假使给他们渡过了这条河,城里的几万人都要受着威迫。”

“我们现在谁也救不了,”那搬运夫解释着,“我们就要完结了。”

“我们应当拦住诺斯克的兵,”弗郎茨固执的重复的说了一遍;大家又躺下去,继续战斗。

“我们再也没有子弹了,”一个青年工人说,指着剩下的几颗。

“到别人那边去看看,”弗郎茨说,“也许他们还省下了一些。”

那青年从这一堆人爬到那一堆人,恳求着他们:

“同志们,我们没有子弹了;你们能够给我们一点吗?”

“我们自己也没有了,”这是回答。

“只有一盒子了,半条罢,假使你要分的话。”

他们把一条子弹割成两半,互相均分着。那青年满意得脸上都放着光彩,爬着回去,还叫道:

“我弄到了一点了!”

他们更加节省的放着枪。在水沟那边，国防军的机关枪继续不断的扫射着；他们是用不着节省的。

“你们里面来一个掘地的人罢？”一个人，衣服上满沾着泥土的，爬过来问克莱萨德这一堆人。他们正在料理着一个同志的绷带，那同志的项颈给一颗子弹打伤了。

“他是不会长久的了，”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说，指着那受伤的人的发黄的没有血色的脸。

“叫两个人来把他抬走罢，”新来的一个人命令着，“你们其余的人都到老爱森桥那里去，这桥得炸坏它。”

“机关枪呢？”弗郎茨问。

“放一个炸弹在里面！”

他们炸掉了那机关枪，低着头，急急的奔到田地里去。

“现在都好了，”一个褐色头发的人说着，他的脸色是风吹日晒的。大家正在跑着，“可是那些猪猡，要和这桥一块儿炸掉它们才行。”

他们竭力的奔跑了一阵之后，才到了桥的附近，又发现那里还有几个红军。他们立刻从附近的土坑里拿出炸药来，又向着桥那边爬过去；六个人开始工作起来。

他们的身体象一串葡萄似的挂在那起着泡沫的河水上面，他们的冻僵的手指握紧着铁柱子。他们把一盒一盒的炸药，塞到石头和三合土的柱脚上的罅隙和小洞里去。离桥不远的房屋上面炸裂着炮弹；瓦片，石块和泥土轰散开来，落在桥上。诺斯克兵方面的一架机关枪开火了；子弹打在铁上，打碎好些石片，飞散在空气里，或者落在水里。那些工作的人被

威迫着，进退两难了。

“不要给打退了，”指挥的人说。他是一个很刻苦的工人，他们都听他的话。炸药装好了，导火线也接好了。

“走开罢！”那领袖命令着。那边的机关枪打得这样低，他们简直很困难后退。一阵好雨落下来了。他爬回了之后，就找出电线来，接在点着的炸药上。

“伏下！”那领袖命令着。

他们蹲伏在泥沟里。他拨动那个电机；——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他又用力的撞了一下，象他在放枪不响的时候再推动一下子弹膛似的，仍旧没有结果。

“有点儿弄错了，”他说，“再去看一看那个东西。”两个人咒骂着，沿着电线爬到桥那边去。

克莱萨德的头抬起了一下，胸口中了一枪。他抓着自己的身体，就又倒了下去。一阵猛烈的疼痛中伤了他；他苦痛着。痛得简直忍受不住了，他哼着，后来他简直是狂叫了。

“怎么一回事？”那领袖问，同时他很担心的看着桥那边。弗朗茨·克莱萨德的眼前发黑了。他痛得咬紧着自己的嘴唇，用发抖的手抓着自己的身体。他的手发僵了，他觉得那里麻木的肿痛。

“好了！”他听见这么一声叫喊，仿佛是离得很远似的。然后是：“躺下！”他经过一层灰褐色的雾气看见那爬回来的人的影子，此后，就是一声轰炸震动着土地。

“桥轰掉了！”那些人叫着。弗朗茨的眼睛和嘴胀紧了；他想要给同志们说话，现在好些同志围在他的身边。他失了

知觉。……

“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口，”一个人说着，用一件外套盖在弗郎茨·克莱萨德身上。然后他们拿起他们的枪械，在泥沟里寻找藏躲的地方。城里教堂的钟声又殷殷的响起来了。

这是复活节的礼拜日。城里，一些脸色惨淡的人站在街上，很害怕的望着河那边，国防军的枪炮声还是听得见。店铺都关着门，门上上了铁栅，锁上了，因为有被抢的危险。

资产阶级的市民，混在工人中间，问着问题。他们恶意的嘲笑着，看着水沟那边。

“国防军在那边呢，”他们噉噉的说。

并不是大家都这么快乐的；有些很怕这城市要被轰坏。

“不要怕，”一个矿工笑他们，“至多他们只会轰我们的小屋子，象他们在爱森干的那种把戏。”

红军从卡德市场街那边来，带来了坏消息：

“诺斯克的兵在波脱洛普；他们只要闻着一点儿红党的臭味，就把那里的什么都给捣毁了。”

“不要站在这里呆看！”一个斯巴达克派叫着。“拿起枪械去帮帮那些可怜的鬼，不然，他们都给人做死了。”

他蹲到石头阶沿上去，咽着声音的说。大家围在他的周围。在许多苍白的忧虑的脸之中，也有些从没有知道艰难痛苦的脸，这是些荣华富贵的市民。

“他干什么？喝醉了？”

“不要胡说，你这个驴子！他是从河那边来的；他受伤了。”

Oh!”

“这些人还有懂得什么意思的时候吗？”一个穿得很好的女人说，她一看见带着血迹的矿工，脸就发白了。

“蠢婆娘！”一个女工骂她。

“干吗，你们尽这么呆着？”那受伤的人叫着，“我这样子，对于你们还不够吗！eh？我在那最厉害的战斗里已经八天了。我愿意我就死在那边罢！我们现在给人打得象狗似的。”

他对着穿得齐整的人叫喊着这些话，而他们很不舒服的看着他。这个斯巴达克派站了起来：

“你们高兴罢？”他两只手紧紧的握着他的枪。“缴我们的械！哪，哪，哪！”他把枪在石墙上再三的打着；枪弯曲了，裂开了，落下许多碎片。

“哪，你们拿不到我的！”

“耶稣和马里亚，救救我们，”一个女人叫起来了。

“住嘴！”那斯巴达克派呛着说，“明天你们就高兴了，瓦德将军要把工人放在墙脚边枪毙的时候！滚！”

这一群人都散开了。工人们脸是忧郁的，而资产阶级的脸惊慌似的。受伤的斯巴达克派很憎恶的瞥了他们一眼，就跷着脚走了。

二 四

城里卸下了红旗，悲哀笼罩着它；红军在河边的最后的绝望的抵抗已经被克服了，完全失败了，许多人退回到矿工区域

里去。

不管爱森的革命的中央委员会怎样努力，工人战线的破坏再也止不住的了，前这么几天他们还是那么英勇的坚持着的；而那种捣乱的力量，——在领导机关里得到了部分的监督权，又有政府方面的压迫和允许帮衬着，——都到处积极的活动着，尽可能的在各处促进这个崩溃。

一部分是因为反革命分子的收买，一部分是由于纯粹的贪欲，于是一班刑事犯，冒名顶替的自称为斯巴达克派，打开店铺的大门，就开始抢掠起来。最后的一批红军，非常之愤怒和烦闷，在马路上走着，毁坏着他们的枪，或者结合在一起去惩办那些抢掠人家的昏蛋。

“红军在打破克拉美和美尔曼对门的窗子了，”有一群人这么叫着。

一小批红军就跑到那边去，而那些抢东西的人挟着沉重的包裹就逃。

“站住，不准动！”这班工人跑到林白克街那边去。

抢东西的人逃到路旁边，但是那些激怒的人抓住了他们：

“你们拿着这些东西干什么？”

“我们是奉着命令的，”这些昏蛋口吃的说。

“谁的命令？”

“执行委员会。”

“来，我们同你们到执行委员会去。”那些抢犯踌躇了，互相看着，决不定似的。这时候，从林白克街那边响了两枪，第二次枪声又响的时候，工人守卫兵就也开了火，可不知道挑战

的是谁。

红军捉住了这些踌躇的匪徒，抓着他们的领口，把他们带到市政厅去。这里，惊慌的兴奋着，因为有专差带了消息来，说国防军已经迫近。

于是剩下的工人，现在觉得危险了，也跟着以前的工人退避到矿工区域去。

“我们还要再来的，”城里人听见这样的绝望的叫喊，“我们还要再来的，那时候再也没有什么谈判的了！”

国防军的铁甲车在市政厅门口围成一个圈子。机关枪架在马路角上，那里有些好奇的群众围聚拢来。

在卡德市场街有一大堆人。

“什么事？”

“诺斯克派捉了人。”

“一个人的脸都破了，还有一个连走路都很艰难的了，”一个女人很兴奋的在告诉他们，“那些兵还踢他。”

另外一个女人叫了起来：

“啊呀，我的亲人，我的丈夫也在外面的。现在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这不要是他罢……”

克莱萨德奶奶，她也站在群众里面，听见了他们关于囚犯的谈话。她冲开了一条路，跑到那些看见斯巴达克派被捉去的人那边，发抖的问：

“那是谁？他们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一个年青的，另外一个老一些。”

“那个年青的是高个儿吗？”克莱萨德奶奶问，她的眼睛已

经突出着不成样子了。“他有这样高吗？”她把手举起来放在自己头上比着，说明她的弗郎茨有多么高。

“没有，那个人是很矮小的。”

“那就不是我的孩子，”克莱萨德奶奶很自信的这样叫着。“我的孩子最早就同他们一块儿出去的，”她告诉他们。

她跑到市政厅那里要想看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在周围钻着，极注意的看诺斯克兵捉工人进去。

“滚开，你这……！”一个卫兵很粗鲁的叫着。她退后了几步，又站了下来。

“走开，”那卫兵叫着，“不然，我就抓你进去！”他把枪尖指着市政厅，囚犯都集中在里面。

“我看看我的孩子，”克莱萨德奶奶说，用绝望的眼光看了一下那个兵。“那边有没有一个高个儿，象这样高的？”她举起了手比着她儿子身量的高矮。

“一个孩子，头发生得很浓的，”她恳求着。

“他要是在那边，他总会受到他所应该受的，”那兵很粗鲁的说，“走开，滚罢，你这个老牛！”他说着，用枪威逼她。

她绝望的回到家里。

“我没有找着他，”她对马尔汀说，而马尔汀正在很担心的等着她回来。

“他要回来的，”他安慰她，虽然他自己也不再相信这是可能的了。

“他不要出了什么事情罢？”

“他会出什么事呢？不要这样蠢。”

“他是我们最后一个了，马尔汀……”

他老婆的眼光里有很苦闷的怀疑。马尔汀不回答她。他脸上起了一阵不自然的红色，而咳嗽起来了。

虽然他的肺很弱，然而马尔汀最近这几天简直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勉强着自己，直着身体走路；每一个人都应当知道他的弗朗茨是在战线上。他要叫每一个人知道：他对于那些留在家里而没有象他儿子似的到红军里去的人，是个什么感想。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转来转去，那边更需要你们呢？”他问那些青年的矿工，“我的孩子要是留在这里，他要害羞呢。可惜得很，我现在什么事情也不能够做了，也许，我就要给你们看看……”

他跑到警察处去，要看看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能够帮助你们什么吗，孩子们？”他到了那里就问。

“你，马尔汀！”马尔汀被人家劝住了。

“我的弗朗茨也在那边呢，你们知道！”他说，立刻他又被一阵咳嗽塞住了。

“这里用不着，马尔汀。已经够了，同志；你回家去休息罢。”

“我的身体不行，扛不动枪了，可是我可以去放步哨，或是什么的。”

“好了，马尔汀，好了；你的弗朗茨替你担负了一份责任。”

马尔汀嘎声笑着，他咳着嗽，并且很骄傲的说：

“是的，他们是他们大家的榜样。他刚刚从牢狱里出来，就

掳着他的枪去了。你们得听听我的老女人。要是我的孩子不回来，她简直要发疯呢。”

二 五

晚上，国防军回来了。他们到的时候，茨尔马克和劳普正在街上守卫。诺斯克兵的汽车吼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在爱森路上。吃惊慌的矿工很急促的躲到了板墙后面，总算救了他们自己，真正只差一点儿；幸而路灯是灭了。

他们扁着身子伏在板墙上，一直等到那些车子过去。

“我的上帝，”劳普说，他兴奋得发抖，“我们这一次真侥幸。”

他跑到警察处去。

“拿着你们的枪，走罢，”茨尔马克叫那些步哨。

天亮了。这天早上这区域里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灰褐色的制服，钢盔，一队队的骑兵在田地里跑着，还有些守卫兵挨家挨户去察看。

有一批卫兵到了劳普家里，把什么东西都兜底翻了过来。

“你的丈夫在什么地方？”N. C. O. ⑩问劳普奶奶。

“我不知道，”她回答着，而她的脚膝在发抖。

“我们马上就找得着他的，”N. C. O. 用一种威吓的声音说，“那时候，他要站到墙脚边去。”他回过身去对那些等着的兵说：“去，把他搜出来。”

诺斯克兵把家具都翻了身，看了床铺和搁楼。他们甚至

于搜查了地窖，用枪在煤堆里戳了一阵。

“他躲在什么地方？”那军官向劳普奶奶吼着，她跟着他们在全屋子里都跑遍了。

“我不知道。”

“你说鬼话。你要是不说，我们把你带去。”

“你要怎么办都由你，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在那里。”

“你得对我们说真话，”那人暴跳着，在她胸口捶了一下。她晃了几晃，孩子们都高声的哭了起来。

“孩子们，不要吵，他们不能够拿爸爸怎么样的，”劳普奶奶安慰着他们，使他们不再害怕。

“你得知道，我们一定是要抓住他的，那时候……我们要给他‘执行委员会’试试看。”

“你们去找他好了，要是你们愿意，”她恢复了自己的镇定。

兵士们转身过去，离开了劳普的家。他们刚刚出去，她立刻走到屋角里去，翻开她的裙子，解下绑在她身上的手枪。她把这些枪包在几片破布里，急急忙忙的走了出去。她一直跑到池塘边，就把那包枪和一袋子弹丢在水里。

“这样，这样，”她满意的说，“这些东西还是放在这里好些。现在那班土匪一颗子弹也拿不回去！”

纳乌曼奶奶刚刚送了报纸回来，发现一批国防军卫兵站在街上，他们的首领在读着一张名单。“约瑟夫·茨尔马克，”那军官高声的说。

“啊呀，耶稣呀，他们要捉茨尔马克！”纳乌曼奶奶突然吃

惊的按着自己的胸膛。于是她就拚命的跑，象她那样强壮的女人所能够跑的。喘着气，她跑到了茨尔马克家里。

“茨尔马克奶奶！出来！他们来了！”纳乌曼奶奶随手碰上了门，就这么叫着。

一个矮胖子，茨尔马克的老婆从卧房里跑了出来，她坐在那里的窗帘背后看守着丈夫已经有几点钟了，她丈夫疲倦得要死的躺在床上。

“什么事？”她问。

“诺斯克兵在找你的丈夫呢。”

“谁？”

“你怎么了，昏了，还是怎么样？诺斯克的兵。要赶快逃出去，给你的丈夫说。”

“啊呀，上帝，我的上帝！”矮小的茨尔马克奶奶奔到卧房里去。

“犹普！”她揭开丈夫身上的毯子，“犹普，诺斯克派在找你呢！”

犹普·茨尔马克从床上跳了下来，呆呆的看着这两个女人。

“你怎么啦？”纳乌曼奶奶叫着，“逃罢，快些躲起来，蠢家伙。”

“见鬼，”犹普咕噜着，踌躇不决的站在房间当中。

“逃罢，”纳乌曼奶奶指挥着，拉着他就往楼梯边走，碰到第一家工人住宅就闯进去。

那一家的女主人叫了起来。

“什么事？怎么样了？”

“不要做声，方妮，诺斯克兵要抓茨尔马克。你现在不要开口，”纳乌曼奶奶叫着。她把犹普推了进去，而犹普还是呆站着，象是震聋了似的。她把他推进了，就把房门锁了起来，“你在这里坐着，不要做声！”她在他后面叫着。

女人们听见街上的兵的整齐的步伐，然后，脚步声沿着楼梯走上来了。

“忽然间他们跑到这里来呢？！”方妮很害怕的悄悄的说。

“唔，亏你想出来的。这镇上每一只狗都知道你和斯巴达克派是不来往的，”纳乌曼奶奶安慰她。“我们听一听，上面在说什么。”她悄悄的说。

“你的丈夫在那里？”她听见军官的粗鲁的声音。

“你们要我的丈夫干吗？”那矮小的胖女人一点儿不怕的回答。

“你的丈夫在那里？我问你！”军官叫了起来。

“在屁股里，”茨尔马克奶奶也粗鲁的叫着。

纳乌曼奶奶听见了一声狂叫，然后是茨尔马克奶奶的激昂的声音：

“怎么？你们这些狗东西，要打没有保护的女人吗？你们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滚开！不然，我给你们‘奏起这样的进行曲’来，教你们耳朵都要震聋，眼睛都要弄瞎。你们整队的人来捉一个人！”

军官骂了起来。楼上又听见有一声狂叫。犹普·茨尔马克听见了叫声，就在门背后敲着。

“低些，你这个小伙子，”纳乌曼奶奶禁止他，“你的老婆自己会对付的。”

“胆小鬼，”上面那矮小的胖女人骂了。“你们要拿我的丈夫怎么样？他一点儿也不怕你们。他在希曼的酒馆子里。你们以为他听见你们要来就逃走了吗？！”

兵士们依照着长官的命令搜查了整个的房屋。纳乌曼奶奶听见楼上的脚踏声音。后来，脚步声到了楼梯上。他们下来了。纳乌曼奶奶奔到窗子边，从窗帘布底下望出去。兵士们很快的跑到酒馆子那边去了。

“唔，快些，走开罢，”她说着，就把茨尔马克放出房门。

这时候，茨尔马克奶奶也从楼上下来了。犹普·茨尔马克脸胀得通红的跑到他老婆跟前，

“他们怎么打了你？”

“没有什么，犹普，我会抵抗的，你不要担心，”那矮小的胖女人安慰着丈夫，很亲热的抚摸着他的广阔的背。

“唔，你应当赶紧飞出去，”纳乌曼奶奶说。“那些狗东西还要回来的，那时候就不容易钻出去了。”

犹普·茨尔马克犹豫着。他觉得逃避似乎是胆怯。

“如果只有一个兵，你自然对付得了他，”他老婆说，“可是他们要来，人就多着呢。走罢，犹普，”她催促着他。

“你呢？”他担心着问。

“我不怕，犹普，他们能够拿我怎么样？”

“唔，够了，”纳乌曼奶奶叫着。“快些，废话也够了。”她把帽子和大衣扔给犹普。“跟我从院子里走，我知道怎么走过

去。”她知道每一个院子，知道板墙上的每一个窟窿。她拉着他，推着他，当他犹豫的时候，她劝他：“快些，要是你给捉住了，他们一定要枪毙你的，诺斯克派不会饶恕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的。”

他们跑出了城。纳乌曼奶奶很巧妙的引导着他钻过一切危险的地点。

“不要担心你的老婆，”那胖女人说，“我是个蠢女人，可是我知道象你们这样的人，是不应当去吃枪弹的。你们做的事情是每一个好好的人都应当做的。你们拥护了自己的权利。”她很热烈的握了他的手。

这天晚上，在那镇市的边境上三个同志会见了。纳乌曼奶奶做到一件困难的任务：她通知了劳普和马列尔。

诺斯克派接到了搜查家宅和逮捕的命令的时候，马列尔已经不在家里。市政府的一个职员预先通知了马列尔。

“唔，现在他们要造我们的谣言了，”马列尔咕噜着。

“这个妥协！”犹普·茨尔马克很苦痛的说。他回过身去，望着那热闹的远远的城市。比平常更浓厚的升起了烟气，一片灰黯的掩盖了钢铁厂。在矿坑里升降机的信号响了。比从前更猛烈的，升高降落着那些装满着人和煤炭的车兜。汽机上的锤子轰隆轰隆的响着。从一切的烟囱里都喷出黄黑色的烟气。在地平线那边，出现着火光。

“唔，现在他们又在机关枪的保护之下来经营了，”弗里茨·劳普很痛苦的说。“而我们却应当逃走，避开那些刽子手，

他们不会送给我们什么，只会叫我们去吃几颗子弹。”

“我们还要回来的，”犹普·茨尔马克很严厉的说。

“你相信这个吗？”马列尔忧愁的问。

“我相信吗？”茨尔马克伸直了身体，撑动着自己的粗大的骨骼，伸出手去指着那闹哄哄的城市说，“你看那边，看那些巨大的火光。你试试看，吹一口气就能够吹熄吗？这是不可能的，正象不能够吹熄我们心里燃烧的理想。几千座鲁尔的赤色叛徒的坟，永久将要是新的赤色队伍的指南针；这种赤色队伍，我们是要重新来编练的，同志们。总有那一天，无产者重新扑到兵工厂里去，那地方是在制造着对付他们的枪炮。到那时候，任何的调和也不会有了。谁要再说起调和，我们就把他扔到鲁尔里去。空谈的家伙，我们要割断他们的喉咙。我们只叫我们的枪炮来说话。”

后 记

汉斯·马尔赫维察(Hans Marchwitza)是德国的一个矿工，他是经过工人通讯运动而成为作家的。他是个党员，并且是国际革命互济会的主席团的一个委员。《爱森的袭击》是他“成名的”大作品，是德国的第一部普洛小说。这小说所描写的是一九二〇年的事实。马尔赫维察自己亲身参加了这一次事变。在这部小说里他的表现不但有充分的艺术力量，而且有很正确的意识。这里描写着群众的英勇，社会民主独立工党的妥协和调和，群众之中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流毒，以及那种无政府的流氓意识的害处。可是，他的描写并没有那种公式主义的流弊，他不用什么口号标语，而能

够深刻的表现出为着最高理想的斗争，能够反映当时的现实力量，而不加以丝毫的夸大。

当时的事实是这样的：

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帮助资产阶级用欺骗的和屠杀的手段镇压了劳动群众的真正革命运动，解散了工兵苏维埃之后，表面上建立了所谓民权共和国。但是，这个社会民主党的政府竭力的避免对于保皇党和复辟派的“恶感”，简直是故意放任最反动的党派活动。因此，一九二〇年三月，卡普（Kapp）和吕德维支（Lüttwitz）将军，带着一班以前的军官，居然很容易的就把社会民主党的爱倍尔（Ebert）政府推翻了；当时的德国正式军队——国防军（Reichswehr）事实上是同情于复辟的，他们宣告“中立”。于是社会民主党政府就逃出了柏林。

然而德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立刻就起来反对这个著名的“卡普盲动”，他们宣布了全国的总同盟罢工。这时候，社会民主党才不得不承认而勉强来领导这个斗争。卡普和吕德维支，在这全国大罢工的打击之下，不能够不放弃中央政权；然而这复辟阴谋失败之后，接受政权的古诺博士内阁，事实上也是同样反动的政府，不过表面上假借了维持韦马宪法（共和国）的名义罢了。

当时，德国还没有群众的伟大的共产党，只有一个很小的革命团体，叫做斯巴达克团（Spartacus League）——就是加尔·李白克纳希和罗若·卢森保在欧战前所创立的。这团体改称共产党还不久，一般民众之中只知道斯巴达克派。此外，当时已经有很大的社会民主独立工党，这是从社会民主党里分化出来的。独立党之中还分好几派，其中的左派后来（一九二一年）加入了共产党。在当时——“卡普盲动”的时候，斯巴达克派和独立工党左派所领导的工人自然是反对反革命的先锋。他们要求武装工人，因为爱倍

尔(总统)和夏德曼(国务总理)诺斯克(国防部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根本不去解除复辟派的武装,而且放任武装的资产阶级匪徒横行。——最近德国希特拉法西斯蒂的专政,也就得力于十几年来社会民主党的这种一贯的赞助资产阶级的政策。

革命工人的这种要求,在当时当然被古诺政府所拒绝。卡普事变一“解决”之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黄色工会的领导机关,立刻就命令停止总同盟罢工,并且调动了大批警察(所谓“绿党”——武装的保安警察)和国防军(诺斯克兵),开到工人区域来。工人已经有一部分自动的武装了起来,他们拒绝接受停止罢工的命令,而宣言必须承认全国工人的武装自卫权然后才能够上工。

有些地方,首先就是鲁尔区域——德国最大的煤矿钢铁工业区,著名的克虏伯兵工厂就在这里,——以及德国中部的工人,暴动了起来,组织了红军去抵抗武装的保安警察和国防军。这部小说的内容,就是描写这些工人革命队伍和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战斗的。

这战斗的结果也是一个“毁灭”。虽然这部小说比法捷耶夫的《毁灭》要粗浅些,内容方面没有那么深刻,艺术方面也比较的狭隘,然而这里却有一个特长,就是它表现了政党的领导力量和革命战斗的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革命战斗的领导者的稀少;妥协派领袖的动摇对于群众情绪的影响,领导机关的错误和调和政策客观上的断送革命,帮助敌人等等,——都相当的表现具体的事变里,而且很真实的很深刻的教人感觉到这种失败的不可避免。

一九二〇年的时候,斯巴达克派在广大的群众之中还没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的群众,即使不满意公开主战的社会民主党,也还迷信考茨基。而考茨基等在一九一五年就表面上算是反对欧战的,这种欺骗政策的作用,到一九一八一二〇年就发生了“效果”

了。所谓社会民主独立工党，本来是一九一五年就从社会民主党分化出来的，考茨基等等原本是这一党的领袖，他们借着“反对战争”的招牌欺骗群众。不过到一九二〇年——经过一九一八年的革命，考茨基的威信已经差得多了。当时的独立工党其实已经分裂了，少数还在考茨基和希菲亭的领导之下，后来不久就回到了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里去了。多数呢，在那时候是和斯巴达克派联合的，不过，他们也还保存着很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遗传病。此外，还有一个工团主义的小派别，他们自称为共产主义工党。这样，在当时事实上没有统一的革命的领导政党，同时，就是革命政党里也有许多不革命的传统观念，而德国工人群众之中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迷药又有了那么许多年的根蒂……所有这些，都是失败的根源。于是德国资产阶级，得着了社会民主党的赞助，又重新能够恢复德国资本主义的统治，一直到十三年后的现在，又靠了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蒂，而扶出了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希特拉的“铁腕统治”。

这部小说原本是独立的，但是在这小说之前另外还有一部前编，叫做《鲁尔的袭击》（例如一九三二年的英文译本（Martin Lawrence Limited, London）就把前后两编合订，而总名称是《鲁尔的袭击》，其中的第二部分就是这部《爱森的袭击》，不过，这里的第六，第七章合并了，因此似乎少了一章，此外，英文译本还有好些小关节和这本译文不同的地方）。而这《爱森的袭击》在国际革命文坛特别得到一般的赞美，因为“它有明确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和一种紧急的战斗的意义”。——这是《国际革命文学》杂志给它的评语。

最后我们不能不对“世界文学史家”赵景深先生道歉：他以

前在《小说月报》上介绍过这部小说，说是一部“粮食风潮”，可惜，作者马尔赫维察不听赵先生的忠告，他竟没有把题目改换，现在仍旧是《爱森的袭击》——“Sturm Auf Essen”。问题是在于赵先生不大会查字典，他把地名的 Essen 当做德文的“吃”字（也是 essen）。然而这也应当译做“吃的风暴”，或者“吃的暴风雨”，更直译些，就是“向着吃的暴风雨”。而赵先生素来喜欢“顺”的翻译，于是乎就变成了“粮食风潮”了！至于“Sturm”在军事上是“袭击”的意思，那更是赵先生所不暇查究的。

因为这部小说有真实的历史事实做背景，所以我们把地名人名（真的假的）都注上德文的原文，以便读者高兴时可以检查：

地 名

鲁尔 Ruhr	史托朋堡 Stoppenberg
莱茵 Rhine	廷斯拉肯 Dinslaken
爱森 Essen	柴格罗脱 Segeroth
魏塞尔 Wesel	陀尔史滕 Dorsten
克德维格 Kettwig	夏尔摩倍克 Schermbeck
克美尔 Kemel	魏史脱发里亚 Westphalia
葛尔森克尔程 Gelsenkirchen	波脱洛普 Bottrop
比列费尔德 Bielefeld	丽泼 Lippe
哈庚 Hagen	

人 名

爱倍尔 Ebert	弗朗茨·克莱萨德 Franz Kreuzat
夏德曼 Sheidemann	谟尔 Murr
诺斯克 Nosk	马列尔 Mahler

兴登保 Hindenburg	开尔 Kehr
谢魏林 Severing	蓄德 Schotte
瓦德 Watter	犹普·茨尔马克 Jupp Zermack (犹普即约瑟夫)
缪勒尔 Müller	史尼德尔 Schnidder
葛斯勒尔 Gessler	葛哈尔德 Gerhard
李白克纳希 Liebeknecht	罗若 Rosa
罗若·卢森保 Rosa Luxemburg	仑特尔 Rentel
弗里茨·劳普 Fritz Raup	嘉尔·朴伏德尼 Karl Powodny
纳乌曼奶奶 Frau Naumann	讷莱 Nölle(工厂名)
亚河·托劳滕 Jacob Trauten	克虏伯 Krupp(工厂名)

① “绿党”，指武装保安警察(据英译本)。

② 指国防部长诺斯克的军队，即国防军(据英译本)。

③ 爱倍尔，当时的德国总统；夏德曼，国务总理。均为社会民主党成员，他们放任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军队压迫革命势力(参看《后记》)。

④ 李白克纳希和卢森保，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共产主义革命团体“斯巴达克团”的创立人(参看《后记》)。

⑤ “斯巴达克派”，指当时德国共产主义革命团体斯巴达克团，后来改组为德国共产党。这里指报纸。斯巴达克，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奴隶暴动的领袖(参看《后记》)。

⑥ “Kleine Anzeiger”，小通讯报。当时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

⑦ 弗兰德，比利时的一个省。当时德国军队曾向这个地方发动进攻。

⑧ 独立社会民主党，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分化出来的政党，组建于一九一五年。反对社会民主党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党内尚

分为若干派，其中的左派于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参看《后记》）。

⑨ 魏史脱发里亚，德国的一省，文中提到的爱森、魏塞尔、鲁尔等地，均隶属此省。

⑩ N.C.O.就是诺斯克派的国防军军官。——译者原注。

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

高尔基

第一章

伊凡·亚启莫维支·萨慕京是喜欢新颖的，因此，老婆生了第二个儿子的时候，萨慕京坐在产妇的床头，就这么向她说：

“知道罢，维辣，我们得给他一个什么少见的名字？那无数的伊凡哪，华西里哪……讨厌极了。A？”

维辣·彼得洛夫娜受着生产的痛苦，疲乏了，没有回答。丈夫沉思了一忽儿，他那鸽子似的眼睛向着窗子，向着天，天上的云被风撕碎了，有些象河里的冰流，又有些象池沼边的毛茸茸的土墩。之后，萨慕京很担忧的数起来，用短短的，臃肿的指头在空中戳着：

“赫利斯托复尔？启利克？吴柯勒？尼柯狄慕？”

每一个名字他都用勾掉的姿势取消了，数过了十四五個

* 本篇为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一部第一章的开头部分，以下部分译者未译。一九三六年辑入《海上述林》下卷“森林”，一九五三年辑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六卷，现据八卷本《瞿秋白文集》辑入本卷。

不平常的名字，很满意的叫了起来：

“萨慕松！萨慕松·萨慕京，哪！这倒不坏！《圣经》上的英雄的名字，而姓——我的姓是别致的！”

“不要那么摇着床，”老婆低低的请求他。

他道歉了，在她手上亲了个嘴，那手是失掉了气力的，沉重得奇怪；他微笑着，听着那秋风的凶恶的呼啸，小孩子的可怜的咕咕。

“是了，萨慕松！民众需要英雄。然而……我还得想一想。也许——列沃尼德。”

“你用那样的小事情来麻烦维辣，”马利亚·罗曼诺夫娜，收生的，在裹着新生的孩子，很严厉的说。

萨慕京看了看老婆的没有血色的脸，整理了一下她那散在枕头上的异乎寻常的淡金色的头发，没有声息的从卧房里走出去了。

产妇很慢的好起来，孩子是衰弱的；恐怕他会活不长久，维辣·彼得洛夫娜的母亲，很胖的，可是总是生病的，赶紧要替他行洗礼；行了洗礼，萨慕京陪罪似的微笑着，说：

“雄罗蚩卡^①，我最后决定了叫他克里慕。克里慕！小百姓的名字，一点也没有什么责任的。你怎样，A？”

看见丈夫的忸怩和家里人大家的不满意，维辣·彼得洛夫娜就赞成的说：

“我喜欢。”

她的话在这家里就是法律，而萨慕京的意外的行为，大家是看惯了的，他时常有些别致的行动使得人奇怪，然而他在家

里，在熟人之中，却享受着有福气的名声，是个什么都容易办到的人。

可是这不大平常的名字，从这孩子的第一天的生活起，就特别明显的标明着他。

“克里慕？”熟人都这么反问着，特别注意的看着这孩子，仿佛在猜度着：为什么是克里慕呢？

萨慕京解释了：

“我本来想叫他聂斯托尔或是安惕帕，然而你们知道，那种蠢笨的礼节，憎正，‘否认撒旦吗’，‘吹一吹罢’，‘吐一口罢’^②……”

家里的人也有些原因——这是各人不同的，——对于新生的孩子，比对于他的两岁的哥哥德米特里，要格外注意些。克里慕的身体很弱，这使母亲格外的爱他；父亲觉得自己有点罪过，给了儿子这么一个不相巧的名字；外婆认为这名字是“乡下人的”，说是欺侮了这孩子；而克里慕的祖父，很爱小孩子的，他组织了一个孤儿手艺学校，是那边的尊贵的校董，他还很起劲的研究着教育，卫生，他明显的宁可爱这个衰弱的克里慕，而不爱那个强壮的德米特里，也格外关心的照顾着这一个孩子。

克里慕生活的最初几年，正是为着自由和文化的绝望的斗争的年代，当时，那少数的人勇敢的，绝无保护的把自己放在“铁砧和锤子之间”，在那能干的德国公主的无才的子孙的政府和不识字的，在农奴式的奴隶制度里愚蠢了的民众之间。这些忠实的人，正当的憎恶着沙皇的政权，背地里极端诚愿的

爱上了“民众”，就跑去复活他们，挽救他们了。为着要容易爱那乡下人起见，就把他想象成一种绝对的精神上美丽的人物，把他用无辜的受难者的衣冠，圣人的神光装饰起来，而估量得他的肉体上的苦痛比那种精神上的苦痛还要高贵，那时候，惨酷的俄国现实正在用这精神上的苦痛大量的报偿国内最好的人呢。

那时候的悲哀的赞美歌是最敏感的时代诗人^⑧的愤怒的呻吟，这诗人向民众提出的问题特别着重的，惊心的呼号着：

你醒过来了没有，充满了力量的？
还是，服从着命运的法律，
一切你所能够的，已经做了，
造出了呻吟似的歌曲，
就这么永久的睡着了？

为着文化创造的自由的战士所受着的苦难是数不清的。然而逮捕，监狱，西伯利亚的充军，摧残着几百个青年，却更加燃烧着，激励着他们反对那巨大的，没有心灵的政权机体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里，萨慕京家也受着了苦难：伊凡的哥哥——雅柯甫在监狱里坐了差不多两年，充军到西伯利亚，他企图从充军的地点逃走，又给捉住了，调到土耳其斯坦的一个什么地方去了，伊凡·萨慕京也没逃掉逮捕和监狱，后来，开除了他的大学学籍；维辣·彼得洛夫娜的堂兄弟，马利亚·罗曼诺夫娜的丈夫在充军到雅卢托罗夫斯克的路上，死在驿站里。

七九年春天索洛维耶夫^④的绝望的枪声响了，而政府的回答是亚洲式的压迫。

于是几十个坚决的人，男的和女的，就同专制皇帝决斗起来，象追野兽似的追了他两年，终于打死了他^⑤，可是，立刻就被自己的一个同志出卖了；他自己试着，要打死亚列山大第二的，然而大概就是他自己，又把要轰炸沙皇专车的地雷的电线扯断了。打死了的皇帝的儿子亚列山大第三，赏赐了这个谋杀他父亲的人，给了他一个“尊敬的公民”的称号。

等到英雄们消灭了，他们——这时常是这样的——原来犯了错误；引起了希望，而又不能够实现这些希望。那些站得远远的善意的注意着这个势不均力不敌的斗争的人，受着了失败的沉重的压迫，比活着的战士的朋友所受的压迫，还要厉害。许多人立刻在一批英雄的残余之前把自己的大门很聪明的关起来，那些英雄昨天还引起他们的赞赏的，而今天只会连累他们了。

逐渐的开始了怀疑的批评，批评那“历史创造过程之中的个人的意义”，这样的批评，过了十年，又让位给那种不客气的，对于弗里德里赫·尼采的新英雄“亮头发的恶汉”的夸奖。人们很快的聪明起来，同意斯宾塞的意见：“从白铅的本能里，做不出黄金的行为”，于是集中着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去“自我认识”了，去研究个性存在的问题了。很快的接受了这么一个口号：“我们的时代——不是广大任务的时代。”

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他那么奇特而仔细的感觉到了恶的力量，简直象是恶的创造者魔鬼自己在暴露着自己，这个艺术

家，在大多数老爷同他们的仆役一样是奴隶的国家里，歇斯普里的叫着，

“驯服罢，高傲的人！忍耐着罢，高傲的人！”

而跟着他，另外一个天才的声音不见得更微弱些的呼号着，他威权的，坚持的肯定着：到自由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不用强暴去抵抗恶”的道路。^④

萨慕京家，在当时是已经少见的人家之中的一个，这种人家的主人不那么慌忙的熄灭所有的火光。有些不快乐的，不随和的人来拜访他们，虽然不这么时常；他们在房间的角落里，在影子底下坐下来，话说得很少，不舒暢的笑着。他们，各种各样的身量，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可是很奇怪的互相的相象的，象同一个队伍里的兵士似的。他们“不是本地人”，要到什么地方去，顺路来到萨慕京家，有时候也留在这里过夜。他们还有一点更加互相相象的地方，就是都很恭敬的听着马利亚·罗曼诺夫娜的生气的说话，大家都怕她。而萨慕京父亲又在怕他们，小克里慕看见父亲差不多在他们的每一个人前面，都那么陪罪似的擦着自己的和软的，亲爱的手，踢踢脚。这样的人之中的一个，乌黑的，满脸的胡子，大概很吝啬的，生气的说了：

“你家里，伊凡，蠢极了，象亚尔美尼亚的一个笑话，什么都多出了十倍。我过夜罢，不知为什么给了我两个枕头，两支蜡烛。”

在这城里，萨慕京的熟人减少了很多，但是，因为惯了的缘故，晚上在他这里始终还聚会着一些人，还没有忘记昨天的

情绪的。每天晚上，从院子深处的厢房里，马利亚·罗曼诺夫娜郑重的走出来，她很高，全是骨头似的，戴着黑眼镜，象是受了气的脸，似乎没嘴唇的，半花白的头发上戴着顶黑花边的帽子，而在帽子下面很严厉的竖起着灰色的大耳朵。二层楼上的房客华辣甫卡，宽肩膀，深黄胡子的，也下来了。他象一个街上的马车夫，突然发了财，买了件别人的衣服，紧紧的绷在自己身上。他的行动很迟笨，很小心，然而始终很吵闹的响动着鞋底；他那脚后跟是椭圆的，象只鱼盆。坐到桌子边去，他先要担心的试试椅子，看是不是够坚固。他的身上，他周围的一切，都在响着，叫着，摇动着，木器和碗盏很怕他，他走过钢琴的时候——弦也会叫起来的。医生索莫夫也来了，他是黑胡子，很忧郁的；他站在门口的门坎上，用他那发肿的，石头似的眼睛，从胡须似的眉毛底下看看大家，哑着声音的问：

“活着吗，身体好吗？”

然后，他走进屋子里来，而跟在他那宽阔的弯曲的背的后面的，总是那位瘦瘦的，黄脸的，眼睛很大的医生夫人。她不做声的同维辣·彼得洛夫娜亲嘴，向屋子里的一切人鞠躬，仿佛对着教堂里的神像；于是离得大家远远的坐下来，象坐在牙科医生的接待室里那样，用手帕遮着嘴。她总在看着比较黑暗的角落，似乎等着那暗地里，立刻就会有什麼人叫她：

“来罢！”

克里慕知道她在等着死，医生索莫夫当着他的面，也当着她的面说过：

“从来没有遇见过象我这位夫人这样蠢笨的怕着死

的人。”

不知不觉的，意外的，在角落里的什么地方，在昏暗之中出现了一个深黄头发的人，这是克里慕和德米特里的先生斯贴旁·托米林；总是那么激动着的塔尼亚·库里柯华小姐也跑进来了，那么干瘪的她，鼻子很可笑，被麻子的瘢痕侵蚀了；她拿来了几本书或是钞本——上面写满了紫色的字，跳到大家跟前，压住了声音，悄悄的催促着：

“唔，来读罢，读罢！”

维辣·彼得洛夫娜安慰着她：

“喝点茶，打发仆役们走了，那时候再……”

“要当心点仆役们！”医生索莫夫警告着，摇摇头，而他头顶上的碎片似的头发中间，灰色的圆洞在放着亮光。大人们在屋子中间围着圆桌子喝茶，坐在那盏白罩子的灯底下，那灯罩是萨慕京想出来的；这罩子并不是把灯光向下反射，照着桌子的，而是向上照着天花板的；因此，屋子里充满着沉闷的半明不暗的光线，而在三个角落里黑暗得象乌黑的夜里一样。第四个角落里，有一盏壁灯照着，在一盆很大的石南藤^①旁边，放着小孩子的桌子。这植物的乌黑的，手掌似的叶子爬在墙壁上；用绳子捆在钉上的那些树枝上面，有好些气根垂在空中，象一条条很长的黑虫。

茁壮的，胖胖的德米特里总是背朝着大桌子坐的；而克里慕，体格很整齐的，瘦瘦的，头发剪得圆兜兜的，“乡下人的样式”，脸朝着大人们坐着，很注意的听着他们的谈话，而等着父亲把他献出去。

差不多每天晚上，父亲总要叫克里慕去，用软和的膝盖夹夹他的大腿，问：

“唔，小乡下人儿，怎么样，什么最好呢？”

克里慕回答：

“将军出殡的时候。”

“A，为什么？”

“有吹吹打打的。”

“什么最坏呢？”

“要是妈妈头痛。”

“怎么样，A？”萨慕京得胜似的问着客人，他那可笑的圆滚滚的脸亲爱地放着光彩。客人们笑着，称赞着克里慕，然而他不喜欢这样的表示他的聪明，他自己觉得那些回答是蠢笨的。他第一次这么回答，还是在两年以前。现在，他驯服的，甚至于善意的给人消遣，觉得父亲很喜欢这一套；然而他已经感觉到这里有点儿侮辱，仿佛他是个玩具：捏他一捏，就叫两声。

从父亲，母亲，外婆给客人的谈话里，克里慕知道了自己的不少奇怪和重要的事情：原来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很显然的同自己的同年的不同。

“简单的，粗糙的玩具，他倒比精巧的，贵重的玩具喜欢，”父亲很快很快的，吞咽着字句的说；外婆很郑重的摇着她那花白的，梳得很认真的头，叹着气，证实着：

“是的，是的，他爱简单的。”

于是她又很有兴趣的说：克里慕还只五岁的小孩子，就那

么感动人的照料着一棵衰弱的花，那是偶然生在花园的阴影的角落里的，在一堆杂草中间的；他浇着那一棵花，却不注意那些花坛上的花草；而等到那棵花终于死了，克里慕很久的，很悲伤的哭了。

不听岳母的话，父亲打扰着她的说：

“他同奶妈的孙子，要比同我们这班人的孩子，愿意玩得多……”

父亲比外婆说得好，总说些这小孩子自己也没有觉得，没有发见的事情。有时候，克里慕甚至于觉得父亲自己在空想出一些说话和行动来，就这么说着，空想出来，为的要夸奖自己的儿子，好象他夸奖自己的表走得奇妙的准确，夸奖他自己的会玩纸牌，还有许多别的事情。

然而克里慕听着父亲，却时常这么奇怪着：父亲倒记得，他怎么忘记了昵？不是的，不是父亲空想出来的，要知道母亲也说他，克里慕，有许多不平常的地方，她甚至于还解释了这是什么缘故：

“他生的那一年是那么惊心的一年，又是着火，又是雅柯甫被捕，还有许多事情。我怀着他很难受的，生产也太早了一点，所以他这么奇怪，我想。”

克里慕听着，仿佛她在道歉或是发问，是不是这样呢？客人们都同意她：

“是了，这是显然的。”

有一天，因为在客人跟前表示聪明失败了，所以激动着，克里慕就问父亲：

“为什么我是不平常的，而米替亚^⑤是平常的？生他的时候，不也是在绞死着人吗？”

父亲说了许多话，很长久的解释着，然而在克里慕的记忆里只剩得一点：有黄的花，也有红的花，他——克里慕就是红的花；黄花是沉闷的。

外婆不亲爱的斜着眼睛看着女婿，倔强的说：那可笑的乡下人的名字很不好的影响着她这位外孙的性格；孩子们叫克里慕——“克林”^⑥，这是欺侮这个小孩子，所以他只要到大人堆里来。

“这是很有害的，”她说。

“真正的老头子”——祖父亚启慕是自己这位孙子的敌人，也是一切人的敌人，驼着背，很沉闷的，象一棵枯树。他对于所有这一切向来是不表示同意的。他的脸长长的，双重的大胡子，从耳朵边直挂到肩膀上，而下巴颏却是光的，剃了的，上嘴唇也是这样。鼻子是很沉重的，淡蓝色的；祖父的眼睛上生着灰色的眉毛。他那很长的脚不会弯的，很长的手带着弯曲的指头，不愿意似的，不舒服的动着；他总是穿着一件长长的棕色上衣，一双羊皮里子的绒靴子，软底的。他走起路来就撑着一根拐杖，象看夜的似的；拐杖头上有一个皮球，为的使它不那么敲着地板响，而那么拖着，擦着，合着他那靴底的调头。他真是“真正的老头子”，甚至于坐着也要两只手撑住了拐杖，象城里公园里的老头子们那么样。

“所有这一切都是极有害的废话，”他咕囔着，“你们大家在弄坏这孩子，空想出他来。”

祖父和父亲之间立刻开始争论起来。父亲在证明着：在这世界上一切好的——都是空想出来的，獼猴就开始空想了，而人是从獼猴变出来的；祖父生气的拖着拐杖，在地板上画着零，象胡琴似的声音叫着：

“这也是废话……”

然而谁也争论不过父亲的，他那很有味的嘴唇里，字眼是那么的快，那么多的在散落下来，连克里慕都已经知道了；祖父立刻要挥着拐杖站起来，象马戏院的马似的，很大的那么一个，站在后脚上直立起来，而走到自己房间里去，父亲却还要在他后面叫：

“你，爸普，是个 *misanthrope*①！”

总是这么样的。

克里慕很清楚的感觉到，祖父想尽方法来压低他，而其余的大人却很当心在抬高他。“真正的老头子”肯定的说：克里慕简单的只是个衰弱的，委靡的小孩子，一点儿不平常的地方也没有。他玩着不好的玩具，只不过因为好的玩具给强横的孩子夺去了；他同奶妈的孩子要好，是因为那个伊凡·德罗诺夫比华辣甫卡的几个孩子都笨些，而克里慕被大家宠惯了，总在想人家特别注意他，这却只在伊凡那边可以遇到。

这听着是很生气的，引起了对于祖父的一种敌意和恐惧。克里慕是相信父亲的：一切好的都是想出来的——玩具，糖果，有图画的书，诗歌，——一切。商量着饭菜，外婆时常这么给厨娘说：

“不要来问了！你自己去想点什么出来。”

时常要想点什么出来，不然，大人们谁也不来注意你，那就这么过着日子，仿佛没有你这么一个人，或者，仿佛你并不是克里慕，而是德米特里。

克里慕不记得，究竟是什么时候他发见了人家在空想他出来，于是也开始空想出自己来，然而他很记得自己的最得意的空想。不知什么时候，总是很久以前罢，他问了华辣甫卡：

“为什么你的姓是这虫儿似的？你不是俄国人罢？”

“我是土耳其人，”华辣甫卡回答，“我的真姓是别伊-聂帕勒柯伊-阿柯撒伊柯伊-别伊。‘别伊’是土耳其话，而俄国话就是‘老爷’。”^①

“这又不是姓，是奶妈的俗话，”克里慕说。

华辣甫卡把他抱了起来，往天花板上扔，很轻松的，象个皮球。这个之后不久，那讨厌的医生索莫夫尽着来纠缠了，他身上一股烧酒和咸鱼的气味；又得空想出来，说他的姓是圆滚滚的，象个小桶儿。还空想了出来：说祖父说的话是紫颜色的。然而，当他说了人家的生气有夏天式的生气和冬天式的生气的时候，那华辣甫卡的强横的女儿，黎达，很生气的叫了起来：

“这是我说的，我第一个说的，不是他！”

克里慕难为情了，红了脸。

空想出来不是容易的，然而他懂得，正因为这个缘故，家里的人，除开那“真正的老头子”，都喜欢他，而不大喜欢他的哥哥德米特里。甚至于医生索莫夫，那次大家走去划船的时候，克里慕同着哥哥追过了他，——甚至于这个忧郁的医生，搀着妈妈的手在走着，对她说：

“看罢，维辣，两个孩子走着，他们是一个‘10’，因为一个孩子是‘0’，而那边一个是‘1’。”

克里慕立刻就猜着了：“0”——这是他那圆滚滚的，沉闷的哥哥，象父亲象得可笑。从那天起，他就叫他哥哥“黄零儿”，虽然德米特里的脸色是粉红的，一双蔚蓝的眼睛。

克里慕发见了大人们总在希望他有点儿别的孩子所没有的特点，他就在晚上喝茶之后特别多坐一些时候，同着大人们，听着一大套的说话，从这样的谈话里，他在采取着智慧。注意的听着无穷的争论，克里慕很好的学会了抓住一些特别刺耳的字眼，等忽儿就去问父亲这些字眼的意义。伊凡·萨慕京很高兴的解释着：什么是misanthrope, radical^①, atheist^②, kulturtreger^③，而解释了之后，爱抚着儿子，称赞他：

“你是个聪明脚色。好奇罢，好奇罢，这是有益处的。”

父亲是很快意的，可是，没有华辣甫卡那么有味儿。很难懂得父亲讲的是什麼，他讲得那么多，那么快，他的字眼一个压着一个，而整篇的话，好象是啤酒或者汽水的泡沫，从瓶口里冲出来。华辣甫卡讲得不多，他的字眼是很大的，象招牌上写的似的。他那通红的脸上，很快乐的闪烁着小小的淡绿的眼睛，他那深黄色的胡子兴旺得象狐狸尾巴，在胡子里面红色的很大的微笑在掀动着；华辣甫卡微笑着，就有味的用那很长的油光闪烁的舌头舔着嘴唇。

① 维罗蚩卡是维辣的小名。——译者原注（本篇全部注释均为译者原注）。

② “撒旦”就是魔王；这里说的是希腊教僧正——（每一教堂的主持的职位）在小孩命名的洗礼的时候所说的一套问答和吩咐，大概，尤其是“有古典的”基督教名字的礼节来得郑重。

③ 这是说的聂克辣索夫——N. A. Nekrasov (1821—1878)，俄国反农奴制度的伟大诗人，《现代人》和《祖国杂记》的编辑。

④ 索洛维耶夫(Soloviev)， “土地与自由”党的党员，一八七九年四月二日暗杀俄皇亚列山大第二，没有成功；当年六月“土地与自由”党解散，另外组织了“民意”党。

⑤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炸毁了库尔斯克铁路上的沙皇专车；一八八〇年五月冬宫里爆发了炸弹；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终于打死了亚列山大第二。

⑥ 前一个宣传“驯服”和“良心”的文学家大概是朵斯托耶夫斯基；而后一个是托尔斯泰，“不用强暴去抵抗恶”就是中国人所谓“无抵抗”的直译。

⑦ 原文是 Rhododendron，汉文字典上注“杜鹃花属”，而这里说它有“气根”——象“风兰”似的根垂在空气里，而且是攀缘性的植物，姑且照日本文字典译作石南藤。

⑧ 米替亚，是德米特里的小名。

⑨ “克林”，俄文是Klin，是“楔子”的意思。

⑩ misanthrope，读作“米让特罗普”，是憎恶人类者的意思。

⑪ 这是文字的游戏，这原是一句俄国成语：“不用棍子打，而用铜元打”，“别伊”是“打罢”的意思。

⑫ 激进派，读作“辣狄卡儿”。

⑬ 无神论者，读作“亚特伊斯谛”。

⑭ 文化运动者，读作“库儿土儿特莱革儿”。

编 后 记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他把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完全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解放的事业。他的革命活动和贡献主要是在党的工作和实际的政治斗争方面。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同时，他又是一个革命文学家、文艺批评家和翻译家，在文学艺术方面也留下了许多著译。

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了包括文学艺术方面著译的八卷本《瞿秋白文集》（四册）。十年动乱期间，《瞿秋白文集》的出版工作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从一九八一年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关怀和指导下，对瞿秋白的政治理论著作和文学艺术著译全面地系统地加以整理，编为一部完整的《瞿秋白文集》。这部文集共十四卷：“政治理论编”八卷和“文学编”六卷，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文学编”的编辑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共同承担，并由王士菁和牛汀负责。参加这一具体工作的还有中共中央党校和新华社的同

志。“文学编”的校勘和注释工作第一卷为张晓萃、张小鼎，第二卷为张小鼎、唐天然，第三卷为唐天然、张晓萃，第四、五、六卷(译著)则由周爱琦增补了若干注释。

在编辑过程中，瞿独伊参加了《文集》的筹备工作，并给予不少具体帮助。瞿兴华参加了全部资料的收集等工作，王以明也曾参与部分的资料收集工作。

朱正担任本书第一卷的责任编辑，余由王仰晨和王培元承担。在编辑体例及注释的增删校改等方面他们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在我们的这项工作中，对遗著、遗译的搜集可能仍有疏漏，校勘、注释也难免有粗疏以至错误，敬请读者予以指正。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编辑组

一九八七年一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六卷

作者 =

页数 = 37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